格萨尔研究论集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王沂暖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　拉巴平措

格萨尔研究论集

王沂暖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萨尔研究论集/王沂暖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80253-960-0

Ⅰ.①格… Ⅱ.①王… Ⅲ.①《格萨尔》-诗歌研究-文集
Ⅳ.①I207.9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4851 号

格萨尔研究论集

王沂暖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960-0/I·157
定　　价 32.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010-64892902

GE SA ER YAN JIU LUN JI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序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出版说明

王沂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长期致力于格萨尔史诗的翻译和研究，成绩斐然，被称之为格萨尔研究泰斗。王沂暖先生生前发表的论文散见于各种刊物，未能结集出版。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坚赞才让研究员等人，对王沂暖先生的论文进行了搜集、整理和汇编，形成王沂暖《格萨尔研究论集》一稿。此工作得到了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2012开放项目的资助。现由中国藏学出版社纳入“现代中国藏学文库”，对书稿做了进一步的编辑、校对。2014年，主编坚赞才让研究员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不由令人扼腕叹息！在《格萨尔研究论集》出版之际，略缀数语，以为说明，并深切怀念王沂暖先生和坚赞才让研究员。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7年2月8日

目　录

自 述

王沂暖

农历丙午马年腊月初十（公元1907年1月23日），我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县的一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农村。吉林县是现在九台县的前身，九台是吉林县以后划分出来的一个县。这个小农村本无村名，它东靠二道林子，西临石头嘴子，北面为八台。它处在这三个屯子的中间，因它没有村名，以前借二道林子为本村的名称，有时也称为八台。解放后才定名为石头嘴子屯。

我家那时是住在小农村的最西边，单门独院，与其他三家隔有一亩地的距离。家的四周插有柞木树干的围墙，上房三间，左右配房也是三小间，东边三小间磨房，西面三小间，两间放粮食杂物，留着一间为亲戚来往的住房。正房后边是一个半圆形的后院，外围种的是杨柳，其间种有几株梨树，几株李子树，还有两棵樱桃、一棵山楂树。我幼小时，多半在这个后园嬉游，很少外出。果子熟时，摘些果子吃，回忆起来，有些事情已经忘记，只记得那时的心情非常快乐，外边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我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最小，哥哥比我长四岁，姐姐都岁数大，玩耍时，我总是单人独马不与人合群。我七八岁时的事我记得最清楚，我家每年都喂两头猪，一头喂肥了年终杀了过年，一头留下来年长大过年再宰杀，这时，放猪的任务由我来承担。我家西面偏下的地方有一块小柳林，那里也有草地，我把猪尾巴用小绳拴在一起，赶到草地放牧。那里的柳树不知是什么品种，树的叶儿

吃到口中酸甜可口。我天天放猪还真对猪有些情感，过年杀猪时我竟为猪的死流下了泪，真是幼稚可笑，足见我的无知。我那时的心境，好像天下太平，我一无所事，回忆起来真是最安适的快乐生活。

九岁那年冬天，我才第一次进入乡塾读书，乡塾的塾师是我父亲王连三。父亲名连三，字子元，念过书，却未入过学，他能诗，也懂韵律，字写得也工整，且能拉琴唱梆子腔。我入学首先当然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再读四子书，记忆力较强，读书觉得有趣味，未感觉过枯燥。大概在乡塾读到十五岁，我上二道沟高小读了一年。校长姓杨，是清朝秀才，文笔很好，我也受益，作文常得好评，记得他评语有“老树着花无丑枝”的句子，我很欣赏这个句子，所以至今未忘。高小读了一年后，父亲又把我送到一位宋老先生的乡塾，据说他很有文名，但未中过举。他的一个儿子很会写字，我也受了一点影响，学着练字，但我无书法天赋，所以未练出来书法。在那里读约一年半，在十七岁时，我父亲让我去吉林考学，我考了吉林一师，因为师范公费花钱少。读到十九岁时，省上法政专科学校与各中学在一起，举行会考，我考个特等第一名，教育厅奖我五十元永吉大洋，省长叫王维宙的奖我三十元。试题作文题有二，一为汉武帝论，一为论学校教育，还有一道诗题松江夜泛，限三小时交卷，我都作了，王省长在我卷子上批有文章气势浩瀚，诗亦有东坡赤壁之慨。教育厅长于慕忱让我拜他为师，这时已会写诗，不过初学写作而已。我的诗集上有《忆江南游龙潭山》，即是这时写的，论周岁那时正十七岁。

我在一师读了四个年头，那时有一位国文先生叫李一真，他很喜欢我。他崇奉孔子，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明儒学案中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案，蕺山是他的别号。他学宗慎独，因此我也爱读蕺山学案，更喜欢他的慎独学说。慎独之说，出于《大学》《中庸》。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愧于屋漏，内省不疚，这便是慎独之实质。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定了两句名

言为座右铭，曰：“必慎其独，行己有耻。”对于读过的四书五经，视之为珍宝，也为我做人要做个正人君子的心愿，奠定了基础。二十岁那年，我由一师转入长春二师，因为考试的关系我在全省出了名。当时二师改为新制六年，后三年为后期师范，我转入后期师范，在学历上缩短了两年，因为我家境不充裕，缩短两年不但减省了两年学费而且提前两年考大学。

毕业二师之第二年，我于春初二月即赴北京。北京各大学都是暑期招生，我早到北京半年，想的是入补习学校补习补习课程，以便应考。北京有个弘达学院，是专门为考生补习功课的。我入弘达补习数学与英文两门课程。到了暑期，我即报名考北京大学。我的后期师范证书可以考本科。北大为本科四年，预科两年，共六年。我报考时尚未拿到二师毕业证书，因为证书尚未发下来，我拿的是二师临时发的毕业证明书。考北大，证明书非毕业证书只准报考预科。报考预科分初试、复试，考两次。当时考北京大学报名人数多达三千多，初试取了二百名，我在其中，复试又减去四十名，只有一百六十人中考，我也勉强考上。入北京大学读了一个多月，北大本科又招插班生两名。这时我的二师毕业证书寄到了，我就拿着二师正式毕业证书报考北大本科。这次本科报考人数七十多名，也分初试、复试。初试我考中了，榜列第一名，初试只取四名。复试我又考中了，榜列仍是第一名，因此我从预科一跃而入了本科，这年是公元1927年夏秋之交，我又入了北大本科，学历提前了两年。这于我这个穷学生不无小补。我在学校生活很俭朴，也很艰苦，多半吃粗粮，如吃山东高桩馒头蘸点白糖或吃窝窝头，或自下挂面和酱油吃。一星期改善一次，到东安市场会元馆，有饺子和锅贴，或吃二十个饺子，或吃十个锅贴，只花八分钱或一角钱，前两年就是这样过的。我的费用比一般人少一半，一年只花一百五十元钱。那时又有了病——慢性痢疾，医生又说我肺门厚，当心肺病，于是我下决心减食、走路、晒太阳，自1929年起实行。每日不吃早饭，废止朝食，外出全步行，每日有太阳时即在北大小操场晒太阳。

课程我喜欢诗词，也兼听佛学课，因此对于佛学也产生了兴趣，常看梁漱溟的著作，对他颇有好感，就这样在北京度过了四年学习生活。1931 年暑假毕业。真是不幸，毕业回吉林教中学，当年暑期爱人解令闲因肺病逝世。她二十岁与我结婚，那时我年十八。我们共同生活了八年之久，生有一男一女，她死时男五岁，女三岁。女儿不幸于她死亦死去，只余一男，现已六十余矣。

我回到吉林，妻死，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逐渐占据了我的家乡东北三省。我当年教省女中，次年转教省男高中，至1935 年4 月才潜行逃出吉林，与我非常友好常在一起谈论国事的李光汉，系毓文中学校长，被日本人杀害。那时我已逃出一年，在东北中山中学教书，已由北京迁往南京，我前妻逝世又续娶赵澄玉，连生三男，一男因病误殇于南京。中默儿之夭折，是我之过，至今想起仍中夜不成寐，茹痛万分。

南京中山中学，校址在中华门外四十里之板桥镇，盖了几排平房，地势颇佳，距南京有铁路可通，非常方便，在南京只住了一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寇进攻上海，久未能下，寇兵乃绕道安徽广德，直接威胁南京。南京告急，教育部于11 月19 日急电中山中学，限三日内西迁。学校的学生租用帆船西去武汉，教师自便。我与同事宋君携眷乘京芜路到芜湖，意欲到芜湖再买舟西上。孰知当时撤退人多，去上游客轮过芜湖时均停在江中不靠江边码头，有人乘小船攀登客轮，坠入水者大有人在。余与宋君不敢冒险，在芜湖火车站露宿两夜。当时天公也不为人设想，竟下了大雪，寒风刺骨，露宿车站内非常寒冷。江船不靠岸，等了两天，无计可施。恰于其时有客轮英商德和轮，下驶向丹阳，停于岸边，吾与宋君合计冒险上船，意欲随船下驶，船终不会停留丹阳，必会回驶。上船且找到睡铺，由轮船供饭。开船下驶行至镇江，已闻炮声，客轮不再驶向丹阳，果然回头经南京而西去，沿途停靠，历三日而到武汉。吾二人携家眷各租赁竹楼半间，即于武昌，暂时落脚。沿途忧国怀乡，诗兴发作，所作独

多。到武昌不久，学生所乘之帆船始到，皆落脚武昌。学校负责人四出寻觅校址，在湖南湘乡永丰镇寻得一大宅门，院中土楼颇多，足容下西来学生而有余，不过光线很暗，院落深深。在此复课。余于该年五月十五日辞去教职，拟溯江入蜀。蜀中成都有一北大教师私立西陲文化院，友人王宁华在该校任秘书长，计划到成都，文化院新成立，或需人。到成都后托人向该校关说，大约迟两月余，始得入院。主要工作为汉藏经对照，取出词汇，拟编藏汉大辞典。院址在江汉路，我在苦竹林街觅得一大户偏房居住。不久日寇飞机来成都空袭，皮房街春熙路全被炸毁，江汉路、苦竹林与皮房街相距咫尺，文化院无法继续工作，乃于1939年春到距成都八十华里之崇庆县觅一祠堂，迁居此地。崇庆原名蜀州，杜工部陆放翁皆曾在此地留居，陆放翁之剑南诗抄多成于此地，工部东阁寄酬裴刺史名句“梅花一树垂垂发”，亦即成于此地，东阁在现在县衙中。

我在崇庆县前后共住了约三年半，这其间因为搜集辞典材料，于1940年曾远去西康，在贡嘎山康松扎寺院住了半年，康松扎是白教寺院，它是分寺，主寺则在贡嘎山腰。此地海拔四千公尺，山上积雪，四千公尺以下松林茂密。我们是盛夏去的，是六月中旬，那天夜晚即下一场大雪，真成为六月雪了。在此地只吃酥油糌粑，偶尔得到一点土豆，那真是吃来大开口味了。因为地势高，空气稀薄，住了六个月，我们的肤色都变成灰白，真是面无人色了。那里夏天凉爽，冬天冰雪载途，但不太冷也不太冻。我们是夏天到康松札，离去时是1941年1月，重新回到崇庆。这时钱币贬值，百物飞涨，我每月收入只一百元，五口之家实难维持，无奈将五人伙食包给一家小餐馆，商定月初发薪资时提前交给他们九十五元伙食费，这样一百元钱只留下五元算作零用。至于孩子们生病感冒只好不看病、不吃药。也怪，孩子感冒时，挨着不看，他初次发烧七天，竟退了烧。再次感冒，发烧五天也退了烧。第三次感冒，发烧三天，也退了烧，以后竟不患感冒了。三个孩子患感冒，经过情况皆是如此。于是我认识到了一

个规律，人身有周期性抵抗力，锻炼出抵抗力，以后竟不患感冒了，这样也救济了我经济困难。又过了一年多，我们编的藏汉大辞典已经脱稿，当时经济困难，文化院已有断炊之虞，我因寻找生活出路辞去文化院工作，前往重庆谋生。到重庆恰好汉藏教理院欢迎我上山，在教理院任讲师。教理院只供教师生活，无有薪给，这时我家尚留在成都，一家四口生活困难，难乎为继，我不得不于1942年秋半离职，无有工作病卧在亲友家中，患的是秋季痢病，过了两个月才脱险。后经朋友介绍先进入农民银行开办的炼油厂，呆了约两个月，于1943年把我调进农行的信托处，这才算有了正式工作，我把家眷从成都接到重庆。因农行用实物发工资，免于冻馁之苦。由于我初到重庆，有时吃不上饭便买包谷两穗充饥，到农行后全家衣食有了保证，所以我在农行一直待了六年多，直至解放被接收为人行人员。我调信托处，当年又调农行总行总务处，在处长室管理文件，后因缮校组组长外调，又调我充任缮校组长。到1945年，西康康定办事处副主任出缺，因我喜爱藏文又把我调为康定办事处副主任，因此我有第二次入康之行，两度翻越二郎山。二郎山之险峻，为诸山所仅见，万丈悬崖，深不见底，原始森林，松柏老苍。当时汽车路虽已开通，但到处塌方无车行驶，只用滑竿代步，一日能走六十里。二郎山尽头是泸河、大渡河，过了大渡河即到瓦斯沟，过了瓦斯沟，即到康定。由雅安到康定全程走在横断山脉之万山丛中，行程五百里，全靠滑竿走过，真是艰险万分。第一次入康我沿路尽作的是诗，第二次在去康往返途中，尽写的是词。这种境界，现代诗人恐怕是很少见的，因为这个路程，现代也很少有人走过，我恐怕是第一个人吧！

第二次入康也是住了半年，我是六月从重庆起身，记得是七月初到康定。在康定半年中，因为我有农行工作，再未远行，每日坐小楼中，农行行址是一座小楼。我的饮食未跟行中人同吃，因为我喜欢吃糌粑，每日有酥油，或吃糌粑，或吃烧饼，用小锅加酥油炖豆腐，味极甘美。农行开门是早九点，我起得很早，一

洗完脸，就翻过直儿坡东去，翻越小坡来回两小时，真是悠悠岁月，不知有身外事矣。入康月余，8 月 15 日即听到日寇无条件投降，十余年乱离流浪生活至此告一段落，因写下虞美人词一首曰："威弧已射天狼死，佳讯传今夕。满城竹爆一声声，为看万人空巷底心情。十年琐尾真春梦，泪与狂欢并，秋风送我好还乡，漫卷诗书一舸下瞿塘。"当时庆贺祖国之最后胜利，思念家乡之十年别离，亟欲东归探亲，遂于 1946 年 2 月由康定东归。当时作有踏莎行一词："万里投边，十年行脚，还家犹觉江郎早。天公对我也多情，迢迢相送朝阳皎。烹坝鱼肥，沙湾梨好，千峰为劝金樽倒，荡胸时下护山云，决眦已入归林鸟。"其欣喜还乡之情，跃然现于纸上。

我是未请假即离开康定的，到了重庆后，领导也并未指责我擅离职守，但于调去东北还乡之请，他们认为也是有道理的，阔别十年的故乡，骤然间得到胜利，急欲回乡探视，亦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们说东北尚不太平，归路恐难到家，我是吉林人，吉林情况更为复杂，劝我不必急于成行。我归意非常坚决，因为确知生母于 1940 年病故，但在来往乡信中父亲左目失明，已年过古稀，但尚健在，急于回去见父亲一面，以了十年思念之情。再三与总行领导说明，领导终于同意调我到辽宁沈阳分行，我离康定到重庆是 1946 年 2 月，在重庆请调回沈阳，是 6 月批准的，我于是即日奔走买船东下，当时重庆思归的人数太多了，有人迫不及待乘帆船起程，中途被江水吞没者，不计其数，我在江上看见不知有多少起覆舟丧身的人，尸体顺流而下，在秭归江滩上就浮有数十具，真是惨不忍睹。我很幸运，买到一艘登陆艇的船票，这艘登陆艇载有冯玉祥将军的护弹汽车，由六名士兵押运着。即系登陆艇，行起来平稳异常，不畏风浪，一路即到汉口。我即兴于船上写几首词，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还乡即可，今日伊谁骄似我。滚滚江涛，一榻中流偃卧高。蜀川孤岛，井底公孙天久小，直恁开怀，莽莽平原入目来。"（此词诗集漏收）此登陆艇本意只到武汉，但因艇上载有冯玉祥之汽车，汽车是送往

南京供冯玉祥将军使用的。因此护送汽车之士兵，再三交涉，艇上船长，始允许直开上海，行客去上海的纷纷补票。终于抵达上海，这是复原时的幸运遭遇。我到上海未停，即日购海上客轮北上，到了塘沽，由塘沽到了北京。到北京即刻打电报吉林故乡，询问父亲情况，电报竟能打通，但不幸的消息是在回电中得知父亲已于1945年日寇投降后不久即已与世长辞，竟不稍待，呜呼痛哉。

我于1940年慈母病逝时，曾有江原哭母诗十首，江原即崇庆，当时我在崇庆，其中一首："燕台犹记送东还，短发萧萧两鬓斑。世乱更堪生死别，西风吹泪过榆关。"乱离十年，流亡在外，父母俱逝，真的生死别离了父母未得一面，一生之痛抱恨终天。回忆父母爱子之情，历历如在目前，这事只有记在日寇账上，夫复何言！在北京住了几天，即出关先到沈阳，当时沈阳分行正筹组四平街支行，行长、副理已定，只有下属各部门未派定人，于是我被任命为四平街支行襄理，兼文书主任。文书主任即是总务主任，管理行内总务事宜。四平街是新开行，四平街政府，分给一套已被炮火打烂的房屋，去了需自己修缮，一切公私办公家具均需重新制作。我是文书主任，担子比较重，并且事事都与金钱发生关系，正是金子遇到试金石的时候了。我是孔子的信徒，平素以"必慎其独，行己有耻"自励，应如白莲出淤泥而不染。头一次修缮房子，需要招标，果然招标的人夜晚到我家，作黄夜之事来了。他们都是说你的标招给我，我可以分成若干的，这是公开秘密，你不要害怕。我说别人如何我不能管，我自己的为人是不能干这种分成的事，不是害怕不害怕，我根本不愿意这样做，你如想招标成功，就要压低标价，按你实际的情况出标价，不要计算分成的事，我是按照谁的标价低谁中标，不计其他。每个人我都这样应付走了。结果标价低的中标，因为各新开行的银行都搞修缮，我的修缮费花钱最少。当然房屋工程有大小之分，但我是一清如水的，问心无愧的。

于四平开行，除了修缮房屋之外，还有制作用具工程，如办

公桌、床铺、桌椅之类，都要备置，附近只有一家木匠铺。他家当时做十二家的用具，我让他少算钱，他说十二家相比，钱少了不好做，隐喻要像十二家一样才好做，最后他也提出提成的问题，足见总务经手人是多半有提成在内的。我说我不要提成，只要你降低价钱，我也不是让你赔，你压低造价，依然可赚钱，结果商妥，做的家具样子与其他十一家不同。这样才做出定论。他事后对我说，我做过多少活，没遇像你这样仔细的人。我说我就是不要提成，我与别人不同。办公用具制作之外，还有日常用煤问题，除做饭用煤，到冬季还有取暖用煤，别家常规是公家用哪个煤厂的煤，也给经手人送他自家用的煤。为避这个嫌疑，我给公家定用的煤是另一家，我家做饭取暖用的煤又是别一家，不混同在一起，免得有人怀疑。这些零碎小事，我都做到公私分明。但有一件较大的事情我仍然坚持不以权谋私，因此得避免一个意外事故。四平、公主岭是东北大豆生产地，也是大豆集散地。到冬季大豆上市，市场上购买大豆的粮栈纷纷兴起，他们冬季大豆价格便宜时囤积大豆，到来年夏秋之季大豆价格猛提，他们能得很大的盈利，大豆价格提的高时有时会赚一大半利润。但粮栈在冬季囤积大豆时，手中缺钱，他们就与银行互利互助，借到银行款项时，同时银行也接受他们的一些好处，这可能叫作互惠互利吧！农民银行那一年也发生了这种事情。粮栈向农行借款，管营业的、管出纳的等等，竟与粮栈携起手来，农行借给他们的钱，粮栈用一半囤积大豆，给经手借给他们钱的也囤积一半大豆，这样到来年售出时因为大豆涨价，经手人也获得无本得利的大好处。这种做法听说还不是个别银行，而带有普遍性。但是1946年到1947年形势大变，1946年冬季用这种办法存下的大豆，还未等到来年夏秋之季出售，还囤积在粮栈中时，时值四平街大战，国民党战将死守四平街，四平街大战打了一月之久，终被陈明仁守住，未获得解放，但大豆存于粮栈中，却遭受了炮火的洗礼，几乎全部损失，这就给互利互助的借款粮栈，与粮栈代银行某些有牵连的经手人，发生了麻烦和纠纷。这事被沈阳分行领导

知道，大肆批评，以后怎样结局我现在也记不清了。我未陷入其中，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假公济私的邪念，保守决不作伪的清洁胸怀，为沈阳分行领导所赞许。我不但怀廉洁之心，也见于实行之中，至今犹觉得理得心安。

在四平街的一段工作，了解了管总务人的一些行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深为痛恨，但我则我行我素，决不同流合污。四平街战役后，城市虽被陈明仁守住了，但城中已百孔千疮，到处一片废墟，四平农行也不例外房子已毁，无法办公。沈阳决定撤销四平支行，人员暂回沈阳。我也当然随之到沈阳居住。大约住了几个月，沈阳行又派我去锦西分理处当分理处主任。锦西地处锦州之西，与葫芦岛相距仅十三公里，是一个小县，除农行外还有一家交通银行。当时正值辽沈战役剧烈进行之中，一时也甚为紧张，迄辽沈战役结束，又有锦州之战，接着又有塔山之战，风风雨雨，人心浮动，农行总行甚至通电全国农行大小机构说锦西情况不明，要各地农行停止向锦西分理处进行汇兑业务。我于时心甚安定，把锦西所有物资账目，分批转送天津农行。我于此时，除照常营业外决不假公济私，另搞小动作，与行员警卫员严守岗位，把应提前送出之公物完全一批一批送往天津。塔山战役之后，锦州解放，国民党上级下令，命所有尚未解放之机构全部撤退，锦西分理处准备撤退。我集合员警，愿意撤退者一起撤退，不愿者可留下，结果有四五位行员愿意撤退。我们将传票及剩余物资全部带上汽轮，从锦西葫芦岛上船到山东长山岛，在长山岛停留一个月左右，未在青岛上岸，直开上海。这时上海农行总行发出一道通令，通令全国说锦西分理处主任王沂暖“心忠为行，应变有方”的奖励。我那时是坚持雇佣观点，一心为行，忠于蒋家王朝，认为食人之食者，忠人之事，对党尚未理解。这一通令，在以后1959年审干期间，被调查我历史的人员到上海总行调查发现了我的“心忠为行，应变有方”的档案，我解释说，我当时确为蒋家王朝效命，自己承认了这个事实，听凭组织处理，组织对这件事并未深究。

在1948年，我有一段经过，需要在此详细说说。我之为人比较老实，寡言语、不机灵，有些笨拙，从无加入党派之想。恰于1935年，我由吉林潜逃入关，就任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教职。大概前此不久，张君劢成立国家社会主义党，初期还是接近社会主义的，张君劢曾访问莫斯科，谒见斯大林。此时有我的中学老师李醒梦，也在北京北海高庙闲居，他与张君劢，尤其是与张东荪常相往来。他让我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我本不愿，他为了他的需要，拟随张东荪去广州到所谓学海书院讲学，竟先给我签名入党。以后以信通知我，既成事实。我为了成全李先生广州之行，因当时无事在北京闲居，从此我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在抗战中间，各在野党，成立了民主大同盟，各党以集体的名义入民主同盟，即今日之民盟。当然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加入了，但未做过什么具体工作。抗战胜利，民主同盟瓦解为各党派。在1948年，蒋介石召集他的国民代表大会，国家社会主义党分裂成为民社党。民社党参加国大代表竞选，在东北某县地区提名我为候选人，我接到通知，一看候选名单与我同一地区的候选者二人：第一名，名叫富德淳，第二名王沂暖。照惯例，第一名是必选人，第二名是陪伴者。因此我也未放在心中。选举发表后，富德淳当然中选，我是榜上无名，国大开会时，当然我未去参加。那时我在锦西，在代表会开至中间之际，忽然一日民社党给我一封电报，促我去南京开会，我莫名其妙地到了南京，一问事情经过，据说我是第一名应中选，是国民党弄的鬼，把我与富德淳名次颠倒过来才有此结果。民社党与国民党选举事务所交涉得到的回答，他们承认弄错，但说现在会期过半，富也不好中途通知其退席，会议闭幕后，允许发给我代表证书，下次再由我出席云云，就这样我虽到了南京，却未参加会议。以后补发了我的代表证书，就这样成了原非心愿，但却成了事实的经过。解放后，我交代了这一事实，国大代表证书交给了学校，也由于这个前因后果，1950年在上海又被熟人介绍入了民建。这件事就这样复杂，所以我要把详细情况载出来，让大家共同知道。在文章中这是一

个赘瘤。

在锦西这一段工作是我对银行工作的结尾。1948年到上海，农行再未派我工作，因上海居大不易，上海总行对我们甚为照顾，给我们找到宁波农行让我们到那里去住，在宁波住了三四个月，知道上海濒临解放，我与同事陆德明君商议，我们还是回上海迎接解放，余人不愿者随其自便，于是我与陆君一同由宁波回到上海。当时上海飞机轮船皆已预备停当，欢迎国大代表前去台湾，有的朋友劝我搭乘飞机去台，但当时解放军中发出广播说国大代表不必去台，我们不咎既往，国大代表有一技之长的我们一定给予工作机会。这条通告式的广播每晚连续播出，我听到这条广播，即决定不去台湾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我的新生活也即于此日开始。解放后，上海行接收了我们并每人发给一桶煤油，发的油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的名字被列入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即由储蓄部每月照常发工资，与农行原工资一样并未增减。约过四五个月，未分配具体工作。到了11月中才分配到上海财经学校，学习社会发展史等功课，我是初次了解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眼界大开。学了四个多月，结业已到1950年，这时才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北京人行总行计划处工作，天天搞的是统计，同时总行还有业余学校，我又当上了业余教员。我是1950年4月到北京，在计划处工作，到了八九月间，外地各大学都来京聘请教师，有长春师大的、有兰州师大的，也有兰州大学的，我这时决心放弃银行工作重新投身原来的教育工作，与各大学接洽，结果被兰州大学聘任为副教授，于9月中旬启程西上。那时西行火车只通到西安，到西安后须乘汽车到兰州，路途遥远，我决定眷属暂留北京，我一人先去，又因我孩子多，留在北京家中只他们的母亲一人照看也很为难，于是我带两个孩子一同上路。先乘火车，到西安以后换乘汽车，经过长武到泾川留宿一夜，次日到平凉，又次日到甘草店，第四日始到兰州。到兰州已入夜，只得在汽车站留宿一晚，次日正是“九·一八”纪念日，兰州大学

派骡车接我到学校。那时兰大在兰州萃英门内，校舍破旧，分配我教藏文文法、藏文翻译、佛教概论三门课程，佛教概论系新开课，无人担任，我乃初次开课，无教材，于是我边教边编教材，在百忙之中终于编出佛教概论教材。我讲教义，深入浅出，甚得学生欢心，系主任说我教课很好，有口皆碑。这个教材本系初步完成当然算不得成熟，现在尚放置架上无暇修改，但有一条主线说明佛教也是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原始佛教是比较简单的，只讲四谛法、四阿含。藏文文法也是边教边编教材，这个教材以后继续上课，继续编写，也已成书，不但编出词法而且编出句法，这是从未有人编过的，可惜这本句法讲义我去甘南时放置民院被人给烧掉了，真正可惜，以后也无暇再编了。

我在兰大教了两年书，值院校调整，我被调到西北民族学院，教了几年汉文，又值反右斗争。这时原教藏文文法的老师被打成右派，于是我放下汉文课改教藏文文法与翻译概论。翻译概论同样无现成教材，只得现编，教了一年翻译概论，我又自编出一本翻译概论。这本翻译概论书稿现在尚保存着。我为辅导概论讲授还编了一本翻译论文集，此书内部出版，寄给北京图书馆，据说很受读者欢迎，有人来信向我索要。我在教课中，确实都自编教材，编了不少教材。最后又分配我讲藏族文学史，我又搜集材料，编成了一部藏族文学史略，1988 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时我也挂了唐景福的名字，因为他那时是我的助手。

我在农行工作时曾译出藏文《印度佛教史》《西藏王统记》《米拉日巴的一生》三书，均在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西北民族学院教书时，又译出藏文《猴鸟的故事》《玉树藏族民歌选》《西藏短诗集》三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 年青海省文联程秀山主任，遣藏族老艺人华甲拿给我一部《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手抄本》委托我代为翻译。我译毕后，首先在《青海湖》杂志上发表，这是我翻译这部长篇英雄史诗之始。以后又续译几部均由青海省文联内部发表。这时我还译了五部藏戏，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邀稿，1964 年译稿寄到戏剧出版社。1966

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五部译稿一直压到1979年才找出来，尚未丢失，但已无力付印。“文化大革命”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年住牛棚、三年管制劳动，以我交代尚好，于1969年首先得到“解放”。“解放”后，又集体去甘南劳动四个月，与农民同处共食，得到锻炼，受益不浅。1970年学校宣布撤销，我同家眷一同下放到甘南，到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汉文，一直教了三年。1973年，西北民族学院复校，于6月间我又被调回兰州，参加学校教学工作。1966年起《格萨尔》被打为大毒草，《格萨尔》民间抄本与城市中保存之《格萨尔》抄本被焚毁的，不可胜计。1978年青海给《格萨尔》平反，1979年甘肃文艺杂志社让我重操旧业，重新译《格萨尔王传》，我当时手中有《降伏妖魔》之藏文本，我就此本译成汉文，《甘肃文艺》登了两期。1980年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以后西北民院成立了格萨尔研究室，学院委我为室主任，前后调了四名助手，格萨尔工作又兴盛起来，我翻译出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世界公桑、花岭诞生、分大食牛、安定三界（同时译出两异本）、门岭大战、卡切玉宗、赛马七宝、木古骡宗、香香药物宗、松岭大战、雪山水晶宗、辛丹相争、天岭九藏、抢马、霍岭大战（根据西藏文本译出）、降伏紫姜。还缩写贵德分章本为格萨尔王本事等等二十余部，只因后来出版需要补贴，有的已译毕，尚未能出书。

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我译的《仓洋嘉措情歌》单行本。中国戏剧出版社今年拟出我译的五部藏戏，即文成公主、囊萨姑娘、苏吉尼玛、顿珠顿丹、卓娃桑姆。总计我汉译藏族文史等著作近四十部，有人誉我为民族文化交流推动者。我还写了不少格萨尔研究论文，定《格萨尔王传》有分章本、分部本两种版本，数出《格萨尔》四十二部的诗行为二十五万七千行，多于印度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达五万行之巨。《格萨尔》版本繁多，如全部算起来可达百万诗行以上，真是洋洋大观，世界绝无、人间仅有之巨著。

我还主编了《藏汉佛学词典》，翻译校订了《白史》和土观的《宗教流派镜史》，还出了诗词创作《王沂暖诗词选》与《王沂暖诗词选二集》，还写了长篇论文《中华之光》有关人生哲学的著作。我虽退休但未停笔。平生讲求做人之学，一丝不苟，致力诗词的创作，写的诗被一些人推为诗史。从事藏汉文的翻译工作出书也不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可以自娱自慰矣。

我又曾参加四、五两届政协委员会，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被聘任为甘肃文史馆馆员，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民主党派我是民主建国会会员，是民建甘肃省常委会顾问，于1988年退休，归休迄今将近八年矣。

我的多年努力，写出了一千余首格律诗词，写出了传统文化的四书新注，汉译藏族文史著作数十种，内中包括举世闻名的《格萨尔王传》，这算作小小的贡献。社会也给了我相当的报偿，我的事迹被写入了《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名人大辞典》（胡绳主编）、《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北大人》等辞书。另外，英国剑桥大学的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主编还写信通知我，说我的传记已收入他们编写的国际名人传记之中。凡此种种，算是我清白一生之雪泥鸿印吧！

现在我已八十九周岁，不幸的是误于医疗，造成偏瘫。我想我右手尚能运动，也可以老有所为，再做一些自己能做之事，让晚霞再放一点点光彩。

（原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

这篇短文，写出的目的，是想初步探索一下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由于手中参考书很少，只能罗列一些曾经见到过的材料，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参考。当然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看法，认为格萨尔可能是历史上的人物，但没有足够的材料和极可靠的根据，还得不到肯定的结论。

一

现在我先举出我曾见到的藏族本民族历史对格萨尔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都一致肯定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

被称为吐蕃王朝松赞干布的遗训《王窗柱诰》（བཀའ་ཆེམས་ཀ་ཁོལ་མ）中说格萨尔是霍尔王。这个霍尔王不是藏族，而是霍尔，霍尔这一称谓，在藏族历史书中，多半是指的蒙古族，有时也指另外一个种族，如所谓班达霍尔或指突厥，如根敦琼培的《白史》。总之是指一个北方的民族。

此外还有《玛尼丛书》（མ་ཎི་བཀའ་འབུམ）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一部也被称为松赞干布的遗教。

另一部被称为吐蕃赞普的遗教《五部遗教》（ཐང་ཡིག་སྡེ་ལྔ）

一书，也同样记载了格萨尔，并不止一处提到格萨尔。这部书又说：格萨尔为བྱང་ཕྱོགས་གེ་སར་དམག་གི་རྒྱལ་པོ（北方格萨尔军王）。这部书中还有“朱孤格萨尔（གྲུ་གུ་གེ་སར）作西藏奴隶”的记载。朱孤格萨尔似即指的北方格萨尔。朱孤似乎指突厥。

以上前两部书，都把格萨尔肯定与松赞干布同时，与唐太宗同时，时间是7世纪上半期。后一部书两处提到格萨尔。一处时代不明，一处为木笛赞普时代，是8世纪末。

另一本被称为8世纪下半期的著作《莲花生详传》（པད་མ་བཀའ་ཐང）中，对于格萨尔也有记载。这部书说有一个萨贺尔王，他有一个公主，印度王、中国王、象雄王都派人去求婚，同时也有一个格萨尔王派使者前去求婚。并说格萨尔是莲花生弟子。莲花生为8世纪下半期的人，这个格萨尔王，与《王窗柱诰》《玛尼丛书》所说的格萨尔，时间迟了一个多世纪。不在7世纪，而是8世纪。

以上这几部书，如《王窗柱诰》与《五部遗教》《玛尼丛书》虽都被称为吐蕃时代的遗著，其实都是托古之作。《王窗柱诰》《玛尼丛书》等书都预言了宗喀巴的出世。宗喀巴是1357—1419年的人，这些书应是14世纪末或以后的著作。这些书也都是所谓掘藏书，是后代人从地下埋藏中掘发出来的。《莲花生详传》也提到蒙古在卫、藏、康统治120年以后的事，也是14世纪或以后的著作。其可靠性与前几部书一样。从以上这几部书来看，至少应当肯定宗喀巴时代，格萨尔王这一个人物，在社会上已有流传。

此外，1040—1123年出世的米拉日巴，在他的《歌集》中，有这样的诗句：“内政不失修，不怕格萨尔兵。”但这句诗不是米拉日巴本人所写的，而被称为五个罗刹女所唱的歌，罗刹是鬼魔，罗刹女唱歌，这本身就有问题。它可能是米拉日巴假托罗刹女唱的，也可能是编辑《米拉日巴歌集》的人假托的。《米拉日巴》的编辑人，是1452—1507年的桑吉绛粲（སངས་རྒྱས་རྒྱལ་མཚན），是15世纪的人。

另外，大家所熟知的一部历史著作《西藏王统记》是萨迦派喇嘛索南绛粲（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1388 年写成的。他也与《王窗柱诰》《五部遗教》等书一样，说与松赞干布同时向唐朝求娶文成公主为妃的，有格萨尔军王。索南绛粲的时代比桑吉绛粲在前，为 14 世纪末年。因此我们可以确知，在索南绛粲以前，即在 14 世纪以前，格萨尔这个人，就已经被人传诵。

此外，《拉达克王统记》也有这样的记载："此时，玛域为上拉达克格萨尔后裔所据有。"所谓"此时"，是指微松王系尺德尼玛衮进入阿里时期，其时大约在 10 世纪前半期。

藏族历史对于格萨尔的记载，就我曾看到的来说，有以上各书。他们都是把格萨尔作为历史人物记载的。有的说他不是藏族，有的未明白指出所属民族。史诗《丹玛青稞宗》一部中，曾将史诗主人公岭格萨尔与霍尔格萨尔并举。《世界公桑》一部中，又将岭格萨尔与朱孤格萨尔并举。似乎认定岭格萨尔为藏族。蒙古文北京本《格萨尔传》中也有格萨尔自称为吐蕃人的话。

二

除以上举的藏文历史记载以外，藏族本民族也有人直接对史诗中的格萨尔作个解答。

第一个提出解答的人是第四代班禅经师洛桑促尔辰（17 世纪上半期的人）。他在他的《印度八大法王传》中，肯定格萨尔这个人是历史人物，并且指出了他所处的时代说："格萨尔后于朗达玛，先于阿提沙等者。"

朗达玛死于 842 年，是吐蕃王朝未分裂前最后的一个赞普。阿提沙是一个印度佛教徒，1042 年到西藏，1054 年死于西藏，他的生年大约为 980 年。洛桑促尔辰认定的格萨尔的年代，是 9 世纪下半期以后到 11 世纪上半期之间。与前边所举各书有了

分歧。

第二个提出解答的人是藏史有名学者松巴益希班觉尔（སུམ་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他生于 1742 年，是 18 世纪的人，他在他的《答问》一书中，也肯定了格萨尔确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说："格萨尔生地是在康地上部，在黄河、金沙江、澜沧江三水环绕的地带，在德格的左边。他父母的帐房所在地，叫作吉尼玛滚奇（སྐྱིད་ཉི་མ་ཀུན་འཁྱིལ）。所属的部落，是德格地方的丹（འདན 邓柯）和岭（གླིང）两大部落的岭部落。格萨尔生后不久，曾被他叔父晁同驱逐到黄河发源地扎陵湖和鄂陵湖附近的拉隆玉多（ལྷ་ལུང་གཡུ་མདོ）地方。"

又说："以后格萨尔到丹部落去，为该地的猛犬追逐，马惊坠地，因而致死。"

并说："格萨尔的时代，并不太早。据说昌都的洛玉铺庙里，尚保存着格萨尔的几部般若经。格萨尔与他的长辈和兄弟们所用的宝刀，也还保存着，比现在一般人用的大一些。另外，卫藏各地的庙里，也有些还保存着格萨尔的帽子和长矛。"

又说："格萨尔虽然实有其人，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而作了添枝加叶的演染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

益希班觉尔肯定格萨尔确有其人，并好像很有把握地指出格萨尔生地、父母帐房所在地，被放逐的地方，也指出岭国所在地及格萨尔致死的原因。言之凿凿，不知是何根据。但未说定格萨尔的具体时代，只说并不太早。虽然说的不具体，但显然对于 7 世纪和 8 世纪的说法，是一个否定。因为放到那个时代是早了些。

第三个提出解答的人是丹巴饶杰（བསྟན་པ་རབ་རྒྱས）的《安多政教史》（成书于 1865 年）。

这部书中说："黄河上游的一切地方，都是岭国格萨尔王所统治的地方。他的生年有庚子和癸巳两说。但无论如何是属于第一甲子。"

他的话虽然很简单，但第一肯定了格萨尔是实有其人；第二也和益希班觉尔一样，指明了岭国所在地；第三确定了格萨尔的时代，是第一甲子。

格萨尔的生年，在《格萨尔王传》的不同版本中，有庚子年和癸巳年的说法，也有虎年的说法。但未说明是哪一个甲子。丹巴饶杰则肯定为第一甲子。藏族纪年，第一甲子起始于丁卯年（1027 年北宋仁宗天圣五年）。他们的甲子的第一年，不起于甲子年，而起于丁卯年。第一甲子的癸巳年是公元1053 年，北宋仁宗皇祐五年。第一甲子的庚子年是公元1069 年，北宋仁宗嘉祐五年。都是 11 世纪。

李鉴明同志曾在康地居住多年，任乃强先生记述过李鉴明同志的说法。李鉴明说："林葱安抚司，自称为格萨尔王之后。土司驻地，今名俄兹，在邓柯县东两站。土属与新旧两花教寺共绕一大围墙，俨如一城。旧寺地名松竹达则，义为狮龙虎峰，即格萨尔奠都之处，著在传记。明代因地震倒塌，乃建新属新寺。格萨尔生地，在石渠东界外，雅砻江西岸，地名雄坝。今尚为林葱土司辖境。林葱土司建一神殿于此，奉为家祠。相传格萨尔的诞生处，有草四季常青。今于其处立坛，即在祠内。祠内今尚保存有格萨尔之武器与象牙图章。此外，大部古物，则被一神通喇嘛运藏于隆庆之香达纳。又云：依藏历推算，格萨尔降生在距今为九百年。林葱土司一老相臣云：格萨尔生在阿提沙之前，莲花生之后。"①

林葱为藏文"གླིང་ཚང་"的音译，གླིང་ཚང་康地方言读若"林葱"，拉萨方言读"岭仓"，安多方言读若"郎仓"，为岭家的意思，林葱土司自称为岭格萨尔王之后，这一说法，不知是何根据。在《格萨尔王传》中，松竹达则这一名称，松竹达则也确为史诗中格萨尔王的都城林葱老相臣所举的格萨尔年代在阿底峡

① 任乃强：《"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边政公论》1944 年第 4、5、6 期合刊。

之前，莲花生之后，与四代班禅经师洛桑促尔辰的说法一致，是否根据洛桑促尔辰的说法，或者别有根据，未见它处有这样的记述。

苏联米哈依洛夫在他的《蒙古现代文学简史》中曾说：“格萨尔这个人不早于7、8世纪和9世纪的朗达玛，似乎也不太晚。他不是成吉思汗，他还应早于成吉思汗。因为在成吉思汗的一个亲信的讲话中，曾提到格萨尔。”

他所说的成吉思汗亲信的讲话，不知是根据何书的记载，不知它的可靠性。他论断格萨尔的时间，可能是受了洛桑促尔辰的影响。

三

还有人认为格萨尔是关公，因为西藏把关公庙就叫作格萨尔庙（གེ་སར་ལྷ་ཁ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蛮三国的初步介绍》中，不同意这种说法。曾说：“余于民国十七年入康考察时，即沃问《蛮三国》蕃人家弦户诵之记，渴欲知其内容，是否即《三国演义》之译本，抑为摹拟三国故事之作。当时通译人才缺乏，莫能告其究竟。在炉霍格聪活佛私寺中，见此故事画一巨幅，楼上窗内有男妇相逐，一红色武士导人援梯而上，似欲争之。通事依格聪活佛指孰为蛮曹操，孰为蛮关公。谓关公之妻为曹操所夺，关公往夺回也。此其事与古今本《三国演义》皆不合，故知其非译三国故事。”

又说：“或谓西藏拉萨之关帝庙所祀神为林格萨尔。是则不然。拉萨关帝庙，为乾隆时满汉官员所建。清初朝野皆崇拜关羽，谓其随处仙灵护国，故所在建立关帝庙，其时汉人尚不知格萨尔为何如人也。真正之塑格萨尔像，在拉萨大昭寺内，虽至今日，汉人尚不识之，只藏僧能辨其为格萨尔。”

又说：“历史小说，例必描写最忠最奸、最智最愚、最精最

粗者各一人。"《三国演义》如此，《格萨尔传》亦然。最初听视《格萨尔故事》的汉人，就其人物性情，随意比附，遂谓格萨尔为蛮关公，贾察为关平，濯堆为蛮周仓，格噶为蛮曹操，曾在八邦寺见关帝、关平、周仓三小雕像（自中华运入者）。喇嘛指关帝云甲格萨尔（甲义为汉人）；指关平曰甲贾察；指周仓曰甲濯堆。（暖案：贾察即贾察霞尕尔，为格萨尔之兄。濯堆即晁同，为格萨尔之叔。）

任乃强先生是不同意格萨尔就是关羽的说法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对于这一点，在他的《格萨尔传的历史源流》一书中也有论述。他也不赞成格萨尔就是关公的意见。我的看法，也以为这种说法，得不到有力的证明，可能只因为关云长已成为一般人心目中的正直威严的神，他勇武善战，相貌堂堂，类似格萨尔，所以有人把格萨尔附会在他的身上。

还有疑心格萨尔是蒙古太祖成吉思汗的。就其威名远扬、震撼世界来说，他与格萨尔确有近似之处。藏族有几部史籍，如前边所已举过的《王窗柱诰》和《五部遗教》等书，把格萨尔称为霍尔格萨尔与北方的格萨尔，像是彼此之间有些使人容易联想在一起的地方。但也再无其他什么根据，能产生较确切的论证，同样使人不能肯定下来。

另外，国外有的学者，又以格萨尔这个读者，与罗马皇帝凯撒大帝相近似，断定格萨尔是凯撒其人。这恐怕也是过于附会，根据太薄弱，连这个孤证也是不充分的。因为 Kaiser（凯撒）与 Gaiser（གེ་སར 格萨尔），读音并不完全相同。

四

把格萨尔肯定为历史人物，除了以上所举各种说法而外，还有格萨尔就是唃厮啰的说法。任乃强先生即主此说。

他说："余考格萨尔，确为林葱土司先祖，即《宋史·吐蕃

传》之唃厮啰也。《宋史》云‘唃厮啰者，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篯逋。篯逋犹赞普也。羌语讹为篯逋，生高昌磨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啰貌奇伟，挈以归，劀置心城，而大姓耸昌厮均又以厮啰居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此段说其出身本微，因相貌奇伟，为河州羌所重，拟奉立之。唃厮啰乃河州羌语佛儿子之义。与格萨尔出身卑微，初名足日之仿佛可合……足日与唃厮，固原是一字也。”

又举《宋史》：宗哥僧李立遵立唃厮啰为赞普。立遵为相贪，喜杀戮等记载：“唃厮啰聚贵，此与赛马登位情形仿佛。其反复无常，贪而好杀之李立遵，颇似濯堆。”

又说：“青唐即今之俄兹……德格世谱，亦明载其地原属林国。林国设有疆臣分地而治……大抵格萨尔国境东抵道孚，南至八圹，西包隆庆，北逾青海与西夏接壤。其一身事业，在连中华以拒西夏。其与中华往来，道皆出自河州。因更以河州羌目之。对其所居河州附近地名，如宗哥城，如邈川，记之较详。对其所经营之国都青唐，记之较略。以道远未能详悉故也。”

任乃强先生主要是将格萨尔与唃厮啰二人的事迹，来做对比，以肯定格萨尔即为《宋史·吐蕃传》的唃厮啰。对于格萨尔小名“足日”（藏文作ཇོ་རུ），则解释为“唃厮的对音，原是一字。”这一解释，似不无商榷之处。至于二人事迹，有些相似，原系事实。

白歌乐先生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也都认为格萨尔就是唃厮啰。白歌乐说：“唃厮啰当是格萨尔译字的变音”，他着眼在唃厮啰与格萨尔的对音，比任乃强先生着眼在“足日”与唃厮啰的对音，更接近些。《宋史·吐蕃传》把唃厮给解释为佛的儿子，在藏语恰为རྒྱལ་སྲས，藏文的ཇོ་རུ（足日）字音与藏文རྒྱལ་སྲས的对音，联系不上。不如从格萨尔（藏文作གེ་སར）与唃厮啰（རྒྱལ་སྲས）一名的对音来研究，较为近似。不过我的看法与白歌乐也有点不同。我认为解释“格萨尔当是唃厮啰译字的变

音”，比解释“唃厮啰当是格萨尔译字的变音”为顺。应当是先有唃厮啰这一称呼，以后被辗转相传读为格萨尔。因为རྒྱལ་སྲས的རྒྱལ་有后加字ལ的音。宋仁宗时的陕西经略抚判官田况即称唃厮啰为嘉勒斯。以嘉勒译藏文རྒྱལ字，把后字ལ字译出。以斯译藏文སྲས字，与以厮啰译藏文སྲས字的译法相同，这种译法自唐朝以来即如此。如ཁྲི་སྲོང་བཙན译作弃宗弄赞，“宗弄”即是སྲོང字的译音。明宪宗成化年间编修的《续通鉴纲目》，也用嘉勒斯这一译音。未用唃厮啰这一译音。嘉勒斯与唃厮啰是两种译法。ལ后加字不译出来，即可只译作“唃”。རྒྱལ的音与ག的音相近。可能因此把唃厮啰读成格萨尔即把རྒྱལ་སྲས读成གེ་སར。对于格萨尔与唃厮啰的对音，我的初步看法是这样。

我之怀疑格萨尔可能是唃厮啰，还有以下几点根据。

第一点根据，唃厮啰又称瑕萨篯逋，这也似乎是从རྒྱལ་སྲས译音来的，不过简化了“唃”字这一译音。瑕的读音与ག（格）的读音相近。

第二点根据，《宋史·吐蕃传》说：“唃厮啰者，绪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篯逋。篯逋犹赞普也。”“欺南陵温篯逋”，译为藏文ཁྲི་གླིང་བའི་བཙན་པོ的对音。宋史所提的“陵”，当是唃厮啰国名。陵相当于藏文གླིང字，我们把这个字译作“岭”字，即是岭国的岭。陵温当是藏文གླིང་བའི的对音，义即“岭国的”意思，篯逋《宋史·吐蕃传》已明确指其“即赞普”。陵温篯逋即是“岭国的赞普”。欺南字是ཁྲི的对音。唐朝时，把ཁྲི字多译成两个汉音，如译为“乞立”“乞离”等。吐蕃王朝时代，ཁྲི字用作赞普的名称，冠于赞普全名之首者很多。如：ཁྲི་སྲོང་བཙན། ཁྲི་ལྡེ་གཙུག་བརྟན། ཁྲི་སྲོང་ལྡེ་བཙན། ཁྲི་རལ་པ་ཅན། 等。在《格萨尔王传》中的一部《安置三界》（ཁམས་གསུམ་བདེ་བཀོད）里边，称格萨尔王为གླིང་བའི་དཔོན་པོ（陵温本波），用了གླིང་བའི字样。陵温本波即是岭国的君主，同于陵温赞普。在这部《安置三界》中，也用了“ཁྲི”有“ཁྲི་བཙན་པོའི་གདན་ས”的语句，即“欺南赞普的王位”的意思。因此，研究格萨尔与唃厮啰的关系问题，似应对“陵温篯逋”

这一名称，予以应有的注意。

第三点根据，格萨尔无子，他曾抚养其兄尕尔之子乍拉（དགྲ་ལྷ）为己子。《宋史·吐蕃传》书载唃斯啰之子为董毡。“乍”与“毡”读音相近。

第四点根据，《宋史·吐蕃传》说：“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唃斯啰貌奇伟，挈以归，置空心城。而大姓耸昌厮均又以唃斯啰居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耸昌厮均的耸昌又与容揸叉根（རོང་ཚ་ཁྲ་རྒན）前二字的容揸对音相近。容揸叉根也是扶持格萨尔的老总管。地位与耸昌厮均相当。

至于其他如唃斯啰貌奇伟，原为一落魄穷苦人，从外地幼年来甘青一带为赞普，能征惯战等等，与格萨尔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宋史》又说：“唃斯啰立，李立遵为相佐之。立遵贪，日喜杀戮，国人不附，斯啰遂与立遵不协。”由这一方面看来，唃斯啰是很得人心的赞普，与格萨尔得到百姓尊重者，也相类似。

唃斯啰生于998年，死于1066年，1015年建立王朝，时间与藏族丹巴饶杰所推算的第一甲子，大致相同，都在公元11世纪。

不过唃斯啰是在青海与甘肃邻近的川（乐都）与青唐（西宁）一带地方建都，而不在德格。但格萨尔大将中有丹玛叉江是邓柯部落的首领。可能唃斯啰的统治区域，已达到邓柯、德格一带。他的王国结束后，或者有后代在林葱土司所在地作小土司。继承格萨尔，因此称为林葱。这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推测，可靠性很小。任乃强先生说青唐即今之俄兹，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以上我罗列了一些曾经接触过的材料。这些材料都企图证明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我在这些材料中，倾向于格萨尔就是唃斯啰的说法，自己也提出了几点根据。但还没有充分的、极为确切的材料，来肯定格萨尔就是唃斯啰。所以只能说我有一点倾向性，倾向格萨尔即是唃斯啰的说法。

不过即使格萨尔是指的某一个历史人物，这也只是创作者的

一个素材，或者只是一点点素材，而绝大部分则应如益希班觉尔所说，“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而作了添枝加叶的演染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事实真是如此，并且文艺创作的一般方式，即使有一个人作模特儿，也不是只写一个人，而是东取一点，西取一点，用许多人的情节，来写一个人。甚至用许多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情节，如妖魔鬼怪、神通变化等等。应当肯定《格萨尔王传》就是这样被藏族人民创作出来的。它是汉族《西游记》《封神演义》同一个模式的作品，极富于浪漫色彩。

最后，再补充说几句。《宋史·吐蕃传》记载的唃厮啰，在藏族的历史中，似乎没有出现过。藏史中出现的格萨尔，是不是唃厮啰，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回答不出来。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藏史中记载的格萨尔是否对史诗中的格萨尔的创造，有什么影响？似乎影响也是可能的。藏史中的格萨尔是军王，史诗中的格萨尔也同样是一个军王，是有共同之处的。不过这只是一个假想，没有什么确切根据。

（原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

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读后记

我不懂蒙古文。我读的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指的是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的汉文译本。这个汉文译本，是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内蒙古桑杰扎布翻译的。这个译本，以前读过，现在我又重新读了一遍。我是搞藏文的，曾翻译过几本藏文《格萨尔王传》。这次重读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是想把蒙古文和藏文两种文本，对勘一下，看看有何异同之处，并企图寻找一下两种文本，有什么关系。明白地说，寻找两种文本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渊源，是蒙古文本来源于藏文本呢？还是蒙古文本在前，藏文本来源于蒙古文本？或者是各自独立互无关涉的两部巨著，或者是蒙藏两种文本，互无干涉，但却有共同的来源。

蒙古文流传的《格斯尔传》与藏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一作“格斯尔”，一作“格萨尔”，同是藏语 ge-sar 一词的汉文音译。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1716 年的蒙古文印本，共有七章，桑杰扎布的七章蒙古文汉译本，是根据这个印本翻译的。解放后 1954 年，又在北京发现了后六章，共为十三章。我现在读的只是前七章的汉译文。这前七章是从格萨尔在天上之时起，到格萨尔地狱救母之日止。就格萨尔一生的传记来说，是从头到尾，是完整的。据说以后发现的六章，只是前七章情节的补充。藏文全部《格萨尔王传》，最末后一部也是《地狱救母》。

我们曾经把藏文本的《格萨尔王传》分为两种本子。一种是分章本，一种是分部本。分部的根据，已另作陈述。和蒙古文本对比起来，蒙古文本的北京本《格斯尔传》，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分章本的形式。尚未见到过蒙古文的分部本，或者蒙古文根本就没有分部本。藏文有分章本，而更多的是分部本。这次我对勘蒙藏两种文体《格斯尔传》，主要的是把藏文贵德分章本和拉达克分章本，来和蒙古文北京本对勘，寻找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关涉，也偶尔涉及藏文分部本。

藏文贵德本是五章本（我们见到的贵德本第五章末尾有缺文，因此这一分章本，可能还有下文，或者不止五章）。第一章是天神章，第二章是降生章，第三章是结婚章，第四章是降伏妖魔章，第五章是降伏霍尔章。贵德本与蒙古文北京本对勘起来，结构顺序，大体相同。北京本第一章包括贵德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三章主要情节，即在天上、投生下界、结婚称王。北京本第二章格斯尔斩除北方魔虎，贵德本与拉达克本均无此类情节。北京本第三章格斯尔治理契丹国固穆王朝的朝政，并纳契丹公主红娜高娃为妃。据说契丹一词是藏文 rgya 的义译。藏文 rgya 字，蒙古文也有“汉地”的含义，也可译作“汉”。藏语呼汉族或汉地，即用 rgya 字，音译为“甲”，也作 rgya-nag，音译为“甲那”。北京本第三章这一情节，在拉达克本中也有专章，叙述格斯尔与汉皇帝的关系，并娶其女育滚乔毛为妃子。藏文《格萨尔王传》分部本中也有 rgya-rdul（调伏汉王）一部，叙述汉公主召请格萨尔降伏汉皇帝已死的皇后，与蒙古文北京本契丹公主派使召请格斯尔来劝契丹王不要抱王后尸体不放的情节基本相同。北京本第四章格斯尔铲除十二头魔王，贵德本第四章也是降伏妖魔，拉达克本也有降伏妖魔专章，藏文有一部分部本降伏妖魔，并说这个妖魔是九个脑袋，蒙古文北京本则作十二头。北京本第五章格斯尔讨平锡莱河白帐可汗、黄帐可汗、黑帐可汗，贵德本第五章降伏霍尔三帐王，基本情节，与之相同。北京本第六章格斯尔被妖魔化身的喇嘛变成驴子，我见到的藏文分章本和

分部本，尚未发现过这样的情节。北京本第七章格斯尔进入地狱救出母亲，藏文分部本专有一部《地狱与岭国》（dmyal-gling，其中专门叙述格萨尔进入地狱，搭救母亲出狱，上升天界，与蒙古文本格斯尔从地狱救出母亲后，将母亲的灵魂超升天堂的情节基本相同。藏文这一部全名为 dmyal-gling-rdzogs-pa-chen-po，意译成汉文为《地狱与岭国大圆满》，意思是这一部是全部传记最后一部，格萨尔下界临凡，一切事业，圆满成就，在救出母亲上升天国的同时，格萨尔和他的妃子珠牡以及他的坐骑赤兔马，也归还天界，他的一生事迹到此结束。蒙古文北京本，虽无格斯尔上升天界的叙述，但也有这样的记述说："格斯尔可汗将他母亲灵魂超升天堂以后，便夸他的神驹道：'我的神翅枣骝马，你已经完成使命回来了。你所到之处，无不成功。'"并记载他回到家中，筑起一座四方的城池，安居其中，享受升平之乐。这也表示战马不再驰骋沙场，自己也不再南征北战。事业已经完成，传记便到此结束。和藏文《地狱与岭国大圆满》的意义，基本一致。

从以上蒙藏两种文本对照看起来，各个章节，主要的情节，相同的占大部分，不同的是少数。结构顺序，也前后相同。这是从大的情节来说的，由这些大的相同情节来看，蒙藏两种文本，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除了大的情节相同而外，也有许多相同的细节，这更足以说明两种文本关系的密切。这些细节，我们略举数例如下。

在北京本第一章中，玉皇大帝（藏文本作白梵天王）遣三个皇子中的一个皇子下界投胎，使他当人世间的帝王，因为那时候将要弱肉强食，众生灵和兽类也要互相残害捕食。三个皇子起初都互相推诿，都不愿意下降红尘。玉皇大帝大怒说道："我以为天下将要大乱让你们去到凡间镇伏诸魔，使生灵享受太平……"末后，决定三皇子下凡。三皇子下凡之前，要求玉帝赐给他东西和三神姐与三十位侍臣，一同下界。同时还变成奇异的鸟儿，先飞到人间，去寻找投生的地点和投生的母亲。如此等

等，和藏文贵德本基本相同。这一章中叙述格斯尔下界生为一个穷孩子，叔父楚通欺压他，以及以后赛马、纳妃称王，与藏文本的情节也相同。贵德本无赛马情节，藏文分部本，专有叙述格萨尔赛马纳妃称王的经过。蒙古文北京本第四章叙述格斯尔另一个妃子图们吉茹咙朗，被楚通用诡计赶走投奔了十二头魔王，格斯尔潜入魔国杀死了十二头魔王。格斯尔在杀死魔王之前，先和图们吉茹咙朗取得联系。魔王怀疑格斯尔前来，用红线占卜，说出自己的灵魂是野牦牛，自己的鼻孔出现余息以及图们吉茹咙朗挖深坑埋藏格斯尔，在魔王身边放木炭口袋等等情节，也都和贵德本基本相同。末后，图们吉茹咙朗用迷魂糕迷住了格斯尔，使格斯尔忘掉世上的一切，住在魔城，乐不思乡。这和贵德本也完全一样，只不过梅萨绷吉是用迷魂药酒，迷住了格萨尔，不是用的迷魂糕。北京本第五章讨平锡莱河三汗这一章一开始叙述白帐可汗派鸟儿去寻找美女给金光太子作妃子。派的是白喜鹊、鹦鹉、孔雀、乌鸦，还有一个狐狸，去四处寻找美女。其他鸟儿和狐狸都没有找到，只有乌鸦找到了格斯尔妃子茹格慕。乌鸦飞回来时，不马上报告消息。白帐可汗给它杀羊、杀骡马，又杀掉一个8岁的婴孩给它吃。以后它才报告出茹格慕来。这一连串细节与贵德本基本相同。白帐可汗发兵入侵，抢走了茹格慕以后，格斯尔接到茹格慕求救的书信，以及格斯尔回国见到楚通，处罚楚通，前往锡莱河，变化身形，遇见却玛荪高娃（贵德本作却尊益希），在铁匠炉打六十拖长铁钩等情节，也大体与贵德本相同。此外还有一些相同的细节。

从以上两种文本中大的情节与一些细节，这样相同与类似一点来看，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而只是偶然的巧合。

不过，我们从上边所举的事实，只能肯定两者有关系，但还不能断然肯定哪个是源哪个是流。我们下边再举出几方面的事实，来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中主人公格斯尔可汗，究竟是哪一国的君王？是蒙古族的可汗，或者是藏族地

区的君王？北京本当中有这样叙述："珠儒（格斯尔的另一名称）故意嘲笑道：啊啊！啊呀！你们大家看一看这位新娘，按我们吐伯特地方的习惯，可汗的新娘，三年不见外人。百姓的新娘，三个月不见外人"（《格斯尔传》汉译本第50页）。又有："固穆王朝的大臣，立即给秃子准备好马匹和随从，委他为约请格斯尔可汗的使臣，这位秃头使臣，带领随从官员，离开契丹国，便奔向吐伯特部，走了不久，即到格斯尔的家乡"（译本第90页）。又有："于是（指十二头魔王）他也照样用三个坛子盛了那三样东西，运用妖法，向格斯尔可汗居住的方向泼去。这三种毒气照样飞进吐伯特部，使格斯尔可汗忽然病倒，格斯尔治下的全体百姓，也都染了疾病"（译本第111页）。北京本《格斯尔传》中，类似这样的词句还有很多，我们只举此三例译文中的吐伯特，当然是指的藏族，可能是藏文 bod 的译语。吐伯特部是指的藏族的部落或国家，是格斯尔的治下。格斯尔是藏族部落的首领或君王。它不是指的蒙古族。吐伯特部也不是指的蒙古所属的一个部落。因此，《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首先创作的，这个可能性，比是蒙古族人民首先创作的可能性要大。

其次，北京本中记述格斯尔吐伯特部所在的地点，靠近黄河，在锡莱河三汗入侵的战争中格斯尔大将哲萨希格尔，饮黄河血水，中毒而死。藏族所在地的黄河，不是靠近蒙古的河套，而应当是上游黄河九曲之地。

再次，从《格斯尔传》的人物名称来看，许多译名，不是蒙古文的名称，而是从藏语译过来的。除格斯尔像藏文 ge-sar 一名的音译，前边我们已经举出过以外，其余如格斯尔另一名称，蒙古文汉译为珠儒，是藏文 jo-ru 的音译，是穷孩子的意思，蒙古文有音无义。格斯尔可汗的妃子之一茹格慕高娃，是藏文 vbrug-mo 的音译。vbrug 译为"茹格"，mo 译为"慕"。按一般藏文读音 vbrug 的前加字不读音，bru 读作珠，mo 读慕，有人把 vbrug-mo 译为珠牡，mo 也有读作"毛"的，因此也可译作珠毛或珠牡。蒙古文译作茹格，是只译 vbrug 的下加字 ru 和后加字

g。藏族地区，也有只读下加字的习惯。藏文 vbrug-mo 是龙女的意思，蒙古文倒只有音而无义。格斯尔的父亲蒙古文音译桑伦，是藏文 seng-blon 的音译。藏文原意是狮臣，蒙译有音无义。格斯尔的母亲，蒙古文音译格格莎，是藏文 vgag-bzav 的音译，藏文 vgag 是部落名，有的本子也作 vgog。bzav 是妃子或贵妇的意思，蒙古文有音无义。格斯尔另一个妃子，蒙古文译为图们吉茹咙朗，藏文原文作 me-bzav-vbum-skyid。me 是部落名，bzav 是妃子或贵妇之意，如前所释。vbum 是十万之意，skyid 是幸福快乐之意。蒙古文 bzav 一词未译出，只译作图们吉茹咙朗，是很多快乐之意。这显然是藏文的意译。格斯尔的哥哥，蒙古文译作哲萨希格尔，是藏文 rgya-sa-zhal-dkar 的音译。rgya 是藏族对汉族的称呼，已见前释，蒙古文汉译本译作"哲"。sa 是外甥的意思，蒙古文汉译本音译作"萨"。zhal-dkar 是"白脸"的意思，蒙古文汉译本音译作"希格尔"。哲萨希格尔，据说是汉女所生，因此，称他作哲萨，即汉人的外甥。因他脸很白，所以叫希格尔。哲萨希格尔，蒙语全无意义。格斯尔的一个叔父，是一个反面人物，藏文名 khro-thung，蒙古文音译作楚通。藏文 khro-thung 是易怒的意思，蒙古文则有音无义。格斯尔另一个叔父，蒙古文译作乞尔金，是藏文 khra-rgan 的音译。khra 是"鹰"，rgan 是老的意思，合为一词，意为"老鹰"。蒙古文则毫无意义，只取其音。

以上所举三方面实例，足以证明，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是来源于藏文本《格萨尔王传》，它不是独立创作的，是以藏文《格萨尔王传》为依据的。它是否直接译自藏文《格萨尔王传》，我们尚不能完全肯定。但即使它是一种创作，那也是以藏文《格萨尔王传》为蓝本，最少也是根据它的某部分情节，而进行加工和创作的，而且是运用藏文《格萨尔王传》的资料，乃至结构顺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蒙古族地区流传的《格斯尔传》，有没有从藏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翻译过去的？可能有。蒙古族地区以蒙

古文流传的所谓《岭格斯尔》，就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一部。这可能就是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两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源流》一文中曾说："这个蒙古文本第一卷第二十八页有这样的附注：原文不清楚，并有错字。又常有这样的附注。此处原不应这样写，或者本来就不应当有这样的语句。但因为在原文中有，或者字迹也不清楚，所以不得不这样来抄写，于是就在这样注解后，附上一段原文。"足见这个蒙古文本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达木丁苏伦对于这一点是承认的。桑杰扎布在他的蒙古文汉译北京本《格斯尔传》译者前言中也曾说。"据藏文本《格斯尔传》的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传》（1959 年蒙古科学院出版局出版）的结束所说"云云。这显然也承认《岭格斯尔》是直接从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既然蒙古族地区有从藏文译过去的《格斯尔传》，难道能说蒙古文本的《格斯尔传》，未曾受过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影响吗?

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源流》中曾提到蒙古文《格斯尔传》有七种版本。这七种版本是：

1. 藏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两卷（两册）本。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曾复制过。

2. 藏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的扎因本。扎因是在泽泽尔里格城，蒙古人民共和国阿拉汗省的行政中心。扎因本在这里的图书馆发现的毛笔抄本，共十九章。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有根据这一本复制的打字本。

3. 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十三章本。

4. 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用青海额鲁特文抄写的八部（八本）本。

5. 流传于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爱黑里特本（部分有印本）。

6. 流传于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翕根十章本。

7. 北京印行的十三章本。

上边达木丁苏伦所举的蒙古文《格斯尔传》七种版本，其中两卷本即《岭格斯尔》是从藏文翻译过去的，北京本与藏文《格萨尔王传》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已均在前文叙说过。其余五种本子，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和比较，其中情节，或多或少，每本都和藏文《格萨尔王传》脱离不了关系。达木丁苏伦认为只有布里亚特的爱黑里特本是独立创作的。但我们看达木丁苏伦对爱黑里特本的介绍，也有格斯尔在天上的记载说："东方首领休尔玛司的儿子格斯尔，把西方首领阿达鸟朗抛下人间，在半空尸体腐烂，生出许多魔鬼，扰乱人间的安宁，天上成千的白依佛部（观音）商量消灭妖魔，便派格斯尔降生到人间。"按这段情节来看，书中主人公仍是格斯尔不用说，格斯尔降生人间的经过和原因，也与藏文《格萨尔王传》开头相类似，不过类似的部分很少罢了。说创作是可以的，但与藏文本的关系，也不是没有。

总的一句话，一句实事求是的话，蒙古文《格斯尔传》，有的是直接译自藏文《格萨尔王传》，如《岭格斯尔》。有的是依据藏文《格萨尔王传》而有所加工，或者有所发展创作。发展创作的结果，使史诗的蒙古族气息和特点有的更浓厚了一些。但它们都是渊源于藏文《格萨尔王传》，不是一开头就是独立创作的。

那么，是不是像达木丁苏伦所说蒙古文《格斯尔传》与藏文《格萨尔王传》或有共同的来源，即是说，蒙古族《格斯尔传》不是直接来源于藏族《格萨尔王传》，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任何共同来源的痕迹，这种假想，无从证实。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2 年第 2 期）

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

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也称作《格萨尔吉钟》，即《格萨尔的故事》。它是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集体创作，并在藏族人民群众中流传广泛、规模宏大的一部长篇巨著。这部史诗，是以“钟侃”（故事人，即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民间艺人）的说唱为流传的主要形式。另外，还有不少藏文和蒙古文的手抄本和一些木刻本流传各处。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裕固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也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少有的长篇英雄史诗，受到国内外广泛重视，不少国家的学者在调查、搜集、翻译和研究它，国际上有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印度文、蒙古文和拉丁文的部分译本。国外学者还把它列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国内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有任乃强先生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等著作。陈宗祥、彭公侯两先生都曾从外文译过拉达克和西康本的《格萨尔王传》。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搜集、翻译工作。最近几年，搜集、翻译和出版工作又积极进行起来。只就甘肃来讲，已经出版了原文六种，王沂暖汉译本《格萨尔

王传》降伏妖魔之部、世界公桑之部和《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研究工作也在进行中。现在，我们就见闻所及，分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它作概括的介绍。

《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梗概

《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是以藏族地区的一个号称为岭国的格萨尔王为中心人物组织成书的。它一开头，就首先叙述格萨尔王是一个天上白梵天王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名叫顿珠尕尔保。当时观世音菩萨看见下界人间，妖魔鬼怪，到处横行，残害老百姓，老百姓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就同天上的白梵天王商量，派一位天神下凡，降伏妖魔。白梵天王让三个儿子共同商量，谁能去投生下界。三个儿子商量的结果，下界投生的事落到最小的顿珠尕尔保身上，顿珠尕尔保就投生下界人间，作了黑头人的君长，降伏妖魔，抑强扶弱，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称王后的名字，称为格萨尔王，也叫做世界雄狮室珠制敌王。开宗明义，降伏妖魔，抑强扶弱，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寥寥数语，提示了格萨尔王投生下界的目的，也就是《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史诗的中心思想。

这部史诗的内容情节虽然复杂，但目的却是一个为民除害。格萨尔下界后，投生为一个弃妇的儿子。他父亲原是一个部落的小首领，但因他的叔父晁同进谗言，格萨尔母亲在怀孕未生前，便被驱逐出去，无衣无食，过着苦难生活。格萨尔出生后，一直到15岁，过着贫困生活，挖地老鼠，猎取野兽为食。15岁时，他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珠牡结为夫妻，随着就借神力称王，有的本子说是赛马胜利称王。称王后的第二年，他才16岁，就开始北战南征。他进行的战争，有的是单身一人用计谋降伏敌人，有的是大军对阵，互相冲杀。全部史诗内容主要是战争。从降伏妖魔一部起，降伏18个大宗是战争，降伏许多中宗是战争，降伏许

多小宗也是战争。只有最前边的几部分即在天国里，投生下界的幼年生活，以及结婚称王这些情节没有什么战争。此外，也有个别几部，没有战争情节。因此，它的内容，虽然复杂，实际也简单，就是战争，就是为民除害。格萨尔本人有时能变化身形，与孙悟空有些类似，他的敌人也有许多能变化身形。

《格萨尔王传》的体裁和组织形式

《格萨尔王传》藏文本，我们接触到的，都是说唱本，即有叙述有唱词。一般来说，唱词多于叙述。唱词是新的情节，是主要部分，不是叙述的重复。语句是整齐的7字句或8字句间杂成文，间或有9字句或其他句式，不过很少。7字句是二、二、三三顿，8字句是三、二、三三顿。但一般藏族诗歌不押韵脚，因此，《格萨尔王传》的唱词，也没有韵脚，也不押头韵腰韵，是无韵的诗歌。史诗分部很多，每一部的组织，有的分为若干章，有的分为若干篇。每章、每篇有小标题。有的整部不分章，也不分篇，没有小标题。有的分章和小标题都在后边，有的分章和小标题在每章之前，如汉人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一样。分小标题和分章在后边者，是藏文书籍的旧例。分章和小标题在前者，我们怀疑这可能是受了汉人小说的影响，并且小标题在前者，有些是两句对举。这更与汉人的章回小说回目小标题是两句者一样。如史诗《降伏妖魔》之部八章，每章都有两句小标题。第1章：大王正修大法力，妖魔乘机抢梅萨。第2章：大王欲去救梅萨，珠牡暗进健忘酒。《霍岭大战》一部也是如此。如第1章：霍王派乌雅寻找王妃，珠牡遣内琼禀报叉根。还有几部每章末后，还有类似“正是”的语意，下边接着有两句结束语，如《霍尔入侵》之部，第1章末尾有“正是：只因一人起贪心，致使两国入火坑。”第2章末后，有“正是：瞻前顾后非多余，知难即退不宜迟。”《赛马称王》有一部，也

是如此。这种本子，可与民族文化交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可以考虑这部的产生时间，因为汉人小说用这种形式组织，是从明代开始，藏族这种形式的运用，可能是受了汉人小说形式的影响，形成时间可能很晚。此外，全部史诗的组织，有绝大部分的部以“宗”（རྫོང），有时译作“国”命名，这可以说是全书的组织形式。

《格萨尔王传》的版本和部数

《格萨尔王传》藏文本，有流传在口头的说唱，这些说唱，大体是口耳相传的，有随兴的增减，不十分固定。当然它有一定的固定成分，不能全是即兴而谈。但大体说来，藏文《格萨尔王传》发展到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已形成固定的书面文学，互相传抄、传唱。各地方以前搜集到的多半是手抄本。即使是同名而内容不同的异本，也都成了书面的东西。也有一些梵夹式的木刻本，我们见到的已有 10 部以上，可能不止此数，这就我们接触到说的。不过木刻本仅系少数。现在才逐渐有了铅印本和油印本，还有外国的翻印本。

藏文的《格萨尔王传》，就见到的和听到的来看，我们认为有两种本子。一种是分章本，一种是分部本。这是我们的初步看法，成立不成立，可以再研究。

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王的一生事迹，写在一本里，其中分为若干章。这种分章本，可是最初的本子，或者说是较原始的本子。原始的说唱或创作，可能只是一本，以后才逐渐增多，我们看见过这种分章本，是从青海贵德收集到的，我们把它叫作贵德分章本。这部分章本一共 5 章：第 1 章是天神章，第 2 章是降生章，第 3 章是结婚章，第 4 章是降伏妖魔章，第 5 章是降伏霍尔章。这个本子，最末尾的一句不全。因此，使人怀疑下边还有一章或几章。这个本子与蒙古文的两卷本《岭格斯尔》相同，只

是蒙古文本《岭格斯尔》多了最后一章《安定三界》，藏文本我们见到的也有个本子，但它是独立的一部，数量很少，只有30页左右。末尾有“格萨尔王传吉祥旋海螺音结尾章竟”字样，与蒙古文所说的《安定三界》1章相似。它是否是贵德5章本的最后1章？可以研究。我们的看法，这部《安定三界》的藏文本，就其标题为《格萨尔王传吉祥旋海螺音结尾章》看来，很像仍有前章，本章是结尾章。可能是分章本的结尾，抄写时游离出来。我们还见到一个本子，前4章与贵德本几乎全同，末1章较贵德本多些，是在北京见到的，也可以说是分章本，我们暂名之为北京本。另外，拉达克藏文格萨尔王传，也是分章本，我们见到的由外文译成汉文的，是7章。从外文译成汉文的西康本，也似乎是分章本。蒙古文《格斯尔王传》，除上边举的两卷本外，其余据达木丁苏伦和齐米多尔吉的介绍，已有11部之多，也似乎是分章本。因此，分章本这一名称，是可能成立的吧！

分部本，是怎样情形呢？似乎只有藏文《格萨尔王传》有分部本，蒙古文本还不知道有没有分部本。分部本是每一本只叙述格萨尔王的一个事迹，首尾完整，独立为一部，但与别的部有前后顺序，是全部《格萨尔王传》的一个组成部分，主人公都是格萨尔。分部本有一种是把原来的分章本中的一个情节，扩充成为1部，如《降生章》扩充为《诞生》1部，《结婚章》扩充为《迎娶珠牡》或《赛马》1部，《降伏妖魔章》扩充为《降伏妖魔》1部，《降伏霍尔章》扩充为《霍岭大战》1部。有一种是创作新的1部，即原分章本所没有的情节，而是新的情节。如《大食财宗》《卡切玉宗》《朱孤兵器宗》，如此等类。每一部有的也分章回，有的不分章回。分部本最长的达到藏页900大页，如《朱孤兵器宗》《米努绸缎宗》就是我们见到最长的两部。藏文本《格萨尔王传》的部数多少，尚未确知，但就已搜集到的来说，据青海的计算，全译出来可有2400万字。现在西藏老艺人扎巴能说31部，已录出20部，即达420万字，还有几部未录出。据说这31部，可有1500万字。扎巴说的，与原来同名的各

部，数量都多出几倍。女艺人玉梅能说 70 部，另外还有人能说若干部，现在仍继续发现新的说唱家和抄本、刻本。我们最近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分章本与分部本去同存异，已经超过 200 部。同名而内容不同的还不在其内。因此，全部史诗数量之大，确达到惊人的程度。一部作品这样长，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以前曾估计它的唱词，就可能有 100 万行以上。这个估计，或者不太过分。

现在根据我们已见到的和听到的少数本子，大概介绍一下。

有一种本子包括 5 部分，即：

1. 贵德分章本，前边已经举出过，其中是：

天神章（ལྷའི་ལེའུ）

降生章（སྐུ་འཁྲུངས་པའི་ལེའུ）

结婚章（གྲོགས་ལ་བརྟེན་པའི་ལེའུ）

降魔章（བདུད་འདུལ་བའི་ལེའུ）

降伏霍尔章（ཧོར་འདུལ་བའི་ལེའུ）

2. 拉达克本（只见过汉译文，未见原文），包括七部分，即：

第一章　岭国十八英雄的诞生

第二章　格萨尔王的降生

第三章　格萨尔王与珠牡结婚

第四章　格萨尔到内地（与汉公主肓滚乔茉结婚）

第五章　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

第六章　霍尔抢夺王妃珠牡

第七章　格萨尔降伏霍尔王

这七章中第 1 章和第 3 章，相当于贵德分章本中的第 2、3 章。第 5 章相当于贵德分章本中的第 4 章。第 6、7 两章相当于贵德分章本中的第 5 章。

3. 七部的传说（这可能是分章本的一种，不是分部本）：

第一部　求子（སྲས་སློང）

第二部　十三轶事（རྒྱལ་རབས་བཅུ་གསུམ）

第三部　降魔（བདུད་འདུལ）

第四部　降伏姜国（འཇང་ཡུལ）

第五部　暂缺

第六部　降伏汉王（རྒྱ་འདུལ）

第七部　安定三界（ཁམས་གསུམ་བདེ་བཀོད）

以上的第一部或相当于“格萨尔的降生”；第三部相当于“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第五部相当于“霍尔抢夺王妃珠牡”和“格萨尔降伏霍尔王”。

4. 十部的传说：

一、降生（འཁྲུངས་པའི་ལེའུ）

二、赛马（རྟ་རྒྱུགས）

三、降魔（བདུད་འདུལ）

四、霍岭战争（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

五、降伏霍尔（ཧོར་འདུལ）

六、姜雏（འཇང་ཕྲུག　降伏姜国太子托居尔）

七、姜根（འཇང་རྒན།　降伏老姜王）

八、降伏门国（མོན་འདུལ）

九、降伏汉王（རྒྱ་འདུལ）

十、安定三界（ཁམས་གསུམ་བདེ་བཀོད）

以上的第四部与第五部，相当于降伏霍尔；第六、七部相当于降伏姜王。这十部传说和以下所举的各种传说，似乎都是分部本。

5. 十二部的传说，有人说是于上述十部之外，在降生这一部之前加“岭尕堆”（གླིང་དཀར་སྟོད），叙述在格萨尔降生之前，岭国因内部纠纷，由总管叉根上天请求派格萨尔王临凡的一段故事。在“安定三界”一部之前，加入了第十一部“大食财国”（སྟག་གཟིག་ནོར་རྫོང）。

6. 十八部的传说，为：

一、天神与岭国（ལྷ་གླིང）

二、岭人赛马（གླིང་གི་རྟ་རྒྱུགས）

三、魔国与岭国（བདུད་གླིང་）

四、霍岭战争（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

五、姜岭（འཇང་གླིང་）

六、门岭（མོན་གླིང་）

七、大食财宗（སྟག་གཟིག་ནོར་རྫོང་）

八、阿乍玛瑙宗（ཨ་གྲགས་གཟི་རྫོང་ 'གཟི' 是玛瑙，有人说是九眼珠）

九、奇乳珊瑚宗（བྱུ་རུ་བྱུར་རྫོང་）

十、雪山水晶宗（གངས་རི་ཤེལ་རྫོང་）

十一、卡切玉宗（ཁ་ཆེ་གཡུ་རྫོང་）

十二、米努哈达宗（མི་ནུབ་དར་རྫོང་）

十三、白利绵羊宗（སྦྲ་རི་ལུག་རྫོང，སྦྲ་རི 当是唐朝时代的"勃律"）

十四、朱孤兵器宗（གྲུ་གུའི་གོ་རྫོང 朱孤，当是唐朝时代的"突厥"。这一部其中又分"朱兑""朱格""朱昧"三部）

十五、梭波马宗（སོག་པོའི་རྟ་རྫོང། སོག་པོ 是藏族对于"蒙古"的称谓。其中又分"梭兑"与"梭昧"两部）

十六、台央玉宗（ཐེའུ་རང་གཡུ་རྫོང་）

十七、嘉岭（རྒྱ་གླིང་）

十八、地狱与岭国（དམྱལ་གླིང་）

7. 十九部的传说，未见原名，译名与十八部是大致相同。

8. 二十五部的传说，根据四川社会历史调查组1959年3月间在德格的调查，为：

一、拉岭呷则谷各。即ལྷ་གླིང 天神与岭国，"ལྷ་གླིང"这部全名为"ལྷ་གླིང་གབ་རྩེ་དགུ་སྐོར"。

二、冲岭麦朵热瓦。即འཁྲུངས་གླིང་མེ་ཏོག་ར་བ 花岭降生。

三、达久罗白朋则。当即"རྟ་རྒྱུགས"赛马。"རྟ་རྒྱུགས"这一部的全名为"རྟ་རྒྱུགས་ནོར་བའི་བང་མཛོད"。

四、勒摩勒珠。据调查组原注"生长青稞的国家"，即"丹玛青稞国"（འདན་མ་ནས་རྫོང་）。调查组译作"勒摩勒珠"，调查组

原注又说："格萨尔的哥哥与大将丹玛攻打邓柯"。与我们所见的"丹玛青稞国"一部的记事是相同的。"འདན"就是邓柯的藏名。

五、甲底顷卓。调查组原注："甲底顷卓，是玉树地方的一个石岩中的大鹏鸟，格萨尔要经过玉树与别的国作战，大鹏鸟阻止前进，并咬伤人畜，被格萨尔用箭射死。"这一部尚未见到，或者另有部名。

六、兑林则。调查组原注："叙述兑国全是魔鬼，用五指抓食人肉。格萨尔变成飞鸟与魔王洛增在天空作战不能胜，乃和洛增妻子结交，得知射洛增脑门才能致命，格萨尔于是用箭射死了洛增。"这一部即是"降魔"。

七、霍岭。原注："全部有两本：一本是'雍吉'（作战），一本是'庞得尔'，是格萨尔，消灭勾呷。两年作战，是在玛邦热雪山下，靠黄河。'庞得尔'是格萨尔装成牧羊娃、商人、喇嘛等深入敌人巢穴，借篝火晚会，带人在草坝上跳舞，调开勾呷兵将，乘机杀死勾呷王，救出王妃珠牡。""雍吉"即"གཡུལ་འགྱེད"，当即"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庞得尔"即"ཕར་འདུལ"，当即"ཧོར་འདུལ"，"勾呷"为霍尔的"གུར་དཀར"王的音译，意译为白帐王。

八、娘林。原注："叙述格萨尔和娘国国王撒当作战的故事"，即"姜国与岭国"。

九、漫林。即"门国与岭国"（མོན་གླིང）。

十、打惹罗宗。即"大食财国"（སྟག་གཟིག་ནོར་རྫོང）。

十一、梭林。原注："这部共分三本，叙述格萨尔带着岭、兑，霍尔、娘、漫几国的兵马远征蒙古。第一本是梭兑向格萨尔投诚；第二本是梭格向岭国媾和，第三本是梭昧被岭国消灭。格萨尔带回了几万匹马，分给老百姓。"这部即"梭波马国。"

十二、阿招热宗。即"阿乍玛瑙国"（ཨ་བྲག་གས་གཟི་རྫོང）。

十三、谢日却宗。即"奇乳珊瑚国"（བྱུ་རུ་བྱུར་རྫོང）。

十四、喀写约宗。即"卡切玉国"（ཁ་ཆེ་གཡུ་རྫོང）。

十五、制雍。即“象雄珍珠国”（ཞང་ཞུང་མུ་ཏིག་རྫོང）。

十六、贡日西宗。即“雪山水晶国”（གངས་རི་ཤེལ་རྫོང）。

十七、指规国宗。即“朱孤兵器国”（གྲུ་གུའི་གོ་རྫོང）。

十八、白惹。即“白利绵羊国”（སྦེ་རི་ལུག་རྫོང）。

十九、日劳。原注：“西方国家的意思。这部共分三本，是叙述格萨尔与日劳国王英吉松杜扎巴的战争故事。”即“日努绸缎国”。

二十、甲痴。原注：“地方名。这部共有两本，全是叙述格萨尔与甲痴的战争故事。”这一部尚不知其相当于哪一部，或是另外的一部。或即“རྒྱ་འདུལ”。

二十一、原注：“书名不详，共有五本，内容是转战的。是叙述一个国有九个兄弟，打仗都厉害，格萨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战胜了他”。不知此部是否为台央玉国?

二十二、木雅雨则丹巴。原注：“雨则丹巴是木雅土司名。这部书叙述格萨尔准备去内地，受雨则丹巴的阻挡，双方展开战斗。雨则丹巴骑龙作战，格萨尔千变万化，才把他杀死。”这可能是降伏汉王一部中的一个情节。

二十三、阿色察宗。原注：“阿色是土司名，察是铁甲。”这部叙述格萨尔与土司阿色斗智的故事。即“阿塞铠甲国”（ཨ་བསེ་ཁྲབ་རྫོང）。

二十四、甲林。原注：“叙述汉族皇帝甲吉甲惹公子的王后，死了三个月，腹中却怀了胎。格萨尔认为他是将来自己的敌人，便带一批人到皇帝那里跳舞赛马，把宫里的人都引诱出来，乘机到王宫里剖王后腹，把胎儿消灭掉。”这一部即“汉与岭国”。藏文རྒྱ་གླིང意为降伏汉王。

二十五、印勒。原注：“叙述格萨尔死的情形，写格萨尔母亲死了，妻子死了，大将死了。有的人去了西天，有的人入了地狱。格萨尔也完成了人间的事业，返回天国。”即“地狱与岭国”（དམྱལ་གླིང）。

此外，青海文联曾收集到三十五部，他们排列的次序为：

一、三界会议（或即诸天会议）。

二、葛岭大战。

三、英雄诞生（即“降生”）。

四、丹玛归岭。

五、晁同争位。

六、赛马称王（即“赛马”）。

七、降伏妖魔（即“降魔”）。

八、霍尔入侵（即“霍岭战争”）。

九、平服霍尔（即“征服霍尔”）。

十、华岭通好（即“降伏汉王”）。

十一、地狱救妻（ལ་སྡག་ལྷ་མོ）。

十二、丹巴与辛巴。

十三、保卫盐海（即“姜国与岭国”）。

十四、南方大战（疑即“门国与岭国”）。

十五、征服大食（即“大食财国”）。

十六、分大食牛（当即སྡག་གཟིག་ནོར་འགྱེད）。

十七、索岭大战（上）（即“梭兑”）。

十八、索岭大战（下）（即“梭昧”）。

十九、取玛瑙城（即“阿乍玛瑙城”）。

二十、取珊瑚城（即“夺乳珊瑚城”）。

二十一、取松石城（即“卡切玉国”。但还有一个“台央玉国”藏文“གཡུ”我们译作玉，即“松石”）。

二十二、取珍珠城（即“象雄珍珠国”ཞང་ཞུང་མུ་ཏིག་རྫོང）。

二十三、取水晶城（即“雪山水晶国”）。

二十四、祝姑之战（上）（即“朱兑”）。

二十五、祝姑之战（中）（即“朱格”）。

二十六、祝姑之战（下）（即“朱昧”）。

二十七、取绸缎城（上）。

二十八、取绸缎城（中）。

二十九、取绸缎城（下）（以上部即“日努绸缎国”。据四

川的调查，这一部分共分三本）。

三十、取山羊城（或即 ཡ་བསེ་ར་རྫོང，不过还有个ཡ་བསེ་ཁྲབ་རྫོང不知是否为一部，或者并非同部）。

三十一、松岭大战（即“松岭战争”）。

三十二、姜岭大战。

三十三、德岭大战。

三十四、地狱救母（即“地狱与岭国”）。

三十五、安置三界（即“安定三界”）。

此外，我们还见到一个名为“西宁马国”（ཟི་ལིང་རྟ་རྫོང）的残本。叙述格萨尔 11 岁时，降伏黑魔珠尺达夏（གྲུ་ཁྲི་སྟག་ཞར）进入西宁马国的故事。

以上举的这些本子，比我们现在总计的二百部，当然少得多。我们举出它们来的原因，一是可以看出这部史诗次第发展的痕迹。起初只有一部，以后逐渐发展，不断增加。一是可以看出史诗由口头说唱，逐渐书面化的情况。青海所搜集到的全是形成书面作品的材料。形成书面形式已如此之多，足见史诗流传历时之久。

格萨尔的历史时代与史诗成书年代

关于格萨尔王这个人是否为历史人物及其年代问题，藏族历史古籍《王窗柱诰》（བཀའ་ཆེམས་ཀ་ཁོལ་མ）、《嘛呢教命集》（མ་ཎི་བཀའ་འབུམ）、《贝玛尕塘》（པད་མ་བཀའ་ཐང）等书，都曾说与松赞干布同时向唐太宗求婚的，有格萨尔军王（གེ་སར་དམག་གི་རྒྱལ་པོ）。这三部书著作的年代不详，但其中都涉及 14 世纪的史实，可能是 14 世纪伪托的著作。《西藏王统记》（རྒྱ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也提到格萨尔王与松赞干布同时向唐太宗求婚。《西藏王统记》的作者索南坚赞（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是 14 世纪末期人，《西藏王统记》成书于 1388 年。米拉日巴诗歌集中，也有“内政不反

常，不怕格萨尔兵”（ནང་སྲིད་སོག་གུ་ཡིས་མ་བཏབ་ན། གེ་སར་དམག་གིས་མི་འཇིགས་ཀྱིས། ）的诗句，米拉日巴是11世纪人，他的诗歌编辑者是15世纪的人。但这首诗的可靠性，难以肯定。由以上诸书看来，格萨尔王这个人物的传说，《西藏王统记》说的比较可靠，最迟在14世纪以前至11世纪之间就很流传。那么，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王，究竟是历史上的人物呢，还是虚构出来的人物？除上列举的藏文历史记载以外，藏族本民族也有人直接对史诗中的格萨尔作过解答。

16世纪末期，第四世班禅的经师洛桑慈诚（བློ་བཟང་ཚུལ་ཁྲིམས）在他的《印度八大法王传》一书中，曾肯定说：“格萨尔后于朗达玛，先于阿提沙尊者。”朗达玛是吐蕃王朝分裂前最后一个赞普，死于846年。阿提沙（阿底峡）是一个印度佛教徒，1042年到西藏，1054年死于西藏，他的生年大约为980年。洛桑慈诚认定的格萨尔的年代是9世纪下半期到11世纪上半期之间。

18世纪的藏族学者松巴·益希班觉尔（སུམ་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著的《答问》（答第六世班禅问）一书中，也肯定了格萨尔确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说:“格萨尔生地是康地上部，在黄河、金沙江、澜沧江三水环绕的地带，德格地区的左边。他的父母帐房所在地，叫作吉尼玛滚奇（སྐྱིད་ཉི་མ་ཀུན་འཁྱིལ）。他所属的部落，是德格地方的‘丹’（འདན 邓柯）和‘岭’（གླིང）两大部落的岭部落。生后不久，曾被他叔父晁同驱逐到黄河发源地乍陵湖和鄂陵湖附近的拉隆玉多（ལྷ་ལུང་གཡུ་མདོ）地方。”他又说:“以后格萨尔王到丹部落去，为该地的猛犬追逐，马惊坠地，因而致死。”并说:“格萨尔的时代，并不太早。据说昌都的洛玉铺庙里，尚保存着格萨尔的几部般若经。格萨尔与他的长辈和兄弟们所用的宝刀，也还保存着，比现在一般人用的大一些。另外，卫藏各地的庙里，也有些还保存着格萨尔的帽子和长矛。”还说:“格萨尔虽然实有其人，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而作了添枝加叶的演染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

益希班觉尔肯定格萨尔确有其人，并好像很有把握地指出格萨尔生地、父母帐房所在地，被放逐的地方，也指出岭国所在地及格萨尔致死的原因。言之凿凿，不知是何根据。但来说定格萨尔的具体时代，只说并不太早。虽然说得不具体，但显然对于7世纪和8世纪的说法是一个否定。因为放到那个时代是早了些。

距今百余年前的藏族学者丹巴饶杰（བསྟན་པ་རབ་རྒྱས）在他的《安多政教史》（成书于1865年）中这样说："黄河上游的一切地方，都是岭国格萨尔王所统治的地方。他的生年有庚子和癸巳两说。但无论如何是属于第一甲子。"

他的话很简单，但他第一肯定了格萨尔是实有其人，第二和益希班觉尔一样，指明了岭国所在地，第三确定了格萨尔的时代，是第一甲子。第一甲子的庚子年是公元1060年（北宋仁宗嘉祐五年），第一甲子的癸巳年为公元1053年（北宋仁宗皇祐五年）。

以上三说，都说格萨尔实有其人，三说中的年代松巴益希班觉尔不具体，洛桑慈诚和丹巴饶杰所说是9世纪到11世纪之间。

除以上说法外，也曾有人怀疑格萨尔是唃厮啰的。唃厮啰生于998年，死于1066年，也是11世纪的人。他曾于1015年在青海地区建国称王。

也有人说格萨尔是关公，因为西藏把关公庙就叫格萨尔庙（གེ་སར་ལྷ་ཁང）。

还有人认为格萨尔是依据成吉思汗而塑造成的。

另外，国外有的学者，又以格萨尔这个读音，与罗马皇帝凯撒大帝相近似，断定格萨尔是凯撒其人。其实"凯撒"与（Kaiser）与Gesar（གེ་སར 格萨尔）读音也不完全相同，根据也不太充分。

关于这部史诗的作者和产生的年代问题，也是比较难于确定的。我们看见过的分部本中有几部有说的人、写的人和整理的人的名字。如《英雄诞生》一部，有整理人为阿阇黎牟尼夏洒；《卡切玉宗》一部有作者署名欠玛；《松岭战争》这一部，题为

咒师古黑所说；《地狱与岭尕》一部，题为却吉汪楚用汉墨写在纸上；《索波马宗》一部，有写的人的名字，叫作角本玛尼，《霍尔入侵》一部，题为德格夏仲根据康地德格说唱家才仁顿珠和青海昂谦说唱家拉旺才仁的说唱整理；《平服霍尔》一部，整理者为咒师达香巴。如果说这些人都是作者，也不知他们的事迹，也没有年代的记载，不能断定产生这几部史诗的年代，只有德格仲夏一人，据说是与颇罗鼐同时代，为18世纪的人。

桑杰扎布的蒙古文本《岭格斯尔传》译本前言中说："根据藏文格斯尔传的蒙古文——《岭格斯尔传》的结束语：斯钦王的传记详尽无遗地写下来。"在藏文本《安置三界》一部中，也有格萨尔自己说了自己的传记（另有一部流传于青海果洛的抄本安定三界，也说《格萨尔王传》是格萨尔自作），岭尕老百姓于格萨尔说完自己的传记后，劝请敖尔布·却培尔（与蒙古文的译名敖尔布·却博伯，当为同词异译）作吉祥结论。藏文本与蒙古文本提出的名字相同，而不同的是蒙古文本说写于格萨尔死后，称却博伯为"亲信诗人"，时间也应当是与格萨尔同时代。在这个蒙古文本中，多次提到黄教，黄教的创立是15世纪；书中既然提到黄教，那么，这个敖尔布·却博伯，最早只应当是15世纪的人，而不能更前。贵德分章本，也提到了黄教派，而且出现察哈尔这个地名。"察哈尔"这一地名，始于明代初期。因此，贵德本与蒙古文《岭格斯尔》同样也应当是15世纪或稍晚的时期。如果说敖尔布·却培尔与格萨尔同时代，那可能是伪托之辞。但是，分部本数量太多，最初分部本，应当在分章本之后，因为继续创作，层出不穷，应当是15世纪以后，及15世纪以后的若干世纪。如《丹玛青稞宗》这一部，曾引用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句，仓央嘉措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人（1683—1706）。当然这部史诗的著作年代，应在18世纪以后，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部长篇史诗，分部本这样多，并不是一个时期写作演唱的，而是延续好长时间，延续由15世纪到18世纪，乃至更后的时期，有人说，直至和平解放前夕，藏

族民间还有人在继续写《格萨尔王传》。这也是可能的，因为蒙古族民间说唱家巴杰，也是解放后还在写《格斯尔王传》的长诗。总之一句话，这部长篇史诗，根据现存的史诗本身的材料来看，无论是蒙古文本或藏文本，最早的本子，可能不超过15世纪以前，全部史诗是历时几个世纪写出的。这部史诗是神话故事，即使格萨尔是历史人物，也不过是一个影子，故事情节，虚构成分，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从史诗本身可以看出来。

《格萨尔王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的中心思想，这里再稍作补充。格萨尔投生下界的使命是为民除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正是在人民百姓这种迫切愿望之下，由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典型的英雄。他虽然出身于一个小王族，但却是弃妇之子，自己生下来就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小名叫觉如（ཇོ་རུ 意为穷孩子）。他自幼即同情被迫害的弱小者，作抑强扶弱的斗争。首先对于他的叔父晁同王的斗争，对于侵略他的国家、残害人民的霍尔王、萨当王的斗争，及以后的南征北战，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把晁同王掠夺来的岭国人民的财物，全部没收发给岭国人民百姓，把这个叛国求荣、残害人民的罪犯浸到水中，割下皮肉来惩治他。他把以人肉为食品的北方魔王杀死，把霍尔三个王子杀死，把萨当王及一切统治的暴君杀死或降伏，都是符合人民的心愿的。他虽然憎恨霍尔三王的侵略，而对于杀他长兄的霍尔大将辛巴梅乳孜，虽是仇人，却因为他得到霍尔人民的欢心，霍尔人民给他求情，他不但毅然地赦免了他，还让他当了霍尔的国王，这足以反映出他对人民的意志是如何的尊重，处理事情是基于正义和公道，所以他常说他是为公利而非自利。他也反对侵略他人。在《卡切玉宗》里，他说过“决不侵略无罪人，这是格萨尔法律”（ཉེས་མེད་པར་རྒོལ་མི་རྒོད་པ། གེ་སར་དམག་གི་ཁྲིམས་ལུགས་ཡིན）。

但是史诗中有些分部本，发动战争的却是格萨尔，这应当怎样解释呢？应当说是吊民伐罪，除暴安良，用史诗的话说是讨伐有罪的人，是降伏妖魔。

他对宗教不是一概反对，只是对于剥削人民的宗教徒，曾予以无情的斥责。他曾对一个喇嘛说你只作了一件事，就是把财物搜到寺院里。他也与阎王抗辩，他曾打碎散播疾病、挑拨是非，破坏和平的凶神的病口袋和勾魂牌，吓得凶神狼狈逃窜。他反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哪管他是活佛喇嘛，哪管他是天神恶魔。

这部史诗的创造中，不仅刻画出格萨尔王这一主人公的生动形象，也刻画出了一个善良、美丽、爱情纯真的女性。这个人就是王妃珠牡。论艺术性，可以说是很高的。

史诗叙述了珠牡为了自己婚姻与妈妈斗嘴时的情节，用鲜明的艺术手法，描绘出一个为争取婚姻自主的坚强少女的形象。表现了藏族妇女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对婚姻自主的向往。

这一段斗嘴唱词是这样，妈妈一听气得脸色变成铁青了。她立刻关上大门，不让珠牡进去，并唱道：

岭地的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到半路上，　　私自把亲许；
不选核桃仁，　　却要核桃皮；
珠牡你这个傻丫头，　　断送了今生的好福气。

珠牡在门外唱道：

岭地的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在半路上，　　自愿把亲许；
选了核桃仁，　　没选核桃皮；
我头罗珠牡啊，　　才算真有好福气。

妈妈又唱道：

岭地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在半路上，　　私自挑女婿；
不选杏仁肉，　　却选杏枝子；
珠牡你这个傻丫头，　　失掉了好姻缘哪有好福气。

珠牡也唱道：

岭地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到半路上，　　自愿把亲许；
选了杏仁肉，　　没选杏核子；
珠牡自有好姻缘，　　妈妈何必生闲气。

妈妈又唱道：

岭地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到半路上，　　私自挑女婿；
不选红苹果，　　却要绿叶子；
珠牡你这个傻丫头，　　好姻缘被断送到底。

珠牡唱道：

岭地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到半路上，　　自愿把亲许；
没选绿叶子，　　珠牡得了好姻缘；
妈妈好歹也不知。

妈妈又唱道：

岭地三姊妹，　　私自找女婿；
不选大食诺尔王，　　却选交如“穷孩子”；

傻丫头还多嘴，　　你有什么好福气。

珠牡答道：

岭地的三姊妹，　　去挖蕨麻去；
走在半路上，　　自愿把亲许；
不选大食诺尔王，　　选上了交如“穷孩子”；
富贵穷贱我不管，　　珠牡得了好女婿。

这是运用了民歌重复音节来作表达的形式，是史诗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珠牡不但表现在婚姻自主上，而且在她被霍尔王俘虏时，也表现出她对格萨尔眷念不止的坚毅性格。

史诗除创造了格萨尔王与珠牡两个正面人物，还创造了许多正面和反面人物，其中反面人物，可以晁同为典型。晁同是一个胆小如鼠、唯利是图、叛国投敌的人物。

在《格萨尔王传》中，天神魔鬼和人在一起打交道，而且飞禽走兽也都人格化了，能说人类语言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使人读了很像投入了一个非常活泼新鲜的另一世界，天地的界限，仿佛放宽了似的。这是史诗的另一种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王亚平曾在《谈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对史诗有过这样的评介：

“这部英雄史诗，多么感动人啊！它同‘阿诗玛’‘娥并与洛桑’，以及俄国的民族史诗‘虎皮骑士’一样，或更多地感动着我，读起来不忍释手，放下来回味无穷。这三部只是全史诗的一部分，已介绍了几十个英雄人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特点、面貌、性格、思想和感情。留在我们心灵里的是不同的人物形象。文艺作品以写人物为主，人物写得好，作品就成功，人物写得不好，作品就失败，这个作品着重描写了人物，从小人物外表写到心理活动，而且都在他们特有的环境里，使人物形象鲜明起来，成为艺术上的典型，这是一部富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辉煌史诗。”“读起来不忍释手，放下来回味无穷”。我们确实有同样的

感觉，有时感动得我们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热泪。

这部史诗另一突出的艺术手法，是擅长对细节的描写，它真是“一波千折”，有时似乎是“横生枝节”。拿我们所见到的“降魔”一部来说，在格萨尔远征北方出发时，珠牡王妃挽留他一刹那情节中，对唱就有十三次之多，珠牡献酒挽留，献紫花衫挽留，献锦绣袍挽留，献饰物松耳石，波澜重重，把人物的心理状态完全反映出来。再如我们所见到的分章本“降伏霍尔”一章里，黄帐王派四鸟寻找美女做王妃，黑老鸹寻找回来，答复国王时，先不说寻找的结果，只说它受了累，说完就飞上天去了。国王杀神羊用歌词请他吃，请他下来，它答唱说：“谁稀罕那尕羊儿”，不肯下来。国王又让杀长毛神牛，用歌词请它落下来，它答唱：“这般神牛谁爱吃！”还是不肯下来。国王又连忙杀神牛唱歌请它下来。并将箭搭在弓上要射它，它才下来，但又不直接回答，唱到第三支歌，才说出所寻找的美女。这一情节，更是重桑摇电，回环往复，引人入胜。在霍尔王逼珠牡成亲过程中，珠牡首先支吾让霍尔王供岭国保护神，霍尔王照办了，她还不顺从，再叫仙鹤给格萨尔送信求救，再叫喜鹊送信求救，又叫霍尔王折了箭祭神，又叫狐狸给格萨尔送信求救，又叫霍尔王熔化铠甲、宝刀祭神，又叫霍尔王用黄金和松耳石把保护神大殿包起来，又叫霍尔王寻找像她一样的姑娘代替她住在保护神大殿里。她这样支支吾吾，搪塞了三年时间，又是何等曲折细腻。以这些情节加深人物性格的刻画，写出了珠牡焦急痛苦的心情，也写出了珠牡的坚忍性格，一波千折，似乎是横生枝节。但它的巧妙处理虽然是“横生枝节”，却使人感到是自然不可缺少的情节，而不感到添枝加叶、臃肿多余，这就是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吧。

再次它的语言生动活泼，真像出水红莲一样朴素、自然、大方、美丽。例如：

看哟，那边就是阿塞山哟，
明晃晃的山峰高又高，

豁亮的山口分两岔，
狐狸走的小路通山腰。
两个山口三座山，
山腰上牧草茂又肥。
三座高山百鹰飞，
山下边小山堆成堆。
三个小山像酪碗，
十二个小山像纺锤。
纺锤插在地平面，
狗头老雕山上飞。
你们这次去守望，
要登上阿塞山最高峰。
那里能看见全界，
霍尔兵马看得清。
假如山鼠在洞里，
黄鼠狼睡得香又浓。
那便是没有霍尔到，
不然一定有敌兵。
假如血嘴野马正吃草，
长角青羊睡得香又浓，
那便是没有霍尔到，
不然一定有敌兵。

这是在霍尔王入侵岭国时，珠牡指示和勉励将士们爱国守边的一段歌词。这是多么朴素、自然、美丽、动人的歌词啊！

又如下边两段歌词。王妃珠牡右手拿着一个金碗，左手举着一瓢美酒，来到大王面前，一把手抓住马缰绳，唱道：

岭国的雄狮大王听我言，
镇压强暴的大王听我言，

扶助弱小的大王听我言，
有力量有威风的大王听我言，
我右手拿这顶金丝帽，
是我心上最爱的，
外面绣的是个宝吉祥字，
帽缘好像黄金伞，
飘带好像马兰花叶子，
发誓决不送别人，
今天送给大王您。

珠牡又把手里的酒送给格萨尔大王唱道：

我左手拿的这瓢酒，
陈酒新酒掺一起，
大王今天要远行，
特地斟满金瓢献给您。
这个酒作时费工夫，
作法请大王听仔细。
作酒的青稞好像野鸟成群飞，
煮酒的蒸气好像香烟蓬蓬起。
下边一滴一滴好美酒，
滴到银盆里像金鱼。
先前丢上一块曲，
好像半山紫雾腾空起，
今天喝上一口酒，
好像尖嘴鱼鹰钻水里。
威武的大王喝了肚量如天大，
胆小的人儿喝了它也能壮胆子。
酒走手上能拉硬宝弓，
酒走身上能穿重铠甲。

酒走头上能戴百斤盔，
酒走腿上能骑千里马。
外边哪有这样的酒，
千好万好是在家。
大王你仔细想来仔细想，
还是留在岭想尕吧！

珠牡唱完，格萨尔大王唱道：

珠牡妃子听我说，
百个里挑不出你这好姑娘。
你绯红双颊还比彩虹艳，
口中出气赛过百茶香。
你右发往右梳，
好像白胸鹰展翅膀。
你左发向左梳，
好像紫雕鸟在飞翔。
你前发向前梳，
好像金翎孔雀把头点。
你后发向后梳，
好像大梵天王坐宝殿上，
你站起来好像一棵小松树，
你坐下好像一座白帐房。
你的美丽呵，
真是藏地少有世界也无双。
现在天神命令我，
远去降魔要快走。
我一年的路一月走，
一月的路一天走，
一天的路只走一顿饭，

快去快来不停留。
你好心好意来相劝，
我要喝这瓢酒。
祝你平安住家里，
别伤心呵别发愁。

以上这些歌词，都用反复咏叹的表现手法。语言利落生动，有“唾咳九天，飞珠溅玉”之妙。使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至于史诗中惯于运用谚语，如“金鸡先叫没人知，毛驴后叫占便宜”这个谚语何等美妙，这真是人民的语言，象征了人民的智慧，带有多么浓厚的泥土气息，这样的谚语，在史诗里随时可以遇到。

史诗还惯用比喻，这也增添了感人的力量。

末后，我们对藏文格萨尔王传与蒙古文格斯尔的关系，再略表示一点意见。我们认为蒙古文格斯尔来源于藏文格萨尔王传，有的是直接译成蒙古文的，有的是因袭藏文本的资料而有所加工直至创造，形成有蒙古族特色的长篇史诗。因此，蒙古文本不是独立创作的，也不是藏文本同源异流，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这部史诗太长了，又是许多人的集体创作，驳杂而有糟粕，是难免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于这部史诗的全部版本，尚未见到。现在介绍它，评论它，也只是一知半解的粗浅看法。

（与唐景福合作，原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卷帙浩繁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流传在藏族地区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人人都渴望知道它究竟有多少数量，长篇长到如何程度。以前我们对于它曾作过极粗浅的介绍，提出过约为60部的综合数字。这是个根据当时所得到的材料，作出的统计。现在各地区各方面搜集到的新名称很多，只就西藏介绍的七位说唱家的书目，去同存异，已达94部之多。我在这里，想根据一些新材料，再作一些统计。以前我们曾把藏文《格萨尔王传》，分为分章本和分部本两种，现在看起来，这个分法，是很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现在就以这两种本子来举例。

一

我们先介绍分章本。分章本我们认为是先于分部本，是《格萨尔王传》最初的创作，或者由一人一地先说唱，形成的一个底本。它包括《格萨尔王传》的几个大的事件，描写格萨尔王一生的降妖伏魔的经过。当然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分章本，已经有流传各地的异本，我想标明数字，一部一部地举出来。

1. **《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

这一本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分章本。书中出现格鲁派和察哈尔这类字样。格鲁派创始于15世纪，察哈尔这一名，也是由16世纪明朝嘉靖以后才有的。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本子，可能成书于15世纪或者更后的时间内。虽然它可能不是原始的本子，但是最原始的本子，我们尚未发现。贵德本以外，我还见到一本与它相同的本子，语句差异是有的，但很少，章节是略于降伏妖魔霍尔入侵部分较详。这是在北京见到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我借过，现在还在我这里。贵德本尚不知是否已散失。

2. **手稿 Л6 本**

这一本，我们没见到过。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的介绍，苏联列宁格勒萨尔特格夫谢得林公共图书馆有藏本。据说这一手稿，是苏联波塔宁在安多弄到手的。手稿包括蒙古文《岭格斯尔》的两个片断，和其中所没有的一章（见达木丁苏伦所著的《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根源》，北京俄语学院同学集体翻译）。

这一藏文手抄本，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第一章格萨尔在天上的情节，与贵德分章本第一章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极个别的地方。

手稿 Л6 本第二章标题也是《诞生章》，与贵德本第二章标题同。

手稿 Л6 本第二章以后，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是叙述格萨尔的童年，叙述他和珠牡结婚，以及格萨尔动身到北方去。这些情节，也与贵德本第三章结婚章与第四章降伏妖魔章相同。

这一手稿最后也叙述了格萨尔从北方归来战胜沙赖河（黄霍尔），并从沙赖河归来，其情节与贵德本第五章降伏霍尔类似，此后达木丁苏伦未再作介绍，可能手稿本没有尾声，只到格萨尔降伏霍尔为止。

从以上介绍来看，手稿 Л6 本，也是藏文《格萨尔王传》的

一个分章本，而且这个分章本与贵德分章本，很相类似，也流传在安多地区。

3.《岭格斯尔》本

《岭格斯尔》，大家公认为是藏文蒙译的翻译本，因为我们把它列为藏文分章本。这一分章本，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萨尔传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把它的第一章与手稿 Л6 本的第一章，全部做了对照。这两本第一章文字情节相同，有出入的只是个别词句。其余情节他只是大体作了介绍。我们看出，内容情节，前后顺序，完全相同，只是《岭格斯尔》本，去北方的情节很简略地提一句，降伏沙赖河部分比较详细，在降伏沙赖河后，却有尾声。

以上这三种本子，好像是同出一源，后几章只有详略的不同。只是前两种本子无尾声，似乎有缺文，后一种《岭格斯尔》本有尾声。尾声中有格斯尔王说："雄狮王我的传记，若诵读他一句"云云，他返还天宫后，任命掌教权的诺尔布却博伯喇嘛召集岭国各部人等，将雄狮大王的传记毫无遗漏地供大家讲述，并以书面写就向后人传播。当时岭国众人请诺尔布却博伯喇嘛在传记后面作吉祥颂词。从这些语句看来，好像格萨尔在世时，他的传记已存在，诺尔布却博伯只是笔之于书而已。在藏文本中，也有同样的《安定三界》一部。这一部的三种本子：一种是青海搜集到有青海化隆地区手抄本，与《岭格斯尔》这个尾声情节相同，也有格萨尔自说我的传记，应当诵读，和诺尔布琼培（相当于却博伯的汉语音译）召集岭人把雄狮大王的传记，毫无遗漏地向岭人诵读，并抄著成书广泛流传。一种是甘肃藏区流传的手抄本，情节与化隆地区流传的本子，大致相同，抄写时似有错简。末尾有诺尔布琼培向岭人诵读格萨尔王传记，使广为流传，接着便由岭人劝请，作吉祥结尾。此书并名为吉祥结尾章，但未明言著抄成书。另一种是西北民族学院官却才旦先生收藏的青海果洛地区流传的《安定三界》油印本。内容情节与前三种大致相同，语言稍有出入。但末尾只有：

“善哉，这本故事，是雄狮大王为在过去、未来、现在三时，安定三界之故而作。愿一切众生，平安到达极乐世界，愿一切都吉祥善好！”书的结尾，只此数句，并无他语。

藏文本三部《安定三界》，都是独立本子，但与《岭格斯尔》本对照起来，藏文的《安定三界》这一本子，可能是与《岭格斯尔》一样是连在贵德本一类的分章本之后，不是独立的。因为有一本明白提出它是吉祥结尾章，表明是一部书的结尾部分。至于这种分章本的作者，说格萨尔自作，当系托词，说系诺尔布琼培著抄成书，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此人也不可能与格萨尔同时，因为史诗的著作年代，当在15世纪以后。

4. 拉达克分章本

这个本子，彭公侯曾译出在《康藏研究》月刊上发表过。他发表时是1947年，汉名译为《藏三国本事》。当时编者按语（《康藏研究》月刊第四期）说：“西康流行之格萨尔诗史，有西康与拉达克两种版本。拉达克本七篇，西康本多数篇，英法文并有译本。兹请彭公侯先生就印度印行的拉达克本，将佛兰克氏所附的英文本事，译出发表。”这个按语是说拉达克本七篇，但发表在《康藏研究》月刊上的译文，却只标明六章。我另外见过的汉译手抄本，却标明七章。符合《康藏研究》月刊所说“拉达克本七篇”之数。彭译本六章是：第一章引言，第二章格萨尔诞生的故事，第三章卓古玛（珠牡的异译）与格萨尔成亲的故事，第四章格萨尔到汉地与公主结婚，第五章格萨尔剿灭北方妖魔，第六章卓古玛为霍尔王所劫格萨尔去打霍尔。此章中有卓古玛以后爱上霍尔王，帮着霍尔王杀死来追赶她的岭国布玛郎登的情节。另一译本七章是：第一章引言，叙述岭国城堡地区的构成和十八英雄诞生的故事，第二章格萨尔的降生，第三章格萨尔与珠牡成亲，第四章格萨尔到汉地，与汉公主育滚乔毛结婚，第五章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第六章霍尔王掳去珠牡，第七章格萨尔降伏了霍尔王。彭译第六章，实际包括了第七章的内容，只是把六、七两章作为一章。

这个本子，藏文原本，我们尚未见到，从汉译文来看，其全书组织，也是一种分章本。第一章与前三个分章本，出入很大，第四章不见于前三分章本。其余各章，内容相同，情节有出入。可能是依据前边三种本子而有了新的发展，其成书时间，当在前面三个分本之后。

5. **十三章本**

这个本子是法国亚历山大·大卫·尼尔在原西康地区搜集到的本子，曾由永格登喇嘛整理过，我们也未见到藏文原文。大卫·尼尔把这本命名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有法文译本，还有由法文转译成英文的英译本。汉文由英文转译过来的有两种本子，一种是陈宗祥的译本，一种是青海实验中学外语教研组的译本。陈译本为十三章，实验中学外语组译本为十四章，比陈译多末后第十四章。两种译本在第一章前还有序幕，一作序曲。其他任何本子，尚未见到所谓序曲的。这本的序曲，叙述诸神会议，一位神仙同意格萨尔去消灭魔鬼。接着第一章格萨尔降生，和母子被流放到辽远荒凉地区，他的母亲是冈姆，是龙女。她丈夫辛连，大妻是贾萨，生子名贾擦。冈姆是第二个妻子。第二章叙述格萨尔赛马娶珠牡为妻称王，时年14岁。第三章格萨尔15岁时，摧毁印度姆提巴药国。第四章格萨尔15岁闭关时，莲花生预言让他去北方降伏鲁赞。鲁赞王妃为朱姆梅桑绷齐（为梅萨绷吉一名的异译）。王妃挖地洞藏格萨尔。格萨尔射中鲁赞额头。第五章叙述霍尔库尔哪（黑帐）、库尔萨（黄帐）、库尔喀（白帐）攻破岭国，掳走格萨尔妻子（色簪珠牡），格萨尔回国，贾擦死后托魂无头鹰，向格萨尔报告霍尔入侵的情况。格萨尔处置了窦丹（超同），前往霍尔国。第六章格萨尔过关进入霍尔国。第七章格萨尔变成小匠人，变成要猴的人。第八童格萨尔斩库尔喀头。第九章色簪珠牡怕格萨尔看见她与库尔所生的儿子。格萨尔推倒柱子把她的儿子压死。第十章格萨尔去章国（当为姜国音译），钻入萨赞王（萨当王）腹中，萨赞刺死自己。格萨尔立玉拉唐越为章国国王。第十一章格萨尔消灭南方星帝王

（当为南方门国的辛尺王）。本章有：“格萨尔消灭鲁赞后，又相继消灭了霍尔和北国”“格萨尔改良大食牛种和蒙古马种，抢唐古特黄金和汉人丝茶。材料可再写一本书，我只叙述到消灭南王为止”，云云。第十二章消灭大食国。第十三章叙述格萨尔与珠牡五人归还天界。全书完。另译本第十四章是大卫·尼尔外加的一段，名为《西藏荒野中的一段谈话》。

这一本显然也是分章本，内容比前几部分章本内容多，较前面所举的三个分章本，有了更多的发展。其中为前几部分章本所未包括的有莲花生治好龙病，收受龙女冈婢，格萨尔赛马娶妻，摧毁印度姆提巴药国，贾擦托魂无头鹰向格萨尔报告霍尔入侵情况，消灭章国萨赞王、消灭南方星帝王、改良大食牛种。这些情况以后都发展成为分部本的情节。此外还附带提到改良蒙古马，这与以后分部本的蒙古马宗有关；抢唐古特金子，以后有阿里黄金宗等好几部黄金宗分部本出现。还有取汉地丝茶情节，以后有几部与汉地有关的分部本。这个汉译本是根据外文翻译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所分的十三章，可能非原文之旧。其中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各章，实际是一个内容即降伏霍尔。

6. 七部本

另外，有人传说《格萨尔王传》共有七部。就这七部的目录来看，末后一部是《安定三界》，我怀疑这或是另一种分七章的分章本，暂以七部本为名，列于此处，以后再进行探索。

这七部本的分章是：第一部《求子》，藏文名སྲས་སྐོང。据说是叙述格萨尔的父亲僧唐饶杰与母亲尕擦拉毛因膝下无儿，向天神龙王等求子，因生格萨尔的故事。贵德本也有与此类似的求子情节。第二部《十三轶事》，藏文作རྒྱལ་རབས་བཅུ་གསུམ，据说叙述格萨尔幼年战胜被十三次迫害的故事，藏名原文直译为《十三王统》。第三部《降伏妖魔》，藏名འདུད་འདུལ，叙述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路赞的故事。第四部《降伏姜国》，藏名འཇང་འདུལ，叙述格萨尔降伏姜国萨当王的故事。第五部《降伏霍尔》藏名作ཧོར་འདུལ，叙述降伏霍尔黄帐王的故事。《降伏妖魔》与《降伏

霍尔》，贵德本均有此同名专章。第六部《调伏汉王》，藏名作རྒྱ་འདུལ。第七部《安定三界》。

这七部末后是《安定三界》。因为《安定三界》，如上所述，末后有结尾章字样。同时此七部中的རྒྱ་འདུལ与འཛང་འདུལ，在别的分章本中也包括此种专章。所以我怀疑此七部本或即七章的分章本。

7. **昌格萨尔本**

此部系上官剑璧在四川木里县藏族地区收集到的说唱本。藏名作ཕྲང་གེ་སར，也是分部本的一种。内容也是诞生、与珠牡成亲、降伏霍尔三王的情节，也有些特异的情节。藏族本来另有一ཁྲོམ་གེ་སར王的传说，在藏族著名史书《智者喜筵》中也曾提到ཁྲོམ་གེ་སར这一名史诗中也出现过ཁྲོམ་གེ这个人物。不知ཕྲང་གེ་སར与ཁྲོམ་གེ有无关系，两者藏文读音都有些近似。

藏文分章本，最近似乎尚没有再发现其他本子。

在介绍藏文《格萨尔王传》分章本之后，我们也想间接地对蒙古文《格萨尔传》的版本，略作介绍，以便对比。我不懂蒙古文，首先是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齐木道吉同志的介绍。齐木道吉同志在他的《论蒙古文格斯尔传及其各种版本》一文中，举出了蒙古文《格萨尔传》的十种版本，他举的十种版本中，《岭格斯尔》这一版本已在前面提出过，我们只介绍其他各蒙古文版本。这些版本都是分章本的类型。

1. **布利亚特格斯尔**

据齐木道吉同志论文说：布利亚特格斯尔版本，其中有《阿伯格斯尔》。这部史诗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艺人德密特日耶夫说唱的十章本，另一种是那木吉拉班达诺记录整理的九章本。此外还有在布利亚特搜集整理出版的翁根本（十章），和爱黑里特本。他还说："布利亚特格斯尔，以布利亚特民间故事的形式写成的，在思想内容和故事情节方面，和其他各种蒙古文《格斯尔可汗传》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是加工改造过的《格斯尔》史诗。他说阿伯是健勇、雄壮意思的尊称，可能是英雄格

斯尔的意思，或类似藏族称格萨尔为军王的意思。就齐木道吉介绍的德密特日耶夫说唱的十章阿伯格斯尔版本来看，确实与一般《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相同的一些影子。如这个版本第一章开头叙述好日木斯塔腾格日的（意译即白梵天王）儿子毕力棍图克德尔（也叫做流鼻涕的孩子），把太乌兰腾格日的三个儿子打得粉身碎骨，扔到下界，就成了锡莱河三魔汗。大儿子叫作黄帐汗，二儿子叫作白帐汗，三儿子叫作黑帐汗。第二章中有“好日木斯塔腾格日预感到在下界发生了灾难，人们在死亡，便决定从三个儿子中选派一个去下界除害消灾。他最小的儿子毕力棍图克德尔，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备好需要带下去的枣骝马和两位叔父，以及三十三名勇士，三百名先锋预先去下界，消除了人间的害虫，重又回到了天上”。这其中的白梵天王、流鼻涕的孩子、黄帐汗、白帐汗、黑帐汗等名称，加上天王派最小的儿子下界除害消灾，除灭人间的害虫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天上。这种情节，不是跟我们的藏文分章本，有相仿佛的影子吗？第六章中有同于藏文本格萨尔征服北方魔鬼的情节。图们去尔嘎朗（梅萨绷吉的蒙古文意译）给格斯尔吃蒙昏膳。第七章锡莱河三汗乘格斯尔不在家派鸟儿去找美女，找到了格萨尔的妃子，并出兵入侵格斯尔故乡，楚通勾结敌人，王妃被掳走。格斯尔返回故乡，首先严惩叛徒楚通王，接着去征讨锡莱河三汗。这也同于藏文分章本，细节虽不全同，大的轮廓是相同的。第十章契丹国王的美妃娜仁高娃病死，格斯尔前去救治，固穆王为了报恩，把美丽的公主送与格斯尔为妃。这样情节，在藏文本中也曾有过。

由此看来，差异较大的布利亚特格斯尔，与藏文分章本，也还有这些类似有些关联的地方。

布利亚特的翁根本与爱黑里特本，齐木道吉同志没作介绍。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中有介绍。但他说翁根本十章后六章与蒙古文北京本和扎因本相似。爱黑里特全系诗体。据云是独立的创作，但其中也有这样类似藏文本的情节：

“天上东方天国和西方天国，为争一女孩发生了争吵。西方的首领阿达乌朗被东方首领休尔玛斯还躺在摇篮中的格斯尔抛下人间，在半空尸体腐烂，产生许多恶鬼，扰乱人间的安宁。天上成千的白衣佛商量要消灭恶魔，便派格斯尔下生到人间。后来战胜情敌盖尼克布朗，娶沙盖兹巴图的女儿萨汗高娃为妻，当上了族长，获得了阿伯格斯尔胡布恩的尊号……”情节是特异，但也有一些与藏文本相似的地方。

2. **北京木刻版**

北京木刻版又称内蒙古上册版。这一本大家都知道是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北京用木刻版首次刊行的七章本。现有蒙古桑杰扎布的汉译本。

3. **内蒙古下册版**

内蒙古下册版，齐木道吉说是北京木刻版的续篇六章本，1956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为从北京木刻版的下册续篇，合起来刊印为十三章本的铅印本。

4. **鄂尔多斯版**

鄂尔多斯版，据齐木道吉介绍，此版本有北京木刻版一至七章的全部内容，有内蒙古下册版八章至十一章的内容，也有萨雅版第六章的内容，还有一个独特新颖的篇章。这个篇章，系指“锡莱河三汗中的白帐汗，有个暴虐夫人，她为自己的儿子娶妻，硬要去抢格斯尔的爱妃茹格慕高娃，为此事多次派兵侵扰岭国，而被格斯尔众勇士粉碎的经过”。这一情节，与藏文本倒有相似之处。

5. **萨雅版**

萨雅版据齐木道吉介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策其尔力克市的萨雅班支达书斋里所发现的手抄十八章本。该版在蒙古文《格斯尔可汗传》中，也有比较新颖的版本，它把北京木刻版一至七章的内容，按段落切成十五个小章。从内蒙古下册版中要了三个章，作为十六、十七、十八章。藏文名词保存较多”。这一版本，当即达木丁苏伦所称的扎因版本。他举的标章为十九章，

第十九章是续前章，实际也是十八章。达木丁苏伦并说："前十五章与北京版本的故事情节相符合。最后四章，关于格斯尔的功绩和他的冒险故事，在北京版本中没有提到，可以推测北京版本，在内容方面，和扎因版本很相似，可以说是扎因的复述。同时，显然可以看出，两种版本是同出一源。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应在西藏寻找这一共同来源呢？因为在扎因版本中，显然有一些人名，是由藏文译为蒙古文的。"但他又说"扎因本的语言，最有力地说明了它不是翻译的，它是用优美的蒙古文字写成的。"

6. 扎木斯仍诺版

扎木斯仍诺版，据齐木道吉介绍，"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扎木斯仍诺（即色旺）博士，于1918年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从一位内蒙古人手里获得的具有八章以后章名的手抄本。他把它作为北京木刻版的续篇，加以整理缮写，视为珍本藏之。后来，在沙俄白匪军侵扰库伦的骚乱中，这部典籍的一些篇章全体散失。……该版的开头几页（5—8页），和当中的几页（238—242页）以及以后附加的30页（394—425页），不影响故事内的祈祷文之类，在内蒙古下册版里没有的"。由这些介绍看来，它可能是内蒙古下册版的异本。

7. 诺木其哈敦版

诺木其哈敦版，据齐木道吉介绍："它包含了北京木刻版、内蒙古下册版、扎木斯仍诺版，以及鄂尔多斯版的内容，其章数达十一章之多。"他还特别介绍：这一版本，从北京木刻版的第七章结束后，还有一篇叫作"达赖喇嘛与格斯尔可汗二人会晤"的经文。又有对这部达赖喇嘛与格斯尔可汗会晤后，"对杀死六道众生，深表慈悲而撰写的经典，虔诚地诺木其哈敦提议，由苏班第嘎地的喇嘛堪布额尔德尼绰尔济翻译"等附记。据介绍在《鄂尔多斯版》第二章的末尾，也有同样的记述。认为都是从藏文译成蒙古文的。齐木道吉同志，对这段附记，认为不正确。这似乎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来确定藏文与蒙古文是否有翻译的

关系。

8. **卫拉特脱得文版**

卫拉特脱得文版，据介绍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科布多等西喀尔喀地区的卫拉特民间所发现的手抄本，于1960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影印刊行。至于本版的内容，据介绍非常接近于北京木刻版，很像把蒙古文一一转写成为卫拉特脱得文。在第七章的末尾也记有（康熙五十五年……）的年月日。因此，它是从北京木刻版和内蒙古下册版的部分编辑成的。

9. **素乌图召版**

素乌图召版，据介绍是1958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乌索图召庙所发现的竹版手抄本，共八章。……其内容同北京木刻版一至七章，和内蒙古下册版的第八章完全一致，只是在文句上稍有差异。……像是分卷多章本……它原来很可能是想要包括北京木刻版的全部内容和内蒙古下册版的部分内容的版本。

我们从以上介绍来看，北京木刻版和内蒙古下册版以下各种版本，似乎都与北京木刻版内蒙古下册版内容有关联，或者相同、相似，近于以北京木刻版和内蒙古下册版为依据，而略有增减内容情节的版本，是这两种版本的异文。

蒙古文格斯尔，据安柯钦夫同志的汇报，在新疆又搜集到一部卫拉特蒙古《格斯尔传》和《格斯尔祭词》《格斯尔圣谕》和托得蒙古文格斯尔手抄本两卷。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同志，也搜集到蒙古文格斯尔传两章。甘肃民研分会的《甘肃民间文学丛刊》第3期上，也有蒙古文汉译格斯尔传一大段。这些可能都是分章本类型。《格斯尔祭词》与《格斯尔圣谕》或不包括在分章本内。

现在我们见到的藏文分章本，都已成为书面的本子。各地说唱家们所自报的说唱本，都不是分章本。蒙古文本尚未见到和听到它的分部本。或者蒙古文根本没有分部本，只有分章本。

二

以下介绍分部本。分部本的数量比分章本多得多。以前我们就自己所见所闻，只综合了六十部左右。当时也不止六十部。因为十年动乱损失太多，又因情报交流很差。最近三四年中，各地积极搜集，尤其是西藏地区，搜集到的部数多得惊人。现在想把分部本再综合统计一下，我们依据西藏的汇报，扎巴老艺人可说四十二部，部名均已列出。女艺人玉梅能说唱七十部，部名也已列出。还有其他一些说唱家所举出能唱的部名，印度达兰萨拉藏文图书馆所藏目录、《格萨尔王传》分部本《分大食牛》一书中所举的目录，以及青海、四川、甘肃各地所收藏的目录，我们把它们归拢一下，这些是不是《格萨尔王传》全部的大体轮廓呢？或者说是否近乎全貌呢？仍然很难说。

1. 天岭卜筮之部

此部藏文名称作ལྷ་གླིང་གབ་རྩེ་དགུ་སྐོར。它应当是分部本的第一部，相当于分章本天神章（在天国里）那一章。这一部系德格木刻本，为林葱土司家藏。共四章，书末写明这部天岭卜筮一书是缘起和教史的开始，是有大加持情节的第一部传记（འདི་ཡན་ལྷ་གླིང་གབ་རྩེ་དགུ་སྐོར་ཞེས་རྟེན་འབྲེལ་དང་ཆོས་འབྱུང་གི་ཐོག་མ་ཡིན་པས་བྱིན་རླབས་ཚན་ཁ་ཆེ་བའི་སྐོར་དེ་རྣམ་ཐར་དང་པོ་རེ་ཞིག་རྫོགས་སོ།)。这表明了它是《格萨尔王传》分部本的第一部，这部也包含着格萨尔从三十三天投生下界是为了降伏四魔，利益众生，也是由观世音动议，派格萨尔下凡。但与贵德本、《岭格斯尔》本、手稿 Л6 本不同。一是完全以佛教身份下界，二是宗教成分较重；三是他在天上的名字叫作退巴噶（闻喜），而不叫顿珠噶尔保；四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龙王邹那仁钦的三女儿梅朵拉孜的生母，这个生母并经过莲花生给龙王治好龙病，亲自讨来，送给果部落的然巴·顿巴绎桀为妻，在果部落住了两年零五个月。最后此部结语是三十三天的神子退巴噶，知

道下界利生之时已到，便在天上死去。此后他投生下界的历史，另有著录。此部当中情节很离奇，远不如分章本天神章那样朴素而富有情趣。这个木刻本，宗教气氛很浓厚，始终以莲花生大师为引线，似乎出于宁玛派喇嘛手笔，或为他加了工。并提到汤东杰保这个人，此人为15世纪之人。故此书可能成书于他出世以后。这个木刻本，现在已有两种铅印本。一为甘肃民族出版社的铅印本，汉文题名为《格萨尔天岭之部》；一为四川民族出版社的铅印本，汉文题名为《格萨尔王传——仙界遣使》。另外有扎巴老艺人说唱本，藏名同为ལྷ་གླིང་གར་ཆེ་དགུ་སྐོར，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印成铅印本。才杰、阿达尔、勇珠等艺人说唱的目录中也有此部，书名相同，但不知内容情节是否相同。

天岭卜筮的汉文译本，青海文联组织翻译的共三本，有一本是根据四川德格木刻本（当即指德格印本）译出的，内容全同。另两本，一注明“四川德格本”，不知与西康德格印本是否为同部。一注明为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组搜集，不知从何地搜集得来。

印度达兰萨拉藏文图书馆目录，列有ལྷ་ཡུལ，意为“天神之国”的分部本，是否为分部本“天神章”的扩充而成，或系另部，与《天神章》无关，因未见原书，无从确定。

2. **英雄诞生之部**

这一部我们见到的藏文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和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四川出版的本子共分六章，甘肃出版的本子共分两章，甘肃出版的铅印本，第一章是《花岭诞生》，第二章是占据黄河地区白绸结。汉文译名为《英雄诞生》。四川铅印本藏文名《花岭诞生》（འཁྲུངས་གླིང་མེ་ཏོག་ར་བ），汉文译名为《英雄降生》，所分六章，似系后加的。因为按藏文原文看，仍标为两章，一为《花岭诞生》，一为《占据黄河地区白绸结》与甘肃本分章同，内容也相同。这两种本子，都是根据一个本子翻印的，不过四川本多了分章的标题，标题标在每章前，这个分部本，相当于分章本的《降生章》。格萨尔的生父是僧伦，生母

梅朵拉孜是莲花生赐给果部落顿巴绛粲为妻的龙女，也叫果萨梅朵拉孜，是在果岭战争中俘获来的，后归僧伦成为他的妻子。僧伦先娶那提闷，无子。继妻汉女拉毛钟玛，生贾擦协尕尔。格萨尔生后，被驱逐到黄河地区，其母同往。他把黄河尕地区治理得很好。有一年岭地大雪，无法生存，向格萨尔借地。格萨尔把原上岭、中岭、下岭各本族部落，全数迁移到黄河地区，全书情节是这样。除这两个铅印本外，我们还见到一本手抄本，标题为《降生史》（སྐུ་འཁྲུངས་པའི་ལོ་རྒྱུས），这部降生史，首先叙述格萨尔各族祖先，以后叙述他的生父是钦伦惹杰，母亲是果惹罗顿巴之女果萨拉毛，生子即名觉如。觉如生时，天降大雪，狗马牛羊都下了崽。这一情景，与分章本贵德本相同。以后格萨尔母子徙居黄河地区等情节，同以上诞生分部本。甘肃西北民族学院有内部铅印本འཁྲུངས་སྐོར。西藏说唱艺人勇珠自报说唱书目有《英雄诞生》（འཁྲུངས་གླིང）。西藏扎巴老人自报说唱书目有སྲིད་གླིང་འཁྲུངས་གླིང（西藏的汉译名为《降生史》），不知内容与甘肃、四川和我们介绍的另本སྐུ་འཁྲུངས་པའི་ལོ་རྒྱུས是否相同或有何关系。西藏玉梅自报的也有一部འཁྲུངས་གླིང（西藏汉译为《格萨尔降生史》）。才杰自报的有སྲིད་གླིང་སྲིད་པ་ཆ་བརྒྱད（西藏汉译为《降生史》）。阿达尔自报的也有སྲིད་གླིང（西藏汉译为《降生史》）。这些分部本只有等到出书后，才能比较它们的内容情节。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英雄诞生》一部，并搜集到《扎营马地》一部60页，马地可能是黄河地区的半藏音半汉义的译文。据说此稿对扎营马地部分的描写特别细腻，是《英雄诞生》一部的最好补充材料。青海文联译成汉文的《英雄诞生之部》共五部，一是青海玉树地区手抄本；二是果洛地区手抄本；三是四川甘孜地区手抄本；四是原四川德格印本，此本或与四川、甘肃铅印本为同本；五是青海贵德地区流传的手抄本。

3. 甲擦降生史之部

西藏女说唱家玉梅自报说唱书目中，有此一部。藏文作རྒྱ་ཚའི་འཁྲུངས་རབས，西藏的汉译名为《贾擦降生史》。甲擦是甲擦协

尕尔的简称。因为他母亲是汉人，所以称他为甲擦，即汉人的外甥之意。甲擦是格萨尔同父异母的长兄，勇敢异常。《甲擦降生史》，尚未见其他版本，也未听说有人说唱此部。但论史诗的前后顺序，应放在这里，或放在《格萨尔降生史》之前，因为甲擦降生，先于格萨尔，有兄前弟后的关系。

4. 容擦降生史之部

这一部也是玉梅报唱的本子。原名为རོང་ཚའི་འཁྲུངས་རབས，西藏汉译为《容擦降生史》。容擦当指总管王容擦叉根而言。容擦部落的外甥之义。他是格萨尔的叔父。这部除玉梅自报书目中曾列入外。它处尚未见到此类分部本。

5. 赛马称王之部

《赛马称王》此一分部本，是叙述超同诡计想娶夹罗家姑娘珠牡为妻，举行赛马会，扬言赛马得第一名者才能娶珠牡。格萨尔赛马夺魁，娶珠牡后称王。超同失败。这一部分部本异本在我们见到的《格萨尔王传》全部史诗中，数量最多。徐国琼同志曾说他见过十一部。我自己见到的有五部，有的几十页，有的一百多页，有的多到二百页以上。

甘肃民族出版社有铅印本，藏名为རྟ་རྒྱུག་རྒྱལ་འཛོག，汉译名标为《格萨尔赛马称王》，是根据德格木刻本翻印的。四川民族出版社也有铅印本，是根据德格林葱土司木刻本翻印的。两个本子可能同出一源。词句虽小有出入，当是整理人改动。西藏班登和勇珠自报的说唱书目中都有རྟ་རྒྱུག这一部，西藏汉译名为《赛马登位》。他人自报的，未列此部。西藏还搜集到《赛马称王》藏文手抄本两部。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赛马称王》两部。一部是由色达借到的，另一部是由阿坝借到的。由色达借到的那本，据说有超出赛马登位的内容。四川德格搜集到的也有《赛马登位》一部，据介绍此部共266页，长于四川和甘肃出版的根据德格木刻本的翻印本。青海内部组织翻译本《赛马称王之部》有五种：一是四川德格印本，二是四川康定手抄本，三是青海贵德热村手抄本，四是青海同仁手抄本，五是四川德格另一木刻

本。各本详略不同。赛马的情节在分章中，只在十三章本的分章本子中出现过，其余的分章本无此情节。在贵德分章本中，珠牡自愿嫁与格萨尔，她并因此婚事和妈妈理论过，坚强不屈，这个形象当然比当做赛马人争取的对象，要好一些。

6. 西宁马国之部

这一部我曾见到过残本，藏名作ཟི་ལིང་ཏ་རྫོང，是叙述格萨尔11岁时，入西宁降伏妖魔的事。以格萨尔年岁来说应在赛马称王一部之前。但此部显系以后创作的新情节，插入他11岁时的一段中。西藏扎巴老艺人说唱目录中，列有ཟི་ལིང་ཏ་རྫོང一部，汉译名作《西宁马宗》，不知内容如何。

7. 世界公桑之部

这部藏名འཛམ་གླིང་སྤྱི་བསང，是甘肃藏族老艺人官却才旦说唱的分部本，已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铅印本。内容是格萨尔称王两年半的时候，尚未外出降伏妖魔，先煨桑祭神，让一切神灵帮助他事业成功。在煨桑时，魔国命根子红钢角野牛，冲到煨桑现场，被格萨尔用箭射死。煨桑已毕，回到宫殿，这时又有霍尔入境，抢劫夹罗家马匹的事，被岭国边防战士，杀死三名霍尔战将，其中包括一个霍尔王子。但是抢去的马匹，却未能全部夺回。这也是一部新创作的情节。分章本没有这样的情节，分部本有一部《降伏妖魔》，其中开头有格萨尔闭关修大力法，作降伏妖魔的准备，也没有祭神求助之事。各地尚未听说有这样的分部本。青海曾搜集到《三十英雄赞》一部，就内容来看，系与此部为同本。

8. 降伏妖魔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དུད་འདུལ。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很明显是根据贵德分章本一类的本子，作了发展。青海民研会曾搜集到两部降伏妖魔之部，汉译名作《北地降魔之部》，其中一部情节与甘肃本异多同少。格萨尔外出降伏各地妖魔，此为首次，是他战争事业的开始，除后插入《西宁马宗》外，西藏的说唱艺人，自报的书目都有这一分部本。阿旺江措自报说唱的书名为

བདུད་འདུལ་གཡང་རྫོང，西藏汉译名为《降魔得福宗》，扎巴、勇珠、班登与才杰、玉梅报的书名为བདུད་གླིང（《魔岭》），阿达尔报的书名为བདུད་ལེའུ（《魔章》），西藏还搜集到《魔岭》藏文手抄本两部。

9. 降伏霍尔之部

降伏霍尔在本章中是分量最多的一章。这一章在分部本中，有的分为霍尔入侵一部和降伏霍尔一部。有的合为霍岭大战一部。霍尔入侵，是霍尔黄帐王、白帐王、黑帐王三王入侵岭国，抢走王妃珠牡。降伏霍尔是格萨尔在降伏妖魔九年后，从魔国回到岭国，前往降伏霍尔，把珠牡搭救回国。和分章本内容情节大致相同。青海民族出版社已出版铅印本《霍岭大战》上下册。前边我们所举的西藏七位艺人自报的说唱书目，都有这一部。书名稍有不同，阿旺江措报的书名为ཧོར་ཡུལ་སྟོང་ལ་བསྒྱུར་ཚུལ，西藏汉译名为《霍尔荡平记》。班登报的书目是《霍岭》上册、《霍岭》下册（ཧོར་གླིང་སྟོད་ཆ་ཧོར་གླིང་སྨད་ཆ）。才杰报的是ཧོར་པར་འདུལ་ཚུར་འདུལ，西藏汉译名为《霍尔入侵和反击霍尔》。阿达尔、勇珠、玉梅都报的是《霍岭》（ཧོར་གླིང）。扎巴老人报的是《霍岭大战》（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四川达沙（女）改写的《征服霍尔》，系由长篇改写成中篇本。阿雍也搜集到《征服霍尔》，据说与青海出版的内容可能有出入。西藏还搜集到霍岭大战藏文手抄本一部，搜集到《征服霍尔》藏文手抄本一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收藏《霍岭大战》一部青海曾搜集到《霍尔入侵》之部两部，搜集到《平服霍尔》之部四部，一为青海化隆手抄本，一为青海同仁手抄本，一为青海玉树地区手抄本，其一未注明搜集地区。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有《征服霍尔》，藏名ཧོར་པར་འདུལ。

10. 姜岭大战之部

此部我见过两种手抄本，一本叙述姜岭大战的起因，是由于岭国抢夺姜国的盐海。另一本是说大战起因，是由于姜国抢岭国的盐海。青海民研会曾搜集到两部，一部是贵德手抄本，一部是同仁手抄本。汉译书名为《保卫盐海之战》，这一部又分为འཇང་

ཀན 与 འཇང་སྲས 两部。འཇང་ཀན 意为《老姜国》（指的是姜国老王萨当王被格萨尔杀死），འཇང་སྲས 意为《姜王子》（指的是姜国萨当王的王子玉拉托居尔，他投降了岭国，后为格萨尔一员勇将）。西藏曾搜集到《姜岭之战》藏文手抄本一部，现已铅印出书，汉译名作《绛岭大战》。西藏七位艺人说唱家都自报能说《姜岭大战》。阿旺江措自报的书名为 འཇང་པའི་ཚྭ་རྫོང 汉译名为《姜白盐宗》。班登自报的书名为 ཤན་འདན་དང་འཇང་གླིང，汉译名为《辛丹与姜岭》。扎巴老人和玉梅、勇珠、才杰、阿达尔都自报为 འཇང་གླིང，汉译名为《姜岭》。青海文联搜集到的也有姜岭战争之部，系西藏昌都地区手抄本，并曾说明全部分上、中、下三册。

11. 汉地焚尸宗之部

此部西藏阿旺江措自报书名为 རྒྱ་ཡུལ་རོ་བསྲེགས་གདུང་རྫོང，西藏汉译名为《加地焚尸宗》，“加”为汉的音译。西北民族学院曾搜集到此部甘孜手抄本，内容是叙述汉皇帝的皇后为魔妃，死后将复活，格萨尔被汉公主阿滚措请到汉地，将尸焚毁，格萨尔说不焚尸对世界和汉藏都不利。此本藏名 རྒྱ་འདུལ 即调伏汉王，最终是对汉王只调伏他，让他信佛法。扎巴老人自报书名为 རྒྱ་གླིང（音译为《加岭》，或译为《汉与岭国》）。西藏还搜集到甲岭（加岭）藏文手抄本一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文图书目录中有 རྒྱ་གླིང་གསེར་གྱི་ཟམ་པ，即《汉岭金桥》。我见到的 རྒྱ་འདུལ 一部中，也有 རྒྱ་བོད་བར་གྱི་གསེར་ཟམ 一语（汉藏之间的金桥）。内容情节，不知相似到如何程度。此部又名为 རྒྱ་ནག་ཙུའུ་ཆོས་རྫོང，汉译似为《内地儒法宗》。青海民研会搜集到《岭与中华》之部两部，一部是昌都地区流传的手抄本，一部是青海贵德手抄本。云南也搜集到这样一部，据介绍与 རྒྱ་འདུལ 一部内容相似，汉王名 ཀ་ར་ཀུ་མགོན 亦相同，是否为同本，尚待全部对勘。他们也曾定名为《汉岭金桥》。

12. 汉地茶宗之部

西藏玉梅与阿达尔说唱目录中，均有此部，玉梅的藏文书名为 རྒྱ་ཡི་ཇ་རྫོང（又注 རྒྱ་གླིང），或即前一部的异名？前一部中，即

《调伏汉王》一部，末尾也有“把汉地变成法地，茶、油宝库已经打开”云云，阿达尔自报也有此部，藏名རྒྱ་ནག་ཇ་རྫོང་。《分大食牛》分部本中，也举有རྒྱ་ནག་ཇ་རྫོང་这一部，并列入大宗中。

13. **汉地王法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玉梅自报的书目中，藏文作རྒྱ་ནག་ཁྲིམས་རྫོང་。因与玉梅自报的རྒྱ་ཡི་ཇ་རྫོང་并列，当为不同汉地茶宗的另一部。

14. **门岭大战之部**

此部藏文作མོན་གླིང་གཡུལ་འགྱེད。甘肃甘南州有此部传说，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也有此部。甘南本与扎巴老人说唱的有的情节相同，有的不相同。西藏的玉梅、才杰、勇珠和阿达尔，均自报能唱此部。藏文均作མོན་གླིང，汉译作《门岭》。班登自报说唱目录中有ལྷོ་མོན（罗门或南门）一部。南门即指门国，因其在南方，故称南门。此部当亦属门岭大战之部。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的有《门岭大战》之部，并加注“本书有长、中、短三种版本，此稿为中等篇幅，由色达借来”。四川多洛搜集的也有此部，书名相同，并加注“共472页，乃《门岭大战》长、中、短三种版本中的长篇本，质量较好”，云云。青海文联搜集的目录中有《岭与慕域之部》，慕域当为门域的异译。据云青海搜集的这部，系青海果洛地区手抄本，分上、中、下三册，当为四川所说的长篇本。北京民族文化宫有ལྷོ་གླིང་ཀུན་གསལ，可能为门岭的异本。

15. **大食牛宗（也译作大食财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སྟག་གཟིག་ནོར་རྫོང་。甘肃与西藏均有铅印本，西北民族学院也藏有德格木刻本。甘肃与西藏本系同本，均系根据德格木刻本翻印的。藏文ནོར有牛、财两意。故有不同的译名，西藏所举的七位说唱家说唱的目录中，均有此部。阿旺江措目录为སྟག་གཟིག་ནོར་རྫོང，扎巴老人的目录为སྟག་གླིང་གཡུལ་འགྱེད（大岭大战），玉梅、阿达尔、同作སྟག་གླིང（大岭）。班登、勇珠同作སྟག་གཟིག（大食）。四川土登尼玛搜集的汉名为《征服大食》，并说“手写本长4213页。这个手写本远胜木刻本，诗文流畅美丽实为罕见佳本”云云。青海民研会也有《征服大食》之部。《分大食牛》

一部中，也举出过སྟག་གཟིག་ནོར་རྫོང，这一名称。

16. 分大食牛之部

此部藏名为སྟག་གཟིག་ནོར་འབྱེ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有铅印本，另有木刻本一部、手抄本一部。汉译名均为《大食施财》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大食分牛》之部，系四川甘孜州色鲁寺木刻本。另见到一本手抄本，系上官剑璧手抄，与西藏铅印本，除个别词字外，内容全同。

17. 卡切玉宗之部

此部有西藏人民出版社根据德格木刻本翻印的铅印本。西藏扎巴、玉梅、阿旺江措、才杰、阿达尔均能说唱此部。藏文名为ཁ་ཆེ་གཡུ་རྫོང，西藏汉文译名作《卡契松石宗》。《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出过此部。四川阿雍也搜集到此部。青海民研会搜集到此部，定名为《岭与卡契之部》，为德格手抄本。

18. 雪山水晶宗之部

此部名为གངས་རི་ཤེལ་རྫོང。西藏玉梅、阿达尔说唱目录均有此部，名同。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作སྟོད་གངས་རི་ཤེལ་རྫོང。西藏玉梅、阿达尔说唱目录均有此部，名同。中央民族学院也藏有此部。青海民研会搜集到此部，定名为《岭与雪山水晶城之部》，系德格地区流传手抄本。四川西绕俄热搜集到此部，汉译名为《征服雪山水晶国》，共190页，由色达借来。

19. 康拉雪山宗之部

此部藏文名为གངས་ལྷ་གངས་རི་རྫོང，西藏汉译名为《雪山雪神宗》，只有玉梅自报说唱目录中举出，与雪山水晶宗当非同部，因玉梅除此部外，兼能说唱雪山水晶宗。她的说唱书目，两部均列入。

20. 松巴犏牛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སུམ་པ་མཛོ་རྫོང。西藏人民出版社有铅印本。扎巴老人、玉梅、阿达尔说唱书目中均有此部。书名同为སུམ་པ་མཛོ་རྫོང。才杰目录中作སུམ་གླིང（松岭）。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也有སུམ་གླིང。青海民研会也藏有此部，定名为《松岭大战》之

部，是西康地区手抄本。北京民族文化宫也藏有此部，系手抄本，175 页。四川甘孜有此部手抄本，以前我见过，并曾复制，现已丢失。

21. 丹玛青稞宗之部

此部藏名为འདན་མ་ནས་རྫོང。扎巴老人、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阿旺江措说唱书目中有此部，藏文名ས་འདན་མ་ནས་རྫོང。阿达尔说唱目录有ཟ་ཁྲུང་འབྲུ་གཡང，西藏汉译名为《丹玛青稞宗》，藏汉文不符，不知是否为同本。四川阿雍也搜集到此部，汉译名为《征服邓麻（丹玛）青稞国》。印度达兰萨拉藏文目录有ཚ་འདན་རྗེ་རྒྱལ་པོའི་ནས་རྫོང，汉名可译为《擦丹王青稞宗》。丹玛是格萨尔大将，名擦香丹玛，此所谓擦丹或系擦香丹玛的略称。青海民研会也有此部，定名《丹玛青稞》之部，系德格八邦寺手抄本。丹玛青稞之部云云，或有漏字。中央民族学院也藏有此部。

22. 米努绸缎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ནུབ་དར་རྫོ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书名全同。扎巴老人此部作མཚོ་མི་ནུབ་དར་རྫོང，阿旺江措作མི་ནུབ་དར་གཡང་རྫོང。四川阿雍搜集目录中也有此部，汉译名《征服米努绸缎宗》。青海民研会有《米努绸缎城》之部，分上下部。《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此部，题作མི་ནུབ་དར་རྫོང，列为大宗。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也有此部作མཚོ་མི་ནུབ་དར་རྫོང，与扎巴老人所报同名。

23. 朱孤兵器宗之部

此部藏名ཇུ་གུ་གོ་རྫོང。中央民族学院与西北民族学院都藏有此部，为上、中、下三册，多达 900 页，为《格萨尔王传》分部本中较长的一部。西藏阿旺江措、阿达尔、才杰、扎巴、玉梅说唱目录均有此部，书名全同。惟除扎巴目录汉译名为《朱孤兵器宗》外，其他四人书目汉译名都为吐谷浑兵器宗，以朱孤作吐谷浑疑误。朱孤当指唐时的突厥而言，似非吐谷浑。西藏还搜集到中、下两册手抄本。四川阿雍与多洛搜集目录都有《征服朱孤武器国》一部，284 页属长篇。《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

出此部。

24. **杰日珊瑚宗之部**

此部藏名བྱི་རི་བྱུར་རྫོང。西藏扎巴老人目录作བྱང་བྱི་རི་བྱུར་རྫོང。玉梅、阿达尔说唱书目同作བྱི་རི་བྱུར་རྫོང，阿旺江措作བྱི་རུའི་བྱི་རུ་རྫོང，四川搜集到两部，汉译名均为《征服北方珊瑚国》。《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有བྱི་རིའི་བྱུར་རྫོང一部。印度达兰萨拉目录中也有此部，藏文名བྱང་སྟོད་བྱི་རུའི་རྒྱང་རྫོང。青海民研会有《岭与歇日瑚瑚城》之部，分上、下两册，系德格八邦寺手抄本。北京民族文化宫也藏有此部，藏名བྱང་བྱི་རིའི་དབྱུར་རྫོང་ཕབ་པ。

25. **阿扎玛瑙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ཨ་དྲག་གཟི་རྫོང，西藏扎巴、玉梅、才杰、阿达尔、阿旺江措说唱书目中均有此部。唯有的ཨ་དྲག写作ཨ་གྲགས。四川迪琼巴金搜集目录有《征服阿扎宝石国》，当为此部汉名的异译。原注：属于长篇，有367页。青海民研会有《征服阿扎玛瑙城》之部，分上、中、下三册，系青海果洛手抄本。《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有ཨ་གྲགས་གཟི་རྫོང一部名称。

26. **日努绸缎宗之部**

此部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རི་ནུབ་དར་གཡང་རྫོང。阿旺江措说唱目录，还有མི་ནུབ་དར་གཡང་རྫོང。虽同名（དར་རྫོང），但一作日努，一作米努，当系两种不同的分部本，在目录中，两书并列。

27. **姜格玉珠绸缎宗之部**

此部藏文名作བྱང་སྐྱིད་གཡུ་འབྲུག་དར་རྫོང，只见于印度达兰萨拉藏文目录中，不知与前两部绸缎宗有何关系，或系独立的另一部分部本。

28. **象雄珍珠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ཞང་ཞུང་མུ་ཏིག་རྫོང，中央民族学院有藏本。西藏扎巴、才杰说唱本目录都有此部。西藏也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汉译名作《羊同珍珠宗》，已出版铅印本。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此部的德格本，定名《征服象雄珍珠国》，四川举出此部，藏名བྱང་

ཞང་ཞུང་མུ་ཏིག་རྫོང，青海民研会搜集到此部，定名《象雄珍珠》之部，系德格手抄本。

29. 兴卡珍珠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ཤིང་ཁ་མུ་ཏིག་རྫོང，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它与象雄珍珠宗并列，当为另一部本，与象雄珍珠宗无关。

30. 重游让多神山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南民族学院搜集到藏文手抄本。

31. 赛拉松石宗之部

此部藏文名ཟེར་ལ་གཡུ་རྫོང，只见于玉梅说唱目录，它处未见。

32. 塔岭生铁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ཐའ་གླིང་ཁྲོ་རྫོང，只见于玉梅说唱目录。

33. 曲格生铁宗之部

此部藏名ཆོས་དཀའ་ཁྲོ་རྫོང，只见于玉梅说唱目录。

34. 达则珍珠宗之部

此部藏名སྟག་རྩེ་མུ་ཏིག་རྫོང，只见于玉梅说唱口录。

35. 木雅黄金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ཉག་གསེར་རྫོང，只见于扎巴老人说唱目录。

36. 阿里黄金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ངའ་རིས་གསེར་རྫོང，四川搜集到此部，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铅印本。

37. 马雄黄金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མི་ཤོང་གསེར་རྫོང。

38. 朗如黄金宗之部

此部见于西藏班登说唱目录，藏名作གླང་རུ་གསེར་རྫོང。

39. 阿赛松石宗之部

此部藏名ཨ་བསེའི་གཡུ་རྫོང，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有ཨ་བསེའི་གཡུ་རྫོང，当系同部。

40. 阿赛生铁宗之部

此部藏名ཨ་སྲེ་ཁྲོ་རྫོང，《分大食牛》一部中举出此部名称。

41. 亭格铁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ཐིང་གི་ལྕགས་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印度

达兰萨拉图书馆也有一部名མཐིང་ཡུལ，不知是否与此部属同一分部本。

42. 白热绵羊宗之部

此部见于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藏名作འབེ་ར་ལུག་རྫོང。玉梅说唱目录中也有此部。藏名作ཇེ་ར་ལུག་རྫོང。“白热”藏文一作འབེ་ར，一作ཇེ་ར。

43. 梅保卡山羊宗之部

印度达兰萨拉目录有此部。藏名མེད་པོ་ཁ་ཡི་ར་རྫོང。

44. 百热山羊魔之部

西藏班登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བེ་ར་ར་བདུད。

45. 象雄山羊宗之部

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ཞང་ཞུང་ར་རྫོང。

46. 热尺山羊宗之部

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ར་ཁྲི་ར་རྫོང。

47. 芒康绵羊宗之部

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སྨར་ཁམས་ལུག་རྫོང。

48. 阿里山羊宗之部

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མངའ་རིས་ར་རྫོང。

49. 杰吉山羊宗之部

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གྱད་ཀྱི་ར་རྫོང。

50. 百热山羊宗之部。

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作འབེལ་ན་ར་རྫོང。不知与上所举班登说唱的百热山羊魔有无关系。

51. 罗刹山羊宗之部

此部藏名སྲིན་པོ་ར་རྫོང，只见于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

52. 霍其巴山羊宗之部

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ཧོར་ཕྱི་པ་ར་རྫོང。

53. 卡霞王山羊宗之部

藏名作ཁ་ཤ་རྒྱལ་པོའི་ར་རྫོང，此部见于印度达兰萨拉藏文目录。

54. 阿聂山羊宗之部

西藏格萨尔全传说唱目录一览表中列有此部，注：阿达尔说

唱。但另页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ཨ་ཕྱིས་ར་རྫ一部，西藏汉译名作《阿聂热杂》未著录ཨ་ཕྱིས་ར་རྫོང，不知是否有误，或系同部异名。

55. **白波绵羊宗之部**

此部藏名བལ་པོའི་ལུག་རྫོང，只见于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白波是尼泊尔一名的异译。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作བལ་པོ་ལུག་དར་ཆོས་རྫོང。西藏汉译名为《白波绵羊佛法宗》。《分牛大食》一部中，有བལ་པོ་རྒྱལ་པོའི་ལུག་རྫོང。印度达兰萨拉目录也有བལ་པོའི་ལུག་རྫོང一部。此部与阿达尔说唱的白热绵羊宗，不知是否同部。

56. **阿吉绵羊宗之部**

此部藏名ཨ་སྐྱིད་ལུག་རྫོང，只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

57. **索波马宗之部**

藏名སོག་པོ་རྟ་རྫོང。西藏扎巴、才杰、阿达尔、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均有此部。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此部，定名为《征服蒙古马国》。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有《索多马城》之部，分上、中、下三册，系青海囊谦手抄本。他们还有《索多马宗》两部：一系青海玉树手抄本，一系青海同仁手抄本。《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有སོག་གི་རྟ་རྫོང。

58. **索麦铠玉宗之部**

西北民族学院有藏本。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索麦铠玉城》之部，当系与此相同的分部本。上列《索波马宗》一部中，其下册应即为《索麦铠玉宗之部》。

59. **塞巴黄金财运宗之部**

此部藏名གསེར་པའི་རྒྱ་བཙུད་གཡང་རྫོང，只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以黄金命名之宗，已有数部，不知此部属于何部，或系另一独立之部。

60. **嘎兑觉卧黄金宗之部**

此部藏名སྒ་སྟོད་ཇོ་བོའི་གསེར་རྫོང。只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61. **白波珊瑚宗之部**

此部藏名བལ་པོ་བྱུར་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62. 且岭机器宗之部

此部藏名ཕྱི་གླིང་འཁྲུལ་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63. 木古骡宗之部

此部藏名སྨུག་གུ་དྲེལ་རྫོང་，西藏玉梅与阿达尔说唱目录均有此部。阿达尔说唱目录，藏名同前，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དམུ་གུ་དྲེལ་རྫོང་。西藏还搜集到此部手抄本，定名《木岭大战》，已出铅印本。北京民族文化宫藏有སྨུག་ཆུང་དྲེལ་གྱི་གཡང་རྫོང་ཕབ་སྐོར，不知是否与此同部。

64. 麦拉扎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ལྷ་གྲགས་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有此部。西藏于汉名后括注《梅岭》。

65. 鹏岭之部

此部藏名ཁྱུང་གླིང་，只见于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

66. 珠嘎代王大鹏宗之部

此部藏名འབྲུ་སྐྱ་སྡེ་རྒྱལ་པོའི་ཁྱུང་རྫོང་，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有此部，藏名དཀའ་བདེ་ཐག་གི་ཁྱུང་རྫོང་。此二部，不知是否同部与前部《鹏岭》有无关系。

67. 亭响铜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ཐིང་ལི་རྫོང་，只见于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

68. 土地神宗之部

此部藏名ས་བདག་ཆམ་ལ་ཕབ་པ，只见于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

69. 蛮兽敌宗之部

此部藏名གཅན་གཟན་དགྲ་རྫོང་，只见于扎巴老人说唱目录。

70. 东司门马宗之部

此部藏名ཤར་ཟི་མའི་རྟ་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作ཟི་མའི་རྟ་རྫོང་。西藏汉译名为《斯门马宗》，玉梅说唱目录作ཟི་མ་རྟ་རྫོང་，西藏汉译名为《色玛马宗》。三人所说，当系同部。

71. 西宁弹药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ཟི་ལིང་མདེལ་རྫོང་，只见于西藏扎巴说唱目录中。

72. 下索波机器宗之部

此部西藏扎巴、才杰说唱目录中，均有此部。西藏才杰说唱目录作སོག་གླིང（索岭），青海民研会藏有索岭大战上下部。此索岭与索岭大战疑与前所举之索波马宗为同本。

73. 木雅药材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ཉག་སྨན་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74. 木雅绸缎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ཉག་དར་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75. 木雅云彩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ཉག་སྤྲིན་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76. 清净佛法宗之部

此部藏名དག་པའི་ཆོས་གཡ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汉译名为《大白佛法宗》。

77. 卡巴书宗之部

此部藏名ཁ་པའི་དཔེ་རྫོ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汉译名为《卡白书宗》。

78. 贝惹杂那黄羊宗之部

此部藏名པེ་རེ་ཙ་ནའི་སོ་བ་གཡ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79. 火岭之部

此部藏名མེ་གླི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另一部《梅岭》，不知与此部有无关系。

80. 扎西百觉之部

此部藏名བཀྲ་ཤིས་དཔེ་འཛོག，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1. 郭尔卡羊羔宗之部

此部藏名གོར་ཁ་ལུ་གུ་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2. 母牦牛宗之部

此部藏名འབྲི་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3. 司钦良马宗之部

此部藏名ཟེ་ཆེམས་མཆོག་རྟ་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4. 蒙古狗宗之部

此部藏名སོག་པོ་ཁྱི་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分大食牛》一部目录中，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也有此部。此两目录藏名均作སོག་ཁྱི་དགུ་ཚང་གི་ཁྱི་རྫོང，汉译名均为《索波九狗家狗宗》。

85. 真那驮畜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ཟེ་ན་ཁལ་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6. 登巴奶渣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ཞུན་པའི་ཕྱུར་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汉译名为《顿柏奶渣宗》。

87. 达容水晶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ག་རོང་ཤེལ་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8. 鱼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ཉ་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89. 山南香獐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ལྷོ་ཁ་གླ་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90. 山南头盔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ལྷོ་ཁ་རྨོག་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91. 阿塞铠甲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ཨ་ཟེག་ཁྲབ་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有ཨ་བསེའི་ཁྲབ་རྫོང，当系同部。

92. 红罗刹海铠甲之宗

此部藏名作སྲིན་མཚོ་དམར་པོའི་ཁྲབ་རྫོང，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有此部。

93. 北马拉雅药材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ང་མ་ལ་ཡའི་སྨན་རྫོང，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四川土登尼玛也搜集到此部，汉译名为《征服马拉雅药物国》。

94. 降伏如扎魔王之部

此部见于四川阿雍搜集目录。据云：“原稿抄于两本笔记本

及一本稿纸上，约200页，由石渠县借来。”

95. 擦瓦绒箭宗之部

西藏搜集到此部。藏文名ཚ་བ་རོང་བ་མདའ་རྫོང，《分大食牛》一部目录中有此部。西藏还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已铅印。西藏扎巴老人与阿达尔说唱目录中均有此部。扎巴此部作ཚ་བ་རོང་མདའ་རྫོང、阿达尔此部作ཚ་བ་མདའ་རྫོང。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也有此部，藏名为སྟོ་ཚ་བ་རོང་གི་མདའ་རྫོང。

96. 特列箭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ཐེ་ལེའི་མདའ་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也有此部。藏名作ཐེ་ལེ་མདའ་རྫོང。

97. 地嗄尔之部

西藏搜集到手抄本上、中两部，可能还有下部，未搜集到。

98. 中索机器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ག་སྐྱིད་འཕྲུལ་གྱི་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99. 下索马宗之部

藏名སོག་སྨད་རྟ་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不知与前所举的《索麦铠甲宗》有无关系。

100. 乌斯茶宗之部

藏名作ཨུ་ཟེ་ཇ་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1. 果岭（郭岭）之部

此部藏文作འགོག་གླི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青海同仁有葛岭大战手抄本。另有葛岭一部，系四川康定手抄本。果岭战争，发生在格萨尔降生前。

102. 嘎尔朱砂宗之部

此部藏名གར་གྱི་མཚལ་རྫོ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3. 路赤熊朱砂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ལྷུ་ཁྲི་གཞུང་གི་མཚལ་རྫོང，见于《分大食牛》一部目录中。印度达兰萨拉目录中有ལྷུ་ཁྲགས་གཞུང་མཚལ་རྫོང，可能是同部，或是同部异名，书写有讹误。

104. 嘎德粮食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སྡེའི་འབྲུ་རྫོ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5. 亭格靛蓝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ཐིང་གི་མཐིང་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6. 欣尺粮食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ཤིང་ཁྲིའི་འབྲུ་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7. 百增朱砂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བཙན་མཚལ་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8. 材玛朱砂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ཚལ་མ་མཚལ་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09. 北部盐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ང་ཚྭ་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0. 罗刹肉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ན་པོ་ཤ་རྫོང，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1. 牛卡树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ག་ཁ་ཤིང་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2. 米努剑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ནུབ་གྲི་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3. 聂荣红宝石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ཉག་རོང་པད་མ་ར་ག་འི་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4. 百德罗刹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དེའི་སྲིན་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5. 擦瓦盐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ཚ་བ་ཚྭ་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6. 北罗刹海螺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ང་ཕྱོགས་སྲིན་པོའི་དུང་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

此部。

117. **曲拉粮食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ཆུ་ལྷ་འབྲུ་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18. **印度佛法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རྒྱ་གར་ཆོས་རྫོང，西藏玉梅说唱目录中有此部，也见于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

119. **则格尔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不知内容如何，西南民族学院搜集到藏文手抄本。

120. **金萨货物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ཇིན་ཟ་ཛང་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21. **司钦小国之部**

此部藏名作ཟི་ཆིམས་རྒྱལ་ཕྲན་ནང་རྫོང，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22. **木雅里尺马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ཉག་ལི་ཁྲིའི་རྟ་རྫོང，《分大食牛》一部中提及此部名称。

123. **收服霍尔武士之部**

此部藏名作ཧོར་ནང་པའི་ཤན་པ་བཀུག་པ，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

124. **东魔长角鹿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藏名作ཤར་བདུད་ཤ་བ་རྭ。

125. **南魔九头罗刹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藏名作ལྷོ་བདུད་སྲིན་པོ་མགོ་དགུ。

126. **西魔独脚飞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藏名作ནུབ་བདུད་ཕུར་པ་རྐང་གཅིག。

127. **北魔独脚饿鬼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藏名作བྱང་བདུད་ཐེའུ་རང

ཁང་གཅིག。

128. **黄铜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རག་རྫོང。

129. **天神水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གནམ་ལྷ་ཆུ་རྫོང。

130. **姜拉狼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བྱང་ལྷ་སྤྱང་རྫོང。

131. **达拉虎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སྟག་ལྷ་སྟག་རྫོང。

132. **斯拉豹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གཟིག་ལྷ་གཟིག་རྫོང。

133. **德格太阳宗之部**

此部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藏名作སྡེ་དགེ་ཉི་མ་རྫོང。

134. **白尺眼睛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འབེ་ཁྲི་མིག་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35. **船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གྲུ་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36. **月亮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ཟླ་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37. **生命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ག་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38. **顿珠火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དོན་གྲུབ་མེ་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39. **甲擦猎鹿之部**

此部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有艺人能讲唱，已经录音。藏名རྒྱ་ཚས་ཤྭ་བདའ。

140. **香香药宗之部**

此部藏名ཤང་ཤང་སྨན་རྫོང，汉译名《香乡药物城》，甘肃民族出版社已出版铅印本。

141. **玉色曼扎宗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南民族学院搜集到手抄本。据云是一藏族

同志索端诺桑献出的，内容系叙述格萨尔降伏玉色王的经过。

142. **格萨尔王帐颂之部**

此部藏名གླིང་གེ་སར་རྒྱལ་པོའི་སྦྲ་བཤད，西南民族学院紫腾嘉同志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全系唱词，无有叙述，诗行为103行，流传在阿坝地区。

143. **格萨尔王帽颂之部**

此部藏名གླིང་གེ་སར་རྒྱལ་པོའི་སྒྲ་བཤད，西南民族学院紫腾嘉同志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无叙述，全系唱词，共325诗行，得之于阿坝地区。

144. **格萨尔王城颂之部**

此部藏名གླིང་གེ་སར་རྒྱལ་པོའི་མཁར་བཤད，西南民族学院紫腾嘉同志搜集于阿坝地区，藏文手抄本，全为唱词，共159诗行。以前我们所见的格萨尔王传各种版本，均为说唱体，现在见到了纯系唱词的藏文原本。

145. **木扎日宗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南民族学院搜集到藏文手抄本，共470页。

146. **玛岭大战之部**

此部藏名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西藏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据说这部玛岭大战，发生在霍岭大战之后。

147. **眉岭黄金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གླིང་གསེར་རྫོང，青海民族学院1983年已将此部铅印。眉岭王名乍拉（ཟག་ལྷ），格萨尔降伏朱孤一年半以后，此王为朱孤报仇，向白岭进军，已故的甲擦，从上天下界，射死乍拉王，立11岁的王子达尺冬吉（ཟླ་ཁྲི་དུང་སྐྱིད）为眉岭王。取得眉岭最为稀有的黄金及其他财宝运回白岭，甲擦此后又乘神马归还清净国土。此部内容与西藏的铅印本内容不同，疑为另本。

148. **降伏江国之部**

此部藏名འཇང་བདུལ་དགུ་ལས་རྣམ་རྒྱལ，为果洛民间艺人名唤喇嘛饶者所著。江国古惹王（ཀུ་ར་རྒྱལ་པོ）起兵侵岭国，战争开始即受刀

伤身死。后才仁平措代理江王，岭军以后直捣江国，征服了江国，变魔臣为法臣云云。

149. **降伏贝达之部**

此部藏名གླིང་སེང་ཆེན་རྒྱལ་པོའི་རྣམ་ཐར་ལས་ཧྲེ་ཏྲའི་སྨད་ཆ，果洛那纳多吉（རྣམ་སྣང་རྡོ་རྗེ）所著，战争结果，贝达国臣喜中向格萨尔投诚，国王（དར་མ་ཁྲི་བཙན）被岭军交惹所杀，岭军攻取了孔雀美姿宗，取得了宝珠金银、绫罗绸缎和马牛羊等财宝后，凯旋回国。

150. **乌颜大战之部**

此部藏名ཨུ་ཡན་གཡུལ་འགྱེད，西藏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

151. **麦拉法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ལྷ་ཆོས་རྫོང，只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52. **米努海福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ནུབ་མཚོ་གཡང，只见于玉梅说唱目录。

153. **色规鲜花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ར་གོད་མེ་ཏོག་རྫོང，只见于玉梅说唱目录。

154. **征服五部野兽之部**

此部藏名作གཅན་གཟན་སྡེ་ལྔ，见于西藏阿达尔与阿旺江措说唱目录。

155. **虎魔饿鬼之部**

此部藏名作ཐེའུ་རང་སྟག་གོད，见于西藏才杰说唱目录。

156. **象雄药材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ཞང་ཞུང་སྨན་རྫོང，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西藏也搜集到此部，系藏文手抄本。

157. **都巴七兄弟之部**

此部藏名作གདུག་པ་སྤུན་བདུན，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

158. **上索无骡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སོག་སྟོད་དྲེལ་མེད་རབ་རྫོང，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

159. **收服福宝珍珠之部**

此部藏名作གཡང་ནོར་མུ་ཏིག་ཕབ་པ，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

录，不知与其他《珍珠宗》有无关系。

160. 收服龙王七宝之部

此部藏名作ཀླུའི་ནོར་བདུན་ཕབ་པ，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

161. 取财神五种库宝之部

此部藏名作ཛམ་ལྷ་རིགས་ལྔ་གཏེར་ལ་བཞེས་པ，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

162. 收服哈门金福之部

此部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藏名作ཧ་མན་གསེར་གཡང་ཕབ་པ。

163. 收服子香银福之部

此部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藏名作ཙེ་ཤང་དངུལ་གཡང་ཕབ་པ。

164. 收服释吾铜福之部

此部见于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藏名作ཧྲི་འོས་ཟངས་གཡང་ཕབ་པ。

165. 当岭财宝串之部

此部藏名作གདམས་གླིང་རིན་ཆེན་ཕྲེང་བ，见于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

166. 收服释吾铁福之部

此部见于阿旺江措说唱目录，藏名作ཧྲི་འོས་ལྕགས་གཡང་ཕབ་པ。

167. 神马托梦之部

据说四川理塘有人唱过，见于《甘孜州格萨尔工作情况汇报》。

168. 辛丹内讧之部

藏名作ཤན་འདན་ནང་འཁྲུག，甘肃有人能说此部。四川土登尼玛、阿雍二人搜集到《辛巴和丹玛》一部，或与《辛丹内讧》为同本。云南也搜集到此部，藏名作ཤན་འདན（辛丹）。

169. 宁域之部

此部藏文名作གཉན་ཡུལ，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有此部。

170. 龙国之部

此部藏名作ཀླུ་ཡུལ，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有此部。

171. **容岭之部**

藏名作རོང་གླིང，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有此部。

172. **东魔路尺虎面之部**

此部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藏名作ཤར་བདུད་གླུ་ཁྲི་སྟག་ཞལ。

173. **木雅冈尺王之部**

此部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藏名作མི་ཉག་གངས་ཁྲི་རྒྱལ་པོ。

174. **卫藏法王之部**

此部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藏名作དབུས་གཙང་ཆོས་ཀྱི་རྒྱལ་པོ。

175. **尼泊尔阿作王之部**

此部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藏名作བལ་པོ་ཨ་བཀྱ་རྒྱལ་པོ。

176. **甲毛绒稻米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རྒྱལ་མོ་རོང་གི་འབྲས་རྫོང，此部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77. **北江玛水晶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ང་རྐྱང་མའི་ཤེལ་རྫོང，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78. **治格奔惹宝藏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ཚ་རྐལ་སྨོམ་རའི་གཏེར་རྫོང，见于《分大食牛》一文中所举的目录。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也有此部。

179. **印度沙砾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རྒྱ་གར་ཤོ་རྫོང，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80. **印度六妙药材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རྒྱ་གར་བཟང་དྲུག་སྨན་རྫོང，见于《分大食牛》一文中所举的目录。

181. **外道恶咒九兄弟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སྟེགས་ཐུགས་ནག་སྤུན་དགུ，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

藏文目录。

182. 白黑花三台乌让魔鬼神之部

此部藏名作ཐེའུ་རང་དཀར་ནག་ཁྲ་གསུམ，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83. 嘎饶十八族之部

此部藏名作དཀའ་རབ་གདུང་བརྒྱུད་བཅོ་བརྒྱད，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84. 黑方天神罗刹八部之部

此部藏名作ནག་ཕྱོགས་ལྷ་སྲིན་སྡེ་བརྒྱད，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85. 东方鹿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ཤར་ཕྱོགས་ཤ་བ་རྫོང，见于西藏玉梅说唱目录。

186. 亭域之部

此部藏名作མཐིང་ཡུལ，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

187. 北甲毛绒母牦牛宗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ང་ལྷགས་མོ་རོང་གི་འབྲི་རྫོང，见于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不知与西藏玉梅说唱的《母牦牛宗》有无关系。

188. 阿达拉毛之部

此部藏名作ཨ་སྟག་ལྷ་མོ，甘肃藏族地区流传此部，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有《地狱救妻》之部，夹注作青海同仁手抄本，或与阿达拉毛为同部。阿达拉毛，内容系格萨尔入狱救其亡妻阿达拉毛，十八层地狱中一切受苦众生，也同时被搭救，脱离苦海。

189. 格萨尔三界故事之部

此部见于西藏《格萨尔全传说唱书目一览表》，此表刊登在《西藏自治区抢救格萨尔工作简报第四期》。表中注明“已有书”，当已收集到这一部。

190. 美多儿七姊妹之部

此部在《格萨尔全传说唱书目一览表》中，注明属于阿旺江措说唱书目。但在阿旺江措自报能说唱部36部中，未曾列入，不知何故。汉名“美多儿”字样似有误。

191. 格萨尔内外秘传之部

此部在 1982 年 4 月 22 日西藏的《我区抢救格萨尔王传工作情况汇报》中，夹注有“藏文、手抄一本存”字样。不知其内容情节如何。

192. 卡容金子宗之部

此部已列入 1982 年 4 月 22 日西藏的《我区抢救格萨尔王传工作情况汇报》，并夹注“藏文、手抄本、一部”云云。

193. 降伏妖魔夹日江村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དུད་པོ་ལྷགས་རི་རྒྱལ་མཚན་འདུལ་བའི་ལེའུ，由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内容不详。

194. 给格萨尔的信

此部系青海宣传部搜集到的一部，为同仁流传的手抄本，66 页。

195. 察器岭传

此部为青海玉树地区的流传本，45 页，手抄本，内容不详。

196. 神变史

此部只闻其名，不知何处收藏。

197. 台央玉宗

此部也只闻其名，不知何处收藏。

198. 晁同争位

青海民研会曾搜集到这一部。

199. 丹玛归岭

青海民研会曾搜集到这一部。

200. 玛谢石岩之部

此部是青海最近搜集到的一个分部本，藏名作མ་ཤེལ་བྲག，叙述格萨尔年 8 岁时，从玛谢石岩的洞窟中，取出兵器宝物等的故事。格萨尔 8 岁竟有此情节，未见于以前的各分章本与分部本中。在贵德分章本中，倒也有格萨尔 15 岁结婚以后，曾从山岩取铠甲等武器情况。这一部或系根据此情节而发展成的新的一部，插入格萨尔 8 岁这一时间中。

201. 征服嘉尔之部

此部青海民研会曾译出内部印行。是格萨尔降伏嘉尔，从柏龙杂扎贡马沟和玛格朵石山裂隙中，取出了丰富的骡城宝库的一段故事。这个大嘉尔国，在外洲的大海彼岸，铁围山的前角，国王叫昂撒托赞，臣下有日月星三公，水火风三将，虎豹僧侣十三人，将官巴图鲁三十人，勇士兵众三十万人。

202. 美岭大战之部

此部是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昌都地区手抄本，并曾译成汉文。我们未见到藏文原本。这部的内容是格萨尔征服北方美洲的一个故事。岭国与北方美洲发生战争的事，这当然纯属虚构。美国才建国二百年，作这部《格萨尔王传》分部本的人，一定在这二百年之内。50 年代我国曾有抗美援朝事实，作者如系根据这个事实虚构出美岭大战的情节，那么，这个作者的时代便更近了。据传说印度还有一部希特勒与岭国关系的《格萨尔王传》，这不知是否属实。如果真有此部，或系藏族在印度所作。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了《格萨尔王传》的创作一直继续不断。另一方面说明《格萨尔王传》虚构的成分多，恐怕不能当作历史看，而且是一种神话故事。即使借用了一些真的国名和地名，也不是真的历史事实。

203. 德岭战争之部

此部是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本子，他处尚无。

204. 岭与地狱之部

西藏阿旺江措说唱目录中有此部。藏名为དམྱལ་གླིང，系当略称。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此部藏名作དམྱལ་གླིང་རྫོགས་པ་ཆེན་པོ，汉译为《岭与地狱大圆满》，或译作《地狱与岭大功告成》。此部甘肃也有流传。青海、四川也搜集到《地狱救母》一部。青海也有《娘岭》，系玉树手抄本，是此部的异名。此部内容是叙述格萨尔从地狱救出母亲与十八层地狱众生后，因下界降伏妖魔，大功告成，和王妃珠牡等归还天界，全传结束。岭与地狱之部在分部本中，似与《安定三界》的分章本一样，同是史诗全传的

结束。

205.《世界战争——英雄凯歌》之部

四川阿雍搜集目录中，有此一部。书名后边夹注“是较好的手写本”。不知是否类似于总结性的一部，或类似于地狱大圆满。

三

上边我们所列的这部英雄史诗，颗颗似耀眼的明珠美玉，有多大的数量呵！我们的见闻还不够广泛，发掘搜集的工作还在进行，但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显露出巨貌。以前我们曾约略把它凑成60部左右的部数，现在看来，已超过以前列举的数量的三倍以上，超过了二百部。以前我们曾约略估计它的全部，可能达百万以上诗行，现在看来，这个估计，或有幸而言中。当然，以诗而论，究竟有多少，还难以确定，上边这些部数，也难免不包含一些误计，如异名而同实的部数，可能存在。但同名而异实，也恐怕不乏其例。《赛马》一部，我看过的五种异本，由数十页至百页、二百页乃至二三百页以上，并且还不止五部。这些我们都算在一种内，实际上应作异本看待，因为它内容详简不同，就其内容情节来说，也有迥然异趣的地方。也不止《赛马》一种，别的分部本，同名而异实的也绝不止两种，而是多种，如扎巴老人说唱的霍岭大战，据西藏同志所说，比原先出版的，多到几倍以上。扎巴老人的门岭大战与甘肃流传的书面本子，也多有不同之处。书面流传的，与口头说唱的，有其不同之处。分部本数量应当超出我们所列举的数量。再就全是口头说唱的来说，现在的说唱艺人说同一部名很多，但各人所说，都有详略繁简的不同，也都会有内容情节之异，符合地方性、变异性、集体性的民间文学的创作规律。两人说唱，完全相同的，恐怕不多，这样一来，数量不更加多了吗？当然，以上所举的分部本，有些只见于说唱

艺人的自报节目。扎巴老人的自报书目，已录出21部，有两部并已铅印出书。玉梅自报节目，也已录出四部。其余未录出的，尚在未定之中，但我们相信艺人，所报书目，当不至于落空。

现在就这篇长篇史诗的版本来说，主要是说唱本，其次是手抄本，再次是木刻本。木刻本我们发现过的有十本以上，是少数，当然我还做不到精确统计。手抄本数量是不算少，过去我们估计的60部左右，基本是根据手抄本和木刻本说的，那时，我们未见到记录艺人的说唱。就内容来说，木刻本宗教色彩最浓，手抄本经过整理的，似乎也随时增加宗教成分。因为经过宗教信仰者的手，难免不渗入信仰的色调，这是当然的，无足怪异。

这部史诗数量如此之多，与分部独写一事有关系。各分部本有共同的一条主线，就是都以格萨尔为主人公。事迹呢？则是以战争为内容，南征北战。一件事一个内容写成一部，这样前后似连非连，似断非断，你找一个事情为内容来创作，来说唱，我找一个事情为内容来创作，来说唱。这样就创作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只把这件事算到格萨尔身上来写就行，安排人物及战斗场面与情节时，有一个发生战端之因，有一个激烈战斗的过程，有一个获得胜利的结果，这样就成为一部。另一个人仍然是这样创作，有战斗的前因，有战斗的经过，有战斗的后果，也仍然另成一部。每部之间，联系不紧，很自由。这就是这部史诗绝大部分的创作方式。举例来说，大多数分部本结构成为“宗”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一个模式。这些以宗命名的部，有的是外宗入侵，有的是征讨外宗，这些宗名那么多。什么牛宗、马宗、羊宗、骡宗、狗宗、驮畜宗、黄羊宗、虎宗、豺宗、狼宗、香獐宗。什么珊瑚宗、松石宗、水晶宗、铜宗、铁宗、黄金宗、珍珠宗、朱砂宗、红宝石宗。什么机器宗、剑宗、箭宗、船宗。什么绸缎宗、奶渣宗、粮食宗、稻米宗、茶宗、盐宗、肉宗、鱼宗、水宗。什么树宗、海螺宗、太阳宗、月亮宗、眼睛宗、药材宗。甚至羊宗，又分绵羊宗、山羊宗、羊羔宗。牛宗又分牛宗、牦牛宗。马宗又分马宗、良马宗。如此等等。总之，把一切敌对的妖

魔鬼怪、日用食物、衣物、战斗的盔甲武器、珠宝玉器、虎豹豺狼，都作为描写叙述的对象。有了这样的模式，文章很容易组织，有了当前实物，题材也容易找寻。把这些东西所在地方，都当成战斗对象的宗或国家，所以越写越多。

这部长篇史诗用“宗”来命名，在说唱和创作之始是没有的，它是以后的一个发展。分章本中没有用“宗”命名的本子，贵德本、七章本、岭格斯尔本都没有这样的名称。十三章本提到改良大食牛种和蒙古马种，也没有大食牛宗、蒙古马宗的字样。分章本开始几部，如《降伏妖魔》《降伏霍尔》《调伏汉王》《降伏姜国》《降伏门国》，都没有此种名称。只是从《大食牛宗》一部起，以后以“宗”为书名的就多了起来。虽然有一部《西宁马宗》，是叙述格萨尔11岁的事迹，实际是以后插入的一部。西藏阿旺江措说唱书目中有《降魔得福宗》，把《降伏妖魔》一部加上了“宗”名。他的说唱目录中还有一个《姜巴盐宗》，这可能是以后改称的。其余如玉梅说唱目录中的《内地王法宗》《汉地茶宗》、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藏文目录中的《内地儒法宗》等等，都似乎是以后创作的本子。以前的名称只有调伏汉王这一部，藏名称为རྒྱ་འདུལ。

以“宗”命名的分部本，似乎还有地域性。原康地——包括昌都、玉树地区的本子，多用“宗”命名。原安多地区流传的本子，很少见以“宗”为名的。

还有因为《格萨尔王传》是说说唱唱体裁，有大量对唱形式，并且大量发展细节的描写和叙述手法。这样篇幅也容易拖长。你唱一段，他唱一段，敷陈铺张，节外生枝，比喻众多，语言巧妙，虽然拖长，却娓娓动听，无拖泥带水的感觉。这也是史诗易成长篇的一个原因吧！

此外，再附带说一说《格萨尔王传》名称问题，《格萨尔王传》，我们现在已习惯称它为史诗，这还是他称，不是藏族的自称，藏族自己对《格萨尔王传》有三种称谓。一种称这部史诗为“སྒྲུང”，是故事的意思。《格萨尔王传》称为གེ་སར་སྒྲུང 或者གེ་

སར་རྒྱལ་པོའི་སྒྲུང。说唱的艺人，称之为སྒྲུང་མཁན，汉译作故事人或说故事者。一种称这部史诗为“རྣམ་ཐར”是汉语“传记”的意思。把《格萨尔王传》称之为གེ་སར་རྒྱལ་པོའི་རྣམ་ཐར。我们译作《格萨尔王传》，就是根据这一称谓翻译的，一种称之为“རྟོགས་བརྗོད”是“本生”的意思，“本生”是佛教用以称释迦牟尼的传记的。其义为证道记，是成道者的传记。藏语“རྟོགས”是证悟、证解的意思，“བརྗོད”是叙述的意思。在康藏地区多称《格萨尔王传》为“故事”，在安多地区，似乎称“传记”为常。在把格萨尔佛教化，把他上升为喇嘛上师的地位时，就称史诗为གེ་སར་རྒྱལ་པོའི་རྟོགས་བརྗོད。史诗有不少部，不都把格萨尔说成超度来生的上师吗？我们根据《格萨尔王传》这些版本的目录来看，《格萨尔王传》似乎不是叙述真的历史，而是一部神话性的故事。虽有一些国家、地方的真实名称，反映在这部史诗中，但它的人物，连格萨尔这个主人公在内，有无尚成问题。其余的人物，是不见经传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其中的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称之为故事也罢，叫作传记也罢，尊之为证道记也罢，都不是真人的故事、真人的传说、真人的证道记。它只是借虚构的故事，来反映人民反对迫害、反对邪恶，镇压强梁、扶助弱小，祈求生活的美满幸福，它千篇一律的主题大体是这样。

（原载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编：《西北民族研究论文辑》，1984 年）

关于藏族《格萨尔王传》的部数与诗行

——第三次不完全的统计

我历来很希望能大概了解一下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部数与诗行，前年曾写过一篇《再做一次不完全的统计》，试图探索一下这两个问题。并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一集上发表。不过因当时排印条件限制，把文中所附记的藏文全行删去了。我认为排入藏文终究好些。又因为这两年间，新发掘和说唱的分部本迭有出现，有的刊物又向我索稿，于是我又来做一次不完全的统计；部数又多了几部，诗行也多了万余行。这部世界罕见、使人吃惊的长篇英雄史诗，真堪称空前绝后，无可匹敌的活史诗，现在还在不断地增添着，部数二百部，诗行百万行的数字，可能还只是一个估计数字。

现在我们仍只举史诗的分部，把接触到的本子，重数一下它的诗行。

1. 天岭九藏之部

《天岭九藏》这一部，可以肯定为全部史诗的第一部。一般汉译名作《天岭卜筮》。相当于贵德分章本的《天神章》。此部有四川林葱土司家的木刻本，四川民族出版社根据这个木刻本，于 1980 年翻印成铅印本。其名汉译作《仙界遣使》，说唱体，唱词共 2185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也有此部的铅印本，汉译名作《天岭之部》。此部主要内容，是说格萨尔是天神之子，名叫堆

巴噶，因莲花生未能降伏的藏地妖魔，又为害藏人，使所有的人们，都生活在极端痛苦变乱之中。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不忍万民受难，请求上天降生神子，解救世间苦难。这是格萨尔从天上下降人世间的起因。书中又叙述莲花生解救龙病，索取龙王第三个女儿美多拉孜，把美多拉孜转赐给果部落头人惹罗顿巴为妻。这个龙女就是格萨尔投胎降生的母亲。这一部宗教色彩很浓。另一部同名的本子，是西藏老艺人扎巴说唱的，共十章，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富于生活气息，情节很曲折，叙述格萨尔不愿意降生人间，曾躲藏九次，最后才应允下界投生。扎巴这个说唱本，只有七段唱词，共 95 行，大部分是叙述。我们这一分部分诗行时，以四川的铅印本 2185 行为准。

2. 果岭大战之部

此部系青海同仁手抄本。另有《葛岭》一部，注明为四川康定手抄本。“葛”与“果”乃同音异译。果岭大战时，岭国总管戎擦叉根次子阵亡。这个果部落即格萨尔生母留居的果部落。

3. 贾擦猎鹿之部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搜集到此部，有录音。果岭大战时，格萨尔长兄贾擦霞尕尔，前往汉地，未在国内，未参加这次战争。贾擦霞尕尔从汉地回到岭国时，在打猎途中，遇一年老乞妇，向他备道果岭大战中，戎擦叉根次子连巴曲嘉阵亡的经过。贾擦为报此仇，才又向果部落进军，俘获了格萨尔生母。此部当系由这一故事情节发展成为一独立的分部本。

4. 花岭诞生之部

此部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根据四川林葱土司家的木刻本，翻印成铅印本，于 1980 年出版。书分六章，说唱体，唱词共 24717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也出版同一书的铅印本，分两章，内容全同。叙述贾擦为其兄连巴曲嘉报仇，进军果部落。果部落惹罗顿巴绛粲，不战而逃，龙女美多拉孜，在逃亡途中误入歧路，与岭军相遇，因而被岭军俘获，后归格萨尔生父僧伦，与僧伦成亲，诞生了格萨尔。格萨尔诞生后遭到叔父晁同的迫害，又被族

人驱逐到黄河川。格萨尔携同生母美多拉孜移住黄河川，把那里治理得很好。有一年岭地下了大雪，牲畜受灾，岭人无以为生，前往黄河川向格萨尔借地居住。格萨尔把岭部落全部迁到黄河川分地而居。英雄诞生这一分部本，汉译名有的叫《英雄降生》，有的叫《英雄诞生》，有几种内容不相同的本子。藏名有的叫《降生史》，有的叫《降生篇》。

5. 黄河水晶岩之部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此部。汉译名作《玛壅扎石窟》，共分十章，说唱体，唱词共 2352 行。内容叙述格萨尔 8 岁时，从黄河水晶石岩中取出兵甲武器等物的情节。在贵德分章本中，有格萨尔 15 岁，神变称王，从石岩中取出铠甲战马等情节，此部当系就这一情节，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部。《赛马七宝》一部中也有格萨尔从水晶石岩中取铠甲头盔、盾牌、弓箭等情节的叙述。《蒙古马宗》一部中，说格萨尔从玛尔康水晶石岩取兵器，为格萨尔 13 岁时的事情。

6. 西宁马宗之部

我以前见过这一分部本，系一残本，只有 15 页。内容是叙述格萨尔 11 岁那年，进入西宁降伏妖魔珠天达夏的故事。贵德分章本中无此情节，系一部新的创作。就格萨尔年岁来说，应排列在这里。西藏扎巴老艺人说唱目录中，列有此部，不知是否已经录出。

7. 丹玛青稞宗之部

此部原文我曾看过，为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收藏，因未在我手中，无从去数原文唱词行数。青海有汉译本，说唱体，唱词共 6922 行。苟果明、马世林于译出后附言说："采取了直译，原貌译出，未加任何增减。"因此唱词诗行与原文当无出入。此部内容是叙述岭国征服丹玛青稞宗的故事。岭国大将丹玛江叉，原是丹玛部落的人，他年幼时，被丹玛青稞宗的国王驱逐到岭国去。驱逐的原因是这样：当时有一个与岭国格萨尔同名的北方格萨尔军王到拉萨拜佛，娶了一个极美丽的姑娘名叫色姜巴拉做妻子。

丹玛的萨贺尔王也来到拉萨。他看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用石头打死了北方的格萨尔军王，企图把姑娘抢走。姑娘坚决不从，举刀自杀，侍婢一人也跳河自尽。这一事件，经过岭国总管戎擦叉根仲裁，判决丹玛萨贺尔王去拉萨诵经忏罪。萨贺尔王惧丹玛江叉长大成人，会夺其子萨江王权，因在临去拉萨前，将丹玛江叉，连同其生母驱逐到岭国去。丹玛江叉在岭国到了10岁时，要求丹玛萨江王子归还他应得的属地属民以及财物。其时萨贺尔王已死，王子萨江不允所请，因而丹岭两军发生战争。萨江战死，丹玛青稞宗归属于岭国，丹玛成为岭国大臣，兼领丹玛部落。格萨尔在此书出现，是在年幼未称王之前，按时间顺序，此部暂列在这里。这时岭王是总管戎擦叉根。

8. 赛马七宝之部

四川林葱土司家有此部的木刻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木刻本的翻印铅字本，甘肃民族出版社亦出版了此部。两书内容相同，汉译名作《赛马称王》。但是甘肃本不分章，可能是林葱土司家木刻本的原貌，四川本分为七章，每章标题，置于章首，似是后来整理者加上去的。本部也是说唱体，唱词据甘肃本来计算为4016行。内容是遵照天神预言，晁同让岭国举行赛马会，以岭国王位、美女珠牡、末尼七宝为彩注，格萨尔取得第一名，因而坐上金座，成为岭国大王，并纳珠牡为王妃。贵德分章本无赛马称王娶珠牡情节，而是格萨尔贫穷时，在河边小桥上与珠牡相遇因而相爱成亲。珠牡的母亲反对这门婚姻，珠牡坚持，接着格萨尔便神变成王，情节似较赛马为好。赛马七宝之部，有作者署名，作者是牟尼霞萨。以赛马命名的异本较多，短的50多页，长的达数百页。

9. 世界公桑之部

此部是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甘肃藏族地区流传的本子，由藏族老艺人官却才旦整理而成。书名世界是指格萨尔为世界大王的简称，公桑是指为公事而举行的煨桑祭典。此部内容叙述格萨尔在成婚称王后二年又五个月时，为了他将出征降伏四方妖魔，

因而煨桑祭神，请求各类天神地祇予以协助，不为障难。在煨桑时，北方魔国命根子野牛向岭人冲来，被格萨尔一箭射死。煨桑已毕，霍尔人又乘机抢夺夹罗顿巴家的马匹，守边人迎击，杀死霍尔大将三人，其中一人是霍尔王子。此部也是说唱体，唱词共3200行。贵德本在格萨尔开始征服四方妖魔之前，有修大力法的情节，无煨桑祭神情节。此煨桑情节当系新的创作。按时间顺序，暂列在这里。

10. **降伏妖魔之部**

西北民族学院曾出过此部的内部铅印本，全书分为八章，说唱体，唱词共3333行。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内容全同，文字稍有出入，唱词为3385行。《降伏妖魔》在贵德分章本中是格萨尔第一次出征，分部本因此部之前曾加入新的战争情景，如西宁马宗，此部就不是战争出征的第一部了。本部叙述格萨尔纳妃称王之后，他的次妃梅萨绷吉被北方魔王路赞从半空中捉走，那时格萨尔年仅15岁，他不顾王妃珠牡的劝阻，单人独马，深入魔国，半路上打败魔王守边的妹妹阿达拉毛，纳之为妃。到达魔宫，与梅萨绷吉见了面，梅萨告诉他杀死魔王的方法，他一箭射中魔王的额头，降伏了魔王。以后梅萨不愿意让格萨尔回国，用迷魂药麻醉他。因此他在魔国前后住了九年之久。

11. **降伏霍尔之部**

在比较原始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中有两个战争情节，第一个是降伏妖魔，第二个即是降伏霍尔。降伏霍尔这部，是分部本中仅次于《朱孤兵器宗》的第二个长篇，在全部史诗当中，也是最精彩的一部。降伏霍尔包括霍尔入侵和降伏霍尔两部分内容。青海民族出版社已出版《霍岭大战》上下册，上册为《霍尔入侵》，下册为《平服霍尔》。也是说唱体，唱词上册15177行，下册15244行，共计为30241行。分部本《霍岭大战》，首先叙述霍尔王，死了王妃，派鸟儿外出寻找可做王妃的美女，发现了珠牡，鸟儿回禀霍尔王，接着霍尔王便派大军，入侵岭国，由于晁同投敌献计，珠牡被俘，贾擦战死。珠牡坚贞不屈，不去

敌京雅孜，不与霍尔王成亲，另筑新城独居二年。珠牡给格萨尔寄信，格萨尔回岭国后，立即前往霍尔，现出神通变化，杀死了霍尔三王，霍尔归顺岭国，俘获霍尔大将辛巴梅乳孜，带着珠牡回国。

12. **辛丹相争之部**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已出了内部铅印本，汉译名《辛丹内讧》。另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的铅印本，汉译名《辛巴和典马》。典玛为丹玛的异译。青海也根据同仁手抄本，译出此部，未见原文，汉译名为《辛巴与丹玛》。三本情节大致相同。四川铅印本，说唱体，唱词2557行。故事内容是：霍岭大战中，辛巴刺死格萨尔的哥哥贾擦霞尕尔，丹玛是贾擦的家臣。辛巴被俘投降后，格萨尔赦免了他杀兄之罪，欲任他为大臣。丹玛反对，因此发生对立相争，丹玛率部离开格萨尔出走。最后贾擦霞尕尔从天上下降人间，为之调解，才平息了争端。辛巴是霍尔最为勇悍的大将，于是并列为岭国的大英雄，以后屡立战功。此部论次第，应在霍岭大战之后，故列在这里。

13. **姜岭大战之部**

此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有铅印本，是根据手抄本排印，汉译名为《姜岭之战》。说唱本，唱词为15923行。内容是姜国萨当王想夺取岭国盐海，因而出兵入侵岭国，引起姜岭大战。姜王子玉拉托居尔首先被俘，投降了岭国，战争一直打了九年，最后格萨尔变成一条鱼，进入萨当腹中，杀死了他。战争结束后，姜国归顺了岭国。另一部异本说战争起因是岭国想夺姜国盐海，不是姜国想夺岭国盐海。在甘肃藏族地区还流传的手抄本，分为两部，一部叫《姜王子》，一部叫《老姜王》。以上《降伏妖魔》《降伏霍尔》《降伏姜国》，与下一部《门岭大战》，一般称为降伏四方四魔。也有的把门国除外，而指另一次战争，为降伏四魔的一次战争。就比较原始的本子来说，降伏四魔可能是史诗最初的固有的情节。

14. **门岭大战之部**

此部系西藏扎巴老艺人的说唱本，已于1980年由西藏人民

出版社出版，汉译名《门岭大战》。说唱体，唱词共 9635 行。内容系先由天神预示格萨尔托梦给晁同，让他出兵去门国，抢门国公主美多拉孜。出兵的借口是向门公主求婚。因此引起战端，门国战败，门王辛尺登上天梯，想从空中逃走。他与公主别离时，说三年后定来复仇。格萨尔骑赤兔马追到天空，一箭射断天梯，再一箭射中辛尺前胸，落到烧城的大火中烧死。这个战争打了三年。门公主美多拉孜用箭射开白米石岩，岭人取得白米，凯旋归国。公主美多拉孜也随岭军前来岭国，与晁同之子拉桂奔鲁成了亲。此部除扎巴老人说唱本外，青海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皆出版过铅字本，基本情节有出入，但大同小异。

15. **降伏夹日江村之部**

此部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有藏本，藏文手抄本，说唱体，唱词 1258 行。内容叙述格萨尔出征妖魔夹日江村路遇一个名叫南萨的少女，倾心格萨尔。她用心火烧死夹日江村，全部结束。书中说格萨尔出征夹日江村时，年为 32 岁。按格萨尔出征北方妖魔路赞时，年才 15 岁，在魔国前后住了九年，出征霍尔历时三年，出征姜国历时九年，出征门国历时三年，合计为 24 年。这样算来，门岭战争结束时，格萨尔已经快 40 岁了。出征夹日江村时如为 32 岁，此部似应列在姜岭大战一部后。因为这部显然是以后追加的创作，和《西宁马宗》《世界公桑》《贾擦猎鹿》一样，时间与最初的原本，当然是矛盾着的。

16. **大食牛宗之部**

此部也可译作《大食财宗》，或全音译作《大食诺尔宗》，有四川德格木刻本，有西北民族学院内部铅印本，有西藏人民出版社根据手抄本出版的铅印本，甘肃民族出版社也出有铅印本。内容相同，均为说唱体，唱词 1444 行，是在降伏魔国、霍尔、姜国、门国之后，一次较大的战争。大岭大战的起因，是由于岭国晁同偷了大食的三匹骏马，战争最后是岭国将大食王杀死，打开牛宗，赶出各种牛只，也有羊马金银绸缎等各种财物。此后格

萨尔班师返回岭国。

17. **分大食牛之部**

此部有的汉译作《大食施财》，有德格木刻本，有西北民族学院内部铅印本，有西藏人民出版社根据手抄本出版的铅印本，均系同本，内容全同。主要是叙述格萨尔降伏大食后，把牛只财物带回岭国，向有功将官士兵分赐牛只的故事。这一部显系根据《大食牛宗》的情节，演绎而成的《大食牛宗》以外的独立分部本。说唱体，全书较短，唱词只有1124行。因其与《大食牛宗》有关，故把它暂列在此处。实际此部曾举许多分部本的名称，这些分部本论次第多在后。因此，此部的创作时间也应在后。

18. **甲岭传奇之部**

此部有北京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铅印本，原文手抄本流传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直译成汉名为：《汉藏最稀有的故事》。共分十一章，说唱体，唱词共有4672行。内容首先叙述格萨尔在降伏北方魔国亚尔康路赞王和黄霍尔白帐王后，接着就被请到摩诃甲那（大汉），烧掉了甲那王已死的魔妃尸体，杜绝后患。因此甲那与岭国中间架起金桥，彼此往来，道路无阻，商品交易，发达兴旺。汉与岭国，在《格萨尔王传》中不止一部，每部内部不尽相同，有的是娶汉公主，有的是降伏汉地杨家，有的是颠覆汉皇宫殿。此部应列在《降伏霍尔》一部之后，因为据本书所说这一故事，是在降伏魔国和黄霍尔后发生的。

19. **阿达拉毛之部**

此部有木刻本，有西北民族学院打字油印本，有青海民族出版社的铅印本，汉译名《地狱救妻》，直译可作《地狱与岭国净除黑暗》。青海有内部铅印译本，系根据青海同仁县手抄本译出。这个译本，说唱体，唱词2081行。另一抄本，也是说唱体，唱词1891行。内容为格萨尔前往汉地，不在国内时，王妃阿达拉毛患病身死，死后堕入地狱。格萨尔从汉地归来后，得知此事，因到阎王前，寻找阿达拉毛，与阎王展开争论。阎王请格萨

尔自己亲入地狱寻找，最后格萨尔在地狱中找到阿达拉毛，把她搭救出来。同时，也把在十八层地狱中受苦难的一切众生都解放出来，往生净土。阿达拉毛被搭救出来后重新复活，以后常随格萨尔南征北战。各分部本，以后又称她为阿达路毛，拉毛是天女，路毛为龙女。

20. 上蒙古马宗之部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有此部，青海省民研会曾根据青海囊谦藏文手抄本汉译。分上中下三册，说唱体，唱词上册 2269 行，中册 4392 行，下册 2477 行，共计为 9038 行。内容为格萨尔进军上蒙古，上蒙古王娘尺拉尕尔主和，王子拉如主战。最后王子战死，娘尺拉尕尔国王投降岭国，岭国取宝马回国。

本部在第一章中提到“格萨尔前半生将北方魔国霍尔、姜萨当等国征服，把这些国家转成崇信佛法之地，到了中年降伏了南方米宗、大食牛宗。”在第四章中提到“5 岁食人间食，13 岁开了玛尔康水晶岩宝库，15 岁去北方降伏了路赞王，在魔地弘扬佛法，25 岁去霍尔，降伏了白帐王报了仇恨，35 岁去姜国，降伏了萨当王，取得了福运，40 岁去南方，降伏了辛尺王，取得了白米宗，45 岁到北方，征服了大食，取得珍宝财物”。这说明了格萨尔出征外国顺序，也说明征服《蒙古马宗》是在征服《大食牛宗》之后。

21. 下蒙古铠玉宗之部

西北民族学院原藏有此部，青海省民研会根据玉树地区流传的手抄本译成汉文，说唱体，唱词 8187 行。内容系叙述岭国征服上蒙古之后，又进攻下蒙古。下蒙古王子仁钦扎巴和虎臣普钦投降。下蒙古王莽去尺赞被降伏。岭国打开英雄喜欢的铠甲和少女喜欢的璧玉宗后胜利凯旋。此部有作者署名觉宛嘛呢。

22. 阿扎玛瑙宗之部

此部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本，汉译名《阿扎玛瑙国》。共 21 章，说唱体，唱词 11675 行。青海省有汉译本，定名为《阿扎玛瑙城》，是根据果洛地区流传的手抄本译出的。说唱

体，唱词12804行。此部内容叙述征服阿扎玛瑙宗的经过。它一开头叙述战争的起因是岭国商人去尼泊尔、印度贩运商货，路经阿扎，阿扎的杰日达孜王派兵抢去货物，杀死许多商贩。格萨尔于是进军阿扎，战至最后，阿扎力不能敌，请求和解，战争就此结束。四川亦搜集到此部的手抄本，并云："属于长篇，有476藏页。"汉译名为《征服阿扎玛瑙城》。旺秋同志购得此部手抄本，全部100页，完好无缺。

23. **擦瓦箭宗之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此部藏文本，原系昌都地区流传的本子，说唱体，唱词2916行。内容为降伏擦瓦的南拉赞普王，打开箭宗取箭的故事。时在格萨尔尚未称王之前，总管戎擦叉根主岭政，进军南方擦瓦绒，行军九天，到擦瓦的中大路上宿营。这时觉如回来，出现在长矛顶上，作8岁的童身相，旋又变成一个妖艳的少女，到南拉赞普王前，有低级的叙述。南拉赞普王战死，擦瓦的残兵败将，投降岭国。觉如度南拉赞普德生极乐世界。岭国开库取出茶麦青稞白米、金银绸缎，又从石窟中取出金刚手、莲花生等身像，又得到稀有的剑支，分赐给将官。丹玛请求觉如和岭人同回白岭尕，不要再去上黄河川母亲那里去云云。因此得知，降伏擦瓦箭宗之日，是格萨尔尚在玛麦未归之时，他时年才8岁，是在赛马称王之前。这显然是新创作的一个分部本。排列次序应提前。

24. **杰日珊瑚宗之部**

青海民族出版社1983年已出版此部藏文本，汉译名《歇日珊瑚国》，杰日与歇日为同音异译，也有译作奇乳珊瑚国的。全书分13章，说唱体，唱词7355行。内容叙述杰日杀死了岭国人，格萨尔出兵报仇，战至最后，杰日不敌。杰日王达宗赞普弃国出走，欲逃往朱孤，被岭军截住。玉拉托居尔一箭射死了达宗赞普王，王妃及残余兵将投降。岭国人打开珊瑚宝藏，取出珊瑚分赐臣下。战争就此结束。在《卡切玉宗》一部中，提到降伏阿扎玛瑙宗后，降伏杰日珊瑚宗，在杰日珊瑚宗本部中，也明白

说过格萨尔王降伏阿扎玛瑙宗后二十六日一早，进军到北方杰日地方。因此把这一分部本，列在降伏阿扎玛瑙宗之后。

25. 征服江国之部

此部系藏文手抄本，果洛民间艺人喇嘛尕绕著。内容叙述格萨尔征服江国的故事。战争一开始江国国王古惹司潘即受刀伤身死，由大臣才仁平措代理国王，与岭国继续战斗，以后终被降伏。此部亦为说唱体，唱词4267行。

26. 征服贝达之部

此部系果洛地区南囊多吉的著作，汉译名可谓《雄狮王传贝达下部》。此部似以征服江国为上部，或另有上部。本部为下部。此部所说的贝达，亦与江国一样，同在北方，但各有国王，作者亦是同一人。此部之贝达国，国王名叫达尔玛尺赞，战争开始后，国王被岭将杀死，亦系说唱体，唱词2890行。

27. 卡切玉宗之部

原文系德格木刻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改排铅印本，全书分上、中、下三篇，说唱体，唱词共5894行。内容叙述卡切国尺丹王，骄傲自大，欲灭亡岭国，率兵入侵。经过三年大战，卡切屡屡败阵，最后格萨尔亲自出战，刀劈了尺丹王，打开卡切的松耳石宝库山岩，取出各种松耳石，分赐部下，胜利班师返回岭国。

28. 香香药物宗之部

甘肃民族出版社已于1984年出版此部，分上下两部。上部《香香药宗上部廷岭大战稀有百光新传》。汉译名可作《在北海中黄金洲征服香香药物宗，下部甘露药成就无漏精华喜筵品，悦耳笛声》。说唱体，上下部唱词共8119行。上下两部互相连接，成为一部。内容系岭国晁同赶走廷国的马群引起两国战争。廷王牟尼玉惹丢了马匹，大将保米玛尔跟踪追寻。晁同赶了马匹以后，未直接回岭国，想经过黄霍尔回到本部落。保米玛尔怀疑马匹为黄霍尔人偷走，于是他也赶走了黄霍尔的马群。岭人为了救助黄霍尔，两军发生激战。廷王牟尼玉惹最后战死，廷公主献出

了药物库的钥匙，以前落在海中的马头末尼宝也由海中龙女献给了格萨尔大王。格萨尔打开宝库，取出药物。全书情节，大致如此。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的《格萨尔王传》，有廷国一目，《木古骡宗》一部，参加岭军作战的，也有廷王部队。此廷王名达桂南赞，可能是牟尼玉惹战死后，岭国另委的廷王。《廷国》一部或即是《香香药物宗》的别名。

29. **木古骡宗之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根据藏文手抄本出版此部，汉译名《木岭之战》。此部作者署名为唐丁柴旺多吉。说唱体，唱词 10013 行。内容为岭国欲征服木古骡宗，借口东去汉地迎娶汉公主，向木古骡宗借道。木古骡宗，亦在岭国之东。岭国出兵时，王子扎拉孜杰等三人为大元帅，格萨尔暂留国内。因木古骡宗不准借道，双方发生大战，木古军渐渐失利，最后格萨尔御驾亲征，东来木古，用大刀劈死木古国王尼玛赞杰，用箭射开骡宗石岩，放出各色小骡，赶回岭国。岭军出征木古时，廷国作为属国，也派有兵马参加，由廷王亲自率领，在战场因刀伤致死。因此征服木古骡宗，应在廷岭大战、降伏香香药物宗之后。此部北京民族文化宫藏有藏文手抄本。

30. **象雄珍珠宗之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此部藏文本。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4 年也出版了此部，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4 年也出版了铅印本，均系说唱体。甘肃本唱词 4356 行，青海本唱词 3725 行，西藏本唱词 3250 行，按 4356 行计。甘肃、西藏两本均未分章，青海本分六章，内容基本相同，叙述象雄人外出贩运的商货，被岭国晁同抢走，因而发生香岭大战，中间曾进行调停未成，最后格萨尔射死象雄王雄仲伦珠，取得象雄珍珠宝物，象雄公主贝尊曲措嫁与岭国的拉乌。降伏象雄珍珠宗的时间，为阳木龙年鬼宿月二十五日，即甲辰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31. **朱孤兵器宗之部**

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均藏有此部藏文手抄本，甘肃

民族出版社已出版了这个本子的一、二、三册，第四册正在排印中。说唱体，唱词第一册 7662 行，第二册 6563 行，第三册 10146 行，第四册 7303 行，合计共 31674 行，为现在见到的《格萨尔王传》分部本中篇幅最长的一部。本文 1985 年刊登于《格萨尔研究集刊》第一集时，第三册未出版，故未计唱词行数，只计入第一册、第二册和第四册手抄稿，合计为 21528 行，较 31674 行少计 10146 行，现在重新计入总数中。此部内容叙述格萨尔出征朱孤国的故事。朱孤国王大力玉杰托桂，号称朱孤格萨尔，勇悍异常。他一面派兵进攻白岭与国古杰西藏军，一面迎战白岭大军，双方战斗激烈，各有胜负。最后朱孤玉杰托桂王被岭将南塞玉杰孜桂刀劈身死，朱孤最有名的大将独眼鸟也阵亡，岭国攻下了朱孤，取得朱孤国的兵器凯旋回国。

32. 阿里黄金宗之部

四川民族出版社已于 1981 年根据甘孜州流传的手抄本出版，汉译名《取阿里金窟》。全书共分九章，说唱体，唱词 2835 行。故事内容叙述以前阿里黄金洲，信奉白法佛教，以后有七个魔臣生于此国，不信佛教，专崇魔教，百姓备受苦难，不得安生。有一个名叫赞拉多吉大臣之子名唤玉杰托桂，对于魔臣统治阿里，极为不满，于是外出云游，到了白岭国，谒见格萨尔大王，备道阿里由魔臣统治，不信佛教的经过。格萨尔封他为白岭英雄。过了三年以后，阳土龙年（戊辰年），又有天神授记，格萨尔遂决定出师前往征服阿里。阿里国王达瓦顿珠因原来就信佛法，七个魔臣被岭人降伏后，国王达瓦顿珠乃迎接格萨尔大王入城。格萨尔大王仍命达瓦顿珠为阿里国王，阿岭两国和好友善，格萨尔大王将取得的金子运回国。

33. 雪山水晶宗之部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2 年已根据藏文手抄本出版。全书 17 章，说唱体，唱词 6282 行。本书中有格萨尔在征服朱孤兵器宗之后的一年里，到了征服魔王雪山拉达克国王之时，莲花生降下了预言，让格萨尔前往征服雪山国。此时，雪山拉达克五旬努尕

沃，已先出兵进攻白岭属国小勃律，格萨尔出兵救援，先用神箭射死了魔王的九头魂狮，接着降伏了旬努尕沃王，打开了冈狄塞雪山宝库，取出了宝物水晶。本部似应列在《朱孤兵器宗》之后，但拉达克距阿里较远，故暂列在《阿里黄金宗》之后。

34. **夹岭大战之部**

西藏人民出版社已于1983年出版此部，汉译名《降伏外洲夹尔国大战英雄心宴妙语，关于开启骡宗及兵器宗为主福运门如意宝库》，有作者，署名为强求僧巴曲吉罗追。书分五章，说唱体，唱词5486行。内容系叙述大海彼岸的外洲，有一名叫夹尔的国家，国王名叫南洒托赞，具有非人的神道。彼国有金藏。于阳火牛年，天母授记格萨尔大王，去降伏在海边东方的一个小邦，并让格萨尔把贾擦霞尕尔从天上请来下界参加战斗。格萨尔召集参加战斗的有丹玛大将、巴拉大将和惹乍、阿扎、日努、卡切、尼泊尔、尕夏、香香、宁卡、象雄、木里、阿拉、贝惹等附属国大军。战争发生后，岭军攻取了坚城杰尔宗，摧毁了希日喇嘛的修法堂，经过剧烈的鏖战，最后格萨尔射死了夹尔王南洒托赞，占领了玛瑙宗、珊瑚宗、金刚石宗、松耳石宗、如意末尼宝宗、兵器宗，各种珍宝取之不尽，并运回岭国，分赐岭人。格萨尔并用巨斧砍开山岩，取得无数紫骡回国。此部的冗长命名，说འཇར是外洲，即指外国。不知此夹尔是否指的德国。据传，国外学者有人在印度搜集到岭国与希特勒大战的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分部本，可能是现代人创作的本子。

35. **梅岭黄金宗之部**

此部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说唱体，唱词3428行。故事内容叙述格萨尔降伏朱孤一年半后的阳火马牛（丙午年），梅岭国王乍拉欲为朱孤报仇，不听老臣达钦玛翁的谏阻，出兵进攻岭国。梅将勇悍善战，岭将难敌，贾擦霞尕尔从天上下降人间，为岭国助战，杀死了乍拉王，征服了梅岭国，格萨尔用巨斧劈开僧让多宗石岩，取出盈寸释迦牟尼佛金身和世间需要的一些财物，还有最珍贵的宗布水金，为梅岭国人讲说六字真言，将梅岭

国财宝用大象驮回白岭国。立年仅 11 岁的王子达展冬吉为梅岭新君。回到岭国后，将取得的财物与黄金，分赐给众英雄战将。

36. 美岭大战之部

西藏人民出版社已于 1982 年根据手抄本出版此部，汉译名《攻取北美洲夏瓦玉隆玛瑙宗英雄大战动听鼓音》。说唱体，唱词 4178 行。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为告别宴会章，第二章为英雄大战章，第三章征服北美洲章，第四章取玛瑙章。故事内容是格萨尔征服廷国后，又去征服美洲。美洲原为信仰佛教的国家，该国南茹王死后，三子中长子尺尊、次子达尺拉不信佛教，专信仰大自在天的苯波教。幼子达尕尼玛却笃信佛法。长兄尺尊对幼弟达尕尼玛非常嫉恨，想除掉他，于是就命屠夫把他绑送荒郊野外的寒林中，达尕尼玛解开捆绳，逃到岭国，谒见格萨尔大王。格萨尔带兵前往北美洲进行讨伐，战争此胜彼负，经历长时。最后北美洲国王南茹尺赞与其勇武善战的 13 岁幼子同时出战，巴拉米江大刀劈死了北美洲国王，其幼子也被丹玛射死。攻下南茹铁宗都城，征服了北美洲，王妃投诚，降下苯教旗，树起善法旗。格萨尔大王一挥箭旗，宝库山开三门，取出玛瑙，分赐众将，班师回返白岭国。书中有请外国人制造能乘八个人的飞船，上置大力火枪，飞船动力是黑烟，由外国人驾驶等情节。

37. 松岭大战之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根据手抄本出版此部，汉译名《岭主格萨尔王传松岭大战，取犏毛牛运回藏地吉祥篇》。不分章，说唱体，唱词 3834 行。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2 年也出版了此部，汉译名《松岭之战》，又名《松巴犏牛宗》。分二十章，说唱体，唱词 3015 行，系西藏师院《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的整理本，两书内容情节大同小异，是叙述岭国晁同把松巴国公主美多措偷来，使之与其子成亲。此国东邻朱孤，西与莫里湖接壤，国王名尕吾江村（西藏本名共赞尺杰），王妃生有二女，长女名冬达微尕，幼女名美多措，晁同偷来的是她的幼女。松巴国大臣浦都拉玛尔与托桂梅巴尔率兵追寻，捉住晁同，路过朱孤，被杰大

臣曲珠夺回。格萨尔得莲花生授记，出兵松巴国，松岭展开大战，松巴败阵，松巴王尕吾江村乘鸟笼出逃，被格萨尔抛出套绳捉住，松巴王投降。岭国降下松巴国有人头插顶的黑旗，升起岭国狮虎相对的白旗，令松巴国奉行十善，不得背叛，此后岭军班师回国。

38. **格萨尔王城颂之部**

此部系藏文手抄本，西南民族学院紫腾嘉搜集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纯诗体，唱词共159行。

39. **格萨尔王帽颂之部**

此部系藏文手抄本，西南民族学院紫腾嘉搜集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纯诗体，唱词共325行。

40. **格萨尔王帐篷颂之部**

此部系藏文手抄本，西南民族学院紫腾嘉得之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纯诗体，唱词共103行。上述三部是到现在为止，我仅见的纯诗体《格萨尔王传》。此外还有一部汉译本的《三十英雄颂》似为《世界公桑》中的一部分情节。

41. **降伏朗如之部**

此部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汉译名《浪日》。另一部的汉译名是《世界格萨尔王传降伏苯教王朗如篇》。全书分五章，说唱体，唱词共1765行。故事叙述朗达玛转世的朗如国王，笃信苯教，莲花生指示格萨尔前去降伏他。此王刀箭不入，格萨尔用心力把他化成灰烬，用箭射开朗如王的十八层藏宝石岩，取出各种无数珍宝福运，取出后，带回岭国，将珍宝赐给上岭、下岭、中岭一切人等，并将阿里卫藏多康与朗如王有关的坏咒术师、坏苯教师全部清除。

42. **阿塞松石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43. **卡霞王山羊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44. **尼泊尔绵羊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不知与前边我们已举过的

《白惹绵羊宗》有无关系。

45. 塞巴财运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46. 嘎兑觉卧黄金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47. 珠嘎代王大鹏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48. 蒙古狗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49. 特列箭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0. 朱乍熊朱砂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1. 宁城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2. 绒岭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3. 龙国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4. 东魔路尺虎面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5. 木雅冈尺王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6. 卫藏法王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7. 尼泊尔阿乍王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8. 甲毛绒稻米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59. 北江玛水晶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0. 洽格奔木惹宝藏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1. 印度砂砾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2. 印度六妙药材宗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3. 外道恶咒九兄弟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4. 黑白花台乌让魔鬼神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5. 嘎绕十八族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6. 黑方天神罗刹八部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7. 北甲毛绒母牦牛之部

此部由印度达兰萨拉图书馆收藏。

68. 降伏如扎魔王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四川阿雍同志由石渠县借到此部藏文手抄本，云："抄于两本笔记本及一本稿纸上约有 200 页。"

69. 鹊地嘎尔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藏自治区收集到此部的藏文手抄本上中两部，下部未收集到。

70. 姜门大战之部

西藏自治区收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

71. 乌炎大战之部

西藏自治区收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

72. 都巴七兄弟之部

西藏自治区收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

73. 木扎日宗之部

西南民族学院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70 页。藏名不详。

74. 神乌托梦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据说四川理塘有人说唱此部。见《甘孜州格萨尔工作概况汇报》。

75. 格萨尔三界故事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见西藏《格萨尔全传说唱书目一览表》，此表刊登在《西藏自治区抢救格萨尔工作简报第四期》，表中注明云："已有书"。

76. 卡容黄金宗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藏自治区《我区抢救格萨尔工作情况汇报》中列有此书，并夹注："藏文手抄本一部"。

77. 给格萨尔的信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青海省收藏有同仁地区流传的手抄本，66页。

78. 桑器岭传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青海省收藏有玉树地区流传的手抄本，45页。

79. 拉堆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的《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举出此部，是他收购到的一部。并云："约有100多页"。

80. 玛岭大战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举出《麻岭大战》，并云：作者为西绕单增，生于1942年，现尚健在。内容叙述玛域国（麻域国），在霍尔国附近，因霍尔兵马践踏玛域的草场，焚烧玛域的森林，发生口角，调和未成，酿成大战，打了数年之久，最后霍尔获胜，从此玛域信奉了佛教，霍尔为岭国的附属国，故此战役称为玛岭大战。

81. 珠堆玛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言系购自贡觉县一位名叫平措同志的手中，藏文手抄本。

82. 夏堆夏娃如扎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中言从

贡觉县一位名叫嘎嘎的手中买到的，藏文手抄本。

83. 伯如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言系从贡觉县一位名叫顿珠的手中买到此部的，藏文手抄本。

84. 司马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言系从贡觉县桑巴顿珠同志手中买到的，藏文手抄本。

85. 诺布扎堆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言系从贡觉县顿珠同志手中买到的，藏文手抄本。

86. 雪山黄金宗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旺秋在《昌都地区格萨尔的调查报告》中言系从贡觉县平措顿珠同志手中买到的，藏文手抄本。

87. 红岩大鹏宗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西南民族学院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据云流传在四川阿坝地区。

88. 歌唱好缘起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南民族学院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流传在阿坝地区。

89. 贾擦去盐湖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收集到此部。

90. 则格尔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南民族学院搜集的说唱记录本，流传在阿坝地区。

91. 岭国六十人马名称的由来之部

此部亦未见藏名，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收集到此部。

92. 在降魔归岭路上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甘南藏族自治州收集到此部。

93. 司钦之部

此部藏名亦不详，西藏自治区在墨竹工卡搜集到藏文手抄本

上下册。

94. **色岭阿宗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据云系西藏索县民间艺人自唱自抄的藏文手抄本。

95. **色锦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据云系从卡则虬巴同志手中借到的藏文手抄本。

96. **昂岭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据云系从那曲村贡同志手中借到的藏文手抄本。

97. **三时预言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藏自治区搜集到此部藏文手抄本。

98. **乌斯茶宗之部**

此部系西藏老艺人扎巴的说唱本，已经录音。

99. **霍其巴山羊宗之部**

此部系西藏老艺人扎巴的说唱本，已录音、整理成手抄本。

100. **麦岭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藏自治区已录音，正在整理之中。

101. **白惹绵羊宗之部**

此部青海省民研会有内部汉文译本，说唱体，唱词 5381 行。在下一分部本《米努绸缎宗》中，有格萨尔 89 岁，在征服白惹绵羊宗后，云云。这里说格萨尔征服白惹绵羊宗时，在 89 岁之前，出征时，格萨尔亲自统率大军，各部兵马由众英雄率领。白惹军屡次失利，大臣和王后劝降，白惹王拉赞尺都不听。晁同埋了白惹拉赞尺都王的命根子蜜蜂，丹玛用利箭射死拉赞尺都王，以后又打开羊宗石岩，跑出来漫山遍野的绵羊，白惹从此改信佛法。

102. **米努绸缎宗之部**

此部青海民研会有汉译本，说唱体，唱词共 7248 行。内容是叙述岭国与米努国的战争。书中说米努是一个岛国，在大海之

中，有上绸缎、中绸缎、下绸缎。系女国，有大小二女王。大女王名达鲁贞，小女王名拉鲁贞。达鲁贞反对佛教，拉鲁贞宗佛教。大女王权大，她的丈夫甲脂奔巴，甚为勇悍。达鲁贞听说白惹绵羊宗国被格萨尔灭亡，欲为白惹出兵复仇。这时，格萨尔征服白惹绵羊宗已经过了七个月。天母给格萨尔预言让他去降伏米努绸缎宗。格萨尔于是亲率大军，出征米努。随同岭军一同出征的岭国附属国有魔国、霍尔国、姜国、门国、大食国、阿扎国、朱孤国、杰日国和白惹国。达鲁贞主张迎战，拉鲁贞主张投降，拉鲁贞潜行逃往上绸缎，达鲁贞命其丈夫甲脂奔巴率兵尾追。拉鲁贞告急于格萨尔。格萨尔驰援拉鲁贞的兵，与拉鲁贞兵马会合，射死女王达鲁贞，王子扎拉孜杰巴刀劈了达鲁贞的丈夫甲脂奔巴，征服了米努绸缎宗。

103. **日努绸缎宗之部**

青海民族出版社已于 1985 年出版此部，汉译名《甘努》。另一部汉译名是《世界格萨尔王传收服日努品》。全书共分八章，说唱体，唱词共 2537 行。故事内容是格萨尔出兵日努国，使日努在战争中损兵折将。大臣朱拉托桂劝国王僧格扎巴投降岭国，国王不听，请他的先世祖母老妖魔用尕马咒术摧毁岭军，结果被格萨尔降伏。并射死国王僧格扎巴，打开宝库，取出各种珍宝，打开绸缎宗，取出各种绸缎，班师回国，将绸缎分赐英雄将士。此部与前一部同署名绸缎宗，内容情节不同，并非同部。

104. **甲昂巴盔甲宗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系西藏自治区民间艺人勇珠说唱录音，据云录成 31 盘小磁带。

105. **塔岭生铁宗之部**

此部系西藏那曲地区女艺人玉梅的说唱本，已录音 6 盘大磁带。

106. **玉色曼扎宗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据云系叙述格萨尔用智力降伏玉色王的故事。

107. **格萨尔密传之部**

此部未见到藏名，藏族旺秋购到此部，据云："大致有 100 多页，前面缺 20 页。"西藏也收集到汉译名大致相同的《格萨尔内外密传》，并夹注"藏文手抄本"。两部不知是否为同部。

108. **说法故事之部**

此部系说唱体，唱词共 1787 行。内容在叙述格萨尔王的身世后，主要是说佛教的六字真言，超度在霍尔与岭国、姜国与岭国、门国与岭国等战争中战死的亡灵，使他们往生净土。也同时教诫众生虔信佛法，不起战争，和睦共处，安居乐业。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已有此部藏文原文复印本，梵夹式本，共 214 小页。

109. **嘉绒粮宗之部**

此部未见藏名，西藏自治区唐本次多根据藏文手抄本整理，1985 年已交付出版。

110. **东魔长角鹿之部**

西藏自治区从昌都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据云约 6 万字，洛丹已整理完毕。

111. **欣喀药物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女艺人玉梅说唱共录音 3 盘磁带，已由次旺抄录完毕。

112. **吉岭药物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民间艺人桑珠说唱，录 45 盘磁带，已由阿旺白措抄写完毕。

113. **亭尺药物宗之部**

此部藏文由西藏民间艺人曲扎自写，据云："稿纸 786 页，约 10 万字。"

114. **朗如黄金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班丹自写，据云："约 7 万字"。

115. **怒岭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赤列尼玛自写，据云："稿纸 37 页，约 6 万

字。”

116. **阿岭之战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赤列尼玛自写，据云：“约4万字”。

117. **楚岭之部**

此部据云：“600页，江达县人民医院驾驶员索朗多吉奉送。”西藏格萨尔抢救小组收藏。

118. **江楚玛布之部**

此部据云：“160页，江达县卡贡区麻达公社扎西群培奉送”，被西藏《格萨尔》抢救办公室收藏。

119. **色绒铁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勇珠说唱，已录音。

120. **罗刹阿赛珍宝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勇珠说唱，已录音。

121. **野兽敌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说唱艺人次旺居美说唱，已录音。

122. **派岭铁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次旺居美说唱，已录音，共26盘磁带。

123. **岭国形成史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次旺居美说唱，已录音，共39盘磁带。

124. **木如大鹏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次旺居美说唱，已录音，共31盘磁带。

125. **格萨尔三界故事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西藏自治区《格萨尔全传说唱书目一览表》中列有此部，并注明，已有书。

126. **世界战争英雄凯歌之部**

此部藏名不详，四川阿雍搜集《格萨尔王传》目录中有此部，书后有脚注，是较好的手写本。

127. **囊岭黄金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曲扎说唱，已录音，共41盘磁带。

128. **毛奶牛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曲扎说唱，已录音，共56盘磁带。

129. 色拉玉宗之部

此部西藏艺人曲扎说唱，已录音，共45盘磁带。

130. 曲拉铁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女艺人玉梅说唱，已录音，共36盘磁带。

131. 郭喀药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女艺人玉梅说唱，已录音，共23盘磁带。

132. 奇岭武器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女艺人玉梅说唱，已录音，共16盘磁带，尚未完。

133. 奇岭铁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桑珠说唱，已录音，共60盘磁带。

134. 罗刹内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桑珠说唱，已录音，共49盘磁带。

135. 水晶岩牛奶库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勇珠说唱，已录音，共7盘磁带。

136. 奇岭朱砂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勇珠说唱，已录音，共38盘磁带。

137. 阿若黄金宗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鲁珠说唱，已录音，共27盘磁带。

138. 汉岭日月争辉之部

此部由西藏艺人桑珠说唱，已录音，共16盘磁带。汉岭分部本，已有数种不同版本。此部不知与前数部有何同异。

139. 岭国十八英雄世系之部

此部已由不丹廷布国家图书馆于1979年编辑出版。

140. 岭王格萨尔世系之部

此部已由不丹廷布国家图书馆于1979年编辑出版。

141. 岭与地狱之部

此部汉译名《岭与地狱大圆满》或《岭与地狱大功告成》，青海玉树还有一部手抄本《娘岭》，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说唱体，唱词共6003行。青海民研会有内部汉译铅印本，汉译

名为《地狱救母》，说唱体，唱词共6220行。此部内容叙述格萨尔远去印度，回来时母亲已死，并堕入地狱。格萨尔进入地狱救出母亲，使其上升天界。自己也因下降人世后，降伏妖魔，所做已做，大功告成，于是也重回天界，王妃珠牡也返还天界，骏马兵器也返还天界。此部是格萨尔全传最后一部的分部本。格萨尔全传，以《天岭》始，以《娘岭》终，这两部为首尾两部，是肯定了的。有的说唱艺人自报说唱书目，如扎巴和玉梅，也都是这样排列的。按两部内容情节来看，也明显地表明这两部，一是开头，一是结尾。198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铅印本，说唱体，3780行。此文写于1986年，现在将此部补在此处，把诗行加入原计算数字内。

142. 霍国悔泪之部

我在1985年发表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集上的《再做一次不完全的统计》中提出的分部本（已见之于收藏的），有106部，这次增加了35部，共为141部。其中前次数过唱词行数的为39部，这次增加了3部，另有一部前次未计全，这次做了补计，合计为42部，唱词共253746行，比前次242068行多了11678行。这次又加入一部，霍国悔泪，累计共为257520行，这个数字较印度摩诃婆罗多的207000行，多了5万多行。有数字统计的部数增为43部。其长于摩诃婆罗多，已显然可见。

史诗的部数如上所举，已达到142部，其中可能有情节相同之部，但非史诗全部则可信。因为史诗尚在继续发掘之中，手抄本可能接近饱和状态，艺人说唱数较多，下面我们再举说唱艺人自报的说唱目录：

1. 天神水宗之部

玉梅说唱。

2. 黄铜宗之部

玉梅说唱。

3. 姜拉狼宗之部

玉梅说唱。

4. 达拉虎宗之部

玉梅说唱。

5. 斯拉射宗之部

玉梅说唱。

6. 德格太阳宗之部

玉梅说唱。

7. 白尺眼睛宗之部

玉梅说唱。

8. 船宗之部

玉梅说唱。

9. 月亮宗之部

玉梅说唱。

10. 生命宗之部

玉梅说唱。

11. 顿珠火宗之部

玉梅说唱。

12. 牛卡树宗之部

玉梅说唱。

13. 米努剑宗之部

玉梅说唱。

14. 聂荣红宝石宗之部

玉梅说唱。

15. 百法罗刹宗之部

玉梅说唱。

16. 擦瓦盐宗之部

玉梅说唱。

17. 北罗刹海螺宗之部

玉梅说唱。

18. 真那驮畜宗之部

玉梅说唱。

19. 登巴奶渣宗之部

玉梅说唱。

20. 达容水晶宗之部

玉梅说唱。

21. 鱼宗之部

玉梅说唱。

22. 山南香獐宗之部

玉梅说唱。

23. 山南头盔宗之部

玉梅说唱。

24. 木雅绸缎宗之部

玉梅说唱。

25. 木雅云彩宗之部

玉梅说唱。

26. 色玛马宗之部

玉梅说唱。

27. 马雄黄金宗之部

玉梅说唱。

28. 亭格镞宗之部

玉梅说唱。

29. 象雄山羊宗之部

玉梅说唱。

30. 热尺山羊宗之部

玉梅说唱。

31. 阿里山羊宗之部

玉梅说唱。

32. 芒库绵羊宗之部

玉梅说唱。

33. 白波珊瑚宗之部

玉梅说唱。

34. 且岭机器宗之部

玉梅说唱。

35. 达则珍珠宗之部

玉梅说唱。

36. 兴卡珍珠宗之部

玉梅说唱。

37. 康拉雪山宗之部

玉梅说唱。

38. 色规鲜花宗之部

玉梅说唱。

39. 东方鹿宗之部

玉梅说唱。

40. 收服释吾铁福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1. 上蒙古无骡宗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2. 收服福宝珍珠宗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3. 收服龙王七宝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4. 取财神五神库宝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5. 收服哈门金福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6. 收服子香银福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7. 收服释吾铜福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48. 米努海福之部

玉梅说唱。

49. 麦拉法宗之部

玉梅说唱。

50. 百增朱砂宗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51. 欣尺粮食宗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52. 贝惹杂那黄羊宗之部

玉梅说唱。

53. 郭尔卡羊羔宗之部

玉梅说唱。

54. 卡巴书宗之部

阿达尔说唱。

55. 杰吉山羊宗之部

阿达尔说唱。

56. 罗刹山羊宗之部

阿达尔说唱。

57. 亭响铜宗之部

阿达尔说唱。

58. 扎西百觉之部

阿达尔说唱。

59. 征服五部野兽宗之部

阿达尔说唱。

60. 当岭宝鬘之部

阿达尔说唱。

61. 金萨货物宗之部

阿旺江措说唱。

62. 虎魔饿鬼之部

才杰说唱。

以上是从西藏艺人说唱目录中，去同存异，举了62部。远未举全，只就西藏老艺人扎巴来说，他自报能说唱34部，已录

出约25部。因老人于1986年11月3日不幸病逝，34部全部录出已不可能，所录出的书名只有个别几部见报，大部分没有公之于众，故书名不知，在这里至少缺了二十几部。其余艺人尚多，说唱目录数量尚多。但此62部与前边所举之142部，合计已达204部之多，如果再加上扎巴老人已录唱完的近25部，就已达229部了。史诗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将来全部录出，那就更宏伟了。我最初只是估计诗行可达百万行，有可能幸而言中。这是继第二次统计之后，做的第三次不完全的统计。希望在不太远的将来，做第四次统计。能达到比较完全的数字，那实是如天之福了！

（本文未收入作者1985年8月发表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集上的《再做一次不完全的统计》）

蒙古文《岭格斯尔》的翻译与藏文原本

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在我国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是人人皆知的伟大英雄史诗。它的创作，是藏族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也是蒙古族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这部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地区的英雄史诗，它们之间有着血缘的关系，它是从藏族地区发源，更远及蒙古族地区，又有新的发展，这一点，我们曾做过比较翔实的考定；蒙古族地区流传的命名为《岭格斯尔》的一部《格萨尔王传》，是从藏文本《格萨尔王传》直接翻译成为蒙古文的这一事实，一般也早有定论，毋庸置疑。

但这部从藏文直接译成蒙古文的《岭格斯尔》，现在能不能找到它的藏文原本呢？我们现在已经发现有几部藏文原文本《格萨尔王传》，它们与蒙古文译文《岭格斯尔》对照起来看，几乎完全一致。它的体裁、结构、顺序完全一致。它的语言文字，也绝大部分相同，但有省略或节译的痕迹，也有些地方，增加了译者的注解和说明。

以下用我们见到的三部藏文本《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做一次对勘。现把我们对勘的结果，分述如下：

这三部藏文原本，一部是北京本，一部是贵德本，一部是《安定三界》之部。北京本和贵德分章本，都属于分章本范畴；

《安定三界》之部，我们怀疑它是从藏文某一分章本游离出来的一个本子，不是独立的分部本，而是某一分章本的结尾部分，或某一分章本结尾的一章，比如说是北京本或贵德分章本中结尾的一章。

我们先把北京本《格萨尔王传》同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来进行对勘。北京本首先举出的书名《岭大狮子王的故事》藏文作གླིང་སེང་ཆེན་རྒྱལ་པོའི་གཏམ་རྒྱུད。大狮子即སེང་ཆེན，我们一般译作“雄狮”。接着即叙述格萨尔（天上的名字叫顿珠尕尔保）在天上的天神生活和下降凡世的原因。这一章很短，章的末尾标明天神章是第一章藏文作ལྷའི་ལེའུ་སྟེ་དང་པོའ。接着第二章是诞生章，叙述降生后与母亲共同生活的一段童年生活，藏文作འཁྲུངས་པའི་ལེའུ་སྟེ་གཉིས་པའ。第三章是结婚章，叙述与珠牡结婚，神变称王的经过，藏文作གསུམ་པ་ནི་སྒོགས་ཀྱི་ལེའུ་ནས་འཆད་པ་ན。这个章名说在本章前，章末再未提章目作结束，接着直入第四章情节。第四章开头没有交代第四章章目，而是在本章末尾才标明第四章妖魔章，藏文作བདུད་ཀྱི་ལེའུ་བཞི་པའ。这四章前后相接显示出是一个整体。此下接着的情节是第五章，是霍尔入侵章，一般也是降魔章后，接下去就是降伏霍尔章。这一部分未标第五章字样，藏文标题只作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ཁྲས་ཚུལ་གྱི་ལེའུ་དཔའ་བོའི་སྙིང་གི་དགའ་སྟོ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意即《霍岭大战章英雄心意喜宴》。章目虽未标明为第五章，情节与前四章是前后连贯的。北京本标明的《霍岭大战》这一章，内容未包括《降伏霍尔》这一部分，全部只到霍尔入侵为止。《霍岭大战》一般是包括霍尔入侵和格萨尔降伏霍尔两部分。北京本是手抄本，最后到“སྙིང་གི་དགའ་སྟོན”再无下文。手抄本“སྙིང་གི་དགའ་སྟོན”是最末一行，而“སྟོན”字，恰至末行的末尾，下一页散失掉。因此北京本应说是一个残本，残缺有多少页，当然无法确定，或者是残缺《降伏霍尔》全部，或者是残缺几页，或者缺少几行。最低限度，藏文句子到“དགའ་སྟོན”是一个不完全的句子，它是残句，无待烦言。就全部论，北京本前四章的最前面，有一“ཀ”作部数标志。即表明这是“ཀ”部，但以后却

未出现“ཁ”部，《霍岭大战》之前，也未标明“ཁ”字，作为“ཀ”的第二部标志。因此，“ཀ”字可能直贯到《降伏霍尔》章，表明前四章与《霍岭大战》是一个全本。北京本的情况，大体如上。

再拿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与之对勘。看看这两部的关系，蒙古文译本书名标为 eamcing sengein—rnamtan，即藏文 འཛམ་གླིང་སེང་ཆེན་རྣམ་ཐར 的拉丁代字，意即《瞻部岭大狮子传记》，与北京本不同的是藏文北京本只有岭不作瞻部岭，藏文作“གཏམ་རྒྱུད”不作“རྣམ་ཐར”。藏文“གཏམ་རྒྱུད”与“རྣམ་ཐར”是一个意思，《格萨尔王传》用“རྣམ་ཐར”更多一些。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共分二十九章。译本第一章，系合并北京本第一、第二两章而成，叙述格萨尔在天上和投生下界的情节。在天上同为白梵天王之子，名顿珠尕尔保，他们弟兄三人，他系第三个小弟弟，因抛石头、掷骰子、射箭，轮到他下凡，他才变鸟儿下去看看，回来即在天上死去，去下界投生，天上还保存着他的遗体。下界投生为葛妃拉姆之子，因母被逐，格萨尔生下来与母亲过苦难的生活，约有一个短的时期，到他提出来向叔叔们索要家产，这一章便结束。除了个别地方外，与北京本全同。北京本的第三章格萨尔与珠牡结亲称王，和第四章格萨尔降伏北方妖魔，蒙古文译本全缺。蒙古文译本第二章到第二十四章，共二十三章，包括北京本霍岭大战中霍尔入侵岭国情节全部，大的结构情节顺序完全一致，应说的地方说，应唱的地方唱，人名地名也相同。首先叙述的是格萨尔 15 岁时征讨北方妖魔，过了三年阳火龙年，霍尔的白帐王死了王后，于是他便派遣乌鸦、鸽子等四种鸟儿，外出寻找堪作王后的美貌女子。乌鸦找到了岭国格斯尔的王妃珠牡，回来禀报白帐王，白帐王于是发兵入侵岭国，去抢珠牡。这中间经过两军大战，岭国大将丹玛、贾擦协尕尔御敌抢马，岭国的晁同出战被俘，做了敌人霍尔国的奸细，用诡计杀了岭国小将昂欧玉达。在霍岭两军相持争战胜负未决的时候，因为到了严冬，珠牡下令岭军撤回城中过冬。霍尔乘此时机，大举渡

过黄河。岭国总管叉根以为敌人主要是想得到珠牡，乃把女婢乃琼伪装作珠牡，送给霍尔，企图欺骗霍尔，使之罢兵。内奸晁同射出密箭，告诉霍尔说这是假珠牡，并泄露岭国的山川险要，霍尔于是绕过险阻，直袭珠牡住的嘉卡让毛城，俘获了珠牡。霍尔得到了珠牡，班师回国，贾擦追敌战死，最后珠牡坚决不屈服，不去霍尔首都亚孜城，另筑新城名叫“光明如意”城。藏文作“མཁར་དཀར་པོ་བསམ་འགྲུབ་”，在此城约住了两年时间，这一部分蒙古文译本与北京本全同，只是住的时间译作一年。这个霍尔入侵章节内容北京本与蒙古文译本完全一致。章末标《霍岭大战，英雄心境欢幸》，北京本藏文也作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དཔའ་བོའི་སྙིང་གི་དགའ་སྟོན。译文与藏文原文也符合。

由此可见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的根据，可能是北京本或与北京本类似的异文本翻译的。蒙古文译本，对于分章却与北京本不同，它除将北京本第一、第二两章合为一章，全缺北京本第三、第四两章未译外（或者蒙古文译者所得到的本子，根本缺第三和第四两章），霍尔入侵章分成了许多小章，这恐怕是译者以己意来分的，译本分章后，在章与章中间，增加了说明语。如第一章末，增加了“以上所唱乃大雄狮王诞生之部，故事的继续，请看下部第二章”云云。第二章的末尾，增加了“霍尔白帐王，怀起不良之心，两次三番派遣哨探。贤明王妃，料知事非小可，去见总管王叔戎擦查根之部，到此告终，今后故事演变，请看下面章节”云云。第三章与第四章中间，加入“奔巴贾察霞鲁派神箭手丹玛向叉任巡逻，大雄狮王妃嘉洛森姜珠牡饯行祝愿望。故事讲到这里暂告一段落，请继续看下面第四章”。我们只举三例，其余各章之末，也都加入了结束前言，继续下章的话，就不一一举例了。

如此，还有不少地方，加入译者解释的话。如第一章在翻译完“葛妃拉姆来到这里不久，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命名叫贾察霞尕尔，据说贾察霞尕尔和格萨尔的出生，仅相差一个月”后，加了这样一句解释“关于这点，原文里并未交代清楚”。我们把

蒙古文译本与藏文的北京本对照看，蒙古文译本所根据的那个手抄本，确实未交代清楚。不仅是未交代清楚，乃是对藏文原文抄写错误。北京本中格萨尔生父僧唐惹杰另一个妻子名叫尕提闷，曾在葛妃拉姆生格萨尔的前一个月，生下贾察霞尕尔，不是葛妃拉姆本人先生贾察霞尕尔后生格萨尔。同时这段译文，一直把尕提闷说成是贾察霞尕尔。译者也看出了问题，他在这一段译文后又注解说；"贾察霞尕尔是否在父亲家里，文内交代不清。再者本集内，个别章节似乎有颠倒错乱，可能从原藏文版本蒙译抄写时出了差错。希望各位读者，翻阅本故事集时，请参考原藏文版本为荷（原注）"。尕提闷误成了贾察霞尕尔，蒙古文译者，认为蒙古文抄写藏文有误，言之有理。又如在第十四章末尾，也有这样一段注解的话："启事：以上各章的缺漏词句和笔误等处，在缮写时稍微作了些更正。此外，似乎还有整段故事遗漏的地方，本应该对照藏文原本作以补充，但甚感遗憾，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请诸位读者原谅！缮写者日登布格布（多格辛如托图）启。"这些显然是手抄者的注释，而且附上了手抄者姓氏，也表明了这是译自藏文的蒙译文，还表明了这个藏文原本，抄写时有错误，有遗漏。蒙古文译文全部，在叙述部分很少省略，在唱词部分有省略，不完全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以上是蒙古文译本与藏文北京本对勘的情况。

这个蒙古文译本，与贵德分章本的关系又怎样呢？它们之间，关系同样密切。藏文贵德分章本共五章，前四章与北京本基本相同，只有个别词句有出入，如第一章天神章，与北京本同，第二章是诞生章，第三章是结亲章，第四章是降伏妖魔章都一样。唯有第五章降伏霍尔章与北京本不完全一致。贵德本降伏霍尔章，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霍尔入侵，一是格萨尔征讨霍尔。北京本如上所述，没有格萨尔征讨霍尔情节，而霍尔入侵部分情节两本也不同。因此把贵德本与蒙古文译本来对勘，其相同处如蒙古文译本第一章包括贵德本第一、第二两章，和北京本情况一样，不必再作比较。贵德分章本的第三、第四两章，当然蒙古文

译本也没有。霍尔入侵部分，贵德本既与北京本不同，当然也和蒙古文译本不一样，无需再提。但蒙古文译本与贵德本的格萨尔征讨霍尔，即降伏霍尔章情节却几乎完全相同。书中叙说珠牡王妃被霍尔抢走之后，岭国晁同为王，他的妻子封为王妃。格萨尔从北地回国，惩治了晁同，找到母亲，把岭事安排妥当，骑上赤兔马，破霍尔九个关隘，进入霍尔内地，变身为小铁匠，在噶尔铁匠铺里打铁，与噶萨怯尊相遇，打成爬城铁绳，并遇见了珠牡，互通消息，还借跳舞，勘查霍尔王宫地形和宫内情况，以后将铁绳搭到王宫墙上，潜入宫内，杀死白帐王。同时杀了珠牡的三岁王子，允许辛巴投诚。这些大小情节，与贵德本完全一致，出入的只是个别词句，但也不大。这也就是说，贵德本与蒙古文译本，霍尔入侵的部分虽然不同，但降伏霍尔部分却一样。蒙古文译本与贵德分章本，经过对照，其结果是如此，它的情节与蒙古文译本的情节，除霍尔入侵部分，竟相同到如此地步。这不能说作偶然吧！

贵德分章本，实际上也是残本。即是格萨尔降伏霍尔白帐王后，归还岭国，这一部分是完整的。但其最末后也是一个不完全的句子，表示还有下文，但已经散落，至少缺了一页。是否不止一页，下文还有别的情节呢？当然也有可能。藏文书籍都是散页，最容易散失，丢几页是司空见惯的事。

上边我们把北京本、贵德本、蒙古文译本的《岭格萨尔王传》，作了一次对勘，结果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北京本和贵德本可能是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的原本，因为字句对得上，结构对得上，顺序（指情节）也对得上，出入的部分很少。北京本霍尔入侵章后，一定有下一部分即降伏霍尔，因为只有霍尔入侵是不完全的。但它的这一部分，是像贵德本的情节呢？或者不是，当然难以确定。按蒙古文译本来看，如像贵德本的情节，就和蒙古文译本相同。按珠牡在两部分中，情节有矛盾，也可能如另一个本子那样。青海人民出版社铅印的《霍岭大战》本，也包括《霍尔入侵》是上部，《降伏霍尔》是下部。它的上下部有

关珠牡的叙述、情节是一致的。即在上部中，珠牡拒绝与白帐王成亲，筑城另住，在下部中，珠牡也无为白帐王生子的情节。北京本散失的降伏霍尔部分，是否也这样呢？但是据说青海出版的《霍岭大战》正文本，曾经整理过，有所取舍。

除了北京本与贵德本和蒙古文译本有关联外，我们还知道有另外一种本子，似乎与它也有关联，这就是苏联列宁格勒萨尔特格夫谢得林公共图书馆收藏的手稿 Л6 藏文本。这个本子我们未见到，据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在他的著作《格萨尔的历史源流》中介绍：第一章格萨尔在天上的章节，并附有译文，与北京本和贵德本的第一章，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个别词句。手稿 Л6 的第二章也与北京本和贵德本相同。手稿 Л6 第二章以后，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是叙述格萨尔的童年，叙述他和珠牡结婚，以及格萨尔动身到北方去，这些也与北京本和贵德本第三章结亲、第四章降伏妖魔的情节一致。这个手稿 Л6 本，最后也叙述到格萨尔从北方回来，战胜沙赖河（黄霍尔），并从沙赖河归来。内容相当于贵德分章本。但对霍岭大战的细致情节，未具体介绍，无从和北京本与贵德本进行对照。据说手稿 Л6 本是从安多藏区搜集得到的，或者与贵德分章本相近，是贵德分章本的另一抄本和异本？

我们见到的贵德分章本，是我们得到的贵德地区收藏的手抄本，因此我们把它叫作贵德本。但它是否创作于贵德，或从别地辗转抄来，尚不得知，至于我们说的北京本，叫法本来不妥当，因为它见于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所以暂以北京本名之。它不是流传于北京，但搜集的地点，我们未问到。不过这几个本子，好像来自一个来源。贵德分章本，语言朴素但写得非常活泼，乡土气很浓厚，似乎比别的本子更原始些。我们的看法是，不但北京本，即包括别的分章本在内，如拉达克七章本，大卫·尼尔从康地得到的十三章本，这些本子中，贵德本似更早一些。意思是说：包括分章本和分部本全部在内的《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的史诗，现在见到可以称为最早的本子，应当是贵德分章本。

藏文还有一部名叫《安定三界》之部的手抄本，我见到过大同小异的三种本子，与蒙古文译本第二十九章情节相同。其中内容叙述格萨尔降伏四方妖魔之后，因为下界投生，为民除害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便安排了继承人，和王妃珠牡、坐骑赤兔马、神弓神箭、金甲宝刀全都上回天界。白梵天王等众多天神，下界迎接。末尾且署有书写人诺尔布琼培的名字，三本中有一本题为格萨尔自作。这部藏文末尾，有吉祥结尾字样，不像是独立的一部，而应是某一部的结尾，或某一部的末一章。我们认为大概是贵德分章本一类本子中的一章。蒙古文译本即与前文相连为末一章，这应是藏文原本之旧。

总的说一句话，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所根据翻译的原本，当即是北京本、贵德本和《安定三界》之部。藏文原先有这样连在一起的本子，以后却散开不联结在一起了。但由于保存了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使我们反过来看到一部比较完整的藏文分章本，主要的是《安定三界》之部，应恢复到贵德本一类本子中去，使分章本有一部完整的本子。

我不懂蒙古文，用作与藏文本对勘的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是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由蒙古文翻译过来的汉文本。贵德分章本，原文也未再提到，据说已于十年动乱中焚毁。现在据以对勘的，则是根据我们从贵德本原文翻译过来的汉文本。北京本我们是根据藏文原本进行对勘的。这个藏文原本，我借用过，已于 1984 年归还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安定三界》的藏文本，有两本保存在西北民族学院。这两个本子，我们已全数译出，成为汉文本，甘肃人民出版社已付印，并已校过清样，即可正式出版。有一本是青海的汉译本。将来材料具备拟把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索，现在只是对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和它根据的藏文原本是哪一部，提出一个端绪，是一个粗浅的介绍和概述。

格萨尔和格斯尔都是藏文的汉文音译，译者读音不同，因而所用的汉字不同，实可定于一名，不必二名分立。至于藏蒙格萨

尔王传的关系，不在于一名之争，统一称之为格萨尔（或格斯尔），比较观念明确，绝不至于降低两民族的创造才华，因为两种本子，各有千秋，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使看本文的同志们，能具体了解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与藏文原本的关系，在本文后边，附录了一些原文来两相对照，这样可能使人们了解得更清楚些，更确切些。

1. 蒙译《岭格斯尔》第一章最前一段的汉译文

在天国里

从前很早很早太古时代，在天国里有过白梵天王和王妃绷回姐毛。他们有三个儿子，名叫：顿雷、顿尕、顿珠尕尔保。其中幼子顿珠尕尔保从来对上孝敬，对下慈抚，武艺高强，聪明过人。这个时候，在俗间世界里，灾难百起，妖魔横行。天神们以慧眼看见这些，心里难忍，于是共同商量要派一个能降伏蹂躏俗间世界四大妖魔的天神。白梵天王的幼儿顿珠尕尔保武艺高，膂力大，大家都说如果派他前去，可以降伏妖魔，并给俗间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众神把这个决定通知了他的父王白梵天王。

白梵天王得悉后，马上把三个儿子叫到身旁说道："你们三个仔细听着，现今人间世界里，到处都是妖魔鬼怪，迫害得老百姓日夜不安，简直难以活下去了。我虽然疼爱你们像额上的眼珠一般，但也不能违背众神们的命令。你们三人互相商议一下，谁愿意下降俗间，征服妖魔，当黑头人们的帝王。"三个儿子听到父王这一番话以后，你推我，我推你，谁也没说"我去"。过了好久，顿珠尕尔保启禀父王道："我们三人谁也不愿意下降俗间。我想我们拿披箭、石块、骰子三种东西卜算，该谁去，也无话可说了。"当时父王和二位兄长都称赞这个办法很好。

于是他们弟兄三人，当第二天旭日东升时，射箭比赛。结果，到俗间去的事，落在顿珠尕尔保身上。红日正午的抛石头和夕阳西下时的掷骰子都落到顿珠尕尔保要到俗间去。

这个消息父王和母后绷回姐毛听到后，把幼儿顿珠尕尔保叫去，下旨说道："心爱的儿子，下降俗间的大事情落到你头上了。为了降伏魔敌，给人们带来幸福，你先到俗间走上一番。看个明白，再后准备妥当，以便下降。"

顿珠尕尔保接到母后的慈旨后，马上变成一只鸟儿。这个鸟儿和一般的鸟儿不同，它上身黄金，下身绿松石，腰杆儿是白海螺，四爪是钢铁，变完后马上飞向俗间去了。它一飞，飞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尕尔布岭，好像一个金盆里盛满了酥油一般美丽的大草原。草原上的帐房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密密层层，装饰得大平坦草原更加美丽。鸟儿飞到部落中，落在阿库晁同帐房口。

晁同一看见，心里非常惊慌，便回身对妻子阿隆吉喊道：

箭筒里的毒箭，　　弓袋里的宝弓，
灶底下的锅灰，　　快与我拿过来。
二十一个不吉祥，　一箭把它消灭掉。

晁同接到弓箭，搭上了毒箭，把弓拉得满月一样，正要射的刹那，鸟儿慢慢地飞将起来。

2. 藏文《格萨尔王传》北京本第一章最前一段的汉译文

在天国里

在无量劫以前，天上的天国里，有一个白梵天王，他的妃子叫绷回姐毛，两父母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顿尕、二儿子叫顿雷、三儿子叫顿珠尕尔保。这个最小的顿珠尕尔保，是一个英雄大力士，非常聪明有心计。

这时，中间人的世界，是一个很不好的时期，四方妖魔繁衍，占据了人的世界。一切佛菩萨，看见这种情况，顿生不忍之心，于是互相商议说道："降伏四方妖魔，应从天上派去一个化身。孩子顿珠尕尔保聪慧英勇，派他下去最为妥当。"

白梵天王于是把三个孩子顿尕、顿雷、顿珠叫到跟前说道："孩子们听着，中间人的世界，边远的生灵，都被妖魔统治，过不上欢快平安的好日子。你们三个都像父亲额头上的眼睛一般，怎忍心派到人间去。但不去一个人是不行的。你们三人中间谁去下界，抑强扶弱，作黑头人的君长，你们自己商议吧！"

三个孩子在一起商议，除了说"你去、你去"而外，谁也不肯答应下去。最后小弟弟顿珠尕尔保说道："我们三个人谁也不肯去，让我们射箭、投石头、掷骰子吧！落到谁头上，谁就去好吗？"三个人同意这样做，于是清早射箭，顿珠尕尔保输了；中午投石头，顿珠尕尔保输了；晚上掷骰子，顿珠尕尔保又输了。母亲绷回姐毛知道了说道："孩子顿珠尕尔保，你如果需要下去到人间，可先下去看看人间是快乐还是痛苦。如果快乐，随后便下去。如果不快乐，可以另找一个替你下去。"

于是顿珠尕尔保变作一个鸟儿，鸟儿的上身，是黄色的金子做成；鸟儿的腰部，是白色的海螺做成；鸟儿的四个爪子，是黑色的生铁做成；鸟儿的双眼，是花花的玛瑙做成。这个鸟儿一飞便飞到人间，去看人间的苦乐情况。岭的地面很大，在白岭的上部，有像金盆盛满酥油的大平原，中间的牧户帐篷和村民的房舍如天上群星散落在地上。鸟儿一落落在叔父晁同的帐房门外。晁同一看见就唱道：

交阿里拉毛阿更罗，
老婆操毛阿累吉你听着，
你去虎皮箭筒里把箭取，
你去弓袋里边把宝弓也拿上。
再去三脚灶里抓上灰一把，
现在出现了二十一个不吉祥。

唱完后，正要拉弓搭箭的时候，鸟儿飞走了。

3. 藏文《格萨尔王传》贵德本第一章最前一段的汉译文

在天国里

远在很多很多年代以前，上天的天国里，住着一个白梵天王。白梵天王的妃子，名字叫绷回姐毛。他们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名叫顿尕，一个名叫顿雷，一个名叫顿珠尕尔保。顿珠尕尔保是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聪明英俊，膂力过人，诸般武艺，样样精通。这时候，下界人间，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妖魔鬼怪，到处横行，各个地方，差不多都被他们霸占着，善良无辜的老百姓，遭受他们的欺凌迫害，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看到这种情况，顿生不忍之心，就和白梵天王商量，想什么法子去拯救人间灾难。商量的结果，决定派遣一位能降妖伏魔的天神下界。大家都说，顿珠尕尔保这个孩子，虽然很小，却聪明伶俐，英勇异常，如果派他去降伏妖魔，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白梵天王虽也同意派一个儿子下界降妖伏魔，但派哪一个去呢，心里还是犹豫不决。于是，他就把三个孩子一起叫来问道：

“顿尕、顿雷、顿珠，你们三个听着，现在下界人间，有妖魔出现，老百姓天天遭受蹂躏迫害，真是太苦了！你们三弟兄，都像我的眼珠儿一般，哪一个我不心疼呢！虽然这样，但人间老百姓有了灾难，能坐视不救吗？所以，无论如何，也得派一个去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救护生灵，作黑头人的君长。你们三个，究竟谁去好呢，自己去商量吧！”

三个孩子听完爸爸的一席话，就在一起互相商量起来，人间不如天上，何况下界还得死去另行投胎呢！他们商量过来，商量过去，除了“你叫我去”，“我叫你去”，互相推脱以外，谁也不愿自告奋勇，下界临凡，斩妖除怪。推来推去，到了最后，小弟顿珠尕尔保说道：“我们三个都不听爸爸的话，那怎么办呢？让我们来比运气吧！我们来个比赛，头一次比射箭，第二次比抛石头，第三次比掷骰子。比完了，看这件事落在哪个头上，哪个就

得下界临凡，到人间去！”

两个哥哥听了弟弟这番话，都同意地说道：“好啊！就这样吧！”

到第二天，天一亮，三弟兄比箭。比的结果，下界的事，落到小弟弟顿珠尕尔保的头上。到了中午再比抛石头，比的结果，下界的事，又落到顿珠尕尔保的头上。到了晚上，比掷骰子，比的结果，下界的事，还是落在顿珠尕尔保头上。

这件事被妈妈绷回姐毛知道了。妈妈说道：“心一般的孩子顿珠尕尔保啊！如果真的需要你到人间去，你得先去看看下界平安不平安。要是平安，你可真的下界投生，要是不平安，我想，可另找别个替你去。”

妈妈说完这话以后，马上把顿珠尕尔保用神力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上身是黄灿灿黄金做成的，下身是绿油油的绿松儿石做成的，腰是雪白雪白的白海螺做成的，四个爪子是漆黑漆黑的黑铁做成的，两只眼睛是花花的花玛瑙做成的。这样的鸟儿，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谁也没见过。接着妈妈向小儿子叮咛道：“你飞到下界去吧，到下界看看平安不平安。”

鸟儿一展翅，便离开天上，直向人间飞去。一飞飞到了一个大地方。这个地方叫作上岭尕。上岭尕这个地方，一看真好啊！这里是一个平坦坦的大草原，像金盆里凝满了酥油一地平。这个地方的中央，散布着牧民们的黑牛毛帐篷，像蓝天上万点金星一样多。它一下就落在一个名叫晁同的人的帐房门外。

晁同看见了这样奇怪的鸟儿，心里很是不愉快，唱道：

阿隆吉，你听着！
阿隆吉，快来呀！
快到花箭筒里去拿箭，
快到宝弓袋里去把宝弓拿！
快快走到三脚灶，
把灶里的灶灰满把抓！

现在来了三七二十一个不吉祥，
我要一箭射死它。

阿隆吉立刻拿来弓箭，递给晁同。晁同拉满了弓，搭上毒箭，正待要射的时候，鸟儿飞走了。

4. 藏文《格萨尔王传》手稿 Л6 本第一章最前一段的汉译文

在天国里

我向至高无上的释迦牟尼佛祈祷，我所做的叙述岭国的雄狮格萨尔王的历史。远古时，即远在卡尔帕时代以前，天国的君主粲巴卡尔博和母后布姆宗有三个儿子：顿卡尔（高尚的业绩）、顿来格（善行）、顿杜勃（干练之才）。

年纪最小的顿杜勃大胆健壮、勇敢、理智威武，当时世界上开始了混乱的时代。

魔鬼的族类越来越多了，他们就开始占凡人的土地。这时众佛郑重地商量，他们说应该派一位神仙降生人世去收服四方的恶魔。顿杜勃这孩子非常勇敢，我们派他前去吧。

父亲粲巴卡尔博说道："顿卡尔、顿来格和顿杜勃我的孩子，听我说，恶魔作怪使尘世生灵不得自由，不得安宁，你们三人好似我额上的眼睛，你们之中应有一人去到尘间铲除恶魔，使贵族们低首称臣，自己成为黎民的首领，你们三人一起商量一下吧。"

三个儿子一起商量，大家"你去，你去"，就这样没谈出什么结果。

儿子顿杜勃说："我们三人自己谈不妥，那就用三样东西，箭、小石块和一小块方骨头抽签，谁中了签，谁就得下凡去。"

早晨，一支细箭落在儿子顿杜勃·卡尔博身边。中午人们抛来一块小石头，落在他身边。傍晚人们抛来一块五光十色的四方骨，也落在他身旁。

当时，母亲布姆宗·扎尔莫说："顿杜勃·卡尔博，既然需

要你下凡，那就先去看一下人间乐苦，孩儿，你最好亲自去一趟，如果凡人都过得很幸福，那你自己一个人下凡去吧！如果凡人遭受苦难，那就派你三位姐姐和你一块下凡。”

他变成一只大鹏：前胸是金的，腹部是白珠母色，尾巴是蓝宝石的，四个爪子是铁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五颜六色的玛瑙，于是就飞下凡看去了。

以上1、2、3、4是四个本子中相同的章节。

1. **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霍尔入侵部分中一段的汉译文**

霍尔、岭两国战争的故事，请看下边就是：

南瞻部洲雄狮王，从15岁起，奉行上师、天神、空行天母之旨，降伏北方雅尔康地方妖魔已经有三年多了。

这时正当火龙年。这年，阿庆四方大滩，热斗喀尔苟大城之主，被大众尊称为古御天王的白帐王王妃，汉帝阿司的公主噶司与世永别，大王正需继娶王妃。

有一天，沙赍河大臣辛巴梅乳泽为首的大小官员聚首在一起，共众商议，并确定叫一个使臣，飞鸟般快的，走遍天下各国，寻找配得起做一个王妃的贤惠美丽的女子。于是便把宫中平时喂养，善懂人语的鸽子、孔雀、鹦鹉、老鸹四个鸟儿叫来，吩咐它们：“立即飞往天下各国，寻找配得上做王妃的美丽的女子。”四个鸟儿接到命令，马上飞起，它们飞到三里地外，停在一个小岗上，商量各自去的地方。鹦鹉说：“孔雀你回你的印度去；小鸽回你汉地去吧；鹦鹉我飞回南方那边的家乡；老鸹你乐意上哪儿去，请你自由飞翔吧！要找一个配得上做王妃的，贤惠美丽的女子太难了。讨吧不给，聘吧不放，由此会引起大动刀枪，将倒兵亡，造成兵灾战祸。以后这个罪恶要落到我们四个头上的。现在我们也不要犹豫不定，最好各找各的安宁、快乐生活的出路吧！”小鸽、孔雀听了以后都点头赞成，各自飞去。唯有好管闲事的黑老鸹，它不听鹦鹉的一片好话，独自一个飞遍了上面阿里三界，中间卫藏四翼，下面胜朵甘三岗，但始终没有找到

称心如意的美丽的姑娘。

这个时候，在藏族地区岭尕布的大坦平原上，龙飞凤舞，百鸟齐唱，郭公鸟婉妙的歌声，使人听得不由心醉。这一天，雄狮王格萨尔的王妃嘉洛·森姜珠牡坐在安乐火殿珍珠宝幢里，正想大王北征妖魔，三年没有回来，自己没有洗梳日子已久，今天是黄道良辰，应该洗梳洗梳才是。于是她把柔歇宗梅和芮洒的阿木却两个婢女叫来，洗罢青丝头发正在梳头，那该死的黑老鸹飞到宝幢跟前。

2. 藏文《格萨尔王传》北京本霍尔入侵中的一段汉译文

世界雄狮大王年15岁阳木虎年，为了降伏妖魔，按照甲玛神与空行母的授记，前去北亚尔康八山四口之地的蔡惹木保城，经过三年，于阳火龙年。这时，在阿缺四方塘，黄霍尔的地方，黄色惹都九城，霍尔古史天王的帐王，汉地阿萨之女噶塞逝世，国王成了鳏夫。

这时，以霍尔辛巴梅乳孜为主的王臣共同商议为国王寻求王后之事。于是派豢养的懂人言的鸟儿鸽子、孔雀、鹦鹉、乌鸦去阿里三围、卫藏四如、多岭甲姜门三国，于阗、尼泊尔、卡切等地去寻找堪作王后的姑娘。四个鸟儿到了三岔路口，要分路出发时，鹦鹉说道："孔雀你可飞往玛域，鸽子你可以飞去汉地，鹦鹉我可飞往南门，乌鸦你可飞往自己认为最快乐的地方去。堪为白帐王的王后，堪为达鸟王子的继母，堪为霍尔山地川地部落的官娘子的美女，有这样美女的地方在哪里，求时没人给，喊时喊不来，如大动人马去抢，杀人害命，这个罪过，是落到我们四个鸟儿的头上。这何必呢!"鸽子、孔雀按照鹦鹉所说分别飞走了。乌鸦却没听鹦鹉的话，它飞到上部阿里三围、飞到中部卫藏四如、飞到下部多岭三国，飞遍这一切地，未遇见堪为王妃的美女。最后到了花岭地方。这里龙吟的珠宝大地上，杜鹃和百灵鸟唱声美好动听，在上朵珠宝的王宫里，松耳石碧绿的寝帐中，嘉洛森姜珠牡王妃因格萨尔远征北国，已三年未归，她也一直未梳洗她的乌发。这一天，天上星宿好、地上时辰好、空中太阳好，

她叫来利嘴的谢竹梅和贝日洒阿俏两个女婢给她洗头发编辫子。坏乌鸦飞到她的面前。

以上1、2是两个本子中相同的一个章节。

1. 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霍尔入侵部分中一个章节汉译文

这时候，出生于岭国、养育在沙赍河的翻译人员穆穹喀德实在忍耐不住，他看见把东贾察的首级连同周吉的首级驮在雪山腾宝马上，蓄意地使王妃珠牡伤心惆悲，并且硬说战胜了岭尕布的毫无根据的谎话，心中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于是他拔出红把小佩刀，从座位上踩出来，往上走到众人席位的当中大声喊道：

"沙赍河一群魔鬼狐狸们！当岭国几位英雄那天下午来到大河北岸的时候，你们像见了老虎的毛驴一样，各自只顾逃命，以致全军人马都被消灭尽了。只有贼王和其他几个人，因为死期未到，才能逃到赤色城堡，活像老鼠一般钻在洞里，任他们六位英雄百般凌辱蹂躏，没有一个敢来出头露面。难道他们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见吗？现在好汉穆穹喀德我，和你们这一帮不知羞耻的狐狸群要见个雌雄高低。我不是甘于当狐狸们的党羽，贪生怕死的人，上阵作战互相杀戮之前，不管长曲与短调，应该要唱出讲明道理的歌词。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

说罢，将要准备唱作战出征的曲子。珠牡王妃主仆急忙走过来，捉住穆穹喀德的手，劝阻着说道："当小小的旱獭仗着离洞口不远妄自乱吠的时候，劝那凶猛的雕鹰最好暂时忍住，不要猛攻追扑。关于后日建立大功的歌曲，为姐姐的我，代替贤弟唱一段吧！"

说罢，卷起袖筒，把衣襟抖擞了一下，横站在大家面前唱道：

赐予人间众生灵，　福禄吉祥和长寿，
脚踏青色菊花瓣，　慈悲圣者白度母，
请对小女来垂注！　我生在高贵大氏族，

嘉洛东巴御王室，　十全吉庆庭院中。
幼时身在父母旁，　幸福度过童年代，
中年出嫁东奔巴，　配当岭国王贵妃。
我奉狮王格萨尔，　和贾察二人御敕令。
正在坐镇官城时，　不料贼王蓄坏意，
兴兵进犯神圣地。　又因晁同阴险谋，
向敌献媚当内奸，　一切正当好事情，
完全违愿或相反。　如画美丽莲花瓣，
被那狗爪涂抹光，　幸福灿烂太阳光，
彼那高山来遮挡。　悲伤痛恨坏事情，
被那心境死钉住。　沙贲河君臣你众人，
听见岭国英雄汉，　盔上旗腾飘摇声，
吓得一声不敢动。　当百万大军被扑灭，
屈指将领皆逃光，　贼王蹲到墙根底，
珍宝财物烧成灰。　正在那个时候里，
为何不唱这支歌？　既像癞狗汪汪叫，
也算已回自家门。　直等岭国英雄汉，
离开魔地启程后，　活像一只雌狐狸，
蹲在窝口假虎威。　面对柔弱一妇女，
摇摇摆摆夸大口，　世间岂有这种事，
真是活活羞死人。　卖弄威风的抢拉你，
如果真正有本领，　与我铠甲和战马，
你我两人见高低。　如果不去这样做，
森姜珠牡王妃我，　直至返回岭国地，
在这霍尔土地上。　如何安置起和居，
奴家自己来决定。　你们这个魔鬼城，
一日我也不去滞。　甚至两只眼睛里，
一瞧我也不去瞧。　骨肉虽剁千万块，
珠牡心中亦甘愿！

霍尔大小众人听罢之后，虽然不怕她打起仗来，但谁也没有给她利器和快马。君臣众人一句也不回答，静悄悄地滞了一阵子。珠牡认为自己要开始动手才对。于是她退下袖子，领着几个女仆扰乱宴席，往上往下乱闯一阵。

宴会不得不散了。霍尔君臣们商议，在珠牡刚到霍尔所住的地方，喀尔哇四方大城的旁边，按着珠牡的意图，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城。城邑的内内外外，规模样式完全和岭尕布嘉喀日茂城一样。珠牡给它起了“光明如意”城的名字。她自己就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光景。

岭尕布格萨尔大王陛下的传奇第一部“奇巧辞海”之续，第二部“霍尔岭大战、英雄心境欢幸”完。此集乃未加扩大，未加缩简之说唱本也。

自从这时起，霍尔的法纪也分成两派，正邪之间经常纠纷不已。这时候，珠牡王妃按着格萨尔王的姑母南曼捷姆的旨意，修建了神子贾察尕尔布的十万身像。

2. 藏文《格萨尔王传》北京本霍尔入侵部分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这时米琼卡代按捺不住胸中怒火，心想：协鲁被杀，珠牡被抢，千山骏马也被牵走，对上岭尕的刀兵这样对待，还不知足，还不忏悔，我生不如死。于是抽出红把小屠刀，在众人行列中，冲上来，闯下去说道：

“啊！黄霍尔的狐狸们，你们在白岭国时，吓得哀哀号叫，回到你们红滩都大吹大擂，你们的根底，我完全知道！”说完后，正要唱歌回答，珠牡之婢四人赶忙出来，抓住米琼的手，珠牡说道：

“米琼卡代，你别开口，这个回答的歌儿由我珠牡来唱。对怯狐狸的骄傲，你小虎雏的鬃毛不必动摇！”说罢，这样唱歌道：

我唱塔拉阿拉毛亚歌，

我唱塔拉耶拉毛耶调。
碧玉建造的国土里，
白螺闪光的无量宫，
黄金灿烂的宝座上，
长寿尊白度母请倾听！
祈祷你来赐关注，
佑护三界诸众生！
这个地方你若是不认识，
现在我可以说给你！
用细环的耳朵来听时，
这是意难过的红滩四方地；
用小花眼睛来看时，
这是心痛苦触目皆愁九城地，
用双足向前行走时，
这是举止难安的六滩地，
这个人你若是不认识，
七是北方娘擦上下沟，
八是波浪翻滚青玉海，
九是形势巍峨的甲仁崖，
十是狮虎游戏的岔路口。
十事俱备的吉祥院，
生我是在花白岭。
我这妙龄珠牡女，
腰肢苗条似白藤，
语言动听如布谷，
心地纯洁似银镜。
我的经历与苦乐，
一生可分三时期；
上来生是双亲掌上珠。
三夏游走在草原，

和小女伴采花日不足。
三秋出入大田里，
两手去收白米谷。
三冬寻乐到村边，
饮酒游戏保欢笑。
三春踏青草原地，
伴随着小羊乱蹦跳。
中半生嫁到本巴家，
给巴岭大王做妃子。
一是雄狮大王名声高，
二是协鲁话语厉，
三是达尔盼心肠狠，
四是神部多变易，
五是晁同坏事多，
这些都落在珠牡头。
做了好事也变坏，
画了莲花被说作狗。
最后却被抢到霍尔地。
家乡的山头烟雾埋，
快乐的日子丢背后，
无限痛苦抱在怀。
在珠牡额上刻纹时，
不是白天是夜里。
是在晦夜二十九，
是在刻纹狮酒时。
刻画之时弄颠倒，
使我落在霍尔地。
快乐少如兔头角，
痛苦多于驴身毛。
现在森姜珠牡我，

快乐已无福全消。
请听着霍尔众王臣，
见不到白岭盔旗时，
在本国发豪语真可羞，
大战使祖城变成黑暗地。
岭国六英雄九压倒亚孜城，
尖披箭留下好痕迹。
把红滩用火焚烧尽，
那时正是欢唱时。
不在此时唱歌非好汉，
敌人出现时躲藏起。
逃进家门舞大刀，
这也能说是勇士？
如果真心说道理，
贾擦协尕尔虽身死，
英雄搏斗如猛虎，
至死四爪不弯曲。
白帐王纵然逃了命，
却是钻洞一懦狐，
还恬然不知羞和耻，
还懵懵懂懂不醒悟。
我如其像狐狸钻入洞穴生，
不为学老虎翘着尾巴死。
如其像黄牛低头双角抖，
不如学野牛昂首去反击。
你们黄霍尔男子汉，
不如花白岭的女英雄。
琼拉按你举起大刀来，
不如我珠牡搭便弓。
是真是假实用才知道，

珠牡如得到骏马和弓箭，
我会大笑你们无能。
但是还不止于此：
珠牡是毒蛇头上的末尼宝，
却被抢到霍尔来，
你们的大讨伐就来到。
协鲁戍陀罗龙王的水晶瓶，
却在黄霍尔手下死，
你们一定将得麻风病。
千山马是大地的毒鸟头，
被你们黄霍尔牵了来，
你们将自断自己的头。
你我是否还唱歌那时就知道。
你们是否唱曲那时就了然。
穿着虎皮袍的白霍尔王，
大难临头时就要拼命往石洞钻。
武悍年少的梅乳孜，
紧要关头也会钻进竹筒里。
自称大力士的查巴尔，
遇见追者连头也不能回，
说空话第一的琼拉你，
见了敌人心肝要呕出，
你有啥本事珠牡全知道，
空说大话令人发呕吐。
叫花子背上的包袱，
当中有啥谁不知？
空话说得大堆堆，
听的人从头害羞到脚底。
你和这个比喻有何差别。
你不要欺骗我珠牡女！

打从今天此日起，
我决不走进亚孜大门里。
请白度母作证明，
挖眼砍头都随你！
死活本无啥两样，
这样活着不如死！
如果定让我去亚孜，
一要取出白帐王心脏血，
二要挖出辛巴眼两只。
三要剁下琼拉的两只手，
四要有看门虎一只。
五要有野马作驮畜，
六要春天杜鹃来报时。
七要五彩孔雀作我解忧友，
没有这些决不去亚孜！
听懂此话是耳中甘露语，
不懂可以再解释。
你们这群黄霍尔，
请把我话记心里！

珠牡这样唱完以后，她们主婢四个人便挽起衣袖，女人做男子行走姿态，冲上去，闯过来。这时米琼未受到什么处罚，珠牡的歌也无人回答。筵席散了，霍尔王臣都各回自家，珠牡主婢不愿去亚孜，就在四方神龛旁边筑了一座新房。房子的样式与岭国的茶城一样，名子叫作白如意城，珠牡在这里住了两年。

以上是岭主格萨尔王传记稀有海波中霍岭大战英雄心意喜筵章。

以上 1、2 是两种本子的相同一个章节。情节相同，词句稍有出入。

1. 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降伏霍尔部分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珠牡王妃被抢之后，在自己家园剩下的只有雄狮大王的父母二位老人。这时候岭国已成了晁同的天下，他自封为王，把老婆阿隆吉封为婆娘的头儿——王妃。

格萨尔大王在北地降魔之后，返岭尕尔布，在一个河套上停住脚，在许多驮物的正当中，扎下一个大帐篷。晁同长官从宫楼上看见以后，把老头僧唐惹杰叫来吩咐道："河套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驮物，是从哪里来的？你去，好好地问他一下。跟他们讨回水草钱。你赶快去，如果稍有怠慢，定要重罚！"

老头僧唐惹杰接到命令后，忙忙碌碌给老骡背上鞍，穿上他那件老青山羊皮袄，烂腰带往腰上一扎，木把刀子插在腰带里，往驮着很多驮物的方向来了。格萨尔大王看见有人往这边走来，对爱妻图们吉尔戈勒说道："从那边大道上，有一个人直直地往这边来了，看样子好像是派来的使者似的，我变成一个赶路的商人，你暂时躲一躲！"

说罢，在帐篷的正北面铺上一张马鞍垫子，拉上帐幕，又在那里面摆上一张桌子，上面又放上一个木碗。僧唐惹杰来到帐篷门口大声喊道："停在这里的赶路人，你们从哪里来，现在要上哪里去？指甲对谁伸，眉毛对谁扬？最终目的向何方？岭国这地大草滩，是个自古以来除了飞禽以外，没有人来的荒凉偏僻的地方。赶路的客人们！你们吃了草儿又践踏，喝了水儿又搅浑，大长官晁同派我到这里来，是叫我老头，跟你们讨草水钱。"

2. 藏文《格萨尔王传》贵德本降伏霍尔部分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且不说霍尔抢走珠牡，再说岭国的上岭尕。上岭尕自从霍尔兵班师回国后，把晁同达留下，在上岭尕的琼卡木保城，做了岭国之王，晁同达的妻子阿隆吉做了王妃。

这时，格萨尔大王同梅萨绷吉和阿达拉毛两个妃子，又在上江玛塘住了三年多，现在也回到上岭尕来了。他同梅萨绷吉和阿

达拉毛，赶了很多骡马牛羊，到了上岭尕的上沟。因为不知道岭国内部消息，就在距离王宫不远的上沟地方，搭下帐篷，停在那里，未再前进。岭国之王的晁同达，正在三层楼上散步，看见这些骡马牛羊，立刻叫人把格萨尔大王的父亲僧唐惹杰叫来说道："僧唐惹杰，你到上沟去看看，以前没有看见这么多牛羊，那是谁来放牧来了。他们吃草要给草钱，喝水要给水钱，不能白白放牧，你赶快去，不要胆怯！"

僧唐惹杰骑上了他的一匹老骒马，穿了一身老山羊皮袄，腰上扎一条茅草绳做腰带，胯上一把木柄大腰刀，戴一顶古铜色的羊皮帽，来到上沟。格萨尔大王看见了，就对梅萨绷吉说道："山腰上来了一个人，我要骗他一骗，你和阿达拉毛快躲到帐房最里边去！"

梅萨绷吉和阿达拉毛马上躲到最里边去。格萨尔大王在帐房地上铺上一张虎皮，放上一个金碗，下首又铺上一张驴皮，放一个木碗，又把自己变成一年轻人的样子。这时，僧唐惹杰已来到帐房门前，唱道：

怯阿拉拉毛阿拉，	这个年轻小伙子，
我们谁也不认识你。	昨天你打哪儿来？
今晚要到哪里去？	牙和指甲为谁白，
发和眉毛为谁黑？	你来这里啥贵干，
是路过吗是找谁？	从前我们上沟里，
除了飞鸟没外人。	你们老远来到这，
随便放牧啥原因？	牛羊吃草草踏烂，
骡马喝水水搅浑。	吃草一定要把草钱给，
喝水水钱不能少分文！	

以上1、2是两个本子相同的一个章节。

1. 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降伏霍尔部分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珠牡因心中有事，怎么也睡不下去。她想："今晚是十五的夜晚，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肯定是大王格萨尔已经来到了。"孩子又哭起来了，珠牡连忙哄着孩子说道："妈妈可怜的孩子呀，不要哭了。不要哭，好孩子！你怎么了，听妈妈的话，别再哭了。明天早晨，红红的太阳从山头上露出脸的时候，我们骑上魔鬼小神驹，手持弓箭的武士左右在拥护，踏舞步的美女前后在跳舞，到那山上去祭神，供上各种美味香甜的供品，排列起顶缨飘扬的枪和矛，敖包上插上各种杨柳多美丽。妈妈的好孩子，快快睡觉，再别哭！"

孩子听着妈妈的催眠曲，慢慢地睡着了。珠牡接着又想道："大王曾说过十五日夜晚一定要来，现在可能已经来到楼上了。霍尔的魔鬼神虽然不能加害他，但是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碍他。或者这刻来了瞌睡，又饿又渴，浑身没有力气了。我怎么想个办法，给他送点吃喝呢？"

珠牡正想着的时候，孩子又大哭起来了。霍尔王和珠牡不知怎么办才好。当下珠牡对霍尔王说道："刚才我做了一个梦，从梦中情况来判断，白天魔鬼神已经降临回来了。大王你拿上吃喝酒肉酥油，亲自到神前供祭吧，这样就会好的。"

霍尔王赶快起来，拿上油面肉和一小罐美酒，供祭去了。这时候，格萨尔进到佛殿里，把供在佛前的白袍白帽穿上，坐在佛桌上暂休息一下。霍尔王来到面前，把辫子往后一甩，双手端着供品祷告唱道：

供奉红色大王诸宗神，
供奉天神地神和龙神，
供奉白天魔鬼神，
供奉仁钦唐纳神，
供奉当地草原神，

供奉珠牡王妃的岭国格宗宁保神。

他刚祷告完，格萨尔一伸手把手中的东西抢过来，吃光了面肉，喝尽了美酒。

2. 藏文《格萨尔王传》贵德本降伏霍尔部分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珠牡心里东想西想，再也没睡着。她想：今夜是十五之夜，方才有些预兆，大王像是来了。这时，孩子又哭了起来，黄霍尔王说道："孩子怎么又哭了？恐怕是冲撞了什么，我起来给他供供神吧！"

珠牡哄着孩子，给孩子唱歌道：

妈妈的好孩子真可怜，　　妈妈的好孩子别哭闹！
孩子怎么啦？　　为啥这样吵？
明天太阳出山时，　　抱你出城看热闹。
一百个小伙子围成圈，　　一百个小丫头跟前跳。
又是唱来又是舞，　　又是说来又是笑。
走到山上祭神灵，　　白绸子箭旗迎风飘。
妈妈的好孩子别哭了，　　安安稳稳快睡觉。

孩子又睡着了。珠牡心里想：大王说十五夜晚来，恐怕他已经来了。大王的瞌睡多，现在是渴了饿了吧？他一渴了饿了，就没有力气了，因为还未来到，应当想个办法。于是，喂孩子奶。孩子又哭了起来。珠牡对黄霍尔王说道："大王呵！给孩子想个办法，供供神吧！你起来拿酒和饭，给魔鬼神供去吧！"

黄霍尔王马上起来，拿了酒饭，来到楼顶去上供。这时，格萨尔大王坐在神龛上。他身穿白毡袍，头戴白毡帽。霍尔王一看，认为真是白魔鬼神显灵了。于是把头发撩在背后，恭恭敬敬地用手拿着供品，上供祷告道：

供上天神龙神和土神，
供上霍尔的魔鬼神，
特别供上草原神，
供上我头上的保护神，
供上宫里的救护神，
供上妃子珠牡的格卓宁保神。

还未祷告完，格萨尔大王把供品从霍尔王手里抢了过来，一口吞下去，上供的酒，也用白毡袍的衣襟接着喝了下去。

以上1、2是两个本子中一个相同的章节。

1. 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安定三界一章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第二十九章）

顶礼圣母眷属！

发挥言词涵义之真力，万劫不朽之身释迦牟尼把四魔敌部属毫无遗留以教法安置，使众生幸福地安置在世间诸象之中，以法教镇伏了邪教罪军队。在岭国上沟像须弥圣山一般的白水晶山山麓、玛底雅塘大滩森丑火宫殿里，雄狮格萨尔坐镇。

有一天，岭国上、中、下沟男女老少聚集到这里：雄狮大王坐在不朽的君主宝座，王妃和王子左右随侍，大臣们前后护拥，君臣官民众人欢宴着世上无双的酒宴、歌舞，笑语，欢腾之声弥漫了大地。当这个时候，雄狮大王以怀全世界的心境，对各系王室太子及大臣将领下旨说道：

以法乐和歌舞，
颂赞万世永垂的圣地，
祈祷天母，以空虚法性解脱苦难，
引向极乐世界。

愿祝上界五部五神，
解除世间五大灾害！
愿祝空中日月辰星以本性，
待吾如待己！
若不认识这地方，
这是玛底雅塘贡玛（上沟）好地方，
这里不用田肥六谷庄稼得丰收，
不用击鼓君臣众人相聚首，
不用武器四处敌寇被镇服，
不用传法众生万灵归正道。
像这样好地方，
南瞻部洲实少有。
在这慧光照耀的大地上，
不朽之城森丑绰尕尔就是这。
若不认识我这人，
天赐一人有六名。
当我在岭国执掌政教时，
众人称我南瞻部洲雄狮王。
这个名字上界白梵天王他恩赐。
当我征服东方汉地时，
人们称我大威力降毒者，
这个名字龙王噶布珠他恩赐。
当我降伏北方妖魔鲁赞时，
大家叫我降魔铜铁须弥山。
这个名字纳廷大王他恩赐。
当我毁灭西北地方蒙族时，
众人叫我神威难挡红霹雳，
这个名字古曼捷姆他恩赐。
当我攻取南方门姜部落时，
人们称我利爪神抓手，

这个名字却吉锤买他恩赐。
当我镇压祸振叔父时，
大家叫我灭亲刽子手，
这个名字晁同长官他恩赠。
身受六名的降魔征敌大王我，
在此凡间未故事情无一件，
藏族古老俗话说：
临终少言者，真正男子汉；
飞翔少拍翅，乃是猛翼禽；
奔驰少加鞭，才为宝马驹。
我不想花费时间多言语，
但必须说上两句倾心情，
请以长官阿宫达吉为首的父老们听详细。

雄狮王我的史传用不着传诵，它在扶持王室的长辈记忆里很清楚。但是在藏族后代人们的脑海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希望后代一辈的继承人，把心情智慧皈依本尊。

对父老长辈要恭敬，懦弱幼小要爱怜，部属隶民绝不欺压。与上下人相处要和蔼温顺，严厉戒备恼怒粗暴。永静听莲花圣座的法经，永远祈祷大慈大悲佛祖释迦牟尼，以他是藏地大佛尊。经常祷念正法六字真言，它会消除凡罪孽事。对父母的恩惠要尊敬报答，他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把国家法纪和正教法经并同遵守好，它将使你利己又利彼，共存又共荣。传颂雄狮王我的史记，它将使外敌心惊胆战。夏天的雨水，将成其大事。上辈的教诲时时刻刻记在心中，它将使你明晰事物的根由和因果，沐受十大洁白戒律，它引导极乐仙境。辨认女儿言行，才是母教贤明；不驳父母斥责，才是为父家法严正。不要倾听严友之肓，此乃护身体墙壁。贤人的

话里面不要找差错，它将熔炼心情和意志。不要乐于抬高自己，而要善于谦虚忍耐，这是老父上师的教诲。今世如不吝啬，来世必会富庆。爱怜昆虫生命，此乃长寿之道。

以上语句的真义，人人都记在心中。我不再多说，不再多滞留了。我要返回欢乐大庭院，但愿后世将在一处相聚晤谈。

2. 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安定三界一章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懿欤奇战！

顶礼天母和空行众，

请赐予有力有益加持语！

无比导师释迦牟尼佛徒格萨尔大王，把一切众生的四魔完全降伏以后，按世间正法，安置了所化众生，按出世佛法，摧败了烦恼众军。然后，平安地来到上岭尕水晶山花宗沟头玛代亚笛滩上部的僧珠托白古宗大王宫。就在这一天，格萨尔大王下令岭国上中下三部所有的男女，火速到王宫集会。制敌大王坐在王权不动的宝座上，王子和大臣们坐在御前的座位上。接着，大家歌唱跳舞，享受着上好美食，纵谈着古今奇事，诸般欢快，世界无双。

大王心想：应使自己下凡救世的心愿，最后完成，便对集聚在王宫的王子和臣民们这样说道："在此聚会的所有臣民们，心不要放逸，听我唱歌曲！总之，无常是世界本性，非但我一个人呀，任何人身上无常都会来临的。"说罢，就用自然求法的曲调，唱了一支安定三界的歌。歌道：

用歌来上供，供给无欺救护处，

请把空乐界上障难除！

特别用歌来上供，供给众位空行母，

请接引我走上解脱路！
在五净居的色界究竟天，
住着清净五种姓佛，
请消除如母众生苦！
在我头顶的日月轮，
自力心性的法身佛，
请别离我永在顶上住！
这个地方你若是不认识，
这是玛域代亚上部集会地，
这里不用下种五谷自成熟，
不用击鼓王臣自会集。
不用动武四敌自归服，
不用修法众生自然得悉地。
这样少有的好地方，
在世界北方真稀奇。
不动的花宗光明城，
永固的僧珠扎卡宫在此地。
我这个人你若是不认识，
我有六个名是天赐。
在保护岭国佛法国政时，
雄狮大王是我名，
此名是大梵天王起。
在调伏东方甲即时，
在征服北方黑魔路赞时，
超曲伦布是我名，
此名是山神宁王起。
在摧毁西北霍尔部落时，
扎米南加是我名，
此名是巩闷姐毛起。
在降伏南方门姜时，

巴增诺德是我名，
此名是曲吉尊玛起。
在降伏叔父丹杂哇时，
杀父辛巴是我名，
此名是晁同长官起。
制敌大王我有六个名，
曾经做过许多事。
应做的事都已做，
没有做过不对的事。
古代藏人有谚语，
临终不说多余话，
这是英勇的男儿。
起飞不把翅膀拍，
这是有翅力的好鸟儿。
临跑不需鞭子打，
这是善走的好马儿。
话多虽然不必要，
但三言两语还需讲。
以阿贡索甲为首的，
请年老人把话听端详！
我雄狮大王此传记，
不用说是在国王心中藏。
前祭老人都能说。
后代藏人也传扬。

以上1、2是两个本子相同的章节。

1. 蒙古文译本《岭格斯尔》安定三界一章中一个章节的译文

这时候，岭国臣民众人，在大王镇坐过所有宫里，燃起佛灯，装饰精美，诵起佛经，举办了盛大的善后佛事，为了有力地

消除祸害，把岭国上、中、下三沟，南瞻部洲南部地区和四大妖魔的领地隔离起来了。

正值此际，岭国班第诺尔布·达加的儿子，诺尔布·乔依巴布，把岭国各部众人召集到岭上沟白水晶须弥山山麓的宫殿里，将雄狮大王的传记，毫无遗漏地向大众讲述，并以书面写就当众传播。当时岭国众人提议，要在传记的后面，追加歌颂赞扬的词句。于是喇嘛诺尔布·乔依巴布就唱颂吉祥的颂词和欢乐的赞歌。以此赞词歌颂慈悲无疆诸佛尊！

若不认识这地方，
这里是白水晶山大宫城，
若不认识我，闪耀正法奇光大城，
不朽之身诺尔布乔依巴布。
请吉祥岭地各部众人大家听！
在这吉祥庆乐庭院里，
以难以形容的绝妙词句来颂唱。
上界的梵天王为一吉祥，
中界厉神尊者为二吉祥，
下界沧海龙王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
对聚集在这里的藏族后代子孙赐予圆满吉祥。
贾察协鲁将年为一吉祥，
降伏雄狮大王为二吉祥，
胜幢戎察贡为三吉祥，
对聚集在这里的藏族子孙赐予圆满吉祥。
森丑达泽城为一吉祥，
坚固的黄金宝座为二吉祥，
胜幢宝伞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对聚集在这里的藏族后代子孙赐予圆满吉祥！

汉地闪光宝剑为一吉祥，
利锋锐刃宝刀为二吉祥，
雷电黄金宝剑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对这些岭国兵器赐予圆满吉祥！
枣骝赤兔马为一吉祥，
贾察苏尕尔宝驹为二吉祥，
额主丁巴良骏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对这些岭国骏赐予圆满吉祥！
拉巴尕尔布牦牛为一吉祥，
俄吾错木敦乳牛为二吉祥，
龙巴扎产绵羊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对这些岭国牲畜赐予圆满吉祥！
玛查敦顿绸缎为一吉祥，
萨达木拉加绸缎为二吉祥，
巴尔布达尔旦绸缎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赐予圆满吉祥！
奥勒尕尔铠甲为一吉祥，
布买萨伦铠甲为二吉祥，
鲁沙胡腾铠甲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赐予圆满吉祥！
鲁登米巴尔披箭为一吉祥，
敦顿胡吐尔披箭为二吉祥，
尤登达尔楚披箭为三吉祥，
惟愿雄狮大王他赐予圆满吉祥！
镇伏扬子汉人英雄神武为一吉祥，
兴隆岭国本地城邑为二吉祥，
镇伏蒙古白帐的英雄神武和兴隆岭国羊群为三吉祥，
镇伏姜地劲敌的英雄神武和兴隆岭国马群为四吉祥，
镇伏权王的英雄神武和岭国坚固江山为五吉祥，惟愿赐予圆满吉祥！

吉祥之水所流之处，瓜果成熟，

吉祥之日、月是三光所照之处，出现温暖清明和成熟。

吉祥之歌所响彻之处，悦耳引乐，

吉祥之幢所展之处，堂皇华丽。

愿吉祥之赞颂永远响彻，

愿幸乐伟绩早日成功！

这样使岭国众人赞颂吉祥之歌，使牲畜繁殖兴旺，使疆土幸福无穷，使瓜果遍地成熟，使四魔消灭无遗，使岭国变成吉祥大庆院。

降敌大王格萨尔陛下传记《奇异辞章右旋号角之声》末尾之部终。

2. 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安定三界一章中一个章节的汉译文

这时，岭国的噶伦大臣们，在以前大王住过的一切地方，都设立了不可思议的永久供养，高宣法音，广积礼拜绕行的善女资粮，祈祷启请消除一切障难。这样做了以后，以上中下三部岭地为主的世界的南方，便战胜了一切魔军。

这时，岭国巴丹诺尔布之子喇嘛诺尔布琼培，把大多数的岭人，都招集到上岭尕水晶伦布山的果塘地方，将岭国制敌大王的传记，毫无遗漏地向全体岭人们宣告，使其善业广为流传。当时岭国神部落的臣民都说，传记的末尾应当有一个吉祥的赞词。这样请求后，岭国班第诺尔布琼培便唱了这吉祥欢庆的歌曲，歌道：

……

这是雄狮制敌大王格萨尔王奇妙传记吉祥旋海螺音结尾章节。

以上1、2是两个本子中相同的一个结尾章节。蒙译本《岭格斯尔》和藏文几种本子的对比举例，虽系一小部分的章节，是可以概见其余，其相同相似大体如是。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试刊号）

《格萨尔学集成》一书的序言

由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同志编纂的《格萨尔学集成》一书，业已全部定稿，即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可谓一桩大喜事！本书洋洋300多万字，集中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数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国外论著，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编纂了《格萨尔》研究资料。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破天荒的科研工作！因为国内外至今还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格萨尔》研究文献资料专著，可谓填补空白。可以断言，有了这部《格萨尔学集成》，对今后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定能起推动促进作用。

《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英雄史诗，是流传于我国藏、蒙古族地区的一部驰名巨著，不但是国内，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可多得的珍品。它有说有唱，我们曾估计它的全部唱词，可达100万行左右，叙说部分还不在内。我们曾经一行一行地数过42部分部本的诗行，已达257000行。这是确切的数字，不是估计出来的！这部史诗，只就分部本来说，去掉重复的本子，已有200部左右，包括已经写成书面的和说唱艺人说唱的。42部只是全书的五分之一。它的全长，如再加上五分之四的数字，那么我们曾估计为100万诗行，也不是全无根据！

同时，现在的说唱艺人，还继续在发现，继续说唱新的，有的懂文字的艺人，还在进行书面加工整理，它的部数，还在增

加，形成了世界上还在活着的活史诗，真是千古未有、世间绝无的奇迹。因此，迄今为止，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它不但篇幅长，而且具有鲜明的降伏妖魔、为民除害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我想还是举出具体的实例，来欣赏它的艺术性，说明它不但有数量，而且有质量。下边我们举的是霍尔王派鸟儿寻找王妃的一段唱词。这段唱词，见于《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中：

黑老鸹洋洋得意，立刻展翅飞回霍尔国。屈指算来，黑老鸹离开霍尔国，恰恰是100天，白鸽子、花喜鹊、红嘴鸦也都飞回来了，一齐落在霍尔黄帐王的门前。白鸽子首先奏禀道：

鸣咕、鸣咕……　　我奉霍尔大王命，
飞呀飞呀没停止，　　鸣咕、鸣咕……
飞到天上见天神，　　天神确有三个女，
鸣咕、鸣咕……　　大女儿生得真美丽，
可惜已被别人娶了去，　　鸣咕、鸣咕……
二女儿长得像朵花。　　可惜已被小偷偷了去，
鸣咕、鸣咕……　　三女儿人才更出众，
可惜已被土匪抢了去，　　鸣咕、鸣咕……

接着花喜鹊奏禀道：

咋咋、咋咋……　　我奉霍尔大王命，
飞了三个月没停止，　　飞到半空见山神，
山神确有三个女，　　咋咋、咋咋……
大女儿生得真美丽，　　可惜已被别人娶了去，
咋咋、咋咋……　　二女儿长得像朵花，
可惜已被小偷偷了去，　　咋咋、咋咋……
三女儿人才更出众，　　可惜已被土匪抢了去，
咋咋、咋咋……　　我给大王找爱妃，
没能找到真晦气，　　咋咋、咋咋……

接着红嘴鸦奏禀道：

咕咕、咕咕…… 我奉霍尔大王命，
飞到大海没停止， 咕咕、咕咕……
大海当中见龙王， 龙王确有三个女，
咕咕、咕咕…… 大女儿生得真美丽，
可惜已被别人娶了去， 咕咕、咕咕……
二女儿长得像朵花， 可惜已被小偷偷了去，
咕咕、咕咕…… 三女儿人才更出众，
可惜已被土匪抢了去， 咕咕、咕咕……
我给大王找爱妃， 没能找到真晦气，
咕咕、咕咕……

这时，黑老鸹自高自大地、扬着脖子奏禀道：

哇哇、哇哇…… 我奉霍尔大王命，
展翅一飞十万里， 哇哇、哇哇……
我往天上飞呀飞， 飞坏了我的铁翅膀，
哇哇、哇哇…… 我往地里钻呀钻，
撞坏了我的铁爪子， 哇哇、哇哇……
我在地上拣吃的， 吃坏了我的铁嘴巴，
哇哇、哇哇…… 为了给您找王妃，
我受的痛苦实在大， 哇哇、哇哇……

这是黄帐王派四只鸟儿外出找能做王妃的美女，四只鸟儿回报找的结果的唱词。派鸟儿寻找美女，想得奇；模仿鸟儿的神态回答，语言奇；重复婉转，一片民间文学的浓郁乡土气味，扑鼻而来，给人以无限的美的享受。它的质量你可以想象。我们避免行文冗长，只举了一小段。我们再举一段散文叙说，也是这部中的一段：

格萨尔大王在琼卡木保，把事情办好了。以后，就又从像鞍子一样的石山里，取出来金鞍子，从像骏马一样的石岩里，牵出来赤兔马，从像宝弓一样的石岩里，拿出宝弓来。他备上金鞍

子，骑上赤兔马，拿起宝弓来，直到岭熊他的旧王宫一看，以前的像绿玉蟾的大帐房，好像狮子跳到天上一样，已经随风飞扬，四面是大窟窿，帐杆子也都断了。大帐房的地方，青草丛生，杳无人烟。在灶房里，一块做饭用的案板，和石头搭的三角铁架，还留存在那里。他一看这般情景，就好似万箭穿心，想起了珠牧。他想起在以前的时候，来到帐房门前，珠牧立刻跑出来牵住战马，亲亲热热地迎到帐房里边，献茶呀、敬酒呀，这个灶房正是她烧茶的地方。现在不见珠牧妃子的踪影，灶房冷落，满目荒凉。真是物是人非，助人伤感！

这一小段，珠牡被霍尔王抢去，她的旧帐房被破坏，荒草丛生、杳无人迹的惨痛情景，使人读之真，感动得心酸泪流，这是多么高超的手法！史诗是一部文学作品，欣赏它，首先欣赏的是它的艺术水平。我们认为它的艺术水平与其数量，有同等价值。当然这部史诗，数量之多，出人意料，也并非出自一人之口、之手，各部质量，也不完全平衡，但就我们见到的各部而言，唱词都是很高的水平，有的细腻，有的粗犷，有的奇特，有的泼辣，耐人咀嚼，耐人寻味，都有比较高的水平。说的部分，似乎有的稍差一些。这部史诗是藏、蒙古族的一部百科全书，或者称之为大百科全书。它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道德、风俗习尚、历史地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对各方面研究的珍贵资料。

这部史诗用的是藏语藏文，有一部分用的是蒙古文。无论藏文或者蒙古文，能直接阅读的人不多，不懂藏文、蒙古文的人，还不能直接阅读，应当把它翻译过来，重要的是译成汉文，这是当务之急。因为要开展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参加到研究队伍中来。现在算来，汉文的译本，还不到 20 部，才及十分之一，这一翻译工作，需要积极进行，以便帮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进行研究。使《格萨尔》的研究工作，能更普遍、更深入地展开。翻译与研究，是互相联系的，是并行不悖的同一

方向的工作。

这套《格萨尔学集成》涉及面比较广，绝不是简单的论文汇编。它包含着《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综述，全国《格萨尔》工作信息动态，国内外《格萨尔》研究目录索引，国内部分《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格萨尔》研究论著类编，等等。集历史性、系统性、信息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阅读起来，十分方便，可谓集大成性质的书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是对我国几十年《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又为今后进一步搞好《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和中外格萨尔学交流创造了条件。

关于《格萨尔》这部藏、蒙古族英雄史诗，国外发现得较早，研究得也比较早。但国外最早看到的是蒙古文的1716年北京版七章本《格斯尔传》，而见到藏文版《格萨尔》则在19世纪80年代。现在看来，北京版蒙古文七章本，只是分章本的一种，是译自藏文而又进行加工的一种本子。这个蒙古文本，比起藏文分部本的规模小得多。20世纪以后，欧洲人才搜集到拉达克《格萨尔》和大卫·尼尔的十四章本《格萨尔》。从此以后，外国学者陆续到中国来搜集《格萨尔》，并研究它，产生了法国石泰安研究《格萨尔》的皇皇巨著。国内对《格萨尔》提出研究性看法的，当然应当首推藏族学者松巴·益希班觉尔。以后又有韩儒林、任乃强诸先生，而大力搜集、整理《格萨尔》，则在全国解放以后的50年代。1958年前后，青海省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搜集工作，为抢救《格萨尔》立了大功。在这之前，西北民族学院翻译科的几位同志也从各地搜集到20多部《格萨尔》，并内部铅印了几本。

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期间，《格萨尔》竟被打成了大毒草，在各地区被大肆焚烧，损失难以估计。青海搜集到的本子，在“文革”中损失惨重。幸有徐国琼同志，冒极大风险，埋藏起来，保存了一大部分《格萨尔》手抄本，可称为不幸中之大幸。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政府于1978年12月为《格萨尔》彻底平反，这部伟大的人民史诗又重见天日。从全国到有关省区，都建立了《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重新有领导、有步骤地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格萨尔王传》，抢救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中，西藏自治区的成绩最大，他们一方面搜集书面的手抄本、木刻本，一方面深入发掘，有大量的民间艺人被发现，进行说唱录音，新的分部本，大量涌现，这真可称之为不朽的大业、千载的盛事！

与此同时，翻译研究工作也逐渐开展，研究虽系初步，但就研究论文来看，也有不少的数量，也已有客观的成绩。虽尚无皇皇巨著，有些立言，还能鞭辟近里，而非隔靴搔痒，比较地道。

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篇幅之长，数量之大，内容之多，比之伟大的《红楼梦》，相去恐怕不可以道里计。《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格萨尔》的研究，称之为格萨尔学，不是攀比，而是名副其实。当然，现在从事《格萨尔》研究工作的人尚少，成绩尚小，远逊于《红楼梦》的研究。然而这只是时间问题。我坚信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必将迅猛发展，研究成果会更大，质量会更高，研究的队伍会更多，力量更大。

现在就《格萨尔》工作的全局来看，抢救还是重点。民间的说唱艺人，是否已完全发现，有些艺人年事已高，发现而抢救不及时，也有丧失的危险，如扎巴老艺人，溘然长逝，就他所报的说唱目录来看，尚有一部分未能录出，这已成为千载憾事。已录出的所有的录音磁带，也需要早日变成文字，出版发行，以便于保存流传。对于已成为书面形式的本子（手抄本、木刻本或铅印本），也应尽量忠实地译出来，首先需要译成汉文，以便有更多的人能阅读研究。国外的论文与专著，也应尽量地翻译介绍过来，以便成为国内研究工作者的他山之助。这些工作，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成的。对此不但希望得到重视，而且希望得到支持、援助。就拿出版来说吧，个人是无法解决经费等问题的。现在有的地区，领导不但重视《格萨尔》工作，而且大力支持，

用实力来支持，人力、物力、财力都有保障。而有的地方却重视不够，一度出现了搞翻译没有补贴，出不了书；搞抢救没有旅费，上不了路的现象。我们殷切希望能够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以利于《格萨尔》工作的前进，以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我们应当记住，《格萨尔》工作是我国科研事业的一部分啊！

（1988 年 6 月 9 日于兰州）

格萨尔与岭

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其中的主人公是格萨尔王，他所属的国家，号称为 gling。这个 gling 字的藏文，现在有三个读音，卫藏方言读作 ling，我们译作汉音时作“岭”。康方言读作 lin，一般译成汉文作“林”。安多方言读作 lang，相当于汉文“郎”字的读音。现在我们对于 gling 读作“林”这一问题且不去说它，只企图初步探讨一下，gling 字在安多方言中，何时音变读成 lang，为什么来谈此问题呢？原因是这样，我在 1979 年曾写了一篇不成熟的短文，其中提到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是否是写历史人物问题，我认为唃厮啰可能是写史诗时最初的影子。我主要的一点依据，是《宋史·吐蕃传》中说唃厮啰为“欺南陵温篯逋”，我当时曾这样解释这句话，认为“欺南”是藏文 khri 的汉文音译，“陵”是藏文 gling 字的汉文音译，“篯逋”是赞普的汉字译文，宋史也说：“篯逋即赞普也”，因此它是藏文 btsan po 的汉文音译。“温”字是藏文 ba vi 的合音，是“人的”的意思，欺南（khri）是藏族赞普名号前常用的尊称，是表示在王位者的尊称。“陵温篯逋”意思是陵人的赞普，即陵国的君王。在格萨尔王传藏文《安定三界》一部中，有 gling bavi dpon po 一语，gling bavi 即是陵温，dpon po 是君王的意思，与篯逋同义。全句的意思是陵温君王，与“陵温篯逋”同一意义。我们现在把格萨尔王的国家 ling 字，译成

岭字，与宋史的陵字，是同音异字，在汉文中陵也是岭的意思。ling 字音译成汉文的岭字，是依据卫藏方言的读音译出的。

吴均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安多方言，gling 读作 lang 而不读 ling，不能以 gling 字的 lang 与宋史的陵（ling）相提并论。因为唃厮啰的吐蕃王朝，是建立在安多地区的西宁。因此，吴均先生与我发生了对 gling 字读音的分歧。

我也知道，ling 字在安多现在的藏语方言中，确实是读 lang 而不读 ling。但是安多地区的居民，接受吐蕃王朝的统治，迫使当地居民（当时肯定不是藏族，或者是吐谷浑族，或者是其他羌族，与藏族不同的民族）学习藏语、藏文，以后逐渐藏化时，gling 字是读 ling 呢？或者读郎？我以为非藏语的民族学习非母语的藏语、藏文，应当是以卫藏方言的读音来进行学习，ling 字的 ing 韵，不能读作 ang 韵。因为 i 韵与 a 韵是有分别的，不能混淆。把 gling（ling）读成 lang 与 glang（lang）就无分别了。藏文造字之初不能这样。现在安多方言 gling 字读成 lang 字与 glang 字无别，应当是以后的音变。而不能是学习藏语、藏文之初，即读 gling 作 glang。吐蕃击灭吐谷浑，是在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 670 年。吐蕃占领现在的西宁，是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安多地区原有的居民接受藏族统治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改母语学藏语，也应在这一时期以后。学习藏语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由 762 年占领西宁时起，到唃厮啰建国的 1015 年，才三百多年，在学习藏语、完全藏语化时期，gling 字读 glang 似无可能。但由 1015 年到现在，却已有近千年的漫长时间，gling 字逐渐音变成 glang 字，ing 韵与 ang 韵已无区别的混合起来，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千年比二百年时间究竟长得多。前两年抛弃母语，改学和熟练运用藏语，已经是很客观了。这是我们对于时间长短，来理解这个音变问题。当然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是不是较近于情理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除时间的长短而外，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具体的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现在安多藏语方言，翻译“北京”这一名词时，用的是 pe

jing，“京”字译作 jin，京字汉文的 ing 韵，音变为 in 韵，而卫藏方言却把北京译作 pe jing，京字保存了汉文读音的 jing。为什么安多方言不译作 jing 呢？因为按照安多方言的读音，jing 与 gling 字的读法一样，jing 成 jang 了。这表明安多方言，ing 韵已消失，ing 韵读不出来，只好用 in 代替，不用 ing 来翻译。但以前，或可以推测在宋代以前，尚能读出 ing 韵。我们举两个例子。

在敦煌千佛洞，曾发现汉藏对音的千字文残卷。日本羽田亨在他写的《敦煌遗书汉蕃对音千字文残卷叙述》中曾说：“这个对音的时代虽难确定，不过从写作的字体来看，不能否认它跟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其他五代、宋的写作风格迥异，与拙劣之间，犹不可掩唐代的笔致，那么这上面的汉音，也许是当吐蕃占据陇右时代，其人民为习读汉字的便利而附记上去的。如果这个假设不错，那么，这种文体所表现的读音，应该是唐代中国西部的正确字音。”罗常培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也说：“比较起来看，自然还是敦煌石窟所发现的那一些汉藏对音的写本更可贵一点。因为这些写本，原来是为吐蕃人学汉语用的，大致可以断定他们所代表的是唐五代时候，流行于西北的一种方音。”并说：“照我的看法羽田亨的假说是可以承认的。”

羽田亨与罗常培论定了这本汉藏对音千字文的产生时代和这本书流行的地区。其时代是唐五代，地区是吐蕃占据陇右这个地区，即安多地区。这本汉藏语文对音的千字文，产生于此时此地。

千字文中的“凌”字藏文注为 ling，与卫藏方言读音相同，是用 ing 韵。蒸字注为 jing，也与卫藏方言读音相同，是用 ing 韵。只是声母 zh 作 j，这是声母的关系，不是韵母。当时安多藏语有 ing 韵，不像现在安多藏语只有 in 韵，而无 ing 韵。现在安多藏语方言无 ing 韵，却有 in 韵，所以现在把北京译作 bei jin，而不译作 bei jing。

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 pt. 448 号，用

藏文音译汉文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约为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之间，是当时沙州（今敦煌）一带的方言，与《千字文》的时间和地区差不多是一致的。经中不增不减的“增”字，藏文译作tsing。增字的译法与“凌”字在千字文中的译法一样，是用的ing韵。

另外，在10世纪初，记有时间的《开蒙要训》一书，也有汉藏对音。与陵字同音的汉字令、岭，注音为lieng，也不注为lang，而榔、狼、螂等汉字则注有lang，lang与lieng有区别。这本《开蒙要训》的具体时代，有明确的记载，为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即公元929年，此年距唃厮啰建国的1015年，仅八十几年，令、岭注为lieng与ling也无大的显著变化。

我们再举一例，即是西宁与zi ling的对音。西宁唐为鄯州，唃厮啰时代称青唐，是唃厮啰的首都。西宁设州，是唃厮啰王朝统一于宋代时期，是在唃厮啰后，具体时间是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西宁藏文作zi ling，是汉文西宁的藏文音译。这个宁字，仍译ling，表明当时即ling仍然有ing韵存在，而未译作in韵。足见当时ing韵并未消失。如果zi ling是原来藏文名称，汉文是从藏文音译作西宁，这更足以说明当时的安多藏语ling未读作lang，如gling未读作lang一样，所以汉译音作ning，仍从ing韵，而未从ang韵，这时去唃厮啰建国的1015年，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这一时间，ling字并未音变lang字，ing韵并未变为ang韵。

最近西北民族学院民研所王兴先同志在青海互助县，对土族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作了比较具体的调查，他记录了土族说唱的《格萨尔王传》。土族语言与藏语不同。他们说唱《格萨尔》，叙说用土族语言，唱词用藏族语言。因此他们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不是独立创作的，是从藏语移植翻译过去的。他们对格萨尔王的岭国，是由藏语音译过去的，他们把“岭国”叫作sa chao ling，把藏语gling字，音译作ling，未作lang。足见移植过去的读音，不是lang，而是ling。土族一般认为是吐谷浑的后

裔，在被藏族击败后，一直到现在，生活在藏族环围的地区，仍然保持着母语。格萨尔王传是由藏族接受过去的。转译的时候，也肯定 ling 字的读音是 ling，而不是 lang。当时的安多藏语 gling 一定是读作 ling，这样土族的移植才能译成 ling 的读音。这也可以说明，在安多地区，起初的一段时间，接受藏族统治学习藏语，gling 字的读音是 ling。把 gling 字读作 lang 音，是以后的音变，而不是一开始，就把 gling 字读作 lang。不然的话，为什么土族从安多地区接受过去的 gling 字的读音，仍读成 ling 而不读 lang 呢？安多地区最初读 gling 为 ling，没有音变为 lang，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由以上具体事实看，安多地区把 gling 字读成 lang 字，发生音变，是在唃厮啰时代以后，即 1015 年以后，不是唃厮啰以前。我们把陵温籛逋的陵，认为是 gling 的音译，是有根据的。不如吴均先生所说的，ling 字以前即读音为 lang。

我们现在再附带谈一下格萨尔问题。

藏族历史学家对《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出生年代问题，曾进行过论述。

17 世纪上半期的第四代班禅经师洛桑促尔辰在他的《印度八大法王传》中说："格萨尔后于朗达玛，先于阿底峡尊者。"朗达玛死于公元 842 年（或 846 年），阿底峡死于公元 1054 年。他的意思是说格萨尔出生于公元 842—1054 年之间。

18 世纪的蒙古族藏史著名学者益希班觉尔在他的《答问》一文中说："格萨尔王的时代并不太早。"他说的时间虽不确定，但他似乎对于 7 世纪、8 世纪等说法，不大同意。

安多历史学家丹巴饶杰 1865 年成书的《安多政教史》中说："他（指格萨尔）的生年有庚子和癸巳两说，但无论如何属于第一甲子。"藏族第一甲子是从 1027 年丁卯年开始的。庚子是公元 1053 年，癸子是公元 1060 年，都是 11 世纪，是在唃厮啰 1015 年建国以后。

以上三个人都认为格萨尔时代并不太早，有的举出具体时间

是11世纪，格萨尔故事流传，当然也在11世纪以后。11世纪以后藏文著作中提到岭格萨尔，只见到《朗氏宗谱》《灵犀宝卷》与《西藏王臣记》。《朗氏宗谱》，一般疑为15世纪以后的著作，《西藏王臣记》成书于17世纪上半期。由此可以推测《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的成书或者说唱时代，也不能比它太早。早期提到格萨尔未提岭格萨尔，这两部书才提到岭格萨尔，可能是提到了《格萨尔王传》的说唱，或者看到《格萨尔王传》的书面材料以后。以前未提到岭格萨尔，因为尚无说唱或书面本子。藏族有大部头的文史著作，都在14、15世纪以后，以前很少有这种现象。现在见到了《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我们认为是较早的本子，都似乎是15世纪或者稍后的作品，找不到再前一些的本子，也给我们说明《格萨尔王传》时代不太早。

藏族历史学家丹巴饶杰说格萨尔是11世纪的人，与唃斯啰的时代最为接近，宋史又称唃斯啰为“陵温篯逋”，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初步的联系，倾向于《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可能是以唃斯啰为基本素材，把一些故事加在他身上编写而成的。唃斯啰只是最初的影子，艺术的创作，影子只是一个提示，最多只是一个雏形，最初的分章本情节比较简单，只有三五件大事。以后分部本可能便吸收吐蕃王朝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庞大功绩，和其他神话烘托，加工渲染，基本上现在看来，是说唱家、写作者用浪漫手法，戛戛独造者多于原来的影子，所以我们认为不像是历史演义，而是偏于神话故事之类的作品。正如藏史学家益希班觉尔所说的：“格萨尔虽然实有其人，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而作了添枝加叶的演义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我在我写的《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一文的结尾也曾说过：“文艺创作的一般方式，即使有一个人做模特儿，也不是只写一个人，而是东取一点，西取一点，用许多人的情节来写一个人，甚至用许多不是人能做到的情节，如妖魔鬼怪、神通变化等等。应当肯定《格萨尔王传》就是这样被藏族人民创作出来的。这是与汉族《西游记》《封神演义》同

一模式的作品，极富于浪漫色彩。”

附带再说一下格萨尔一名的由来。格萨尔一词是从哪里来的，研究的人是很多的了，就我来说，以前只举过《王窗柱诰》（bkav chems ka khal ma）、《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嘛呢全集》（ma ni bkav vbum）、《莲花生遗教》（pad ma bkav thang）、《米拉日巴歌集》（mi la ras pavi mgur vbum）、《拉达克王统记》（la dvags kyi rgyal rabs）、《西藏王统记》（bod kyi 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以及洛桑促尔辰的《印度八大法王传》。益希班觉尔的《答问》、丹巴饶杰的《安多政教史》。其中只有洛桑促尔辰、益希班觉尔、丹巴饶杰三人所说的格萨尔，肯定是指的岭格萨尔，其余书中指的不是岭格萨尔。同时在时间上，只有《西藏王统记》一书有具体的时间为1388年，为14世纪末期外，其他几本书时间都定不下来，都有伪托的迹象，至多也不过是14世纪的东西。

最近几年内，又发现了不少藏文典籍中记载有格萨尔这一名词。比较时间可以肯定较早的是黄颢同志的《藏史书中的格萨尔》，而且所引用的《于阗国授记》中的冲·格萨尔（phrom ge sar）。这本《于阗国授记》的藏文原文，是埃玛瑞克所辑译的。这本书中有“于阗国国王毕恰雅桑格玛的王妃是冲·格萨尔之女”，云云。但在藏文大藏经中所收的《于阗国授记》中，却无此语，不知埃玛瑞克是从何处辑入的。16世纪祖拉陈瓦所著的《智者喜筵》中有冲·格萨尔的记载，但此冲字为khrom字，而《于阗国授记》的冲，藏文却作phrom字，两个字，藏文同音异形。

另一敦煌石窟发现的藏文卷子中发现了《文殊师利根本续》一书，是甘珠尔中所收的《文殊师利根本续》的异本。与原本对勘时，原本te ni seng ge lnga zhas ba pham nas，异本为ge sar shes bya ba lnga pham nas；原本的意思是“战胜了五个雄狮”，异本则为“战胜了五个格萨尔”。原本另一处seng ge zhes bya ba（名雄狮），异本相对处为ge sar btags pa（命名格萨尔）。《文殊根本续》是一部密宗典籍，其中有许多预言。

是8世纪译成藏文的，这部异本，似乎是拟作，译者是达摩多斯罗，文义是用以赞美一个雪山君主的功绩的。这个君主，居然战败了五个格萨尔。似乎在影射西藏的某一个赞普，或者暗指尺松德赞，不知是否用藏文写成，而伪托是翻译成书。达摩多斯罗是八九世纪之间的人，这本书的时间是9世纪以前的翻译或著作。我们见到格萨尔的名称，而可信的时代为9世纪以前。使人奇怪的是，原本《文殊根本续》未见格萨尔这一名的出现，异本则出现了格萨尔这一名称，而两相对照起来，如上所举，原本的雄狮，异本却作格萨尔，似乎格萨尔与雄狮，都是一国君王的代称，原本称为雄狮王，异本则作格萨尔王。在藏文大藏经的《于阗国授记》一书中，提到的于阗君王，多数以雄狮命名。似此，格萨尔与雄狮王的名称，应是来自外族。格萨尔王是否就是凯撒一名的东传，前人如中国的韩儒林在1935年即提出这类意见，国外也有人曾这样认定，如石泰安先生。我以前曾认为是过于附会。现在这个问题可再行研究。总之格萨尔一名可能是外来语。雄狮王亦应是外来语，不知是否为于阗君王的惯称，于阗国王多半以雄狮命名。大概格萨尔王与雄狮王均指能征善战的君王，两个名称用习惯了，就成为同义语，作了英雄君王的惯用语，格萨尔同时就出现了五个。

异本《文殊根本续》中出现了五个格萨尔，足见他不是《格萨尔传》中所描写的格萨尔，有人把格萨尔与岭格萨尔分开，这是符合事实的意见，岭格萨尔一词出现较晚，出现在大概是明代著作中的《朗氏宗谱》中，可能是最早吧！接着又载入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藏族作家或民间艺人，根据传说中的格萨尔这一名王称号，把他加在自己民族英雄的身上，而这个民族英雄的名称与格萨尔读音相近的，即是罗的读音，因而借用了格萨尔这一名称，塑造岭格萨尔这样一个战斗英雄的故事，这或者是格萨尔长篇史诗的由来。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雄狮魂》序

举世闻名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流传到现在，可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她最初诞生于藏族地区，在藏族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接着又向四处延伸，传播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等地方，且更远传到国外的一些民族。但以前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却少陈述于大人先生之口，我们的嗅觉似乎有些太迟钝了。

1714 年北京有蒙古文《格萨尔传》雕版本的出现，流传到俄国，国外一些文人学士大为重视，进行了一系列的翻译介绍研究。20 世纪初，英国教士在拉达克地区得到了拉达克藏文本《格萨尔王传》，人们才知道《格萨尔王传》在藏族地区也有流传。以后大卫·尼尔专门来中国，进行搜集，得到了一个十三章的《格萨尔王传》，人们才对藏文《格萨尔王传》大肆研究，诞生了长达 600 页的研究巨著，作者为法国人石泰安先生，一时声名鹊起，被称为世界格萨尔学研究的泰斗。格萨尔在国内，研究在国外，解放前这一段时间内，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说确是事实，不可否认。蒙古文格斯尔在国内，国外进行研究，藏文格萨尔在国外，国外进行研究，国内波动不大，不但少有人进行研究，也少有人进行搜集发掘。更少有人知道她的蕴藏量有多大，她的流传有多广。这与敦煌学先由国外进行宣传研究，情况是一样的呀！

这部长篇英雄史诗的命运，在解放前的遭遇，就是如此。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世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划时代的时期，人民解放了，事业也解放了，《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的史诗，也正式出头露面了。50年代初期，有的单位已经进行讲说，进行搜集。50年代末期，有的省，如青海省进行大规模搜集活动，成绩非常出色。60年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70年代末期，格萨尔研究得到了平反。接着80年代的十年中，在党和政府的资助扶持下，搜集研究工作，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格萨尔在中国，自然优惠的条件在中国。这十年中，就抢救而论，发掘出来的说唱艺人达数十名之多，有的能唱30部，有的能唱70部，有的能唱120部，有的能写120部，目前搜集到的手抄本、木刻本与说唱艺人的说唱本、录音，已达200部以上（未说出写出的尚不在内），数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并已有数十部的汉译本出版问世，给不识藏语文的人们诵读。就研究论，已有数百篇的研究论文，且发现个别长篇专论。这些论文是不是很有水平，后来居上，我们不敢断言，但我们有优势条件，这应当肯定；有可能作出较好成绩，这也是应有之义。这部史诗是世界最长史诗，我们已作出定论，这也是可信的事实。尤有进者，这部长篇史诗已成功地搬上了荧屏，映出18集的电视剧，忠实地反映了史诗的深刻主题，团结民众，浴血苦战，许多保卫家园的英雄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荧屏上面。出乎我意料的是史诗剧《格萨尔王》既保持了史诗稳定性情节的原意，又大胆地进行了创作，我赞成再创造，不然怎么出新呢？电视剧作者更独具匠心地把原史诗的神话部分，转写成人间英雄，在磨难中成长，有血有肉，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天之神子，这更符合藏族人民的勇武精神、英雄气概，更富于现实教育意义，更容易鼓舞团结对敌的斗志。当然有人也曾说，应保留神话成分，我以为电视剧《格萨尔王》如像《西游记》那样设计，则格萨尔一举一动都受神的预示，千篇一律，使格萨尔成了木偶，随牵线人摆

动，丢去自主意志，遇见困难的到来，出现神通变化，一了百了，完全没有英雄气概。那样去写，恐怕意义不大吧！

我看了这部淡化神性、强化人性的电视剧，突出了格萨尔生长在民众之中，一心为民除害，为国雪耻，强烈爱国精神人性的一面，既有神似又有形似，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不是一般的改编或照搬，那样没意思，我认为作品是成功的，站得住的，很好！

总之，格萨尔在中国，学术虽无国界，国外国内都可以研究，但因地势接近，材料丰富，国内研究比较地道，比较实际，这是不言而喻之事。《雄狮魂》——格萨尔王电视集成一书的出版，将为《格》史研究、借鉴、宣传，开凿一条新路，并将在《格萨尔》文库中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原载邦南编著、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的《雄狮魂》）

格萨尔与敦煌

一个敦煌石室藏有的藏文抄本卷子，被外人搜劫盗窃去后，收藏在巴黎图书馆，已历有年数。因此，我们国内一直没人见到它。我得到的这个抄件，是几年前从法国图书馆复制回来的手抄本，还不是复印原件。见到卷子竟提到格萨尔，我非常欣喜，藏族这部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与敦煌文献发生了关系，出乎我们的意料，也是在我们久久盼望之中。现在我把这个卷子用汉文译出来，供关心此事者参考研究。

在此先说明一下，这个卷子，原有魏英邦先生根据法文译文转译而成的汉文译本，曾在刊物上发表。我见了他的译文，不全同于我这个译文，这是因为对于原文的理解。我有些地方不同于法文译者，故将我的汉译文著录于此：

一个名叫佳的国王，住在雪山之中，统治了北方所属的一切国土。这个国王在（前世的）一个时候，生为人的幼童时，用泥土堆成了一座佛塔，生起菩提心发愿：如佛之正法甘露消亡时，我要出生，弘扬最盛正法。他的愿心业力成熟，生于一个大王族家，成为边地之主。他最喜正教，笃信佛法，常时依止善知识，有大智慧，心性渊懿，对于佛法，了悟极深，有大修证，确切无疑，成为胜王。大事弘扬佛之教法，边地有罪众生，弃舍正法，不了佛法甚深行境，亦不理解咒乘续典，于是生起破佛

邪心。

以后，此王因前世与一持咒大智慧师，互相友善，勤修正定，获得无畏续乘正法。生大悟解，以此回向，得天神力，成大智者，于是战胜边地，领地扩张，从夷区以至拉葱、果洛，全被征服，并制伏了中土。因之全无敌人，亦无外患，成为摩揭陀国国王。此王并占有一切牧区，东至大海大河，北至北方雪山，尕夏布山、格忍哥村，成为彼一切地方的主人，使佛教正法，如火炽燃。

彼还征服了五个格萨尔，而为彼等之王，一切雄狮生（王）等，亦皆臣服阙下，居住雪山东至大海之内的一切众民，皆奉之为王。居住在德兑中达山谷中的一些格萨尔王，亦长时归依此王，居住在城堡与海边北方东方之名为雄狮（王）者，亦与此王互相往还。

一个名松的国王死后，转生于果乌山地方。他生于王族，成为国王，享用富有。他的国土日益扩张，快乐日增，政事稳定。享年八十七而又七。此后衰老，死后升天界，长时享受天国利乐。后从天界死后，因为前生烦恼未尽，投生畜生道，于一月终，成为有大神通的龙王，此后身死，转生为人，成为王族，具有智慧，善于商业，并依止善知识，笃信佛法，现成为明智而具神通之国王，修成尕罗天密法，通悟密咒，行快乐行，具大功德，称为持咒明王，亦称转轮王、持明转轮王。具大智慧，弘扬正法，寿数八万万又九十有七年，享有人天快乐，成为转（法）轮之转轮王。彼之眷属，有童女六万万，此后身死，由多罗天女劝请，生为天王，亦于彼处，弘扬正法，此后此王证得最胜菩提。

此少许文殊师利，怛特罗颂文，鸡年，于松噶宫，大校译师达磨尸罗达尔玛达师利译毕。

按此卷子首先叙述一个名为佳的国王，住在雪山之中，前生幼时，用泥土堆塔，生菩提心，发愿弘法，因转生为王，与前生

旧友，共兴佛法，征服不信法之边地人民，还降伏了五个格萨尔（王），征服远在山谷中的格萨尔王，并制伏了中土（指中印度），成为摩揭陀国国王，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叙述了一个名松的国王，依止善知识，最后成为持咒明王，证最胜菩提。

这个卷子看起来不像是译自梵文，似为作者伪托为译文，不是真品，而是赝品。何以见得呢？由卷子的内容可以看出来。首先说这个国王，是住在雪山向东扩张，以至于侵入摩揭陀的中印度，在事实上吐蕃王朝向四外扩张的最盛时期，确实如此。吐蕃到9世纪佛教尤为兴盛，显教有莲花戒与汉族和尚摩诃衍的辩论，和尚辩败，被送回汉地，因之，藏地显教的渐门兴起，顿门消失。密教有莲花生入藏，密宗大盛。卷子中的叙述与吐蕃9世纪的情形正相符合。因此我怀疑这个卷子正在此时，应运而生，为藏王歌功颂德，而歌颂的显然是尺松德赞。尺松德赞时代，吐蕃国势之盛，空前绝后，东到汉地陇西，北与突厥接界。南抵摩揭陀，请莲花戒、莲花生，为显密佛教奠定了始基。藏地也创造了这样的神话：说“堪罗曲松”，这说的是尺松德赞弘扬佛教的故事。“堪”是堪布，指的是莲花戒入藏传渐门佛教。有人说是指静命，静命是莲花戒的上师，是静命请藏王邀请莲花戒入藏的。而顿、渐之辩，是由莲花戒进行的。“罗”是罗本，指的是阿阇黎莲花生入藏传密咒乘。“曲”是曲杰，指的是法王尺松德赞，西藏这个故事说的即是尺松德赞。他们神话式地说，尺松德赞在前世与莲花戒、莲花生共为好友，三人发愿来生共同弘扬佛法，由夙愿力，三人转生人世，一为法王，一为堪布，一为阿阇黎。他们三人聚在一起，弘扬起西藏的佛教。这个卷子，实际是暗示此事，第一段中有依止善知识，那时指的莲花戒。第二段中也依止善知识，这指的是莲花生。第一段注重弘扬显教，辩败大乘和尚，指的是顿渐之争。第二段的善知识，指的是莲花生，是传密法的莲花生。第一段此国王，止于成了弘扬佛教的国王，第二段这个国王却证得菩提，第一段国王尚未脱离三界。第二段则

已超凡入圣，证得菩提。这两段虽然说的是两个国王，实际是赞美一个人，即是尺松德赞，尺松德赞是西藏赞普，不是印度国王，我因此怀疑，这个卷子不是用梵文写成，而后译成藏文，而是用藏文写成的，所谓译文的说法，似是伪托。

这个卷子，日本人今枝由郎曾有考证。他考的不是内容，不涉及原文是否为梵文的问题，只涉及卷子发生的年代。他说："这段文书翻译的历史背景，松噶宫，翻译者达磨多尸罗及鸡年。首先，翻译的地点松噶宫，已在敦煌藏史纪年内证实了。它是赞普尺松德赞（公元 754—797 年在位）在公元 756 年夏冬二季时的行宫。根据后世的传说，这一赞普在去世前，就退居此宫进行默祷，所以松噶宫是与尺松德赞有联系的处所。达磨多尸罗是藏族有名的翻译家，他参加过翻译名义大集的编纂。该书完成于 814 年或稍前，达磨多尸罗的活动是在 9 世纪初。我们推测《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即《文殊本续》）部分的翻译，也正是这一时期，鸡年可能是下列年代之一，公元 793 年、805 年、817 年与 829 年，敦煌写本本身无可疑地证明它是从梵文，若非全部至少是部分翻译出的，它是在 8 世纪末或 9 世纪初就已经存在。"

他（今枝由郎）断定译文的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我与他不同的是，此卷子是否从梵文译出，或者是否作者伪托。我的想法，赞美藏族君王不一定用梵文来赞美，也不必从梵文译作藏文的形式。说的故事也全是藏地情景，因此断定译文系伪托。但其时间，则为今枝由郎所考证在 9 世纪是可信的。

这些事实，我们并不重视。因为"堪罗曲松"是普遍为藏地所接受的人间神话，为藏族最普遍的常识，我所注意的是卷子中出现两次格萨尔的问题，一处用五、一处用"达"（双数），多是多数，出现了这些格萨尔，在同时出现，意味着这些格萨尔不是个体专名，似乎是公用的名称。这个公用的名称，应当是沿用已久了。格萨尔是英雄君王的用语，在 9 世纪以前已广泛流行开。以前我们一般人所见到的这个名称的出现，最早不过是 14

世纪的《西藏王统记》，因为这本书著作的年代有明确记载，时间为1388年，其余的如《王窗柱诰》《嘛呢丛书》《五部遗教》《莲花生传》，以及以后见到的《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智者喜筵》《西藏王臣记》等书，有的难确定著作年代，有的著述年代却在14世纪以后，有了这本卷子，格萨尔一名出现的年代，才推到9世纪以前。外人多以格萨尔一名来源于凯撒。凯撒是公元1世纪的英雄，国内如韩儒林先生，也有此看法。这一个说法，很值得研究，凯撒是罗马帝国一员大将，虽称王未成而被刺杀，但他曾是罗马的统治者，被称为英雄的统治者。可能这一英名辗转东传，被大家作为英雄君王的代称，成为格萨尔，很有可能，所以藏籍中有许多格萨尔出现，如朱孤格萨尔、北方格萨尔、格萨尔军王、冲格萨尔等，可以看出格萨尔是一种通称，而非个人私名，而且也可以说明以前出现的这些格萨尔不是指的岭国的格萨尔，岭国的格萨尔是沿袭这种通称而被史诗的作者加到藏族格萨尔身上去的。藏地的岭格萨尔，也本非是他的私名，他的私名叫顿珠尕尔保，别名角如，格萨尔是他称王时为人尊敬而奉上的名称。最初格萨尔一名的由来，有可能来之于凯撒。凯撒的英文读音与格萨尔的拼音很相近，人们辗转相传，读音相近，读成格萨尔是很可能的。

当然，将来会不会有更新的发现，我听陆水林同志对我说，印度的迦腻色迦王朝的石刻上，也发现了类似格萨尔读音的人名，现在确实的情况，尚不明了，等到有确切的报告时，可能又有对格萨尔新的解释，现在只能说有这样的材料，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原载《甘肃文史》1991年第7期）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集体创作的长篇巨著。这部史诗部数太多，数量太大，而且所有资料散在各处，并不是每一个资料都能接触到，我见到的还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还谈不上研究，略作介绍，也只是一鳞半爪，有限得很，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和翻译研究简况

《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英雄史诗，有藏文流传的本子，有蒙古文流传的本子。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等国家及地区。蒙古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也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

国外对于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都很重视。因此，也有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印度文的部分翻译，国外介绍研究这部史诗，是比较早的。1776 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以介绍《格萨尔王传》。1839 年，俄国的斯英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古文本《格萨尔王

传》，并译成德文出版。20 世纪 30 年代俄国的郭增，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曾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古文本的《格萨尔的故事》。还有苏联的哈马加诺夫和布哈依洛夫等人，也研究《格萨尔王传》。法国人搞《格萨尔王传》的翻译研究，很积极。1902 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去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 1905 年在印度出版了《格萨尔王本事》的藏英对照本。20 年代，法国大卫·尼尔女士，18 岁时到青海地区，拜藏民永格登为义父，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回法国后译成法文，于 1931 年在巴黎出版。以后她又来中国，搜集去《霍岭大战》手抄本。她的法文译本，还转译成英文。另有法国的石泰安也曾亲自前来中国，在四川等地搜集《格萨尔王传》。他积极进行《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工作。1956 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全书 300 多页。又写成了《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已于 1969 年在巴黎出版，全文长达 600 多页。现在，北京正组织人翻译他这个著作。另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木丁苏伦，还曾写研究《格萨尔王传》的论文，获得苏联的博士学位。

国内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研究，有任乃强先生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等著作，写于 40 年代。陈宗祥、彭公侯两先生都从外文译过拉达克本的《格萨尔王本事》，即法国弗兰克的《格萨尔王本事》。解放以后，在党的积极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搜集翻译。青海搜集到各种本子据说曾达 100 部以上，并且组织人力翻译了 40 多部，成绩最大，中央民族学院也搜集了不少部，我记得是 18 部。西北民族学院也搜集了 120 多部。但经过十年动乱，青海保存的据说尚存 70 多部，西北民院除少数几部油印本和铅印本而外，全部散失。在十年动乱中，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1978 年 11 月才得到平反。现在搜集工作又积极进行起来。西藏已发现一个名叫扎巴的老艺人，已 78 岁，一人能说 31 部《格萨尔王传》。去年 4 月在四川峨眉山，中央有关部门曾召开格萨尔工作会议，那时西藏已录出 10

部、420万字。青海也一边搜集，一边进行翻译。四川还在木里藏族地区，发现新的《昌格萨尔》，可能是岭格萨尔的地方化。其中有些情节还是岭格萨尔王传的情节，有些有了改变。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也发现了两部《格萨尔王传》，据说是以前目录中所未有的新的本子。新疆也发现了有诗体的蒙古文《格斯尔可汗传》，有一位蒙古演唱家能唱16部。甘肃也搜集到口头的蒙古文《格萨尔王传》两章，也是说唱体。蒙古文本说唱体是以前很少见的。甘肃也进行了藏文《格萨尔王传》的翻译工作和原文出版工作，已经出版5种。但我们研究工作暂时是落在外人的后边了。不过我们的资料是很多的，只要把现有的资料流通开，积极进行翻译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希望搜集、出版、翻译、研究这一系列工作都大量开展。对于这些珍宝，我们更应当重视它。

二、《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梗概与中心思想

现在再说这部长篇史诗的故事梗概和它的中心思想。这部史诗是以藏族地区一个号称为岭国的格萨尔王为中心人物而组织成书的。它一开头，就首先叙述格萨尔王是天上白梵天王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名字叫作顿珠尕尔保。当时下界人间，妖魔鬼怪到处横行，残害老百姓，老百姓没一天好日子过，观世音菩萨就同白梵天王商量，派一位天神下界，降伏妖魔。白梵天王让三个儿子自己商议，谁能去投生下界。三个儿子商量结果，下界投生的事落到最小的儿子顿珠尕尔保身上，顿珠尕尔保于是就投生下界人间，降伏妖魔，抑强扶弱，作了黑头人的君长。他称王后的名字为格萨尔王，也叫做世界雄狮宝珠制敌王。这开宗明义降伏妖魔，抑强扶弱，让黑头人过上好日子，寥寥数语，便提示了格萨尔王投生下界的目的，这也就是《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史诗的中心思想。它的内容情节虽然复杂，但目的却是一个为

民除害。他下界后，投生为一个弃妇的儿子。他父亲原是一个部落的小首领，但因他的叔父超同进谗言，格萨尔母亲在怀孕未生前，被驱逐出去，无衣无食，过着困难的生活。格萨尔生后，一直到15岁，都过着贫困的生活，挖地老鼠，猎取野兽为食。15岁时，他和珠牡结为夫妻，随着就借神力称王，有的本子说是赛马胜利称王。称王的第二年，他才16岁，就开始南征北战。他进行战争的方式，有的是大军对阵，互相冲杀；有的是单身一人，深入敌国，用计谋降伏敌人。全部史诗内容主要是战争，从降伏妖魔一部起，降伏18个大宗是战争，降伏7个中宗是战争，降伏4个小宗也是战争。只有最前边的几部，即在天国里，投生下界的幼年生活，以及结婚称王这些情节没有什么战争。中间地狱救妻，一般也叫做《阿达拉毛》，与末后地狱救母，格萨尔也同时归还天国，这两部中除与阎王有争论，而且也动过刀兵而外，基本上没有一般战争情节。它的内容，虽然复杂，实际简单，就是战争，就是为民除害。格萨尔本人有时能变化身形（他的敌人也有许多能变化身形），与孙悟空有些类似。

三、《格萨尔王传》的体裁和组织形式

藏文本《格萨尔王传》，我们接触到的，都是说唱体。既有叙述，又有唱词，一般来说，唱词多于叙述。唱词是新的情节，是主要部分，不是叙述的重复。语句是整齐的七字句或八字句间杂成文，间或有九字句，不过很少。七字句是二、二、三三顿，和汉族的七言诗顿法一样，八字句是三、二、三三顿。但一般藏族诗歌不押韵脚，因此，《格萨尔王传》的唱词，也没有韵脚，也不押头韵腰韵，是无韵的诗歌。每一部的组织，有的分为若干章，每章有小标题。有的整部不分章，没有小标题。有的分章和小标题，都在后边。有的分章和小标题在每章之前，如汉人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一样。分章和小标题在

后者，是藏文书籍的旧例。分章和小标题在前者，我们怀疑这可能是受了汉人小说的影响，并且小标题在前的，有些是两句对举，这更与汉人的章回小说回目小标题是两句一样。如：史诗《降伏妖魔》之部八章，每章都有两句小标题。第一章：大王正修大力法，妖魔乘机抢梅萨。第二章：大王欲去救梅萨，珠牡暗进健忘酒。《霍岭大战》一部也是如此。如第一章：霍王派乌鸦寻找王妃，珠牡遣内琼禀报叉根。还有几部每章末后，还有“正是”字祥，下边接着有两句结束语，如《霍尔入侵》之部，第一章末尾有“正是：只因一人起贪心，致使两国入火坑”。第二章末后，有“正是：瞻前顾后非多余，知难即退不宜迟”。《赛马称王》一部，也是如此。这种本子，也可与民族文化交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可以考虑产生时间，因为汉人小说用这种形式组织，是从明代开始，藏族这种形式的运用，可能是受了汉人小说形式的影响，时代应更后些。

四、《格萨尔王传》的版本和部数

藏文本《格萨尔王传》，有流传在口头的说唱，这些说唱，大体是口耳相传的，有随兴的增减，《格萨尔王传》发展到现在，已多半形成固定的书面文学，互相传抄、传唱。各地方以前搜集到的多半是手抄本。即使是同名而内容不同的异本，也都成了书面的东西。也有一些梵夹式的木刻本，我见过8部，恐怕不止这些，不过木刻本究系少数。现在才逐渐有了铅印本和油印本，外国翻印的当然是外国装订形式。藏文的《格萨尔王传》，就见到的和听到的来看，所以说有两种本子，一种是分章本，一种是分部本。这是我们初步的看法，成立不成立，可以再研究。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王一生的事迹，写在一本里，其中分为若干章。这种分章本，可能是最初的本子，或者说是较原始的本子。原始的说唱，可能只是一本，以后才逐渐增多，我见到的一本，

我们把它叫作贵德本的，一共有5章。第一章是天神章，第二章是降生章，第三章是结婚章，第四章是降伏妖魔章，第五章是降伏霍尔章。这个本子，最末后的一句不全。因此，使人怀疑下边还有一章或几章。这个本子与蒙古文的两卷本《岭格萨尔》，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有些相同，只是蒙古文本多了最后一章《安定三界》的结尾，藏文本中也有一部名为《安定三界》，但是我见到的抄本是独立的一部，数量很少，只有30页左右，末尾有“格萨尔王传语流吉祥旋海螺音结尾章竟”字样，与蒙古文本所说的《安定三界》的结尾一样。不知藏文本的《安定三界》是否是贵德五章本的最后一章？可以再研究。另外拉达克藏文格萨尔王传，也是分章本，我见到的两种由外文译成汉文的，是7章。

蒙古文本《格萨尔传》，除上举的两卷本外，其余的据达木丁苏伦介绍的6本也似乎都是分章本。因此，分章本这一名称，是可能成立的吧！

分部本是怎样情形呢？似乎只有藏文《格萨尔王传》有分部本，蒙古文本还不知道有没有分部本。分部本只是叙述格萨尔王的一件事迹，首尾完整，独立成为一部，但与别的部有前后顺序，是全部《格萨尔王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分部本有一种是把原来的分章本中的一个情节，扩充成为一部。如《降生章》扩充为《英雄诞生》的一部，《结婚章》扩充为《迎娶珠牡》或《赛马》的一部，《降伏妖魔章》扩充为《降伏妖魔》一部，《降伏霍尔章》扩充为《霍岭大战》一部。有一种是创作新的一部，即原分章本所没有的情节，而是新的情节。如《大食财国》（国音译作宗）、《卡切玉国》《朱孤兵器国》，如是等类，多到几十部，每一部有的也分章回，有的不分章回。有的分上、中、下篇。分部本最长的达到藏页900页左右，如《朱孤兵器国》《米努绸缎国》就是最长的两部。藏文本《格萨尔王传》的部数多少，尚未确知，但就已搜集到的来说，据青海的计算，全译出来可有2400万字。现在西藏老艺人扎巴能说31部，已录出的10

部，即达420万字，还有21部未录出。据说这31部，可有1500万字，扎巴所说的，与原来同名的各部，数量都多出几倍，这1500万字与2400万字加起来，数量之大，真是达到惊人的程度。一部作品这样长，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五、《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问题

《格萨尔王传》的格萨尔王，是历史人物或者是虚构的人物，有许多人进行研究过。任乃强先生早于1945年发表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认为，“格萨尔确有其人”，此人“为林葱土司之先祖，即《宋史·吐蕃传》之唃厮啰。唃厮啰王朝在宋代，其人、其地、其时、其事，是明确无疑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歌乐同志也均主张格萨尔是唃厮啰之说。我于前年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曾发表一篇短文，也表示倾向于这种说法，以《宋史·吐蕃传》说的唃厮啰名“欺南陵温钱逋”为主要依据，认为“陵”即是岭国之“岭”。是否成立，自己没把握。

任乃强先生所提到的林葱，在四川德格附近。“林”系“岭”的四川藏语方音。关于格萨尔统治之地在德格附近，18世纪的藏史学者松巴益希班觉尔在他的《答问》一书中曾说：“格萨尔生地是康地上部黄河、金沙江和澜沧江三水环绕的地带，在德格的左边，是德格的属地，父母帐房所在地叫作吉尼玛滚奇，他生的部落是德格丹岭两大部落的岭部落。生后不久，曾被叔父超同驱逐到黄河发源地扎陵湖和鄂陵湖附近拉隆玉多地方。”

又说：“以后格萨尔王到丹部落去，为该地的猛犬所追逐，马惊坠地致死。格萨尔的时代并不太远。据说昌都的洛玉辅的佛堂里，尚有格萨尔的几部《般若经》。格萨尔与他长辈和兄弟们所用的宝刀还保存着，比现在一般人用的大一些。另外，卫藏各

地的庙里，也有些还保存着格萨尔的帽子和长矛。”

19 世纪的藏族学者降巴饶杰，在他的《安多政教史》中也说：“黄河上游的一切地方，都是岭格萨尔王所统治的地方，他的生年有庚子和癸巳两说，无论如何是属于第一甲子。”

他们两个人所说的格萨尔王统治的地方，都是在德格。最近上官剑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林·格萨尔与四川》，其中说：“格萨尔并不像某些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是宋代的藏族首领唃厮啰，而应为今四川甘孜自治州古代的一个小国——林国的首领。”并说：“格萨尔的时代，也不可能早于元代之前。”

上官剑壁的说法，可能证据较充分一些。有人说格萨尔是凯撒大将，是成吉思汗，是关公，证据似乎都较为薄弱。格萨尔王的时间是 11 世纪，或是不早于元朝，或者更早一些，也还未有定论，不过格萨尔这个人，已经神化为和齐天大圣孙行者一样，有了神通变化，即使他是历史人物，虚构的成分也大于历史事实。

六、《格萨尔王传》产生的时间和作者

这部史诗的创作年代难于确定，有的说产生于 11 世纪，有的说产生于 13 世纪，也有的说产生于 14 世纪，当然也还有别的说法。至于史诗的作者，同样无法完全指定。下边介绍一下别人的说法，也提出我的初步的看法。

内蒙古桑杰扎布先生在他译蒙古文《格萨尔传》的前言中曾说：“据藏文《格萨尔传》（蒙古文《岭格斯尔传》）的结束语：斯钦王即格斯尔王死后，亲信、诗人敖尔布·却博伯喇嘛，将斯钦王的传记，详尽无遗地写下来。”

白歌乐同志在他的《格斯尔传介绍》里也说：“格斯尔传是人民的创作，但这部作品，最初并非纯粹由民间形成。它的初稿有两章是有作者的。”在一部蒙古文本《岭格斯尔传》的结束语

中写道："领班第（诗人或祝福者）敖尔布·却博伯喇嘛，详尽无遗地写下斯勒毛或大狮子王格斯尔可汗的传记，并且他自己曾召集领地所属黎民，在集会上演唱了自己的著作——格斯尔可汗传。他并希望领地内的人民能用幸福的祝词来充实他的著作之不足。"

达木丁苏伦也说：《岭格斯尔》的末后尾声是《安定三界》，提出的作者的名字是敖尔布·却博伯。

藏文本也有《安定三界》一部，其中也说格萨尔将归还天上，说了自己的传记，岭国老百姓劝请敖尔布·却培尔（蒙古文却博伯，是却培尔一名的异译）作吉祥结语。《岭格斯尔》的情节与贵德本情节很相像，但却无《安定三界》这样的结尾。据说《岭格斯尔》这部中屡次提到黄教，贵德本也屡次提到黄教。黄教的创立，在15世纪初，提到黄教，使我们怀疑《格萨尔王传》最初可能产生于15世纪或稍后，这当然是孤证。可以再寻找证据，进行研究。依据较原始的分章本，又继续产生了许多分部本。这些部本，有几部有说的人、抄的人、整理的人名字。如《英雄诞生》一部，整理人为阿阇黎牟尼夏洒，《松岭战争》一部题为咒师古黑耶所说，《地狱与岭国》一部，题为却吉汪楚用汉墨写在纸上，《索波马国》一部，写的人叫角本玛尼，《霍尔入侵》一部，题为德格夏仲根据康地德格说唱家才仁顿珠和昂谦说唱家拉旺才仁的说唱本整理，《征服霍尔》一部，整理者为咒师达香巴。这几部虽然有这些人名，但也不能断定产生的年代，因为没有年代的记载，只有德格夏仲一人，据说是与颇罗鼐同年代，颇罗鼐是18世纪的人。

藏文《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史诗，分部本太多，不是一个世纪所能完成的。当然也不是几个人写作的，大概从15世纪（我们暂定的时代）以后，逐渐创作，历几个世纪，乃至20世纪解放以前。有人就说，解放以前藏族地区还有创作《格萨尔王传》的人，蒙古的琶杰不也曾在解放后还大写大唱格萨尔王传吗？并且藏文本某些部还可能受汉人小说的影响，时代不会

太远。

七、藏文《格萨尔王传》与蒙古文《格斯尔王传》的关系

藏族有藏文本《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有蒙古文本《格斯尔传》，这两者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有，是什么关系？这是人们常想到的问题。

蒙古文《格斯尔传》，据达木丁苏伦介绍的七种本子中，两卷本的《岭格斯尔》，他考证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因为这一蒙古文本有夹注，说明翻译时遇到的困难和处理情况。原注这样说："原文不清楚，并有错字。"也常有这样的附注："此处原不应这样写，或者本来不应有这样的语句，但因原文如此，或者原文字句不够清楚，所以不得不这样抄写，于是在附注后附录上一段藏文原文。"这很明显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而且这个两卷本，据他介绍，第一卷中的小标题有《讲天上的故事》《伟大的雄狮格斯尔可汗的降生》《与珠牡结婚》。这与藏文贵德本的前三章的第一章天神章、第二章降生章、第三章结婚章，几乎全同，顺序也相同。藏文贵德本第四章是《降伏妖魔章》，蒙古文《岭格斯尔》在《与珠牡结婚》章后只提了几句说："格斯尔15岁是蓝龙年。这一年出发到亚尔康去，那是一个魔鬼的城市，位于四个峡谷的岔路口，周围有几座小山作屏障。到第三年红虎年，格斯尔还没有回来。"这与贵德本第四章情节相同，但很简单。这以后便接着第二卷霍尔白帐汗派四只鸟儿寻找王妃的这一情节，即霍尔抢王妃珠牡，和格斯尔降伏霍尔的情节，这也与贵德本同，不过情节较多。最后还接着有《安定三界》尾声，贵德本有残缺无尾声。另外藏文本有一部题为《安定三界》，说是《格萨尔王传》的结尾章。这也与蒙古文本《安定三界》结尾相同，并且在结尾章中提出了敖尔布·琼培尔这一作者，如以前所

举。这一部《岭格斯尔》，达木丁苏伦认为是从藏文本翻译过去的。其余6本蒙古文本，经过达木丁苏伦的比较研究，情节许多都与藏文本脱离不了关系。他认为只有布里亚特的爱黑里特本是独立创作的。我们看达木丁苏伦对爱黑里特本的介绍中也有格斯尔在天上的记载说："东方首领休尔玛司的儿子格斯尔，把西方的首领阿达乌朗抛下人间，在半空尸体腐烂，生出许多魔鬼，扰乱人间的安宁，天上成千的白衣佛爷（观音）商量消灭妖魔，便派格斯尔降生到人间。"按这段情节来看，也与藏文本《格萨尔王传》近似，只是以后情节很特殊。

我的一个不成熟看法，蒙古文本《格斯尔传》，有的是从藏文本译过去的，有的根据藏文本的部分情节而有所发展创作。达木丁苏伦说："关于蒙古史诗格斯尔的完全独创性，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想必两个史诗——蒙古与西藏的——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我们还无一点痕迹找到另外的共同的起源的材料。

上边所谈的是几个问题，谈出来希望得到指正，并愿继续研究这些问题。总的来说，这个长篇史诗，确实伟大，不但数量大，质量也是很高的，国外学者也把它列入世界文学宝库，并且誉之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我们觉得它有为民除害的主题思想，有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有奇特的情节，有优美的语言，正如王亚平同志所说的："这部英雄史诗多么感动人啊！它同《阿诗玛》《桑并与娥落》以及俄国民族史诗《虎皮骑士》一样，或更多地感动着我，读起来，不忍释手，放下来，回味无穷。"但它比荷马的《伊利亚特》，能不能说"或更多地感动着我们"呢？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当然，这部史诗如此之长，驳杂而有糟粕，也是难免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关于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

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我们曾把它分为分章本与分部本两种，就以现在各地广为搜集的情况来看，这种分法，可以成立。现在分部本最多，已可达200部左右，分章本却依然没有新的发现。据我们所知，有藏文的贵德分章本、拉达克本、大卫·尼尔的十三章本，藏文北京本、苏联收藏的稿本Л6，木里地区的《昌格萨尔》；蒙古文的有《岭格斯尔》、北京本蒙古文格萨尔、土族的《格萨尔传》、裕固族的《格萨尔传》、祝夏文本的《格萨尔王传》等。

这些本子都保持着原始的分章本的形态，都是把格萨尔王一生的几件大事，写在一部里，成为一种格萨尔全传的形式，保持原有的形态。这种形态，可归结为，格萨尔为天上白梵天王之子，被天上派下来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救护人民百姓，作黑头人的君王，贵德本格萨尔下世投生在一个头人家里，是游牧地区。因为住的房屋是帐篷，日常生活是放牧挤牛奶。贵德分章本叙述格萨尔下界去看的岭尕地方，各部各地的帐篷，密密麻麻，足以说明这是个牧区。这个国的头人，当地的君王，名叫塔乍，实际不过类似一个土官头人一般的地位，并没说出以前的家世传承。只是他有五个儿子可以叫作五个支系吧！长系是僧唐惹杰，次系是尕雷公琼，三系是晁同达，四系是采沽达，末系是邦散达。这个支系很清楚简单。五个支系只有一、二、三这三个支

系，都有后文，而第四、第五两支系，即在贵德分章本中，以后也都很少提及。按以后分为三系来说，格萨尔属于长支，尕雷公琼属于中支，晁同达属于幼支，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阿库叉根这一支系，更无翁木布木江这一支系。格萨尔母亲叫尕擦拉毛，是另一个头人巩巴的女儿，就是说她只是一个人间的女人，并非如后来分部本所说的是什么莲花生大师为龙王治病，索取来的龙女。两个头人联姻是情理之常，无何神异。

故事的开展是塔乍让五个儿子分开，各立门户。僧唐惹杰因无子又娶了尕提闷，仍无子，又娶了那提闷。以后尕擦拉毛有了身孕，尕提闷有了身孕，尕提闷先生下贾擦霞尕尔。尕擦拉毛生格萨尔，迟于贾擦。格萨尔与贾擦的关系是同父异母。因此格萨尔的世系是：



（采沽达、邦散达二人不表，故未列入）

格萨尔的婚姻，他的王妃珠牡，也是一个小头人的女儿，这个小头人应属于岭国，住在岭国的一个深山沟里，很显然是岭的属下。格萨尔与珠牡的结合，是相遇后结合的，没有什么赛马夺彩的情节，也没有赛马称王的情节。格萨尔确是弃妇之子，因为他母亲受到他姨母那提闷的嫉妒，受到阿库晁同达的离间，才被驱逐出去，是事实，但驱逐得并不远，并不如以后所说的驱逐到黄河川玉龙松多。他被晁同置土坑中陷害只一次，并无咒师进行陷害之事。他神变称王后，娶了13位妃子。格萨尔即王位之后，当他15岁的时候，去北方降伏魔王路赞。原因是他的第二个妃子梅萨绷吉被魔王捉去。他是单人独马，深入魔窟，与梅萨见了面，共同商议制伏魔王，用箭射中妖魔额头，杀死了魔王，情节虽曲折，但脉络比较简单清晰，有民间故事的乡土风味。在格萨尔回答梅萨问岭事的时候，他回答出：有三个岭神是白梵天王、

绷迥姐毛、格卓宁保。回答出 13 个马主、13 个马童、八大英雄。八大英雄其中有他的叔父尕雷公琼，他的哥哥贾擦协尕尔，7 个勇士，4 个岭城，其中有珠康叉毛、琼卡木保。3 个大帐房，其中有绿玉蟾大帐房，是格萨尔的王宫。3 个婢女是：阿琼吉、里琼吉、玛雷桂桂。此外还回答了岭马、岭狗、岭鸟、岭刀、岭甲。由这个回答所说出的情况看来，岭国的规模并不太大，英雄只有 8 个，和以后发展到 30 个最后到 80 个，规模是不大一样的。足见这个本子，是接近原始的本子，他的王宫，并不是如后来的分部本所说的那样，是多少大柱，多少层的高楼，而是绿玉蟾大帐房，保持游牧社会的风格。格萨尔降伏了路赞魔王以后，梅萨怕他回去宠爱珠牡，给他喝了迷魂药酒，格萨尔便昏昏沉沉地住在魔宫，忘了回岭国，前后在魔国一直住了九年。

正在格萨尔留在魔国未回来的时候，霍尔黄帐王这时 21 岁，需要选立王妃了，于是就派鸟儿四处寻找美女，看见了珠牡，就发兵前行抢亲。这和某些分部也不同，分部本是说霍尔王死了妻子汉妃，才派鸟儿四处寻找美女，以后才派兵侵入岭国。

岭国得知霍尔兵马侵入岭国，珠牡便派三个战将，前去探哨，这三个人是八大英雄之中的尕雷公琼叔父、布琼桂巴达尔杰和 13 马童中的帕雷布桂塔尔雷。三人与霍尔兵相遇，打了一个胜仗，三个人也和霍尔名将辛巴梅乳孜叫了阵。辛巴回霍尔王宫见了霍尔王，劝说霍尔撤兵。这时晁同要前去立功，被霍尔捉住，当了奸细，报告了岭国实情，劝霍尔王不要撤兵。晁同引霍尔兵深入岭国内地。这时珠牡找到贾擦霞尕尔。贾擦中了辛巴的诡计，中箭而死。霍尔兵直趋珠康叉毛珠牡的住地，珠牡遂落敌手，被霍尔兵俘获。珠牡誓死不屈，然后巧妙应对，拖延了三年之久，等待格萨尔回来。最后不得不随霍尔王回到霍尔，做了他的妃子，又给霍尔王生了一个儿子。但她始终不忘格萨尔，始终怀念着格萨尔，等待他回来搭救她。格萨尔在魔国回到岭国后，马上去霍尔国，仍旧只身一人。他在霍尔国当了铁匠，打了爬城的铁索，爬进霍尔王宫，杀死了霍尔王，也杀死了珠牡与霍尔王

生的儿子，接受了辛巴的归服，让他当霍尔王，领着珠牡回到了岭国。贵德分章本是残本，到此为止，下边可能还有几章，最低也应有几句结尾的话。按格萨尔由天上下生人间，为的是降伏四方四魔。这四魔是北魔路赞和霍尔，南魔是姜国和门国。格萨尔在降伏姜国萨当王以后，他立王子玉拉当姜国王。并对他亲口说道："我受命消灭的四个敌人已死三个，现在只剩一人，当我进攻他，向你借兵时，你一定得支持"（见《岭超人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第十章 241 页）。接着就是降伏南方门国辛尺王。可以推想，格萨尔王传最初的本子，它的内容似乎有四个大的战事，就是对魔国、霍尔国、姜国、门国这四个国家的战争。受命于天的战争，只此四件，原始的格萨尔王传，可能只叙述这四个战争的故事。所以我想贵德分章本，只说了两个战争，即对魔国、对霍尔国的战争，似乎未完，仍应有两章。可能还有一章是结尾，即是我曾说过的安定三界那一章。以大卫·尼尔的十三章本来对照，大卫·尼尔这个本子内容比较丰富，叙述的战争比较多，可以断定是较贵德分章本的时间为晚。但大卫·尼尔的本子是略记的，不是完全照原本的原样记述下来的。一、她把它变成散文叙述。据我们来看，藏文格萨尔王传可能都是说说唱唱，这个本子，没有唱词。二、她省略的地方很多，比如霍岭大战部分，简短得很，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寥寥几句话就结束了霍尔王的性命。三、她记述时用了许多在藏文中所不惯用的有形容词句的句子。她的这本格萨尔王传，叙述多半是干燥枯窘的，没有艺术风格，不但没有美丽的唱词，就是散文部分也是干瘪无味。比之贵德本，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个本子，一开头与贵德本就不一样。首先叙述母女二人看见有一位菩萨在她们邻近修苦行，进行布施，以至布施自己身体给蝼蚁鸷禽，死了后往印度去了。母亲尽管年迈，也要到印度听这个转世的活佛讲法去，女儿不同意。母亲独自前往，以后修行有成就，到了极乐世界。

母亲的女儿，在母亲走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因她诅咒布施，她和三个儿子都饿死了。

三个儿子的母亲，因为邪念，她一个人化为三个人，转世为白帐王、黄帐王、黑帐王。三个儿子转世为北国的路赞，西方的萨当王，南方的辛尺王。莲花生大师用占卜找一个神子能降伏他们。他找到了高洛丹泽和吉祥天女之子涂帕伽淡。涂帕伽淡答应下界，但母亲须是龙女，并要求其他物品、助手、妻子等。这个开头与格萨尔（贵德本）是白梵天王与王妃绷迥姐毛之子是相同的。而且提出四方四魔的来历，霍尔之帐王的来历，路赞、萨当、辛尺的来历，很明确说出降伏四方四魔的名字，限制了格萨尔最初本子的模式，只是降伏这四个魔鬼。而又说出格萨尔要求下界的母亲是龙女，这为分部本，莲花生为治好龙病，索要龙女开了端绪。这一发展，我认为是在贵德本以后，因为情节复杂离奇，没有贵德本那样朴素动人。

大卫·尼尔的本子，格萨尔才一降生，就遭到晁同的陷害，但都未成功，又叫巫师去害格萨尔，被格萨尔活埋在洞窟里。最后晁同把他们母子驱逐到几天行程以外的荒原玛咪撒达隆哥。这也与有的分部本情况相同。而贵德本只是晁同将初生的格萨尔放置土坑中进行陷害，再无其他。而格萨尔王的母亲，是在格萨尔未生以前，被逐出到很近的地方，并非几天路程以外的荒原。

格萨尔被驱逐到荒原时，莲花生又出现了。他在众神会议上说："照这样他能像天意所要求的那样当岭王，征服强大的路赞、霍尔王、萨当和辛尺吗?"于是下降到格萨尔住处，告诉他须取得宝物，他（格萨尔）于是变成乌鸦，向晁同说赛马可获得珠牡作妃子可当上岭王。晁同召集了赛马会，结果觉如得到了头一名，娶了珠牡，当了岭国的国王。分部本有赛马称王的专本，是由这个本子发展而成的。格萨尔即位称王，莲花生又来，他给格萨尔一个宝杆去打开宝藏之门。

莲花生参加到这部长篇史诗中来，可能是这个本子开始的。以后的分部本，莲花生成了书中的主要人物，格萨尔成为莲花生的化身，甚至成为莲花生的使者，莲花生的代理人。而在贵德分章本中根本未提到莲花生这个名字。

格萨尔称王后，第一件事在大卫·尼尔本子里是到印度取药物。这是贵德本所没有的。接着才是降伏路赞魔王。在将去异教徒国取药的时候，出现了叉根老总管向格萨尔进言。分部本中叉根总管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叉根总管的出现是格萨尔王传的又一个发展。

以后第四章是降伏魔王路赞。路赞的妃子，帮助格萨尔射死了路赞。但不如贵德本所说的，魔妃梅萨是格萨尔的妃子，是被魔王抢去的，格萨尔是为搭救梅萨才去降伏路赞的。格萨尔给魔国臣民灌顶，也同样被魔王妃子喝以污秽之物，使格萨尔忘了自己是何许人，在魔国住了6年。在大卫·尼尔的本子中出现了灌顶。格萨尔从魔国回国后，首先见到无头秃鹰，是他死的贾擦哥哥，他告诉格萨尔岭国被占、珠牡被俘等消息。以后有的分部本中也有这个情节。

格萨尔前往霍尔国，变作小铁匠，与贵德本相同，珠牡变了心，爱上了白帐王，也生了孩子。格萨尔杀死白帐王，用柱子压死了孩子。珠牡随后跟回岭国，向格萨尔忏悔，得到宽恕。珠牡变了心，大卫·尼尔的本子与拉达克本，都有这样的情节。

降伏霍尔以后，大卫·尼尔的本子，是姜国进攻岭国。开战之前，辛巴首先骗擒了王子玉拉。在乳湖中，格萨尔变成蜜蜂被萨当饮水吸入肚中，把萨当王弄死，并把他送到乐土。又战胜了姜国三位大将，前入王城，让王子玉拉为姜王。这和分部本的大的情节相同。不过分部本有姜国发动抢岭国盐湖因而引起战争的情节。格萨尔能送人到乐土，贵德本中没有这样叙述。

降伏姜国后，大卫·尼尔的本子是征服南门辛尺王。是格萨尔闭关，玛尼已预言让他去征服南门。他征集了兵马，辛巴带领20万霍尔兵，玉拉带领60员战将50万兵马，岭国集合了30万人。以晁同儿子迎聘门国公主为妻为名，门将聘谦库拉被擒，被岭军活剥了皮。岭军进军围攻王城。辛尺王想凭供天梯逃走，被格萨尔一箭射落火焰中烧死。美丽的公主投降岭国，作了晁同儿子的妻子。分部本门岭大战之部基本情节，与此本相同。大卫·

尼尔的本子降伏四方四魔路赞、霍尔、姜国、门国都有专章。在降伏南门之后，大卫·尼尔的本子接着说："格萨尔史诗并没有随着三个魔王之死而告终结（实际是四个魔王之死），以后英雄还从事了一系列与序幕中所说的使命无关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他消灭了许多佛教的敌人。岭王想使这个贫穷和愚昧的游牧民国家，臻于文明与富裕，在他的事业发轫之时，他已为他们提供了医药。为了改良畜群的品种，他夺取了大食王的牛群，和一位蒙古首领的马群。作为战利品，他带回了突厥的黄金，和中原的丝绸、茶叶。对他所进行的各种征伐的描述，其中许多事件，常常是重复的雷同的，依据它们足以另写一本书，我已叙述其中开头的事件。"

可以看出原来四魔降伏之后，史诗已经完结，这是最初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的原貌吧，原来说唱家只说唱到四魔降伏完了。以后是续编，续编在当时也大概是岭与大食、岭与蒙古、岭与中华、岭与突厥而已。这是第一次分部本的发展，而在大卫·尼尔本子中，叙述四魔降伏完了之后，又续了大食牛国，这一叙述比较完整，而其他的则未见再行叙述，可能尼尔是见到过这些叙述的。因为她是略叙，就未再向后叙述。以后便是格萨尔归天了。

这个本子对于征服大食的叙述，开头是晁同为了娶亲，偷大食马，被大食捉去出卖岭国，格萨尔出征，降伏了大食，立大食王妃的女儿为王，回岭后分配大食母牛与财宝。

这个本子只叙述了征服大食。接着就是第十三章，格萨尔对他的属民说："我们的工作完成了，因而是我们安息的时候了。"他祝愿道："愿山山岭岭成为平地，高者不高，低者不低。愿人间世上，泯灭冤荣等，无人威权煊赫，无人卑职受辱；愿人人丰衣足食，人人牛羊遍野，谷粮满仓，无人缺衣短食，啼饥号寒，……"

说完这些，格萨尔便与他的妃子等五个人喊了"帕现"一声，在白山上的石台上留下了空空的五件衣袍，辉耀的光轮笼罩着它们。

大卫·尼尔的本子与贵德分章本对比起来，多了降伏姜国、降伏南门、降伏四方四魔的情节，已经完备，还续了降伏大食和结尾。就情节来看，比贵德本有了发展，为后来分部的《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牛宗》打下了发展的基础，为后来的分部本《蒙古马宗》《朱孤兵器宗》《岭与中华》作了伏线。它比贵德本的产生，当然应当在后。

藏文的北京本，基本上与贵德分章本相同，它也是只到降伏霍尔为止，没有下文。但是霍尔入侵这一部分，与贵德分章本完全不同，这一章的末后叙述珠牡不去霍尔而别筑一城，住了两年。到降伏霍尔那章，却与贵德本几乎全同，珠牡已作了霍尔王的妃子，还生了一个男孩。前后不一致。可能是在另住二年之后，又被逼不得不嫁给霍尔王吧？在国王的威力下，想永远不屈，除非一死，否则是很难办到的。北京本虽与贵德本基本相同，但就其文字语言来说，贵德本是安多方言，北京本是康方言，贵德本应先于北京本，它不如贵德本的朴实近人。

拉达克这一分章本，是七章本，英国弗兰克从拉达克地区搜集到的，据说有藏文原文，我未见，不知是说唱体，还是叙述体，我们见到彭公侯的汉文译本，全是散文。第一章岭朵18英雄的诞生，第二章格萨尔下界投生，第三章格萨尔与珠牡成亲，第四章是格萨尔与汉公主结婚，第五章是降伏北方妖魔，第六章是霍尔掳去珠牡，第七章是格萨尔降伏霍尔王。全书也只到降伏霍尔为止，与贵德本同。但第一章贵德本无此章节。第四章与汉公主结婚，贵德本也无此章节。彭公侯译本第六章与第七章并为第六章。弗兰克是否将原来说唱体改为叙述体，或者原来即是叙述体，不得而知。两个本子孰先孰后，值得考虑。就其内容来看，拉达克本内容较多，可能是以后的发展。如18英雄的诞生，而在贵德本中只有8大英雄的名称。以后发展为18英雄，再次发展为30英雄乃至80英雄。不过就全书组织来看，可能接近贵德分章本的时间，但应在其后。

拉达克本首先是一个名叫敦松米拉的小孩在果实中诞生，他

娶了18个妻室，每个妻室都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每个儿子都以阿库两个字冠在名字之首，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天帝顿珠降生下界的格萨尔王，他娶了晁同的未婚妻珠牡，去北方降伏魔王以后，也被梅萨绷吉喝了迷魂药酒而忘却返回岭国。

在他返回岭国后去降伏了霍尔王，珠牡也钟情于白帐王，将试图夺回她的岭将阿古阿布玛拉赞，泄露了阿布玛拉赞生命的秘密，遭到被霍尔射死的情节。格萨尔治好了汉皇帝的病，皇帝的公主嫁给他，格萨尔偕公主回到了岭国。

苏联搜集去的藏在苏联列宁格勒萨尔特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的命名为Л6手稿的，这是波塔宁在安多搜集去的。我们未见到原本，我们在这里是引自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萨尔传的历史根源》中所介绍的汉译文片断，手稿第一章：

> 在远古时，即是在卡尔帕时代以前，天国的君主，粲巴·卡尔博·布拉玛和母后布姆宗有三个儿子顿卡尔、顿来格、顿杜勃。年小的顿杜勃大胆、健壮、勇敢、理智、机敏威武。当时世界上开始了混乱的时代，魔鬼的族类越来越多了，他们就开始占凡人的土地。这时众佛郑重地商量，他们说应该派一位神仙降生人世，去收服四方的恶魔。顿杜勃这孩子，非常勇敢，我们派他前去吧！父亲粲巴·卡尔博说道："顿卡尔、顿来格和顿杜勃我的孩子，听我说：恶魔作怪使尘世间生灵不得自由，不得安宁，你们三人好似我额上的眼睛，你们三人应有一人去到人间铲除四方的恶魔，使贵族们低首称臣，自己成为黎民的领袖，你们三人一起商量一下吧！"三个儿子一起商量，大家嚷着"你去，你去！"就这样没有说出什么结果。小儿子顿杜勃说："我们三人自己谈不妥，那就用三样东西，箭、小石块和一小块方骨头来抽签，谁中了签，谁就得下凡去。"早晨一支细箭，落在儿子顿杜勃·卡尔博身边。中午人们抛来一

块小石头，落在他身边。傍晚人们抛来一块五光十色的四方骨，也落在他身边。当时母亲波姆宗·扎尔莫说："顿杜勃·卡尔博，既然需要你下凡，那就先去看一下人间苦乐。孩儿你最好亲自去一趟，如果凡人都过得幸福，那你一个下凡去吧！如果凡人遭受苦难，那就派你三位姐姐和你一同下凡。"他变成一只大雕，前胸是金的，腹部是白珠母色，尾巴是蓝宝石的，四个爪子是铁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五颜六色的玛瑙。于是就飞下凡看去了。

在人间最中心有一个大国叫卡尔博·岭，山河壮美，举世无双，像一个盛满了油脂的金盆，在这个宽广大地中心，是一个草原，在草原上，蒙古包和村落星罗棋布。其时国王发现在自己的帐篷上，落着一只鸟时，他马上产生了一种凶恶的念头和恐惧心理。他唱道："噢，这是一个不吉祥的预兆，可是他将降临到谁头上——是皇兄还是别的什么人？爱妻阿就吉特，你快到我这儿来：从箱子里拿出我锋利的箭，从套子里取出我的硬弓，从炉灶给我抓一把灰来。我要射死这只身有二十一凶兆的鸟，把它化为灰烬。"刚说完这些话，他便急忙张弓搭箭，可是当时刚要射箭时，神鸟便飞到空中去了。

神鸟在沙尔博·岭国上空盘旋了一会儿，便被这个国家里唯一的勇士——察尔根老人看见了，察尔根马上向神鸟跪着唱道："冬琼和冬春二位姑娘，圣洁的仙女，请听我说：这是一只从未见过美丽的神鸟，应该为它摆祭品，隆重地欢迎它。快从箱子里取出我神圣的箭，快把像箭一样高的酥油祭品，长矛那样高的果制的祭品，一臂高的三色盘子和鲜美的水果准备好。"

当一切都办好，他高声诵祷："我给您，天神化身的贵宾，摆好了各种鲜的食物，并向三百六十位天神、

日神、夜神，以及他们的神仙朋友奉献祭物。这个鸟的胸部是金黄色的，这是天上金龟的向往，尾部是蓝宝石的，这是人间蓝宝石龟的象征，腹部是白珠母色的，这是智慧大仙粲巴登格里变来的，鸟的眼睛闪耀着五光十色的玛瑙的光彩，它们是黄教凶神根卓再世的标志，鸟的四只锐利的铁爪是铁鹰，即天国七兄弟的象征。首次光临的贵宾，真正的转世的天神，请您享用这些新鲜的珍品，处死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保护那些平民，做他们的支柱。只要您能猜到平民的意愿，您就能成为所有人民的领袖。”

神鸟飞回霍尔木斯塔天国，向父王可汗报告：“如果您决定把我派到人间去的话，请您把我的部分财产如数给我。我要一副重饰铁片的大盔甲，穿着这盔甲可以吓唬凡人。给我一顶镶有宝石的金光闪闪的白盔，一面繁星盾，一柄锋利无比的诛妖宝剑，一把水晶柄的削孽小刀，一只闪电形的金箭筒，一张里镶硬角的硬弓，一支父亲手做的带蓝宝石凹槽的箭，八对装在金箭筒里的箭，九对装在银箭筒里的箭，一匹栗色的烈马坐骑，一个有四方形的新型的名为伊和·阿尔坦·格热勒的马鞍，再给我各种各样别的东西。我要多少银子就给我多少，不要吝啬。我要一面令旗，一旦发生战争，我可调遣群神，请派给我一位护马的白女神护身的女白神、常胜女神以及女翻译（当我和天神谈话时）。还要一位喇嘛神拉治，他会用秘传灵药，使人起死回生。祈父皇母后为我庇荫护佑，定能征服天下的妖魔，把他们变成奴隶。我，你们的儿子乌义烈布代格奇，从今已担负起平定骚乱的大任。”他说完就摇身一变，来到了人间。

他们把他留下的圣体作为当时神圣的祭坛，圣体直到今天，在天国里仍然是有名的享堂，名为撒特兰—爱亚。

这是第一章，讲的是举世无双的天神之子从天国下凡的故事。

手稿 Л6 第一章与贵德分章本极其相似，章末贵德本有“顿珠尕尔保这样禀报以后，就立刻死去，投生人间”，这就是格萨尔王降生以前的一段故事，贵德本中也同样说：“据说，格萨尔大王在天上死去的时候，天上给他修了一座宝塔，把他的尸骨，安放在里边，这个宝塔，如今还在天上保存着呢！”两本书的第一章的结尾完全相同，足以说明这个本子与贵德本都是安多区域流传的本子，这一章中手稿 Л6 提到擦尔根，而贵德本却作巴亚梅僧达。在贵德本中是 8 大英雄中的一员，未说明他与格萨尔是否是亲属关系，是哪个支系。但贵德本中却从未出现过这个老总管叉根。我想叉根的出现，是以后的本子创作的一个人物。以后分部本中，几乎每部都少不了他。在原始的本子中，并无这个情节。手稿 Л6 号与贵德本，看起来有密切关系，但应认定手稿 Л6 是以后的创作，至少迟于贵德本。手稿 Л6，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来看，可能与蒙古文译的《岭格斯尔》的本子血缘更近一些。《岭格斯尔》缺少沙赖河入侵岭以前的情节。达木丁苏伦特别将《岭格斯尔》缺少的而手稿 Л6 中所有的这一段情节介绍出来，我们得知手稿 Л6 与贵德本有些相似之处。

达木丁苏伦介绍手稿 Л6 相当于贵德本第三节第四章情节的汉译文如次：

> 岭国所有的头目，晁同和他的随从正在设宴作乐。觉如（就是后来的格萨尔）来到宴会上，他要求把父亲撒丹扎拉的财产中应得的那份给他。他说每个王公可分给五百匹马、五百头犁牛、五百只羊，而他们并不会受到损失，现在我什么也没有，把我那份财产给我吧！
>
> 晁同回答说，你父亲没有财产，让我把谁的财产分给你呢！
>
> 格萨尔什么也没得到，就回家去了。他穷极了，人

家都叫他“羊粪蛋”。那时离岭国很远，在一个部落里，住着东巴和妻子拉洁，他们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罗格莫，二女儿叫赛尔摩，三女儿叫东罗。格萨尔求到了东巴夫妇的同意和大女儿罗格莫订婚。邦达霍尔的皇帝得到了二女儿，古古尔·尤人的皇帝得到了三女儿，连没有出世的女儿，也被许给了塔格吉格的皇帝。那时格萨尔仍然过着穷孩子的生活，仙女提醒他，叫他别忘了自己崇高的使命。她说：“你须成为人民的首领，征服四方的四个敌人，降伏恶魔，制伏贵族，成为被屈辱的人的希望和支持，你的寸步不离的助手和朋友，就是女神卡尔博，你不要再等待，快显出你降世的天神本领吧！假如你不及早行动，那岭必然会被恶魔侵占。”

格萨尔遵照仙女旨意，在冬月十六日显示了自己神奇的力量。成了黑首人的首领，岭国的领袖，获得圣成扎尔博——雄狮汗的封号。现在格萨尔住在一个宽敞的宫殿里，有无数的马牛羊和宝珠。他周围拥护着勇敢的壮士们，护士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格萨尔把未婚妻罗格莫，从她的国家里娶来，使天下百姓都归顺他，并过着幸福的生活。

后来，格萨尔为了完成仙女交给他的新任务，准备到北方荒无人烟的天边去。在那儿他要得到一个叫海查布蒙德日得的女子，降伏老恶魔，把他的财宝带回岭国。罗格莫劝丈夫不要到北方去。但是格萨尔安慰妻子说：“有很多健壮彪悍的勇士们将留在国内。”罗格莫的侍女尼春治和里春治也来为格萨尔送行。罗格莫讲了许多话，她的话不是讲给王公听，而是讲给百姓听的。使统治者低头称服的人们，你们听着，受屈辱的人们的希望和支持，你们听着。

罗格莫把自己的冠冕送给格萨尔作纪念。别离时，格萨尔对妻子说：“你是岭国的希望，如果我不到恶魔

国去的话，老恶魔就会侵犯岭国，贻害不浅。”

格萨尔走了，罗格莫召集所有的人民，向他们说明格萨尔远征的原因，并且叮嘱他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故事叙述了格萨尔在征北方去路上的情况，格萨尔在北方的奇遇，荒诞怪异，这和前面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格萨尔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上，长途跋涉，饱经艰辛，终于到了恶魔国，他结识了那个名叫海查布蒙德日得的女子，还结识了大臣陈昂，格萨尔夸耀岭国使梅查布蒙德日得听了入迷，他还说在他的国家里有四座城市：杜勃汗、哈尔德姆布、昌哈尔木塔情、尕劲库再克。格萨尔和梅查布蒙德日得商议杀死老恶魔的计策，但是这件事被恶魔知道了，故事开始的部分就到此中断。

根据藏文手稿 Л6（这个手稿未见多所叙述引用）格萨尔应当战胜恶魔，娶梅查布蒙德日得为后，并且在北方住下了。手稿 Л6 彼得堡第二部分是从叙述沙赖河进攻岭国开始的，黄霍尔人（沙赖河人）这个故事在蒙古文版《岭格斯尔》中也有，并且写得比较详细。因而下面，我就根据蒙古文《岭格斯尔》继续讲下去。

因为手稿 Л6，我们未见到原文，所以把达木丁苏伦的介绍，尽数介绍出来。他介绍到降伏霍尔以前，这一部分与贵德本很相像，有些人名是不同的，尤其是察尔根与觉如，这在贵德本中未出现过。关于沙赖河战役以后即霍尔入侵，降伏霍尔，达木丁苏伦说没有《岭格斯尔》本详细，而未说到内容。《岭格斯尔》与贵德分章本在霍尔入侵部分是不同的，他的不同一方面没有《岭格斯尔》详细，主要的没有珠牡独居一年（北京藏文本作二年），不与霍尔王成亲的叙述。我们比较过北京藏文本，与《岭格斯尔》是同一类型，而仍与霍尔入侵一章的风格与前面几章的风格迥然不同。似非同书，不知何故，《岭格斯尔》是从藏文译过去的译本，这个本子与北京藏文本同一类型，或与手稿 Л6

也并非同一类型。手稿 Л6 似与贵德本同一类型。两种本子，论其前后，似乎北京本与《岭格斯尔》年代稍后，手稿 Л6 与贵德本在前，而就手稿 Л6 与贵德本比较起来，似乎贵德本又在前而手稿 Л6 又在后。我认为察尔根与觉如是后来出现的，以后一直沿用下去，现在见到的分部本，都离不开这两个名字，而贵德本中根本未出现过。在格萨尔的世系中，无有容擦察尔根的存在余地。至于觉如一名，贵德本中有台见达朗一名与之相当，而未出现觉如。觉如是以后创造出来的格萨尔的乳名。

《岭格斯尔》是译自藏文的本子，这个本子，似乎是杂糅的，是不同风格的两种本子，合杂在一起的。不但珠牡的性格不同，语言的风格也不相同。和藏文北京本一样，是杂糅的，不过这四个本子即贵德本、《岭格斯尔》本、手稿 Л6 本、藏文北京本，最为接近，而应当以贵德本为最早，贵德本的故事情节、语言风格、艺术手法也最为突出。还有蒙古文北京本前七章，也是分章本，有人说蒙古文北京本也是译自藏文本的本子，我在北京蒙古文本格斯尔传读后记中曾以为此本绝大部分与藏文本情节相同，不但大的情节，有些细小的情节，也与藏文本雷同，不能是偶然的巧合，两者之间是有渊源的。这个本子应当是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蒙古文的创作成分，也显然是存在着的，可以说是一种半译半创作的分章本，不是完全独立创作的。原文说唱体，改为叙述体，与拉达克、大卫·尼尔的本子接近，应当是更后的东西。北京蒙古文本格斯尔，出版于 1716 年。各种分章本的存在，都在此即 1716 年以前，是不言而喻的事。贵德本就其本身的材料来看，出现了黄教，出现了察哈尔，应当是 16 世纪的东西。是否这些词句是传唱的人以后加的，尚难断定，但藏族大部头著作的出现，多半是在 14 世纪以后，我总怀疑格萨尔王传的出现应不早于 14 世纪即元明之际，最早为分章本。至于分部本则在其后，乃至最近尚有人在说唱新的本子，发表新的创作。

最近木里也出现了昌格萨尔，只听见片段传说，尚无完整的

书面本子刊出，大的情节降伏霍尔三王是相同的，小的情节，与贵德本等出入很大。还出现了土族《格萨尔王传》。也只是大的情节，如降伏霍尔三王是相同的。土族的本子中有老国王阿罗叉干上天请派神子下界为王的情节，在藏文本中，也有老总管绒擦叉根，骑马上天请派神子下凡降魔的情节。但其他情节，因现在尚无成文的分章本刊出，难知全貌。裕固族的格萨尔王传，我看到过一个极简略的叙述，没有情节，其中也以降伏霍尔三王为主。

总的来说，我认为贵德分章本，应是到现在保留的分章本中比较早的，它早于拉达克本、大卫·尼尔的十三章本，早于藏文北京本，早于蒙古文译的《岭格斯尔》，早于苏联搜集去的手稿Л6，早于蒙古文北京七章本，它虽不可能是最初的本子，但现在所见的应是最早的本子，最初的本子已不可见。它语言质朴，描写生动，脉络清楚，很少宗教色彩，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上乘，非它本所能及。它确实使人读起来不忍释手，放下来回味无穷，是一部最好的分章本。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

我的两点看法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举行《格萨尔学集成》首发式。这个地方是人民大会堂，这个地方是人民大会堂的西藏厅，是庄严神圣的地方。在这里举行大型学术资料专著《格萨尔学集成》的首发式，是党和国家对《格萨尔》工作的重视，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对民族团结的重视。我被邀请参加这样隆重的盛会，感到万分荣幸！在此，我首先向编撰出版《格萨尔学集成》的青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同志和甘肃民族出版社表示热烈祝贺！

在今天的首发式上，我想谈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格萨尔》学的命题能不能成立？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是能够成立的。我们国内有敦煌学、红学、佛学、藏学、蒙古学等等，可以说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格萨尔》就其质量来说，可以与《红楼梦》红学相比拟，与敦煌学相比拟，可以称之为《格萨尔》学。这不是高攀，而是实事求是，可以成立。在数量上来说，《格萨尔》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我们常讲藏族有两个世界第一：一是《格萨尔》是世界上第一部最长的英雄史诗，二是藏族翻译的佛经占世界第一位。因此，无论从质量上讲，还是从数量上讲，称之为《格萨尔》学都是能够成立的。

第二点，《格萨尔》是不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有些人不承认《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有的说印度的《摩诃婆罗

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1988年有人还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不是《格萨尔》，而是《班玛散巴哇传》即《莲花生传》。这部书我早就看过了。藏文《班玛散巴哇传》大约只有两万诗行，50多万字。别说与整个《格萨尔》比长，就是与《格萨尔》中较长的一部《霍岭大战》相比，也差距很大。《霍岭大战》共30421诗行，比《班玛散巴哇传》还长一万多诗行。《格萨尔》中最长的部本是《朱孤兵器宗》，31528诗行，比《莲花生传》长11000多诗行。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的那位同志说《班玛散巴哇传》有470万诗行，3300多万字。如此大部头的《莲花生传》，我还没有见到过，是不是事实，我有怀疑，恐怕有误，没有这么长的《莲花生传》。还有去年美国一位教授也与我谈到《格萨尔》的长度问题。他认为《格萨尔》虽然很长，但不是一个人创作的。这种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红楼梦》这部名著，曹雪芹写了80回，高鹗写了40回，共120回。尽管有两个作者，但是《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说是两部。《格萨尔》是藏族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作为一个整体，不管它有多少作者，也只能看做一部完整的英雄史诗。因此，我不同意那位美国教授的看法。我敢肯定，《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共207000诗行。我曾对43部藏文分部本《格萨尔》进行了逐行精算，总计257000诗行，超过《摩诃婆罗多》5万诗行。现在《格萨尔》的部数，已达到200部，比43部又多了4倍多。《格萨尔》是一部活史诗，还在不断丰富发展中，全貌未清，尚在发展，新的部本层出不穷。扎巴老人能说唱34部《格萨尔》，逝世前只录完了25部。玉梅姑娘能说唱70部《格萨尔》，已经录音28部。青海的才让旺堆能说唱120部《格萨尔》，现在只录音7部。还有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格日尖参能写120部《格萨尔》，已经写出了7部。因此，《格萨尔》究竟有多少部？多少诗行？多少字？现在谁也说不准，谁也无法回答。现在只是大致上预测有二三百部，150多万诗行，1500多万字，足以证明《格萨尔》不仅是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且是空前绝后的奇观。

为了祝贺《格萨尔学集成》编撰出版，我写了一首题为《凤凰台上忆吹箫·格萨尔颂》，载于该书第三卷末页。遵照赵秉理同志的嘱托，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一遍：

世界绝无，人间仅有，说来舌粲莲花。似空中虹彩，天外奇霞。难尽无边才艺，何须借铁板红牙！只面对，云山雪岭，传唱千家。

堪夸，英雄儿女，有凡王神子，度母仙娃。任东西南北，雨露风沙。战罢天魔五百，让玉宇无限清嘉，舒望眼，泱泱万里，诗国中华。

我对《格萨尔》的一些浅见

很早以前，就知道藏族有《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史诗，但具体情况，则不详知。1954 年，那时西北民族学院请了一位名叫索巴的红教喇嘛，到学校讲述这部史诗的片段，我对其内容才有一些了解。

1957 年 5 月，青海文联托人带给我一部《格萨尔》，让我翻译。从这时候起，我才更具体地接触到了这部史诗，并为它美妙的艺术性所陶醉，我动笔翻译了它。这就是藏族民间艺人华甲带来的那个本子，以后我名之为“贵德分章本”的那一部。这部译文于 1958 年连续正式发表在《青海湖》杂志上。接着又翻译“保卫盐海之战”这个本子。这一部有内部印本，而未公开发表。以后见的本子，逐步多了起来，产生了对这部史诗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史诗，在发展中形成了两种本子；一种是分章本，一种是分部本。分章本是把格萨尔王一生的几件大事，写到一个本子里，中间分了几章。这一本就是格萨尔故事的全部，是这一人物一生的概括。《格萨尔王传》的传播，起初应只有一部。分章本以后发展，也应当不止一部，并且有了异本，如我们所见到的拉达克本，大卫·尼尔的十三章本，译成蒙古文的《岭格斯尔》本，蒙古文的北京七章本，皆属于此类。在藏文方面，以后越来越发展，作者、说唱者越来越多，于是首先把分章本的情节发展扩大，一个情节成为一部有头有尾的独立本子，这样的本子，我

把它名为分部本。如分章本中贵德本第一章“天神”章，扩充为独立分部本的“天岭九藏”之部就是。第二章“降生”章，扩充为独立本则为“花岭诞生”，第三章“成婚”章，扩充为“赛马七宝”，第四章“降魔”章，扩充为“降伏妖魔”章的分部本，“征服霍尔”章，扩充为“霍岭大战”分部本。在贵德分章本中所没有的情节，发展到现在，其分部本多得已不可胜数。分部本是独立成部，自具首尾，但在全部史诗中，它都是史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史诗中的一部，因此我名之为分部本。我这样把史诗分成两种本子容易说明事实。分章本也有发展，但一部即是史诗的全部。分部本藏文已达到200部之数，但它需要全部合起来成为一部。这样版本容易划分，井然有序，我觉得还是科学的，有人也这样认为。

这是我对《格萨尔》的第一个浅见。

一般人都称《格萨尔》为长篇英雄史诗，当然这是指藏文这部史诗说的。世界上大家所公认为的最长史诗是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据说是207000行，格萨尔到底有多长呢？以前我估计过有一百万行。但这估计是不够准确的，因此有人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最长的史诗，还应当是《摩诃婆罗多》，这是不相信我们估计的表现。1985年，我把所掌握到的藏文格萨尔39部，一行一行地反复数了几遍，数的结果是242000多行，超过《摩诃婆罗多》3万多行。而这也才是全部格萨尔200部的五分之一。如果全部能得到手，数过一遍，100万诗行，恐怕是幸而言中的。1987年，我又得到几本藏文格萨尔分部本，即又加四部在内，一共257000多行，比《摩诃婆罗多》多5万行。这可以确定藏文《格萨尔王传》分部本的诗行之多，为世界之最吧！《格萨尔王传》为世界最长史诗的地位，可以确定了吧！

这是我对《格萨尔》第二个浅见。

第三个浅见是藏文格萨尔与蒙古文格斯尔的关系问题。藏蒙文格萨尔的关系问题，是人们所欲了解的一个问题。两者有什么

关系呢？藏文来源于蒙古文呢，或者蒙古文来源于藏文呢？或者两者是独立发展、没有关系，或者是有关系是同源异流呢？北京蒙古文七章本，是蒙古文本最为原始的本子，蒙古文本据说已发现的有 11 种之多，但这 11 种，据其木多吉的研究，都可以说是来源于北京蒙古文本，与北京蒙古文本只多一章或少一章的差别。北京蒙古文七章本，是 1716 年刊出的本子，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蒙古文北京本〈格斯尔传〉读后记》，用大量事实证明这个本子是从藏文翻译过去的。但有蒙古译者的加工创作的成分。因此断定蒙古文格斯尔是来源于藏文，不是一起始即独立创作的，因此也不同意蒙藏文格萨尔同源异流的观点。1984 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作格萨尔报告时，即将这一论点公开阐明。这个报告后被《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收入 1984 年第 3 期中，报告题目《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是编者给标定的。

我的观点是：蒙古文格萨尔来源于藏文格萨尔。正确与否，可以讨论。

第四个浅见是格萨尔与唃厮啰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并未算作定论，只是一种倾向性而已。1979 年我曾发表一篇短文，题目是《〈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载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上。格萨尔与唃厮啰的关系，早有中国的任乃强先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木丁苏伦作过这样主张，我在这篇论文中，说明我也倾向此种说法。我倾向此种说法，最主要一个论据是《宋史・吐蕃传》说唃厮啰为“欺南陵温篯逋”这句话。我认为陵温篯逋，即是“gling bavi gtsan pu”，当时译作陵与现在我们把 gling 译作岭为同音异字。陵即岭国之意，再加上格萨尔唃厮啰，读音相似，故说格萨尔有唃厮啰的影子。1985 年吴钧写论文说我说陵岭与藏文 gling 的关系不对，因 gling 安多地区读 liang 不读 ling，即汉文应是郎而不是岭。gling 应读郎这个说法应该是不确的。1988 年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命为《格萨尔与岭》，文中举出事实，认为藏文 gling 字，在北宋初年唃厮啰时期（唃厮啰 1015 建立文法，即建立王朝）其时 gling 字未变

读为郎字。因为gling字有i元音，是证原先安多藏文与西藏一样，有ing的韵母，ing的韵不读ang，ang是以后的变音。藏文创始于7世纪，唃厮啰是11世纪。11世纪到20世纪是10个世纪，7世纪到11世纪，才有3个世纪，11世纪到20世纪的时间长，安多藏语音恐怕是在这一个时期，是在唃厮啰后，不能在唃厮啰前。我举了一些例证，最主要一个例证是西宁藏文译作ziling的读音。ling与gling的字形相同，读音应为一致，即是在译西宁为ziling之时，安多读音当有ing韵母，未转说为ang韵母。宁与ling的对音，即使有ing韵母的表现。青唐是唃厮啰的故都，改为西宁是宋徽宗时事，当时青唐归宋，因改名西宁，藏语的译名ziling应在此时。现在安多读gling有郎lang。无有ing韵了，因此译北京一名时，西藏用pe cing有ing韵，安多方言则译作pe cin因无ing韵读音，译作cing则读为江，去京字音远，不如作cin（jin），因in韵与京音相近，因为安多有in韵。根据以上例证，gling读glang汉文读郎，应远在唃厮啰以后，以今音论古音，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仍特此例证，认为唃厮啰，gling字仍读陵或岭，而不读郎。这一问题，提出来希望商榷，也与吴钧同志共同研讨。

我说我倾向格萨尔为唃厮啰的说法，只是说他是创作时的一个素材，一点影子，因为陵与岭字既是格萨尔的国名，也是唃厮啰的国名，太一致了。但唃厮啰是格萨尔创作素材之一，而格萨尔王传是文艺作品，正如我在《〈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所说的："文艺创作的一般方式，即使有一个人作模特儿，也不是只写一个人，而是东取一点，西取一点，用许多人的情节，来写一个人，甚至用许多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情节，如妖魔鬼怪，神通变化等等。"应当肯定《格萨尔王传》，就是这样被藏族人民创作出来的。它是汉族《西游记》《封神演义》同一个模式的作品，极富于浪漫色彩。

第五个观点，是跟着第四个观点来的，即对于这部史诗最初

产生年代的问题所提出来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关于史诗产生年代的说法，不一定完全适应于藏族这部伟大史诗。唃厮啰是11世纪，这部如有他的影子的话，史诗应产生于11世纪之后，藏族学者如丹巴饶杰的《安多政教史》中，即肯定了格萨尔是11世纪的人，作品产生也应当在11世纪以后。但是最初的本子，现在已见不到了。现在见到的分章本，我以为贵德分章本应是比较早的一部。在这一部里提到了黄教，黄教创始于15世纪。其中也提到察哈尔，察哈尔一名的流传，要在16世纪左右。因此，格萨尔的创始年代，恐怕不出于15、16世纪。蒙古文北京七章本，刊行于1716年，是18世纪初年。足见下限不能超过这个年代。至于分部本的创作，你是连续不断的，到现在还有人在说唱创作，所以成了一般所说的活史诗。这是我的浅见，而且是极不成熟的见解。

第六个观点尚未写成文字。意思是：格萨尔最初成书的地点，应在安多地区，因为贵德分章本，涉及的地区是宗喀，即河湟地区。而这部史诗，写在安多地区的，与写在康区的风格不同。写在康区的，多以“宗”命名，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安多区的本子，则不用宗命名，如“降伏妖魔”“降伏霍尔”“保卫盐海”，这一部又有姜王子、姜国老王，都没有固定格式。也没有提过莲花生，而康区所谓林葱土司这一条线，其创作把莲花生不但参加到史诗中去，而且成了必不可少的人物。

第七个是一个我尚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即格萨尔一词的来源问题。格萨尔一名似乎不是藏文固有的名词，韩儒林教授疑为是传入中国的凯撒一词，石泰安先生也有格萨尔即是凯撒的观点。在敦煌发现的名为文殊本续藏文本中有征服五个格萨尔的词句出现。敦煌发现的藏文，基本上是9世纪以前的东西。又于阗授记中于阗王多以狮子命名，在藏文格萨尔史诗中，大狮子与格萨尔同指一人，格萨尔似为英雄君王的通称，这一词的出现，远在9世纪以前，传入后，成为一种君王的名称，似乎以后的唃厮

啰读音与格萨尔相近，或以格萨尔称唃厮啰。这是我的一个怀疑，可能是不足为据的，有待名家和学者们探讨。

以上是提出的观点和疑问，向大家请教。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89 年第 6 期）

《格萨尔论要》序

王兴先同志，最近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格萨尔王传》这部世界知名的长篇英雄史诗，写成了近30万字的研究专著，这在《格萨尔》研究史上，应当算作一部力作。他让我给他写一个序言，我就勉为其难了。

回忆1716年蒙古文本《格斯尔传》在北京初次雕版印行后，首先流传到苏联，刊印翻译，流于海外，在欧洲各国掀起了研究探索之风。但当时国内外大部分人，甚至在藏族地区还不知道这部史诗的存在。直至20世纪初，首先在国外收集到这部史诗的藏文原本，才知道有藏文的《格萨尔王传》，这又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研究高潮，甚至有人写出长达600页的专著，驰名全世界。有人说过敦煌在国内，研究者在国外，同样，《格萨尔》在国内，研究者也在国外，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国内人，能漠然无动于衷吗？30年代后，国内始有人涉及此传，韩儒林、任乃强诸先生，才初次进行研究探讨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家大力倡导，积极搜求，不数年间，成果蔚然；也有了热爱此传的人们，开始进行研究。孰于天不为助，后来竟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对于这一长篇著名史诗，竟一时成为万马齐喑的禁地。追忆及此，使人心悸。天道好还，一元复始，《格萨尔》事业最近十年间，已如日中天，风起云涌，研究探讨，翻译整理，已组成了一大批力量，不但论文丛出，而且已有了几部研究专著，王兴先这

部专论，就是其中的一部。这部著作共分六章，论及史诗的主题、史诗的宗教、史诗的王室与部落、史诗的风俗与习惯、史诗的体裁组织、史诗的横向流传，涉及面虽不太广，但已谈到主要问题，所论虽不一定完美无缺，但却是条分缕析，引人入胜。尤其是对土族、裕固族流传的“格传”的发掘，成绩最为突出。

《格萨尔》的阵地在中国，国内人最接近史诗产生的地区，国内人掌握到见到的材料应最多，国内研究者应当说最占优势。科学无国界，我们希望与国外研究者共同致力，作出贡献，成果出于谁人，我们都竭诚欢迎。但因史诗产生的地点与材料的掌握，本国既占有优势，要求做出更好的成绩，首先占领这个大好阵地，亦是理之当然。最近即将出版的赵秉理同志编辑的《格萨尔学集成》就是一部未曾有的《格萨尔》资料宝库。各地区又广为搜集，史诗各种版本、演唱本，日益增多，给研究者以游刃有余的广阔天地。现在对史诗再度进行搜集研究，虽然仅仅十年，时间尚甚短暂，但由于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进入高潮，如果能够分途前进，自能无坚不摧，占领一个个史诗阵地。这部专著，应该就是像全面研究“格传”的一个先行者吧！

（原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徐华兰\藏文编辑\南加才让\封面设计\李建雄


ISBN 978-7-80253-960-0

定价：32.00元